

第一回 花自飘落水自流

螭者蟹也。红螭，红蟹也。

红纸黑字的大招牌。

“红螭上市”。

今年的蟹讯是晚了。

白露后十五天是秋分，眼看着已交了寒露，才见着这为数不多蟹阵的头一拨儿。

招牌一早就亮出去了，来吃的客人却并不多！是年头儿不对了！

如今这个年头儿，是兵荒马乱的年月！

崇祯皇帝那年上吊死了，身后留下来的这个破烂摊子可也不好收拾，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这么多个意图中兴的主子，先后都落入敌手，丧了性命。

大明江山眼看着剃头的拍巴掌这就完了蛋……

却是桂王来由榔不甘服输，亡命在外，一力苦撑。去年在肇庆即位称了皇帝。国号永历。算是大明宗室剩下来的唯一根苗，明朝江山是不是还能苟延残喘下去，可就全指望他了。

老天爷很不捧场。

说是风，就是雨——先来了一阵风，吹得唏哩哗啦，紧接着大雨点子，像是撒豆子似的落下来。

眼看着“红螭上市”这块招牌在雨势里走了样儿，就像是戏台上的三花脸儿——湿漉漉一塌糊涂，不知道写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一匹黑马，驮着个年轻的黄衣客人就在这当口来到门前，翻身下马，正好迎着了小伙计的油纸大伞，算是快活居收市以前最后的一个客人。

想走的不能走，不想走的更懒得动弹；这叫人不留，天留！没啥好说的，留下来多喝两盅吧。

雷声隆隆，雨是越下越大。

那一面池塘里，白鹅戏水，扇动着翅膀，呷呷鸣叫着，雨点子散落在水面上，劈劈噗噗像是开了锅的稀饭。黄衣人挑了个靠窗户的位子坐下来。要了酒，点了客红螭，就着黑醋姜末蘸着吃。

二十好几的年岁了，还是个后生子，总是有了历练吧，瞧瞧那身子骨、眼神儿，你可也不敢小瞧了他。胡碴子有二指来长，多天没有刮了。野性、任性！却掩不住他原本拘谨斯文的内涵……

斜梢里，有双眼睛在盯着他。

那人四十上下，黑瘦的块头儿，一身茶色缎质裤褂，留着短髭，浓眉大眼，很是精神。黄衣人约莫着似有所察，却是不等他转过脸来，那人已把一双眸子移了开来。

这个人像是有病了，苍白的脸，看着颇嫌憔悴。宽敞的脑门儿上，扎着条青绦子，三指来宽，垂下来的一边，总有二尺长，搭在肩上，一身灰色缎子的长长披风，连着同色的风帽，一直紧紧裹着他的身子，风帽上那块老大的宝石结子，闪闪生光，颇似名贵。连带着使人想到此人不落凡俗的身分。

却是一句话也不说，满面愁容地直向雨地打量着。

同座的一人，紫面长身，猿臂蜂腰，气势极见昂扬，一口长剑平置案头，并不掩饰他武者的身分。

偶尔他弯过身子，小声地向那生病的相公说些什么，表情甚是恭谨，却又不似主仆身分，神情大是令人费解。

“下雨天，留客天！”

说话的人是个老瞎子，向天上伸着一双瘦胳膊，打了个老大的哈欠：“闲着也是闲着，哪位爷儿们好心，照顾老瞎子，来上这么一卦！嘿嘿……保证你出外大吉，开张见喜！”

短发灰眉，黄焦焦的一张瘦脸，总有六十多了，翻着双大白眼珠子，瞧着怪吓人的。

“风中有雨，雨中生风，风雨不息，亢龙在田！”

自个儿嘟嘟囔囔说个不休，哗啦一声，把手里制钱撒向桌面，滴溜溜尽自打转，却用手按住，叱了声“开！”扬手而开，瞪着一双白果眼，低头瞎弄一阵，却自大笑起来：

“霹雳一声见阴阳，
皇帝小子要遭殃。
天有风雨人有祸，
只道两般一齐来。”

真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几句话一经出口，举座震惊。

举杯对饮的两个蓝衣老者，缓缓放下杯子。

正自打盹的黑脸散发头陀，也睁开了眼睛。

各人表情不一，七八双惊异的眼睛，一时都向着他集中过来。

“老瞎子，你好大的胆，嘴里胡说八道，就不怕在座有那公门捕快，朝廷当差，把你捉将官里去么？”

黑头陀边说边笑，喝风撒野的那般模样，有意无意地向着一旁两个蓝衣老者瞟了一眼，却把面前一大碗白酒端起，长鲸吸水似的咽下肚里。

和尚也食荤腥，喝得酒？

“这是哪一位？”瞎子翻着白眼，“敢是那位佛爷？”

“咦——怪了！”

黑头陀大声嚷着：“瞎子也看得见么？怎知洒家俺是佛爷！”

“那还用说？”老瞎子冷冷说道，“瞎子眼瞎心可不瞎，大和尚你八成儿还带着家伙——月牙铲吧！”

这么说，众人才明白了。

一进门时，黑头陀手里拄着这把家伙，落地有声，不用说听在瞎子耳朵里，便自心里有数。

黑头陀却不这么想，他的招子不空，老瞎子吃几碗饭，他心里有数。

聆听之下，这头陀一时仰天大笑起来。

“这话倒也有理，老瞎子！”黑头陀大声说，“今天这种天，你是不该出来的，这般风雨，有眼睛的人，还得十分小心，何况你一个瞎子？再说，哪一个又曾照顾你的生意？我看你还是趁早歇市，免得跌了跤，弄得鼻青脸肿，却是何苦？”

“那也不然！”瞎子嘻嘻笑着，“这不全仗着地头熟吗，有眼睛的人就

该看清楚了，今天是什么天，这里是什么地界？嘿嘿！要是冒冒失失，不闻不问的就来了，不管你是何方神圣，多大来头，照样也得栽跟头，丢人现眼，我说佛爷，你说我这话可在理儿？”

黑头陀聆听之下，神色一变。

斜刺里却有人搭了话头：“平西王他的胳膊也长了点儿吧？”

说话的人正是那个黑瘦块头、浓眉大眼的汉子，一面说一面抖着他那一身挺讲究的茶色缎质裤褂。如今这个年头，这般穿着的人还不多见，此人诚然开风气之先。

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打量着对面瞎子，他冷冷地说：“这里不是云南，姓吴的管不着，就是顺治老儿也嫌远点儿了，瞎子，你就别狐假虎威了。”

几句话一经出口，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敢情这个老瞎子，竟是平西王吴三桂跟前的人。

原来吴三桂自被封平西王坐镇云南，声势极是坐大，附近邻省，俱在其势力扩展范围之内，这里地当桂省西南，距滇不远，自是仰其鼻息，不在话下。

老瞎子神色一变，翻起一双白眼，频频冷笑不已：“足下太抬爱我老瞎子了，其实我哪里配？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朋友，你亮个字号吧？”

浓眉汉子哼了一声，暂不做答，却把一双眸子转向临窗的那个黄衣青年，似乎这个人才是他注意的对象，别人都不曾放在心上。

黄衣人其时酒足饭饱，凑巧这会子雨小了，他便不欲久留，站起来丢下块碎银子，径自离开。

浓眉汉子一直看着他跨上来时的黑马，冒雨而去，这才把一双眸子回到瞎子身上。

“光棍眼里揉不进沙子，吴三桂喜结宵小，已是众人皆知，如果在下招子不空，尊驾想必就是他手下人称七太岁之一的无眼太岁公治平了，嘿嘿！失敬！”

浓眉汉子活声一出，众人少不得又都吃了一惊，左边那位优案的账房先生也抬起头。

那只为吴三桂手下七太岁声名极大。此七人出身黑道，素行不良，自为吴氏所用，旋即收为心腹，专为他干铲除异己的杀人勾当。乍闻其名，直似有切肤沥血之痛，自是众人心里吃惊。

老瞎子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照面即为对方摸清了底细，被他直呼姓名，行藏顿时败露，尤其是那一句“喜结宵小”简直是当面侮辱，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聆听之下，黄脸上泛出了一片灰白，一双白眼睛珠子，直似要脱眶而出，蓦地狂笑一声：“你的胆子不小，竟敢言出无礼，接着你的！打！”

一字出口，右手翻处，一掌青钱悉数飞出，铮然作响中，直似出巢之蜂，一股脑直向对方浓眉汉子全身上下飞罩过来。

既名无眼太岁，当非无能之辈，瞎子伎俩更不止此，随着一掌青钱出于的同时，整个身子霍地飞弹而起，一起即落，已扑向黑瘦浓眉汉子当前，掌中金丝竹杖，宛若出穴之蛇，一杖直取当心，直向对方猛扎过来。

无限太岁公治平决计要取对方性命，眼前出手，既快又狠，丝毫不以眼睛而失了准头。

无如那个黑瘦浓眉汉子，却非易与之辈。

先者，迎着瞎子的一掌飞钱，只见他短袖乍扬，铿锵做响中，漫空而来的一天飞钱，一个不剩的悉数为他收进袖里。

紧接着左手突出，噗地一把攥着了对方守心而来的金丝竹杖。

瞎子这一杖力道十足，偏偏浓眉汉子的掌劲儿更不含糊，一经交合，纹丝不动，力道运行下，耳听得叭叭两声脆响，地面的水磨方砖，竟为之连破了两块。

两块方砖均在瞎子脚下，不啻说明了他的功力不济，众目睽睽下，直把老瞎子那张黄脸臊了个色如黄酱。明明已是落败，硬是心有未甘。

“你……”

右手往竹杖上一搭，拧转之间，一口银光眩目的三尺青锋，已自杖内抽出。

竹心藏刃，金丝竹杖内有机关。

随着瞎子抡出的右手，大片剑光，宛若银河倒挂，直向着当前浓眉汉子迎头猛劈过来。这一手要命杀着，极其可观，大大出乎浓眉汉子意料之外。瞎子心狠手辣，这一剑功力内敛，非比等闲，浓眉汉子猝当之下，只得手头一松，放开了紧抓着对方竹杖的右手，身形微仰，翩跹于七尺开外，闪开了对方颇具气势的当头剑锋。

却不知无眼太岁公冶平却是别有异心。

这一剑明面上是在对付浓眉汉子，实际上却照顾了另外一人。

随着他急速拧转的身子，呼——直似飞云一片，起落之间，已到了另一座前。

这个桌上的两个客人——看似微恙的生病相公与气势昂扬的紫面长身大汉，俱都为瞎子的猝临吃了一惊。老瞎子心存叵测，身势甫落，更不迟疑，掌中剑戛然作响，流星天坠般直向座上那个生病相公当头劈落下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瞎子居心，明眼人固然不难测知。眼前图穷匕现，情急杀人的一手，却是大悖常情，不免触目惊心。

倒是那气势昂扬的紫面大汉忙中下乱，一口长剑原已压置手下，这一霎霍地振腕掣出，当啷脆响里，迎住了瞎子来犯的剑锋。

好强的腕力！随着紫面大汉的出手，双剑交锋下，老瞎子其势不逞，脚下一连打了两个踉跄，退出四尺开外。

紫面大汉一剑封开了对方，原可趁势进招，他却计不出此，退后一步，抱剑而守，侍立于生病相公身边，神色极为轩昂。

老瞎子怎么也没想到，连番出手失利，眼前已无能再做逗留，怪笑一声：“后会有期！”瘦躯倏弓，施了个金鲤倒穿波的式子，哧地反蹿而出。

斜风细雨里，怪鸟般的临身池面，却不忘在众人眼前一番卖弄，随着落脚处，半篱枯竹微微一颤，瞎子偌大的身躯已自第二次腾身跃起，翩翩乎如野雁腾空，向着岸上掠去。

却是有人放他不过。窗前人影猝闪，浓眉汉子鬼影子般已现身当前。随着他挥出的右手，铿锵作响，一蓬金光，已自他短袖内飞出，正是先时接自老瞎子的一掌青钱，这一霎原物奉还，直认着老瞎子背后招呼了过去。

瞎子一只脚方触地面，忽觉背后有异，却已转身不及，慌不迭向边上一闪，让开了正面却躲不过侧面，腰胯腿侧间一阵奇痛，已吃两枚青钱击中。

浓眉汉子手劲十足，一掌飞钱虽是满天花雨的打法，每一枚暗器的力道

也是可观。

瞎子腿下一软，差点跪了下来。鼻子里哼了一声，倏地一个打转，纵出丈许开外，回过身来。隔着窗户，狠狠地盯着出手的浓眉汉子，那双白眼睛珠子怒凸着，几欲夺眶而出：“金砖不厚，玉瓦不薄，老瞎子只要有三分气在，绝对忘不了足下这一掌青钱之赐，朋友你报个万儿吧！”

黑瘦块头儿的浓眉汉子冷冷笑了一声：“花自飘落水自流……公冶平，这回你就认栽了吧！”

各人聆听之下，除了那个散发头陀神色一凛之外，余人大都不解。倒是瞎子明白了，聆听之下，陡然打了个寒噤，一个劲儿地翻着他那双白果眼珠子，一时间面若黄蜡，显然吃惊不小。

忽然他发出了一串凄凉的笑声。

“这就难怪了，瞎子我不但眼瞎，敢情心也瞎了……失敬，失敬……不知者不罪，瞎子这就认栽了……”

一面说，双手抱杖，遥遥向着对方打了一躬，神色极见恭谨，较之先时的趾高气扬，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话声一歇，再也不做逗留，倏地拧过身子，忍着腰腿上的伤疼，一路起伏纵落转眼消失于雨雾氤氲之中。

黑瘦浓眉汉子这才回过脸来，一双眸子，不怒自威地向座上高大散发头陀逼视过去。

后者呵呵笑了两声，已自位上站起，高呼一声：“小二，看账！”

抖手飞出灿银一块，叭一声，不偏不倚，已自落于账房先生面前桌上，滴溜溜径自打转不歇……就在这个当口，头陀脚步跨出了门外。

雨敢情是小了。时有微风，飘散着细若牛毛的小雨星子。散发头陀却又回过身子，就着手里的方便铲，向着浓眉汉子打了个问讯。

“阿弥陀佛——昨夜落花满径，今日便识高人，敢问那爱花的主人可曾到了？无量佛……南无阿弥陀佛……”

边说边自打躬，高大的身躯一下子也自矮了

浓眉汉子频频挑动着那双浓眉，聆听之下，先自呵呵笑了。

“这个恕不见告，阁下云游四海，应是无拘之身，何故找根索子把自己拴住？那孙可望……”

方自说到这里，却吃头陀一连串大笑之声，将下面待说之言掩塞过去。

可是孙可望三字，已自出口，听在众人耳里却俱都心里一动。

就连那一位似有微恙的生病相公，也呆了一呆，不免向着门外头陀望去。

孙可望当今义王，延安人，原是张献忠手下大将，后归佳王，与李定国合拒清军，却因与李定国失和，转而投降清廷，封了义王，乃是当今炙手可热的一个人物，论其声势，固不及平西王吴三桂那般显赫，却也自有其一面风光。

眼前这个高大的散发头陀，是否与他沾了什么边儿，抑或为其所差，可就耐人寻味。

他既不欲为人所知，对方那个浓眉汉子也就莫为己甚，不再继续说下去。

眼看着这个散发头陀，懒懒散散地将一把方便铲扛上肩头，自个儿便自干笑着悻悻去了。

雨终归是停了。

一抹晚阳复出云层，远远挂在西边天际。自此而散置开的片片彩霞，朵朵娇艳，一如佳人颊上胭脂，自有其丽冶的撩人一面。

老杨树的叶子都掉光了，柳枝也不再青绿。倒是那一树的榆钱儿迎着西边残阳，白花花地泛着银光，像是晒在高枝儿上的鱼，鱼鳞迎着日光，便是那般光景。

面有病容的灰衣相公，像是改变了主意，不打算在这里厮守下去。向着身边的紫脸大汉点了一下头，便自离座站起。紫脸大汉一口长剑，已自收鞘，见状将放置桌上的一个皮褡裢拿起，搭上肩头。那皮褡裢看上去较一般要大上一倍，鼓膨膨装着许多物什，似极沉重。紫脸大汉一面把它搭上肩头，一面作势，待去扶持生病相公，后者摇摇头说了声：“不用。”自个儿步下位来。

却在这一霎，两条人影倏忽而至，拦住了去路——却是那两个同样穿着的蓝衣老者。

差不多的时候，二老一直在举杯互饮，彼此有所交谈，也都轻声细语，这时猝然现身，拦住去路，显得事非寻常。

紫脸大汉叱了声，“大胆！”身形一转，拦在了生病相公身前。

随着一声喝叱之后，掌中长剑唏哩一声，已自脱鞘而出。

蓝衣二老由不住后退了一步，却似有恃无恐，并无退意。

“慢着。”

说话的二老之一，有着灰白的一双长眉，其实那双眼睛，也同眉毛一般细长，清癯的一张长脸，其白如霜，其上皱纹满布。比较起来，他身边另外的那个老人，虽是肤色黝黑，却是顺眼多了。

“二位慢走一步！我这里有份公事。”

地道的辽东口音，让人想到了出没白山黑水的那群英雄好汉。眼前这一位却是透着精明，未语先笑，满脸的世故圆滑。

由大袖子里，拿出了桑皮纸公式信封，骑缝处红通通的盖着颗大印。

“谕旨，错不了！”

两只手扯直了，正面照了照，随即又收回怀里。

“咱们知道，这趟子差事烫手，不好当，可没法子，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没啥好说，得！哥儿两个先给爷您请个安……多多包涵，还得麻烦您二位一趟！”

说完退后一步，吧嗒一声甩下了袖子，有模有样的倒是真的请了个安。二老动作一致，整齐划一，躬身哈腰的当儿，两条花白小辫儿兜不住，一齐由后首衣领里滑落出来。

敢情是两个当朝新贵。

本朝大清帝国爱新觉罗氏入关称帝，统一中原，规矩之一，便是男人头上多了一条辫子，这玩意儿汉人最讨厌，推行起来，极不顺利，为此抗拒而丧失了性命、掉脑袋瓜子的事，这两年屡见不鲜，大有人在。

朝令先打北京及各省都大邑行起，这里地处边陲，民风保守，似在暂缓沿之列，是以这两条花白小辫儿也就越感显眼。

紫脸大汉一惊之下，尚未做出表示，身后的那个生病相公，已自凛然作色，怒声叱道：“你们敢！”

虽似病着，却也声势夺人。

不经意，竟为他抢身而前，直趋二老身前，后者二人猝惊下，不自禁地

往后退一步，却把那个紫脸大汉吓坏了，慌不迭抢身而前，再一次拦在二者之间。

却有人冷笑道：“慢着！”

紧接着自后面座上，缓缓走出了一人——黑瘦块头儿的浓眉汉子。

两个蓝衣老人顿时怔了一怔，彼此互看一眼，神情间大大现出不悦。

白面老人冷冷一笑，拉长了脸，说道：“怎么着，这位朋友，你也要插上一手？”

黑面老人呵呵笑了两声，一派官腔，道：“咱们是奉旨拿人，谁敢插手，可得留神脑袋！”

这么一说，再无可疑，敢情是来自北京大内的皇差了，莫怪乎老哥儿两个一派目中无人、神气活现。

紫脸大汉挺了一下长剑，怒声道：“你们敢？”

却为身后步出的那个黑瘦浓眉汉子拦在眼前。“二位稍安勿躁。这里的事交给我了！”

说时，那一双蕴含着隐隐精芒的眸子，即向着当前二老逼视过去：

“光棍一点就透，用不着拿朝廷大帽子吓人，老朋友你们二位才一来，兄弟就已经看出来……”

浓眉汉子一连哼了两声，接下去道：“还是那句话，天高皇帝远，福临老儿想要一手遮天……”

“大胆！”

白面老人一声喝叱，陡地上前一步，脸色透青的怒声叫着：“你是活腻味了！”

话声方出，身边的同伴已猝起发难。

随着黑面老者一个翩然进身的式子，一双鸟爪般怪手倏地抡起，直向浓眉汉子胸肋间力插下去。动作快速，出手利落。黑面老人这一式出手，大大透着高明，指尖未及，先自有两股尖锐劲风，循着其出手之势，透衣直入。

浓眉汉子早已蓄势以待，对方的猝起发难，其实早在意中，焉容得他轻易得手？那双手，看似在极其狭窄的空间挣脱而出，噗地迎着黑面老人的一双手掌。一触即分，噗噜噜衣袖飘风声里，两个人已双双掠身而起，宛若迎空淬起的一双大鹤。紧接着这双大鹤忽然下落，其中之一——黑面老者已似难能再行保持住他潇洒的姿态，脚下蹒跚着一连两个踉跄，犹自未能把身子稳住，登时那张黑脸上泛出了紫酱般的颜色。

“好！”白面老人在一旁尖声喝道，“你胆敢抗拒皇差？可真是自己找死！”

话声出口，已自飞身而进，随着右手的突出，刷拉声响里，蛇骨鞭抖了个笔直，认准了对方当心直扎过去。

黑面老者怒叱一声，也自斜刺里掠身而进，一口银光四颤的薄刃缅甸刀，同时自腰间掣到手里，随着他极快的进身之势，一式雪花盖顶，泛起了大片刀光，配合着同伴的出手，一股脑齐向着浓眉汉子身子上招呼过来。

饭庄子成了演武厅，兵刃交辉里，杀招四起。

双方势子俱都快极了，一触即发，顿成风雷之势。

观诸眼前战况，两个蓝衣老人泼辣进势，甚是可观。

浓眉汉子深邃诡异，更是不可捉摸。

一霎间的接触，顿时不可开交。

这当口儿，紫脸大汉紧握长剑侍立在灰衣相公身边，他原可奋身加入，却因身边相公的安全，终不敢轻举妄动。

就只此片刻间，双方战况已有了变化。

却不知什么时候，黑瘦块头儿的浓眉汉子，手上已多了双乌黑铮亮的怪异手套，像似传说中的九合金丝所制，十指尖弯，形若鹰爪，既可如意伸展弯曲，更不虞兵刃的锋口，崩、拿、抓、撩样样俱能，招招奇险。

两个蓝衣老人，那般狠厉势子，兼而联手进招，却不能占丝毫便宜，三个照面之后，反倒有了屈居下风的意思。

猛可里白面老者向左面挪出一步，身后的黑面老者，猛地闪身而进，掌中缅刀居中一线，刷地直劈而下。

浓眉汉子冷哼一声，左掌横出，直向对方刀身上横击过去，却在这一瞬，一团人影，球也似的滚向眼前，霍地腾身跃起，现出了白脸老人身子，一根蛇骨鞭蛇样地挺身蹿起，直循着浓眉汉子咽喉要害扎来。

两名蓝衣老人出身辽东，所习武功，颇异于中原内陆，联手进招，堪称一绝。眼前这一手联手封杀，凶狠毒恶，果然非比寻常。

眼看着对方浓眉汉子在此狠毒两相夹击之下，有似轻烟一缕，幽冥般地一阵子颤动却已拔空跃起，一起即落，掠向黑面老人身后。

黑面老人一刀收不住势，再想转身却已不及，先被浓眉汉子一双钢爪抓住了肩头。

随着十指分收之下，抓扯之间，两块血淋淋皮肉，连同着整片肩衣，俱都扯落下来。

黑面老人痛呼一声，身子一个踉跄，却被同伴自斜刺里一把搀住，算是没有倒下去，大片鲜血立时自他两肩伤处泉涌而出，瞬息间染红了全身。

“你好……”

手里的一口缅刀再也把持不住，当啷一声坠落地上，人也几乎昏了过去。

白面老人慌不迭搀着他闪身一侧，随即动手为他止住了流血，一面惊悸地看向对方浓眉汉子，连声冷笑不已。好个东西，你敢杀官拒捕？这个梁子咱们是结上了……把名字报出来，咱们结个亲家！”

一面说，一面已退至门边，一副狼狈姿态，早已不复先时之盛气凌人。

浓眉汉子微微一怔，颇是诧异，那是因为方才在瞎子面前，自己已亮了身分字号，虽是一句传说中的风言俚句，却暗示着一个极其强大的江湖势力，略具江湖经验的人，不应不知，何以两个蓝衣老者，竟似一派懵懂，昧于无知！

转念之间，他可又明白了。

便是由于对方二人一向出没关外，厕身大内之故。这么一想，才自略释疑怀，随即呵呵有声地笑了。

无庸多说，只冲着对方挥了一下手，任凭他二人铙羽而遁。

第二回 匣中长剑夜自鸣

紫脸大汉侍候着看似生病的相公翻身上了白龙坐马，才自回身向浓眉大汉抱拳见礼。

在此之前，双方还不曾说过一句话。

“足下大恩，敝上与在下没齿不忘，请教大名上下，家居哪里？日后也好有个答谢！”

“哈哈……朋友你太客气了。”

黑瘦块头的浓眉汉子，缓缓前行几步，走近二人面前，一双深邃眸子，只是在白马和灰衣相公身上打转。

秋雨新霁，天色分外鲜明，两行枯柳，道旁野菊，互陈兴衰，残阳里各有韵致，十分养眼。正前不足半里之遥，有似匹练一道，缓缓流动着的河水，便是著名的左江，这里适当其上源出口，水陆俱称方便。

不耐久扣嚼环，白龙马耸耸欲动，不时踢着前蹄，打着呼噜，一身白毛，欺霜似雪，却自肚脐下连同四蹄，黑若墨染，正是传说中那匹雪罩乌龙的乱世龙驹。

传说中，此马曾三次甘冒锋镝，于两军交锋中，载着主人逃过了杀身之难，不期然竟于此见着了。

见马思人，马主人——翩翩风采的那生病相公，其真实身分，已是呼之欲出。

“这一路怕是不大平静，方才情形，二位均已看见，再有不测，可是如何是好？”

微微一笑，浓眉汉子才把眼睛转向紫脸大汉：“如蒙不弃，在下愿意奉送一程，贵人以为意下如何？”

说到贵人时，不自禁的一双眸子，又自转回马上相公。一阵风起，掀起了马上贵人的长披一角，里面橙黄缎子的长衣下摆可就刺眼得紧。

马上相公方自傲微颌首，待要说话。

紫脸大汉已自抱拳婉却道：“这就不敢劳驾，尊驾既不愿赐示大名，在下无能相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这就向阁下拜谢告辞！”

一面说，正色恭容，着实地向对方抱拳打了一躬，不经意却吃对方浓眉汉子闪身让开。

“不敢……”

黑瘦的浓眉汉子，个头儿虽然并不高大，却有其昂然气势，一双深邃眼睛，精芒内蕴，转动间尤其有慑人之威。

“足下一力称能，怕是有所不妥，万一惊了贵人！岂不是……”

用手摸着唇上的短髭，浓眉汉子又自呵呵有声地笑了。

紫脸大汉聆听之下，霍地圆瞪双眼，终不便眼前发作，抱拳说了声：“多谢。”便自上了自己枣红坐骑。

两匹马并列而行，弛缰缓辔，一径踏上眼前官道。

浓眉汉子兀自立在檐下。走了一程，再回头看，却已不见其踪。

灰衣相公轻轻一叹说：“你也太小心了，这人武功高强，看样子不像坏人，我身边正需要这么个人，你却拒绝了他！”

紫脸大汉低下头，神色恭谨，正要做答，却为空中一种细微声音所吸引。残阳交织里，似有两丝极其细小的金光，自二人头上丈许高下，略呈弧

度的快闪而过，妙在空中一路飞驰，相互撞击，发出连串的悦耳轻鸣，其声叮叮，方自入耳，其踪已杳。

紫脸大汉早年出身武林，虽是后来投身军旅，江湖间的行当规矩，固然久已生疏，却也有些印象，见状情知有异，忙自勒住了马。

灰衣相公道：“怎么？”

紫脸大汉摇摇头说：“相公放心，且先过江再说！”

灰衣相公打量了一下，点点头说：“也好，我们就在江边对过等候他们也是一样。”

紫脸大汉恭敬地应了一声：“是。”便自紧附在灰衣相公身边，一路策骑，直向江边驰近。

眼前来到了渡口。

大雨新霁，这里并无许多客商行人，却只见十来只孤篷小舟系在岸边，打量着那般单薄架式，如何承受得住双人二马？

紫脸大汉不禁皱了皱眉，有心上前找寻，却是放心不下身边的灰衣相公，且江边风大，贵人原本欠安，眼前吃寒风一袭，顿时现出不支，一连咳了几声，听在紫脸大汉耳里，更不禁心生焦急。

他这里正自忧愁，却见一头戴竹笠，身披蓑衣，状似船家的汉子，大步过来道：“二位贵客要雇船么？”

紫脸大汉点点头，指了一下胯下的坐骑：“还有两匹马儿……”

船家笑道：“无妨，无妨……”伸手待向白马头上缰绳拉来，却为紫脸大汉的鞭梢止住。

“你的船呢？”

“就在那边不远。”船家用手指了一指，仰头答道，“这里水浅，拴不住大船，要从那头上船才行。”

紫脸大汉立鞍马上，打量一眼，看见那一边芒苇深处，有只大船拴着，才自放心地点头道：“你头里带路吧！”径自随着来人，缓缓策马过去。

看似不远，却也有些脚程。江风呼呼，引动着两岸芦花，状若奔涛，散飞的花絮，更似一天流星，无的放矢，漫舞狂扬，残阳欲醉，云霭益低，秋色里顿成绝妙景致。野渡无人，不时有大禽鼓翅而起……

除了系在岸边的这艘大船，再不见别的船只。

却有一个四周用苇席搭着的棚子。叮当声里，花白胡须的驼背年老铁匠，正在为客人钉着马掌。马的眼睛用布蒙着，却也不安分，时有骚动，显得很闹手。

听见有人来了，老铁匠停住手，抱着一只马腿，回过头眯缝着两只眼睛，瞧了一阵，才又回过身子，继续干他的活儿。

紫脸大汉勒住了马，打量着面前大船，只觉着船身颇是宽敞，足可当得一双坐骑，正要开口问话，却听得船内哈哈笑道：“幸会，幸会！”

舱帘撩处，一个人已步出船头——一身茶色缎质裤褂，正是那个黑瘦块头儿的浓眉汉子。

“二位贵客，想不到咱们在这里又碰着了！”

一面说，随即飘身下船，身法轻灵，落地无声。紫脸大汉怔了一怔，道：“是你？”顿觉不妙，一把握住了鞍前长剑。

来人浓眉汉子一面向着马上灰衣相公深深打了一揖，直起身子，笑嘻嘻地道：“同店共饮，已是有缘，同舟共济，更是福分不小，既来之则安之，

请贵人这就上船吧。”

霍地跨前一步，伸手直操马缰，却不意白马通灵，不喜生人接近，唏哩哩长啸一声，陡地双蹄人立，反向浓眉汉子身上踏去。

浓眉汉子微似一惊，转侧间闪身一旁，躲过了白马快速踏下的一双前蹄。

白马上的灰衣相公，经此一颠，差一点自马背上跌了下来。人影猝闪，紫脸大汉自空而降，忽地护身马前，一只手扣住了马的嚼环，安住了白马的耸动之势。

“你好大胆！”

一口长剑，早已抡在手里，紫脸大汉圆睁双眼，怒声叱道：“你想干什么？”

浓眉汉子呵呵笑道：“明人面前不说假话，足下所保的这位贵人，眼下已是穷途末路，鄙主人有见于此，特命在下来此迎接，如蒙不弃，当奉贵主以上宾之礼……实不相瞒，这条船就是专为贵主人预备下来的，沿途更有一番接待，决计不敢怠慢，我看你们还是不要推辞的好。”

紫脸大汉怒声道：“一派胡言！你家主人又是哪个？”

浓眉汉子挑动着那双浓眉，微笑道：“这个……请恕暂不奉告，时候到了，你们自然知道。”说到这里，面色微沉：“你们所要等的人，怕是不会如时前来，方才酒馆情形，应该都已看见，以其落在那般乱臣贼子手里，反不若移樽敝主上，受我家主人庇护，今后再无一人胆敢欺侮，言尽于此，听不听可就由不得你们了。”

话声一落，转向身边船家模样人叱道：“打起扶手，奉请贵客上船！”

头戴大笠的船家应了一声，霍地一个闪身，来到白马当前，伸手待向马缰上抓去，紫脸大汉眼尖手快，一声怒叱，掌中剑划出银光一道，反向来人面上劈来。那人嘿了一声，迎着对方的剑势，身子一个倒翻，巧著飞鹰。

好快的身法！眼看着他倒翻的身子，方一沾地，已然第二次腾起，蓑衣大笠，竟不曾影响他来去的快速，呼然作响里，竟向马上灰衣相公劈搏而下。

紫脸大汉怒吼一声：“大胆！”

长剑反撩直起，银虹贯日般直取空中来人。他人高臂长，即使掌中剑，看来也远较一般为长，一经施展，方圆丈许内外，简直不容近身。

且此人幼练玄功，虽无出奇身法，却有深湛惊人功力。眼前这一剑功力内敛，一发如虹，颇是了得。

蓑衣船家见状一惊，不及下落，慌不迭向后一个倒仰，反向白马身后坠落，饶是如此，头上大笠，连同前身蓑衣，俱吃长剑劈中，开为四片。

这一霎，间不容缓。紫脸大汉一剑方出，猛觉得身后吃紧，对方浓眉汉子的一双铁掌，已临后心。

不知什么时候，那双前见的奇形兵刃九合金丝手套，又已戴好手上，一式虎扑，两样手法，一抓一拍，一伸一缩机动灵巧，功力劲猛。

紫脸大汉刷地拧过身子，方寸周转里劈出一剑，却吃对方一只铁爪，铿然声响里抓住了剑锋。

双方功力，堪相伯仲，只是论及身手灵活，招法狠辣，紫脸大汉可就不及甚远。铁爪钢剑，方一接触，顿呈胶着之势。紧随着浓眉汉子的一式功翻，左手倏出白猿探果，极其狠厉地已攀着了紫脸大汉的肩头。

一沾即退，来去如风。

随着他闪电快捷的退身之势，一片血肉，连同着紫脸大汉半领肩衣，整

个给拉扯下来。

紫脸大汉啊了一声，只痛得全身打颤，一时怒从心起，踉跄着抢步进身，掌中剑挥出一片狂涛，直向浓眉汉子身上劈卷过来。

却不知如此一来，竟着了对方的道儿。

紫脸大汉这里身子方进，耳听得身后疾风作响，先时几为自己剑伤的船家，已自再次现身，飞鹰搏兔般自天而坠，直向马上灰衣相公身上落来。

白马长嘶，再一次人立而起。

马上灰衣相公眼看着有坠马之危。

紫脸大汉一惊之下，再想回身，哪里还来得及？眼看着船家的一只手掌，已粘住了灰衣相公的肩头，猛可里，飏，宛若哨音的一缕尖风破空而至，暮色里，似有银光一闪。

船家身法不谓不快，竟然闪躲不开。手上一阵奇疼刺骨，已吃那飞来物射中手腕。

不足三寸，遍体若银的一只精巧小箭！

体积虽小，劲道十足。

一箭没羽，几乎前后贯穿。

空中船家一式倒剪，盘空直降，只疼得脸色发青，抬眼循势而瞧，打量着对方那个不速之客。

马蹄铁已经钉好了。

似乎才由那个简陋的小搭棚里出来，便碰上了这档子事，义不容辞的，便自管了！

黑瘦的马，高颀的人。

那人其实并不陌生，正是此前快活居收市前，最后来的那个客人，那个年轻的后生子！鹅黄色、颇是宽松的一袭长衫，长短适度，却把大襟一角翻上来，扳在腰上，腰上一根同色细绦，却结着块苔绿色的古玉佩。

“君子比德以玉！”便是那么个意思。

人高马瘦，夕阳残照里，渲染着淡淡的一抹子黄……诗情画意的那种和谐，却融蚀在肃杀的气势里……

黑马在刨着蹄子，马尾随风四散，江流怒奔，芦花飞雪……一切都在动，却又动中有静，比拟于黄衣人的那般眼神，极其切当。

手掌上托着只小小银箭，黄衣人瞬也不瞬地直向对方瞅着。

激斗中的浓眉汉子，忽然停住了手，蓦地闪身一边。紫脸大汉也倏地止住了手上长剑，连同着马上的灰衣相公、蓑衣船家，那么多双眼睛，一股脑俱都向着对方集中过来。

中箭的手染满了血，鲜红的血，犹自连连滴着。

蓑衣船家硬是咽不下心里的这口怒气——短刃在腰，探手可出，理当回敬他一手儿。

却不意，肩势方启，已为对方窥穿。

弹指间，掌中小箭已自飞出，哨音一响，蓑衣船家那只好手上，又被射中。

好强的劲道。

和方才一样，小小箭身几至全没，一霎间，鲜血怒涌，把他这只手也染红了。

“哎哟……”

蓑衣船家只痛得全身打颤，两只手连连交错，却是一般的痛，简直不知道照顾哪一只才好。

这般情况，自然使得众人都吃了一惊。

浓眉汉子尤其震惊，紧接着那张瘦脸上却自现出了微微的笑，极具心机的那种笑……

“刚才在快活居我就注意到你了，想不到在这里又遇上了。”

身形微闪，跃身一旁，在黄衣少年前方丈许站定，一双眸子凝聚着无比凌厉，直向对方逼视过来。

迎着他的那股眼神，黄衣人可也不逃避。

“黄台之瓜，何堪再摘？”黄衣人漠漠地说，“就为明室虚留一位，功德无量。”

浓眉汉子微微一怔，嘿嘿笑道：“这么说，朋友你也是有心的人了……我早就看出来，看出来……”

“说不上什么有心无心，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管。”黄衣少年侃侃说道，“既然管了，也就不能中途而退。”

“说得好！”浓眉汉子嘣地一笑，“初生犊儿不怕虎，小伙子，这档子事，怕是你管不了……贵姓？”

“简！简昆仑！”

问姓连名字都一并说了。大别一般江湖逢人只说三分活的规矩，黄衣人的直爽，颇令对方有些惊异。

心里盘算着简昆仑这三十字，浓眉汉子甚是新鲜，正同于对方这个人、这匹瘦黑的马一样陌生。

“花自飘流水自流……是非皆因强出头！”

打量着一天芦花，奔湍江水，浓眉汉子颇似有感而发，终于放出了口风，却又并不尽然。炯炯眼神里，含蓄着严厉的告诫，希冀着对方的知难而退。

然而，他却是失望了，对方黄衣少年若非无知便是麻木，那张脸上，依然不着任何显著表情。

蓑衣船家铁青着脸，抱着一双胳膊，咬牙切齿地说：“这小子又装糊涂，九先生别给他费唾沫，把他给结果了，也好上路！”

被称为九先生的浓眉汉子，其实正有此意，搭上了蓑衣船家的话头，陡然掠身直起，选择了此一霎的出手良机。

像是一只鹰，呼地掠身直起，长桥卧波般直向对方头顶上掠过去，却在将下落的一霎，九先生的一只脚，倏地直向对方前额眉心点来。

看似无奇，其实绝狠。浓眉汉子这一脚大有名堂，点、勾、挑三式一招，蕴含着刹那间的随机应变，端看对方少年如何闪躲。

简昆仑拈了一下他的右手。如封似闭，却把掌心朝上，比了一比，实在是太平常的一个动作，妙在五根手指的变化不一，却也是一霎间的小小动作而已。

浓眉汉子这只脚出得快，收得更快，随着他一个凌空疾翻的式子，自空而坠，显然这一脚没有得逞。

然而，这位九先生手底下却也真不含糊。紧接着脚下一个箭步，已自抢身而前，一双铁爪交插在手，以指代刃，十字形直向对方咽喉上挥来。

简昆仑不过适当地扭曲了一下他的身子，便自又闪了开来。

浓眉汉子其势无能自己，揉身而进，一霎间展开了凌厉出手，一双铁爪

在残阳里交织出星光点点，狂风暴雨般向对方全身攻来。

雷霆万钧，冰雪一片。那般狠厉的天狼十三爪，竟然未能在眼前有丝毫得逞，瞬间的狂风骤雨，终复凝聚于一片静止。

就在浓眉汉子第十三式抓手方自递出的同时，其实招式已老，即在简昆仑强大的进身之势里，前者已然被迫出了战圈。

浓眉汉子倏地睁大了眼睛，显然震惊于对方诡异身法，不觉呆了一呆。便在这一霎，简昆仑已然掣出了悬在鞍前的长剑——寒芒乍吐，其势已定。

浓眉汉子竟自被迫得退后了一步。一霎间，他神色大变，倏地向侧面跨出了两步，黄衣人把剑收回了半尺，剑锋微偏。迎着残阳，剑上光华灿烂，像是颤动着一条赤链蛇。

被称为九先生的浓眉汉子不得不吃力地又向边侧迈了一步，当他举眼向对方看时，接触到了简昆仑的眼神，不自禁的便再一次的又退后了一步。

简昆仑的眼神其实并不凌厉，表情也极其轻松，和他掌中的剑一样，只是欲发而止的含蓄，一派斯文，却是蕴含着不可轻视的后发雷霆万钧。

毕竟这位九先生有其一定深度，并非一般泛泛者流，正是如此，才越加的战栗于对方看似无形的剑势之下。一霎间，他脸上已布满了汗珠，岂知一瞬间的迫出战圈，便再也无能踏进。

简昆仑的寓动于静，其实高超秀逸，绵密精严，已说明了他晋身剑坛的超然实力，浓眉汉子果真抵死相拼，便是迫近无赖，等而下之了，缓缓地收回了双手，只是默默地向对方望着。

“足下剑法‘驕马弄銜而欲行，粲女窥帘而未出’，千辟万灌，已无炉锤之迹，看来已入上乘境界，在下绝非其敌，钦佩，钦佩……”

一面说，不免着实向对方少年打量了几眼，颇有感愧地又自叹了一声。

“话虽如此，今天你管了这件闲事，却也……为自己树了大敌，终将不免一死，却为你不值……”

边说边自退后，倏地拧身纵上大船，向着一旁船家模样汉子叱道：“走！”

转瞬间，册放江心，顺流直下而逝。

简昆仑一面收剑入鞘，远远向着白马上的灰衣相公打了一揖，一言不发地翻身上了黑马，径自策马自去。白马上的灰衣相公唤了声：“喂！”忙即纵马跟上来，紫脸大汉紧紧随着他身边。

却在这一霎，远远传过来擂鼓般的一阵蹄声，大群人马，云也似沿着江岸，逆行而上，将士的头盔，映着晚霞，闪动着火焰般的大片流光，俨然是大军来了。

马上的灰衣相公先是一怔，紧接着不由微微地笑了。

紫脸大汉“啊”了一声，勒住了马大喜道：“李将军来了！”

一时喜极泪下。他终于得脱仔肩，暂时卸下了单身护卫圣驾的千钧重担。

李将军——李定国，延安人氏，字一人，与孙可望同投永历帝，封晋王，可望反，李独奉帝转战四方，入桂滇，大败可望，却不敌清兵，且败且走，矢志忠贞不贰。

永历帝便是白马上面有病容的灰衣相公了。

紫脸大汉莫思成，原桂王府侍卫首领，后随李定国，官居副将。

眼看着李将军的勤王大军，风起云涌，弥天盖野而来。不经意，身边的那个黄衣少年简昆仑却走失了。

时清世祖顺治四年，永历帝败走桂南。

第三回 陌上花开君知否

“明朝是不行了……完了！”

长榻上的年老方士，长长地吁了口气，一只手端起面前的茶碗，启开碗盖，呷了一口，两只眼睛十分平和地向面前的简昆仑注视着。

“眼前朱由榔这个孤君……其志可嘉，其势可哀……李定国、丁魁楚、瞿式耜……都将无能成就大事，未来天下终为异族所统，欲振乏力，欲振乏力……少君你的苦心怕是终将白费了。”

简昆仑苦笑了一下，低头不语。

那年老文士看着他微微一笑说：“我知道你心里不服，这可也是没法子的事……这几日我夜观星象，永历帝败像虽显，却有将星扶助，一半时还不致受害……也只能以此告慰了，又能如何？”

草堂明净，秋光可人。

值此金风送爽，百花凋谢，惟窗前名兰，花开淋漓，独立寒秋。风格清高，直似花中君子。

眼前一盆百炼金钢，绽放得极为出色，老人特把它置放眼前，便于随时观赏。

澹泊明志，养性功深。

越是有内涵的人，越不易为忧伤所困，那也只是说这类人心胸开阔，较能提得起，放得下，较诸常人不着形迹而已。

眼前年老文士再次向简昆仑注视时，深邃的目光里，竟然不免为忧伤所感染。

“你父亲长我六岁，人品武功，道德学问，并世无双，他也是我这一生最钦敬的一个人，承他不弃，交了我这么个朋友，多年来一直引为知己，这一次更打发你来看我，足见他老哥没有把我当外人……”

简昆仑只是听着，情知对方必有下文。

“那一年，我看见你的时候，才这么高！”

比了一个手势，他接着说：“大概才五六岁，一眨眼的工夫，你都这么大了，总有二十了吧？”

简昆仑又点了一下头。看了一眼父亲一直推许的这位老友——玉剑书生崔平。父亲曾推许他的剑法，诡异莫测，有北秦南崔之誉。

北秦指的是沧州秦太乙，南崔是姚江崔平，便是眼前对方这个老人。

“你父亲自患病闭门不出，这二十年江湖间变化很大，这一点我务必要跟你说清楚……”

顿了一下，他接下去说道：“以你父亲那身本事，虽说中年以后即不良于行，且不利于武术运行，但是他的智慧见解均还存在，这么多年以来，全心全意地都放在你一人身上，你的一身造诣也就可想而知，回头我要亲自拜识一下，还请少君不要藏私才好。”

简昆仑躬身道：“岂敢！这次离山，父亲交代，原是要向你老请教，这一点家父信中应该也提到了。”

“提到了，提到了……”

崔平轻轻抬起一只手，捋着颌下的一绺羊须。那手五指修长，且留着晶莹剔透的长长指甲，白皙细长，宛若妇人，且在无名指上戴着个其色澄碧的翠马蹬戒指。这只手无论你怎么从任何角度去看，都应是属于斯文一型，忸忸

纸、提提笔，理应在行，挑丝弄琴，引笛蒔花，更属分内，至于拿刀动剑，好像就牵强了，特别是属于个中翘楚，一流的剑中高手，诚然不可思议。

“你父亲太客气了……”崔平微微一笑，“什么北秦南崔，都是江湖的过誉、溢美之词……要说到剑，你父亲才称得上是个行家，他只是轻易不露而已，那是因为……”看了简昆仑一眼，崔平暂时压住了话头，没有继续说下去。

“名高见嫉，木秀风摧……这个天底下，谁也不敢自称老大，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少君，你千万可得要记住这句话……否则可要吃大亏……我想这便是你父亲打发你出来这一趟的原因了。”崔平眯着一双细细的长眼，向对方瞧着。

简昆仑应道：“我记住了。”

“现在记住，却是晚了，太晚了！”

崔平端起茶碗。喝了一口，“你已经开罪人了。”放下茶碗。他身子坐正了，神色间一派正经。

“开罪了一个大敌，这个大敌便是我与你父亲联在一起，也不敢轻易招惹，而你才一出来，便与他们结上了梁子，这个梁子还不小……”

简昆仑呆了一呆，心里随即明白。

崔平冷冷一笑，一霎间那清癯的瘦脸上，竟泛起了隐隐愁容。

“这便是我要跟你说的了，少君，你初次出道，便结了如此大敌，实非佳兆。你只道那个为你所败，乘船逃开的人，是寻常人物么？”

“他的出手不高！”简昆仑摇摇头又说，“虽是功力不弱，却并非十分出色……”

“你也不能小瞧了他！”崔平说，“这个人我知道——九尾桑弧，诡计多端，阴损狠毒，在此滇桂地方，是出了名的难缠……但是，厉害的，还不是他，而是他身后的那些人，以及那个庞大的黑道势力……”

简昆仑道：“那些人是谁？什么势力？”

崔平看看他叹了口气：“你这次出来，令尊竟然没有与你谈起么？”

却又点点头，慨叹一声道：“是了，他是早该说与你听的……果真如此，却又慢了一步。岂非天意！岂非天意！”一连说了两句岂非天意，随即由榻上弯身站起，步向窗前，径自向窗外盛开的兰花看去。

“有件事你也许一直不知道，但我却不能不对你说。”崔平回过身子来，“你父亲避居青岭二十年，不再论剑，可以说是完全摒弃了江湖，与人世隔绝了，你可知为了什么？”

“是因为他老人家腿部有疾，不良于行！”

“不是病，是伤，让人家的剑伤了！”

简昆仑陡地一惊，睁大了眼睛。

风起，花散……

朵朵飞花，打那个藤萝花架子上飘落下来，紫色的花瓣，迎着朝阳，一片流光溢彩，所见多姿。

“花自飘落水自流！”崔老剑客嘴里喃喃地念着，这句话像是让他忆及了一件往事，却也使简昆仑陡地而有所警。

“我听过这句话，”简昆仑一片茫然地看向崔平，“却不明白这句话的

意思，莫非还有什么含意不成？”

嘴角迸出一丝苦笑，崔平说：“我想你也应该听过，这句话是在告诉你当今江湖最具实力的一个黑道帮派：万花飘香。也告诉你当今天下一个最可怕的人，飘香楼主柳蝶衣。”

“柳蝶衣？”

对简昆仑来说，这个名字却是陌生得很。

对崔平来说，可就不一样。虽然多年以来，他绝少提起这个名字，可是每一提起，都为之惊心动魄，眸子里的汪汪神采，不期然的也为之黯然失色。

“也有人叫他花仙、花圣或是花痴……名号多极了，多得连他自己恐怕也说不清，这个人爱花成痴，剑术无敌，当得上当今天下一个怪人。”

目光一转，盯向简昆仑：“刚才我曾赞赏你父亲简冰老哥的剑法，但是此人剑术尤精，也许更高过令尊……你父亲的腿，便为此人所伤。”

对于简昆仑来说，这个突然的消息使他震惊。

在他感觉里，父亲简冰的剑术，博大精深，罕世无敌，想不到，犹有人要高过他，一时不禁对柳蝶衣这个人充满了离奇的幻觉。

崔平轻轻哼了一声：“你父亲生性要强，自以此次落败技不如人，为遵当日所约，便自退出江湖，永世不出，为此也就助长了今日万花飘香一门的坐大兴盛，真正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简昆仑这才明白了一切。

何以父亲发奋练剑，几至废寝忘食？

何以他心怀感伤，几度抚剑落泪？

何以他那般苦心孤诣地造就自己？现在终于明白了。

天下父母心！父亲失败了，却要儿子成功。

“如今的万花飘香声势之大，是你父亲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趁着这个机会，我跟你说一说。”

崔平缓缓在椅子上坐下来，一只手将着山羊胡子。

“他们是一楼、二堂、二坛、四门、七十二舵，组织遍布天下，手下人数近万，这是指直接受他们控制指挥的人数，还不算其它方面，一个黑道组织能有这么大的势力，诚然前所未见……莫怪乎谁也无能抗衡，就连地方官府，也得仰其鼻息，不与招惹了。”

简昆仑点点头，没有吭声。

崔平说：“柳蝶衣自然也就是负责此一庞大黑道组织的首领，人称飘香楼主，下面堂、坛、门，各设一主二副，七十二舵，亦有掌舵一人，下面还有分舵、人数可就多得扯也扯不清楚了。”

他的眼睛缓缓看向简昆仑，特别提醒他说：“你路上遇见的那个九尾桑弧，只是南桂门的一个门主而已，论身分在万花飘香这个组织里，不过是个四流角色，只是在滇桂黑道里，提起来已是无人不知、声势不小。以此而推，上面所谓的二堂三坛的负责人物，该是何等厉害角色，也就可以想知了。”

玉剑书生崔平既为简冰所推允，托以爱子，当非泛泛之辈。只是，在他提及万花飘香此一黑道势力时，先时的一番从容潇洒，即使仍能顾及，却已不无勉强。

简昆仑已经注意到了，下意识对此万花飘香一派组织，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却仍有不明之处，万花飘香这个组织，何以要向那位亡国之君永历帝思以染指？用心为何？

崔平说：“那纯粹是飘香楼主人柳蝶衣个人的意图与野心了！”

据此而推，比较可信的真实情况应是：柳蝶衣意图挟天子而令诸侯，有了永历帝这块金字招牌，便可公然号召天下，风起云涌，成就一番大事。一待时机成熟，天下黑白两道，尽为所控，予取予求，无往不利。那等风光，便是紫禁城的皇帝，也要惧三分，自叹无及。

长长的指甲，被热茶一泡，顿呈软态，很容易便可卷曲起来。再加上特制的银质指套，便可无碍行事，任意操作，即使以之运剑，亦无不便，崔平抬了一下这只右手，向着身边的简昆仑微微点头说：“就让我领教一下少君你的剑吧！来！”

不俟简昆仑答话，转身步出草堂。

秋光明媚。两个人相互对立，四周全是兰花，姹紫芳菲里时有蝶儿飞舞。

扬了一下手里的斑竹，崔平说：“你父亲剑法应该是不在柳蝶衣之下，即使不及也相差极为有限，那一次白湖相约论剑，冰兄吃亏在神气未定这四个字上，自然，论及此道，令尊比我更在行，只是那柳蝶衣对此更有功夫而已。”

“剑以气施，形为神夺！”简昆仑记住父亲的话不觉道出。

“对了！”崔平点点头，很注意地向对方这个少年打量着，越觉他菁华内聚，神清气定，正是上乘剑术的大家风范，内心颇生敬仰。

其时简昆仑手握竹枝，已向他躬身施了一礼，手领剑诀，缓缓拉开了门户。

地面落叶萧萧。枯黄的落叶，随即在此一霎间有了异动，缓缓向着崔平身前移近过来。

崔平慨叹一声，十分惊讶地道：“你已深悟剑中精髓，俨然大家身手，看来青出于蓝，已无庸我再指点，难得，难得啊……”

话声出口，手中细细斑竹已自举起，循着一定水平，遥遥指向对方当胸。

这一霎间，他的瘦削的躯体，便似泥塑木雕，一动也不动地凝固在这姿态里。

移动的落叶，忽然止住了前进，前不得进，后不能退，岔集在两股气流里，只是频频打转。

简昆仑心里一惊，才知道这个崔平果然有独到功力，此次离家，父亲特要自己前来拜见，连同其他父执四人，叮嘱务必求教，当有深刻含意。

思念中，他已闪身前进。

像是一道闪电，快到不及交睫，已自欺进到崔平当前，后者倏地睁大了眼睛，左手二指待将上引，拉开剑势，简昆仑却似旋风一阵，呼地跃身飞开。

“好身法！”

一声赞叹之后，崔平陡地腾身而进，有似飞花一片。猝然下落的势子里，崔平已挥出了手中的竹剑。虽是一截细细斑竹，其实与真剑何异？

陡然间他瘦削的身子，变得极其壮大，掌中竹枝，不啻千刃万剑，配合着强大的下落之势，一股脑儿，直向着简昆仑身上挥落下来。

简昆仑情知对方这一招千剑红雪，正是此老饮誉江湖数十年的剑招精粹。父亲一再提及，要自己在拜受之余，特别注意其间的微妙关键。

这一霎实在来得太快了。

简昆仑既喜又惊，不得不全力以赴，千钧一发之际，乃自施展出本门最

奇妙的七式绝招之一——破影成双。

顾名思义，那是一种奇妙无比的身法。

陡然间，简昆仑的身形化一为二，置身于对方千剑万刃的剑阵之间。其实那双人影，乃是快速而动之下的一个幻觉，真的人却在这一霎拔身而起，宛若轻烟一缕，朝着崔平的头顶掠了过去。

崔平恰恰也在这时转过了身子。彼此以幻攻幻，敢情全是假的。眼前的这个照面，才是真身相接。

像是相对的一双木偶，一动也不动，那却是极短的一瞬间事。紧接着崔平扬动的竹枝，嗤嗤有如利刃劈风，却已在简昆仑左右两处大襟上刺开两道裂口。人影交叠而过，蓦然回首的当儿，简昆仑已紧紧抄住了对方竹枝的梢头，三指如钳，拿住了对方剑锋的竹梢。

崔平不觉一怔，紧接着哈哈大笑。

“好剑法！这一手火中取栗便是令尊当年，也有所不及……看来少君一身剑术，非但已得令尊真传，更是青出于蓝，我是万万不及，献丑，献丑，哈哈……”

事后的几声笑，不胜愧疚，好不凄凉。

简昆仑叹一声道：“大叔这一手千剑红雪世无其双，这一次前来，正是奉命求教，若非我有见于先，心存仔细又得家父事先指点，万万不敌，便是如此，也吓了我一身冷汗……”

崔平微微一笑，看着他点头道：“这几句话，我相信是由衷之言，话虽如此，却也实见高明，以你目前杰出造诣，真能参透我红棉剑法，两相运用，当能更上层楼，怕是飘香楼主，亦非其敌矣！”

话声方歇，却听得波的一声脆响，有如过年时小孩子玩放花炮那般响法儿。却有一道丝丝火焰连同着一道黄烟，呈弧线漫空而起，直向眼前直落下来。

二人看在眼里，方自纳罕，那道绿色火焰，其时已至眼前。却是不偏不倚，正好落向崔平居住的草舍之上。紧接着轰然一声巨响，冒出了大片火光。

二人目睹之下，这才知道不妙。崔平惊呼一声：“不好！”陡地纵身而起，直向房上落去。

却在这一霎，耳听得身侧四周波波声响个不绝，无数道绿色火焰自四面八方一并飞起，全数向草舍集中坠落下来。

刹那间，大火冲天直起，空气里夹杂着浓重的硝磺气味。

却于火光熊熊中，飞天鹅子般落下来一条人影。

来人显然属于短小精悍一型，一身红色袍带，衬托在绿色火焰里，尤其刺眼，加上一副活似雷公尖嘴猴腮嘴脸，简直与俗画中的无火神一般无二。

一朵火焰般的轻飘，陡地自空而降，于漫天大火里，落向草舍一角，金鸡独立——好个漂亮架式。

“崔老儿，你的胆子不小，胆敢与我们为敌，若不把姓简的小辈献上，眼看你死无葬身之地！”

话声方出，即听得崔平一声怒叱，已自邻侧跃出，起落之间，已扑向红衣人，怒鹰搏兔般，兑挤下来。

那人鹅似的怪笑一声：“好！”

四只手掌，已自交接。一合又分，大火中飞鹰直坠般，双方已落身舍外。

简昆仑这才知，祸由自己而起。慌不迭跟踪纵起，飞身舍外。

秋高物燥，草舍火势起，一发不可收拾，眼看火舌四舞，烈焰仅在极短的一瞬间，已汇集成一片赤焰火海。简昆仑目睹下，自是忧心如焚。他身子已翻出院外，突然想到舍中尚有崔平年迈的老母亲与一名举炊的老奴，心里一惊，顾不得与敌人照面，慌不迭又迅速折了回来。

大火里，人影幢幢，显然来人不少。

简昆仑以极快身法抢身入舍，其时草堂已为大火所封，一道火舌飞卷过来，差一点撩在他身上。

情急智生，他迅速脱下身上长衣，猛力挥出，发出大股风力，眼前火焰吃他巨力一扇，顿时向四下扩散开来，他乃得趁隙踏入。

却只见四壁窗棂俱已火起，满室浓烟，既浓且呛，滚滚如涛，直熏得眼睛也睁不开。

简昆仑一面挥动长衣，驱除眼前浓烟烈焰，一面快速前蹿。

原来崔平侍母至孝，膝下无子，中年妻室亡故之后，便不曾再娶，所有家务举凡炊事洒扫，均赖老奴周安上下打点，草舍之间，虽不华丽，窗明几净，也雅洁可人。

他依稀记得崔老夫人住在最里面一间，老奴周安应在后面厨房，身子一经扑进，直向里间过道扑去。

却不意，猛可里一人自里间扑来。

这人一身怪异衣着，头、手、脸、身，俱都缠着湿漉漉的布条子，仅仅露出一双眼睛，身后背着一个人，蒙着大幅湿布，说明了对方是有备而来，一切均在事先的计划之中。

乍然相见，二话不说，随着此人的一个前扑势子，掌中厚背鬼头刀，泼风盖顶般，猛力直劈下来。

简昆仑长躯一收，施展的是快速收肌卸骨之术，形像顿失其半，对方的刀便落了空。那人狂叱一声，身子滴溜一转，第二次发刀，直似长虹倒卷，侍将向简昆仑身上挥落，其时已晚，却已为后者抢了先机。随着简昆仑挥出的长衣，火光里有如红云一片。两相交迎，神龙摆尾的一番折腾，哧地一声，卷飞而起的刀身，曳着长长的一道银光，撞上了屋顶横梁，落下来发出了震耳的一声脆响。

一挣之力，何止千钧！

那人鬼头刀脱手，右手虎口亦裂，顷刻间鲜血染了满手，这才知道来人厉害。

这一霎，火势益烈，喀嚓巨响声中，一根燃着的横梁，自空坠落，差一点砸在了二人身上，四下里浓烟火舌，简直就似把二人吞噬了。

那人连惊带吓，哪里再敢片刻逗留，怪啸一声，陡地腾身而起，直向院内扑出。

简昆仑偏偏放他不过，长躯乍摇，如影附形地跟了过来。

那人真个急了，风车也似的一个疾转，与简昆仑照了脸，顾不得手上的伤，一招童子拜佛，直向对方脑门上磕来。

简昆仑恨透了这个人，决计不再留情。身子再次一个快闪，已到了对方左侧，那人慌不迭偏过头来，正好迎着了前者突如其来的一双铁指。

是传说中的大力金钢指吧！

随着简昆仑递出的一双手指，不偏不倚，正好照顾了他那双闪烁的贼眼，

扑哧！怒血四溅。那人哎哟一声，整个身子直向后面倒了下去。却为简昆仑当胸一把抓住。五指着力，捏碎了对方胸前的麻花结，身后的那个人便到了他的手上。

火势猛烈，像是天都红了。火焰流飞里，竹篱、老树，略一着及，立时燃烧起来，劈啪声密如贯珠，便是过年时燃烧的花炮，也没有这般热闹。

人心，却只是沉沦……痛到无以复加。

简昆仑目睹下，只觉着悲忿膺胸，无名的激动一时连眼泪也淌了下来。

眼前已是火海一片，再无逗留之理。双手捧着救自敌人背后的人，身躯拔起，宛若轻烟一缕，已自越过火龙也似的竹焰。

却见主人崔平，正自舞着一根竹杖，与两个人战作一团。

现场人数不少，这把火无疑是对方处心积虑的精心之作。

虽是一根竹杖，一入崔平之手，却与真剑无异，迎着对方的两般兵刃，太岁刀、判官双笔，并无丝毫败退之意，反倒越战越猛，招招奇险。

但是，敌人并非易与之辈。两个人都有高功夫，刀笔并施，各有毒招。联手之下，威力无匹，设非如此，便无能阻止住崔平几欲夺身入火海的企图。

眼前他乍然看见简昆仑的来到，竹杖力挥下，逼得当前敌人退后一步，乃得停招跃出战圈。

“多谢贤侄！是老夫之母么？”

话声方歇，敌人的一双判官笔，上点咽喉，下扎小腹，随着来人的快速投身，一股脑照顾过来。另一口太岁刀也不含糊，操刀人是个形同无常鬼的瘦子，八字眉，白生生的一张长脸，面相实在不敢恭维，可刀法得自高人传授，着实不弱。崔平那等功力之人，吃此二人缠住，竟自摆脱不开。

简昆仑急于要知道救出的老夫人无恙否，慌不迭扯开了老夫人脸上湿漉漉的蒙布。

“啊！”他呆住了。竟是老奴周安，想是为浓烟所呛，也已昏死多时。

“老夫人可好？”

一面舞动竹杖，崔平大声喝着：“点海底、心经二穴，应该可以无虑，你们迅速下山，我随后就到。”

简昆仑目噙热泪，应了一声，如法炮制，老奴周安，呻吟一声，果真活了过来。

眼看着大火冲天，一片喀嚓声中，草舍已是摇摇欲坠。

心念着老夫人，简昆仑把心一横，待将二次纵身火场，却为传过来阴森森的一声冷笑所阻止：“姓简的，你稍安勿躁，留着你那半条命吧！”火光映衬里，人影猝闪，一人当面直立。

声音既熟，人不陌生。黑瘦的块头儿，浓眉大眼，一身茶色裤褂，正是此前旧相识。简昆仑更已知道了他的名号——九尾桑弧。

眼前的乍然相逢，真够惊心动魄。

“是你？”

“不错，小兄弟，咱们可又见面了！”

桑弧耸动着那双浓浓的眉毛，由不住呵呵有声地笑了，此番他有恃无恐，俨然已非当日吴下阿蒙。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无庸多说，简昆仑陡然凝聚真力，向前跨进一步，凌厉的目光，显示着他即将出手，已似再无妥协的余地。

“不！不！不！”

桑弧摇着手，嘴角含蓄着阴森的笑。

“没有人跟你拼命，先给你看个人，再动手不迟。崔老哥，你也是一样！”说时，霍地后退一步，手势一挥，叫道：“押上来！”

其时崔平一支竹剑，霍霍生风，连施险招，已将身侧两个劲敌逼得连连倒退。他虽目不旁视，却已知道情况不妙，心念老母安危，再无心与对方二人恋战，竹杖力抖，哧！刺中当前手持判官笔汉子的右膀。后者一个踉跄，差一点坐倒地上。值此同时，那支竹杖飞蛇掠空般已横向手持太岁刀的无常汉子当前，强大的内气力道，直把对方逼得连连后退。

崔平果真此时递招出剑，对方万难回避逃开，却在这时听见了九尾桑弧的一声招呼，霍地临时收招，打住了待出的剑锋。

随着九尾桑弧的一声招呼，一行人，陡地自林中现身而出。

四个人，四口剑，前后左右，团团围住的竟是白发皤然的一个老妇人——崔老夫人。

这个突然举止，使得乍然目睹的崔平，猝吃一惊顿时呆若木鸡。

简昆仑也呆住了。

大火犹自劈劈啪啪地燃烧着，天也红了。

由于崔平居住之处远避尘嚣，为一清静山居，附近并无人家，火势虽大，幸无波及，倒是附近一片大树为火舌所染，顷刻间爆发出熊熊火焰，风势里像是条条火龙，昂首待飞。

九尾桑弧发出了得意的笑声：“看见没有，老太太可是在我们手里，谁要是敢动一动，嘿嘿，后果可严重啦……姓崔的，丢下你手里的家伙吧！”

崔平一时面色惨变，慨叹一声，丢下了手中竹杖。

“你请放心，虽然烧了你的房子，我们可也并不想难为你！”

桑弧的一双眸子，随即转向简昆仑：“倒是你，小兄弟，你看该怎么办吧！”

简昆仑在目睹着崔老夫人为对方押出的一霎，即已想到了未来的可能发展。

敌人这一手，既损且狠，却是万万没有想到。

大祸造成，义无反顾。

“且请把老夫人先行释放，我的事好办！”简昆仑神色自若道：“任凭你们发落就是！”

白发皤然的老夫人，在四支长剑看守之下，虽然面无畏色，只是形容沮丧，像是为人点了身上穴道，虽是无碍行动，却是张口无声。老夫人虽不擅武功，身子却素称健朗，此时面色憔悴，像似忍受着某种痛苦，却苦于张口无声，这般景像落在崔平、简昆仑二人眼里，不禁大生忧虑。

“说得好！”

九尾桑弧抬起手，摸着唇上的短髭，呵呵有声地笑了：“这话也只能哄哄三岁的孩子，桑某人眼里揉不进砂子，怕是有点信不过！”

话声甫落，只听得一声女子清叱：“我信得过！”

各人循声望去，迎着了来人一行幽步窈窕身影。

火光明灭里，一行多人，恰于此时现身树林，却是二男二女。

紧随着一行四人身侧，更有多人手持刀剑，两相侍候，雁翅般地排列开来。

这么多人忽然间戏剧性地出现眼前，如同神兵天降，显然这才是敌人主

力所在。

说话的少女，细腰长身，衣着华丽，居中而立，只可惜脸上罩着一袭轻纱，看不出她的庐山真面，身侧另一少女，一身浅紫紧身衣裤，长眉杏眼，肤色略黑，颇有几分俊俏，双手捧着一口长剑，恭侍在蒙面女子身边，像是随时供其差遣。

其他二人，一高一矮，无不衣着华丽，各有气势。

九尾桑弧闻声回头，颇似吃了一惊，慌不迭上前一步，向着居中少女一行，深深施了一礼。

“堂主与二位副座，亲自来了？”

蒙面女子略略点了一下头，颇有微嗔地说道：“桑弧，你的差事可是越当越回去了，这里的事交给我了，你下去吧！”

九尾桑弧呆了一呆，不敢大声地应了一声：“是。”便自退后一旁。眼看着一行四人来到近侧，与简昆仑距离丈许远近才行站住。

却有一阵淡淡清香，散置眼前，大大消除了烈火焚烧的焦燥气息，猝然令人忆及故人万花飘香或飘香楼的出身，香飘人现，显示着来人女子为此一庞大势力的首要分子，当属不差。

简昆仑出道日浅，一时还摸不透来人蒙面女子真正的身分，桑弧既以堂主称之，当知对方在万花飘香这个黑道组织里，地位仅在飘香楼主人柳蝶衣之下，应该是这强大势力第二号人物，莫怪乎眼前这等排场。

玉剑书生崔平却是见多识广，是以在来人这个蒙面女子甫一现身的当儿，已然猜知，证之桑弧的那一声堂主呼唤，更已料定不差，一时间，白皙的脸上，不自禁的亦为之隐现愁容。

“你就是简昆仑？”微微点了一下头，话声里带着微微的笑：“我信得过你，你是要先把崔老夫人放回去，然后才肯听凭我们处置，是不是？”

简昆仑怔了一怔，在对方那双澄清眸子注视之下，只得点了一下头：“不错，我说过这句话！”

“那就好，我相信你！”随即吩咐道：“把崔老夫人放了！”

四剑手聆听之下，应了一声，各自收剑回鞘，向后退开一旁。

崔老夫人怒容满面地看了蒙面女子一眼，随即问儿子走来，才走了几步，便似要倒下来。所幸崔平反应得快，早已迎身而老奴周安目睹之下，老泪纵横地叫了声：“老夫人。”也自迎了上来。会同崔平，双双搀住了她。

这一霎，简昆仑为遵前言，已自向敌人阵营走来。

蒙面女子一笑说，“好个言而有信的君子！”话声方歇，人已闪身面前，快到无以复加，香风一阵，已到了简昆仑身前。

简昆仑陡然一惊，霍地退后一步，举掌待出的一霎，却只见对方那一双显露在面纱之外的细细长眉，蹙兮双剔，眼神儿里满是娇嗔，像是说：“你敢食言？”简昆仑呆了一呆，已自慢了半拍。只觉得气海穴上微微一麻，已为对方纤纤妙手，点中了穴道。

对付简昆仑这般大敌，蒙面女子自是心里有数，这一手点穴招法，大异寻常。简昆仑只觉得身上一麻，却似有一股逆气的气机循着经络，瞬息间，已传遍全身，弹指间已自动弹不得。

蒙面女子一试得手，更不迟疑，纤腰轻转，彩蝶似的已飘身一旁。

轻叱一声：“给我看着！”

四名剑手，叱喝一声，如风而至，依然是四口长剑，紧紧把简昆仑看在

当中。

一旁的崔平目睹之下，由不住呆了一呆，待将有所反应，却不知老夫人这一面也不好了。先者，他判定母亲为对方点了哑穴，是以见面之初，即以内功开穴和血手法，为母亲加掌运动。

以常情而论，这等开穴手法，全系本身内功元气，即使格于对方点穴手法诡异，一时不能开释，最起码也应与人无害，总该有益才为正理。却不知，眼前老夫人受力之下的反应，却是大异平常，像是一阵急惊风般的痉挛，老夫人那张看似失血的脸上，突地胀满了赤红，紧接着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叫声，噗地喷出了大口鲜血。便直直地倒在了崔平身上。

“不好了……”

老奴周安吓得全身战抖，一时手足失措。

崔平情知不妙，却能镇定不发。一只手紧紧扣着母亲腕上脉门，待将二次以至柔内功向母亲体内输入，以济一时之急，却是太晚了，手指触处，才觉出老夫人脉络已停。

崔老夫人死了。

第四回 飞花江上香满船

火势仍在持续着。

轰隆声响里，整栋房屋俱都倒塌下来。四下里火舌乱飞，如舞流星。整个草舍尽焚于眼前，再无片瓦只柱复存。

只是比起母亲的猝死，老友爱子的受擒，这把无情的况融之火，毕竟又微不足道了。

火光时明又暗，映照现场每一个人，特别是已呈面对的崔平与那个风采独艳的蒙面女子。

“飘香楼应是言而有信……却竟然玩此鬼蜮伎俩……齿冷之至……”

崔平已无能再保持平静，说话时整个身子都似微微颤抖，眼睛里目光如鹰似隼，锐利得可怕。他却也知道敌人的厉害，特别是面前这个神姿清澈，如琼林琪树的蒙面女子，更是个中佼佼，万不可掉以轻心。

所谓的一楼、二堂、三坛、四门、七十二舵，指的是万花飘香此一庞大黑道势力的组织结构。对方女子，身为一堂之主俨然已是飘香楼主人以次的第二号人物，属下所从，数以万计，遍布海内八方，一呼万喏，该是何等声威！

她既感服万众，当然绝不会是一个简单人物。

飘香楼主人柳蝶衣，固不待言。

眼前的这个飞花堂主时美娇，即使较之柳蝶衣也不含糊。传说中，万花飘香在武林江湖之所以有今日庞大势力，时美娇居功至伟，应是毋庸置疑。

时美娇却又常与时美人称呼相联结，因此不难揣测出她的艳姿天生，绝世芳容。或许便是因此，外出时候，她总喜欢在脸上悬以轻纱，意在不使惊俗，带来无谓困扰，倒非她的矫情做作，这一点也是不假。

坏在玉手罗刹这个响亮的绰号上……

正因为对她了解得如此清楚，老剑客崔平才更加不敢掉以轻心。一再地警戒自己，迟迟不与出手。比较起来，时美娇似乎轻松多了。

“老夫人为桑门主施展本门独特闭穴手法点了穴道，其实不必惊慌，顶多一个时辰，穴路自解，只可惜你自恃高明，不察究竟，贸然以内功顶撞，乃至不可收拾，却又怨得谁来？”

口气轻松愉快，并无丝毫遗憾，仿佛崔老夫人活该死了，她却问心无愧。

崔平陡然由梦中惊醒，意识到多言何益？

“那就连我也一并成全了吧！”

看了一下空着的手，崔平冷冷一笑……火起时，走得匆忙，竟不及带出自己心爱的宝剑。大敌当前，何以为应？“崔先生的剑呢？”

四下里瞅了一眼。人影倏闪，立即有人飞身而前，把一口杏黄穗，黛绿鞘式的长剑，双手奉前。

崔平怔了一怔，伸手接过。看了一眼，正是自己数十年仗以成名的月下秋露。

便自一声不吭地抽剑出鞘。

“很好！”时美娇缓缓说道，“你老人家的剑法，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北秦南崔，秦太乙的剑法我早已领教，无非徒具虚名，今天倒要见识一下你这个南崔，看看是不是高明？”

说话之时玉剑书生崔平，已经自正侧方变换了一个角度，那一口月下秋

露轻轻搭在左腕之上，眼睛里的湛湛目神，却是讳莫如深。对于眼前的这个飞花堂主，他不得不聚精会神，全力以赴。

时美娇轻轻哼了一声：“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现在回心转意，可以立刻离开。万花飘香可以对你网开一面，不再追究，要不然……悔之晚矣……”

玉剑书生崔平聆听之下，全然没有表情，他正在运神筹思，以期在出手之间，即予时美娇以致命的一剑。

时美娇冷冷地道：“好吧，那我就只有见识了。”话声出口，身边的那个长身女侍，已来到近前，把一口长剑双手奉上。

时美娇一只手缓缓拿剑，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却是瞬也不瞬的看向对方。

蓦地她身子向左侧方一个快闪。

却在这一霎玉剑书生崔平的身子，有似飞云一片，已临其上。

乍起，即落，随着他挥出的右手，月下秋露闪出了一抹残虹，扇面儿那般，略呈弧度的，直向着时美娇身上挥落下来，剑法运施到如此地步，堪称千辟万灌，已具超然之势，眼前一招，更似孤云白鹤，翔舞天辰。

看到这里，即连一旁的简昆仑，也不禁为之动容。

崔平这一剑，如就剑势而论，实已无懈可击，妙在从思念到行动，宛若一体，那么快速的身法，简直防不胜防的。

但是他所面对的敌人玉手罗刹时美娇，显然诡异莫测，极是不可捉摸。崔平那么快速的起落，竟然扑了个空。这一着，其实原也在崔平意料之中。紧接着他反身如弓，第二次的出剑，才是他致胜的实力所在，叮！双剑交锋，颇似剑尖的一触。

虽只是轻轻的一触，却已有了胜负。

崔平像是神色一变，陡然腾身而起。却是慢了一步，时美娇的剑锋，正是由他腾起的身势下方垂直升起，剑势乍扬，如长虹贯日。

崔平乍起的身势，微微一顿，紧接着已自飘落一边。一连打了两个闪，才把身子站住了。

“姑娘好剑法……”

说时面色惨变，清癯的脸上一霎间浮现出大片汗珠。

却也没有忘记向简昆仑做最后的一瞥。

也只是冷漠绝望的一瞥而已，接下来的如潮怒血，却把一双裤脚都染红了。

风平浪静，橹声欸乃。

辽阔的江面上，大船缓缓前进。

有人弄着琵琶。歌喉婉转，如新莺出谷，一曲高歌，唱的是——

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湘帘卷处。时美娇现身门前。一袭淡妆，娉婷玉立，即使她仍然悬着那方面纱，却不失其清澈神姿，自有慑人心魄之势。

简昆仑闲倚锦绣，不自禁地抬起头来。

舱房里金雕玉砌，绣槛文窗，琳琅满目，布置得极其华丽。两盏仿唐的六角琉璃宫灯，长曳打转，迎以朝阳闪闪晶晶，一如佳人的明眸，在启发着你的灵思妙想……那声声琵琶，婉转娇喉，不啻早已告诉了你：且把长剑束高阁，今夕只应风月……

却是简昆仑心血起伏，对于因已而死的崔氏母子，耿耿不能去怀，直到现在，他脑子里始终为崔平的死而充斥，尤其忘不了对方临死之前望向自己那种遗憾复无助的一瞥，便自撒手而去……”

可痛心的是，自己竟然也只能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而已。

便是这种深刻的自谴，痛裂心肺的内疚啃噬着他，度过了昨晚漫漫长夜。

那却也是急不来的，特别是在他目睹过对方飞花堂主时美娇的罕世身手及深奥剑招之后，内心更不禁兴起了这个转急为缓的念头，特别是自己此刻泥菩萨过江自身不保，还在对方手上的时候。

当一把剑架在你的颈项或是比在你的喉咙上的时候，最糊涂的人和最聪明的人，最自私的人和最无私的人所能想到的，应是非常接近。谁也不能忽略一个人生最重要的问题——自己的生存问题……

简昆仑正是在这个问题里，变得苏醒与开朗。是以，这一霎在他目睹着时美娇的忽然闯入，来到眼前，表情尚称平静，并不吃惊。

“昨夜睡得可好？”

点头。

“早饭吃得好？”点头。

“其它呢？”

还是点头。

“很好。”

时美娇缓缓向前走了几步，在一张铺有百雀绒的舒适靠椅上坐了下来。

“我希望你对于我们旅途上的这样接待，多多包涵……这是一条很长的路，我想大概还要走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到了！”

她的一双大眼睛，闪闪地向他睇视着：“除了你身上的穴道，我们暂时不能为你解开以外，其它的，你尽可要求，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为你办到……我的意思是，尽量希望你旅途愉快，不寂寞！”

简昆仑抬起眼睛来，向她看了一眼。

“谢谢你！”说了这三个字，他随即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只是一霎间，他又睁开来。

“有几个问题请教姑娘，还请赐告！”

时美娇点点头：“请问！”

“我们现在是去哪里？”

“这……”时美娇略似犹豫，即道，“对不起，这第一个问题，恕我不便问答。但是你应该想到，万花飘香是个规模极大的组织，到处都有分坛堂口，我只能告诉你，我们是去其中之一而已。”

简昆仑点点头说：“这也罢了。你们既擒住了我，为什么还留着我？”微笑了一下，他冷冷地说：“还是想屈辱我之后再置我以死？”

“这个问题，却要等待柳先生来回答你了！”时美娇眨了一下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我只是就近奉令行事，听候他的差遣罢了。”

“你是说飘香楼主人，柳蝶衣？”

“对……他是叫这个名字！”

“那么，我明白了！”简昆仑伸展了一下半躺着的长躯，然后坐正了，“我们现在便是去你的飞花堂了！”

时美娇颇是有些意外地扬动了一下眉毛：“你很聪明，我只说了一句就近奉命，你立刻就联想到了这些，看来柳先生对你的重视，并非无因……”

简昆仑沉默了一下：“有个问题，我一直困扰着，此次我路见不平，解救了朱先生的一时之难，如果说因而与万花飘香结仇，倒也不悖情理，只是对待崔平老剑客，他的全家下场如此……”

“一点也不奇怪！”

时美娇仿佛笑吟吟地说：“万花飘香对付敌人的手段一贯都是如此，我们不轻易结敌，一旦结上了，必然对敌人不会丝毫留情，崔老先生也是一样……”

“不一样！”简昆仑说，“你们要找的是我，崔老先生他事先并不知情。”

“我们是在找你，可是也在找他！”

简昆仑瞳子里一时散发着奇异的光采。

“我们已经找了他很久……”时美娇口气平静地说，“只能说这次发现他有些意外而已，他的死，一点也不值得奇怪。”“那么，她的母亲呢？”

“一样……”时美娇说，“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对于敌人我们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简昆仑深深地吸了口气，虽说如此，若非是自己的一时失察，引祸入门，崔平母子如今还是好生生地活着。一时心情大为沉重。而对面的这个姑娘，却似并无恻隐之心。

“虽然如此，我们却也给了他一线最后生机！”时美娇说，“自然，他母亲的死，全然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而他的死，却有一半是他自己找的……”

简昆仑不由向她注视了一眼：“你的意思是，你们早已料到崔老伯母会死在她自己儿子的手里？”

“不错……”对美娇说，“但是我们却并没有亲自动手杀她啊……”

“我明白，只是借刀杀人而已……”

虽然间隔着一袭面纱，简昆仑却能感觉出，这个姑娘在微微地笑。美丽的大眼睛，含蓄着狡黠、睿智，更多的是讳莫如深……

“有个冒昧的请求！”简昆仑极力压制着心里的激动，“是不是可以请你揭下脸上的面纱，让我看看？”

时美娇说：“我的脸，不是给人看的……”微微一笑，她又说，“但是我明白你的用心……就不让你失望吧！”

皓腕轻抬，已自把脸上面纱揭下。

一张姣好、颇具情趣的少女面颊，顿现眼前。

四只眼睛交接之下，时美娇微微偏过头来，唇角轻牵：“看清楚了？”

简昆仑点了一下头：“看清楚了！”

时美娇微微一笑：“对于自己最喜爱，或是最恨的人，都要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大概是属于后者，你已经比别人幸运多了！”

“为什么？”

“因为，大多数的人，即使在临死之前，也不能看见我的脸，当然也就谈不上报仇……”她侃侃地说，“就像崔先生，我想在他临死之前，一定是不无遗憾的，然而，你却看见了！”

说话时，她眼睛里闪烁着湛湛目光，浓黑细长的眉毛，时而蹙起，交织着一种对人对世的戏嘲，便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逼视的冷艳孤芳气势。

这一切看在简昆仑眼里，不禁顿生警惕，陡然体会到，对方姑娘的千般凌厉，真正难以应付了。

“还有……”他讷讷说道，“刚才我听见了琵琶声，以及有人高歌易安居士的《如梦令》，敢问可是姑娘……”

时美娇一笑：“除了我谁敢这么放肆？这是我的座船……你喜欢？”

简昆仑说：“琵琶弹得好……唱得更好……”微微叹息一声，他由衷地赞赏道，“只是令人惊讶而已。”

“你的话中有话！”时美娇纤手支颐，“说话别卖关子！”

“我只是想不明白而已……那是同样的两只手……”

“怎么办呢？”

“我是在想！”简昆仑说，“弹琵琶是这双手，掌握宝剑也是这一双手，前者产生的是美的旋律，后者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鲜血……”

时美娇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忽然睁大了，却又微微一笑。

“你对我总算有了认识，虽然只是一点点……却又何必？”她神秘地笑着，“让我提醒你一声，你如今是阶下之囚……未来的这条命，是不是能保得住？连我都不知道，而你……”

“我却是豁达依旧！”简昆仑注视着当前的美人，“除非你现在便动手杀了我，否则你和那位爱花的主人，都终将后悔。因为我一定会设法逃走！”冷冷一笑，他才继续说下去，“至于逃走以后的事，就只有天知道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时美娇含着笑说，“你是要报仇，为已死的崔氏母子？还是令尊大人？或是你自己？”

简昆仑心里大是吃惊，原来自己父亲结仇于飘香楼主人的既往经过，对方并非昧于无知，倒是自己知道得太少了。然而，他却无意让对方看出自己的内心，包括这一霎自己心中所想，都不欲让她知道。那是因为，她太聪明了。

也只是微微地笑着——无论什么问题，微笑都是最好的回答。

时美娇默默地看着他，点了一下头，却也暂不说破。缓缓地由位子上站起来。一丝笑靥，轻轻挂在她脸上，更增加了一些神秘的感觉。

欸乃的桨声，配合着微有起伏的大船前进，有些飘浮的虚幻，却是实在的。

时美娇不再说话，咿呀声里，轻轻推开了濒水的两扇窗户，一片波光，倒映过来，舱房里这时显现出一些生动的气息。

面对着浩瀚的江水，时而有水鸟掠波飞过，那么细小的啁啾脆鸣声音，真让人爱怜频生。

时美娇的眼睛缓缓由江面览过，自然地注意到，其它四艘大船，两前两后，拱护着正中自己座舟的缓缓前进。

毋庸置疑，万花飘香这个庞大的黑道权势力量，眼前在自己飞花堂主的驱使领导之下，已正式向江湖有所昭示。

简昆仑的手到擒来，玉剑书生崔平的赐死，只是她此一行的牛刀小试，她还有更大的任务……

而眼前，这个原本并不会为自己所十分重视的少年，显然已逐渐在自己心里加重了他的分量。且莫要小瞧了他。于是，她施施然又自回过头来。

简昆仑湛湛目神，正自瞬也不瞬地盯视着她。她虽心细灵巧，这一霎却也无能看出对方眼神里的喜憎，抑或仇恨！“桑弧曾经告诉我，你的剑法奇妙通神，很遗憾，昨天我却不能拜赏……眼前倒要向你请教一下，不知可肯指教一二，嗯……”

说时她已缓缓转过身来，成了与简昆仑正面相对之势。

很奇怪的，先时的轻松说笑，一旦转移了话题，提到了剑的请教，表情顿时有所迥异。气氛、情势也跟着变了。在一连串的琉璃吊灯打转里，舱房里立刻有了某种气机的充斥。

时美娇依然笑靥可人，可是那种笑却似别有用心，涵蓄着一触即发的突变……

简昆仑没有想到对方突然竟会有此一请，一惊之下，立刻趋于镇定。

“姑娘的意思？”

“这里地势狭小，展动不开，而且，你的身子也不大方便吧……”

时美娇微微吟思着，却又含笑道：“只是对你来说，都不应构成问题，因为我所要领教的，不是你的功力，而是剑的技巧！”

原来简昆仑被她以一种奇妙而独特的手法，点了身上穴道，这种手法的微妙，在于不碍行动，却有碍功力，特别是内功的施展。

简昆仑原以为她会在一时即兴之下。解开自己的穴道，那时在放手一搏之后，正可伺机脱逃，听她这么一说，显然对方早已注意到了。

这种比试，倒也别致。他于是默默地点了一下头：“就依姑娘是了。”

“很好！”

说时眼睛四下里逡巡，已为她选中一物。身形略闪，进身长案一角。文房四宝，井然罗陈。却有几束五彩斑斓的孔雀长翎，落插在古意盎然的竹节筒里。

时美娇信手拿起一支，在手里比了一比，眼睛向着简昆仑瞟道：“你看这个可好？”

简昆仑微微一笑：“只怕对我来说，不太合适！”

时美娇才似想起，一笑点头道：“我几乎忘了，你眼下是着不得力的……好吧！”

玉铃轻摇，其音清脆。即有一长身女侍，应声掀帘步入。

简昆仑认得她，正是昨天火焚草舍时，捧剑侍立于时美娇身边的女侍。见她肤色略黑，单眉杏眼，却有一双宽阔肩头，举步无声，若非是突然的闻召而来，简昆仑决计不会想到。

以此而判，对方这个女侍，功力亦是不弱，却也不能小看了她。心中微存警惕，不觉向她多看了几眼。

时美娇含笑道：“你看着她眼熟么？其实你弄错了，”说时，指向简昆仑道，“这位简先生，他的剑术精湛，昨天未能施展，上去见个礼吧！”

长身女侍聆听下点了点头，向着简昆仑行了个万福，退侍一边，一双大眼，只是在简昆仑身上转动不已。

时美娇说：“她叫无音，昨天你看见的那个是无言，不是她，二人是一

双孪生姐妹，乍看之下，只当一人，其实还是有分别的。”

遂向无音道：“去把昨天取自崔老先生的那口宝剑拿来！”

无音立刻转身而去。须臾回来，手上已多了一口长剑。

简昆仑接过一看，正是崔平视为拱璧，毕生珍视的那一口月下秋露，不觉心头一震，顿时悲从中来……轻抚长剑，很是感慨系之。

时美娇冷眼旁观，淡淡一笑：“心里难受？”摇摇头，“你难道不觉得，人的生和死，其实早已注定，尤其是我们寄身风尘，拿刀动剑的人，在第一天拿起宝剑的时候，便应该想到自己最后的下场，这位崔老先生显然不智得很！”

简昆仑缓缓抬起了头。

时美娇秀眉微剔，冷冷接道：“他的最大错误是不敢面对现实，以为结庐深山便可以躲过这步劫难，他太天真了。”

简昆仑看了她一眼，随即抽出长剑。

剑气冷森，浸入肌肤，果然是一口罕见的稀世宝刃。

时美娇道：“这把剑只能暂时借你一用，我还要收回来，现在就向你请教吧！”

话声甫落，手里的孔雀长翎，向着简昆仑平胸直指，看似随便的一个动作，却立刻形成了剑的气势。陡然间简昆仑即感觉出一丝剑气的侵袭，直指当胸，透衣而入。

这种感觉，似乎也只有当日与父亲印证剑法时，才感觉到——便是所谓的剑魄了。玉剑书生崔平，固然亦是此中健者，较之眼前的时美娇，却大有逊色，不然也不会死在她的剑下，应是不争的事实。

简昆仑得乃父一力造就，功力深湛，况乎宝剑在手，大可放手与对方一搏，但是身上被她奇异手法点了穴道，内力不能施展，也只能象征性的略做比划而已。

雀翎轻颤，气满迂回。

整个舱房里，顿时兴起了一丝冷飏飏的感觉。虽然只是一根雀翎，透过时美娇的那只纤纤细手，所传出来的森森剑气，较诸一口锋利的剑，却是绝无二致。

所谓剑以气使，一个不懂得运气的人，根本不配使剑，上乘的剑术，几乎全以气使，再加上变化灵活的技巧，便是所谓的剑术了。

眼前，在时美娇内气功力的运施之下，眼看着手中雀翎由曲而伸，渐渐变成了笔直，翎上细纤，随着她前指的势子，整齐划一的齐向前指，连同着时美娇的眼神，成了一个姿势。

简昆仑原可以剑气相抗衡，但是功力受阻，便只得以剑招与对方见个高下。说时迟，那时快，时美娇脚尖轻轻一点，宛若飘凤般已来到近前，掌中孔雀长翎，陡地直向他前心就扎。虽是雀翎，却当它是剑，万不可掉以轻心。

简昆仑深知对方剑术高明，虽是内力所阻，却也不能让她小看了自己。

剑锋轻偏，现了一手反太极的诡异剑式，却是不及出手，时美娇已翩若惊鸿地闪了开来。一丝惊诧喜悦现在她脸上。却是不说一句话，第二次揉身而近，手上雀翎直向他当头挥落下来。

大股剑风，劈顶直下。感受里已不是一口剑，像是一支钢杆或是一柄铁锤，那么大的力道，猝然加诸人体，真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简昆仑慌不迭向左方踏出了一步，对方雀翎，如影附形，似化整为零，

刷地斜劈直下，一霎间，这支雀翎，幻化成了三支，正是上乘剑术中的分光化影手法。

如是一口真的宝剑，情势当更见凌厉。

虽是一支雀翎，简昆仑却宁可当它是一口真的宝剑，随着对方进身的势子，他的前心、上咽、右肩，顿时都有了吃紧的感觉。

时美娇竟似绝不留情，这一手分光化影暗蕴着子母分心的诡异剑招。论及此一番出手，正是已用其极，看来势在逼使对方非要现出救命绝招不可。

简昆仑心头一惊，眼下刻不容缓，长剑高扯，闪出了一道夺目奇光。

叮叮两声脆响，已与对方翎梢接触。

随着时美娇一个翻起的身势，简昆仑慌不迭收剑退身，彩翎斜飞，飏然做响声中，已自他左面肩头扫过。顿时皮开肉裂，现出了两寸来长的一道血口。

只消再深半寸，便要伤了筋骨。

顷刻间，热血四溢，染红了他整个肩头。

简昆仑这一霎，真有拼一时之痛，反手出剑的冲动，父亲以身喂招，所传授的剑式之中，正有那么一手，大可反败为胜，只是一来，内功受制，大大减弱了剑上的威力。二来剑招一出，不啻明显暴露了自己剑术实力，落在对方有心人眼里，便有了防范先机，于今后的敌对大是不利。

正是有了这层顾虑，他才掩忍不发，突地后退一步，一时啞然无言，只管愣愣向对方看着。

时美娇颇似一惊地收住了手，用着奇异的目光，向他看了一眼，点头道：“你的剑法果然高明，若非受制于内力的不便施展，实力当不止如此，那时我是否还能胜得过你，可就大有疑问。”说完转向一旁女侍无音，嘴皮略有所动，却不闻其声，想是以传音入秘功力向对方指示什么，随即向简昆仑点头道：“失陪了！”径自转身而去。

简昆仑领略了对方剑上功力，大感钦佩，一时颇觉面上无光，看着手里月下秋露，虽是寒芒刺眼，却不禁内心凄楚。原来他禀性最是要强好胜，十数年来，在父亲刻意指点之下，练功极勤，临行之前，父亲嘉其壮志，告以当世已罕有其匹，言犹在耳，便遇见了眼前的这个时美娇。对方以少女弱质，竟然还能胜过自己，观其出手，松疏淡远，纯守天趣。味满迂回，实已达登峰造极地步，自己即使没有受制于内功的不能施展，要想胜她也是不易。心里有了这番感伤，确是欲振乏力。恍恍然倚案而立，垂下了手上长剑。

眼前人影倏闪，无音已来到面前。

简昆仑一惊抬头。

无音睇着他微微一笑，指了一下他手里的剑，意在收回。

简昆仑将长剑交过，无音接过来，还入剑鞘，置于案上，指了一下他肩上的伤，忽地出手，指点间，已为他封了肩上穴道，暂时止了流血。

妙在一番动作，只在举手之间，力道、指法，配合得恰到好处，裁云缝月，堪称妙手，实已大家身手，强将手下无弱兵，观其出手，实已在九尾桑弧之上，而论及身分，不过时美娇身边女婢之一，以此而推，当是越接近上峰所属，越是能人辈出。料想飘香楼主人柳蝶衣身边，当是更无等闲人物了。

无音一面止住了他肩上的流血，一面自身侧拿出一个扁形瓷瓶，由里面倒出了一些淡红药末，撒向他肩上伤口，顿时即有一股凉凉感受，掩住了先时痛楚，甚是受用。

仔细地在他肩上看了看，无音才自后退，拿起了桌上长剑，转身自去。自其现身前后，一言不发，名副其实一个无音，连同前见的那个无言，一双孪生姐妹，莫非竟都是哑巴？

无音很快地又回来了。这一次手里拿了一卷洁白布带，原来是意在为简昆仑肩上伤处包扎。

听任她默默无言地为自己包扎。无音真的一句话也没说，简昆仑原指望由她嘴里听些什么，见状也就不存此想。她的动作很是利落，很快地就把工作做完，临了收起剪刀、布条，简昆仑才向她称了一声谢。

无音微微一笑，转身待去，却惊于简昆仑的一声轻轻叹息，不禁转身向他看着。简昆仑道：“原来你不会说话，是个哑巴！”

无音大似不乐的一只手叉在腰上，想要发作，却忍不住笑道：“谁说的？”

简昆仑一笑：“原来你会说话，我只当你真的是个哑巴呢！”

无音皱眉说，“会是会，就是不说！”

“那又为何？”

“为……”无音斜过眼神儿来打量着他，“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难道你不知道？一个人少说两句话，总是好的！”

简昆仑微微一笑，也就不欲再说。

无音已将转身，却又定住：“简先生，”她缓缓说道，“你的剑法很高明，可是刚才我真替你……”

简昆仑看了她一眼，眼神里表示了疑问。

无音摇摇头说：“你是不应该跟我们堂主比剑的……”

“为什么？”简昆仑颇似一惊。

“因为，她……会杀死你……”

简昆仑一笑说：“谢谢！可是我却还活着！”

无音哼了一声，正要开口，忽闻脚步声来近，随即中止，举步待出的当儿，舱帘卷处，一个姑娘已翩然进入，乍看之下，几与眼前无音模样儿一样。正是昨日捧剑侍立时美娇身边的那个无言。

无言与无音是一双孪生姐妹，貌相酷似，简直不易分辨，差在前者身材略微瘦高，后者较为适中而已。

姐妹乍见，进来的无言只说了声：“快！”双双退身而出。

舱帘落下，舱门嘭地被大力关上，并闻得下锁之声。

简昆仑正自心里奇怪，即听得舱面上传过来一阵当当钢磐云板之声。

一霎间，整个大船俱似有了异动，散自各处的脚步声十分仓促，船身因而轻育摇动。

这个突然而来的状况，大大提起了简昆仑的兴趣。试了试，舱门果已下锁，但是那扇窗户却是敞开着。凭窗而望，才明白了此一番骚动原因。

前文述及，除了这艘大船之外，另有四艘同样大小座舟，紧偎前后左右，这一霎，在正中大船当当云板声响起之后，俱都有了警觉。

云板声由疾而缓，却是两快两慢，继而一快两慢，再而三声全慢，无异显示着一种号令。

五艘大船的速度，随即一齐都慢了下来，略呈弧度的在水面上一字排了开来。

这番举动，当然是有原因的，日光明射下，正前方约二十余丈距离之外。铁锁横江般陈列着八艘铁壳战船，由于船身特地装置了铁壳外衣，打磨得十

分光滑，阳光下闪烁出一片银光，刺眼难开，各船上站立的战士，铜盔银甲，刀剑出鞘，箭矢在弦。早已严阵以待，俨然如临大敌，这番阵仗，绝非寻常武林帮派狭路斗殴，事实上各船战帜飘扬，猩红的旗面上，斗大的一个吴字，不啻说明了对方的来船，乃是出自平西王吴三桂的麾下阵仗，怪不得这般声势惊人。

随着双方的渐渐接近，在一声轰然大响的炮声里，万花飘香一面的五艘大船，陡地停在江心。

炮声响自对方铁甲船阵，砰通！落向江心，哗啦啦大片水响里，溅起了一天狂涛，却是差着丈许左右，未能击中来船。

万花飘香一面，却也早已算计好了，即在对方开炮之前的一霎间，纷纷停住，扑通连声，水花四溅，五支大铁锚，齐抛江心，定住了起伏频仍的船身。

铁甲船阵在一名武官的喝令之下，迅速的又开了一阵排炮，轰隆声震耳欲聋，炸爆开的弹丸，引发出如海狂涛，水花四溅，银星万点。

却是与前此一般，仍然差着丈许，未能击中。

江水掀动，起伏如潮，彼此相距，不足七丈，却已是短兵相接的阵势。

简昆仑倚身长窗，不经意却为溅起的水花弄了一身，却闻得舱门锁响，随即启开。此前方离的无音姑娘又自进来。“堂主有令，简先生外面有请！”

倒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无音说完，随即前头带路，转身向外步出。

第五回 蛾眉杏眼小蛮靴

头戴太岁小银盔，身穿百彩战裙，脚下一双鹿皮蛮靴，腰肢细细，衬着腮边一朵颤颤红缨，仙姿逸貌，幽步窈窕——时美娇这身装扮，可真俊俏。

将一面飘香令旗高举空中，挥了一挥，转交身边的无言，这才转身落座。

舱面上俨然已是大军待阵，三百名门下弟子，一色的青巾扎头，手持长刀，左弓右箭，整齐划一，较诸对方的正规军容，并不含糊。

简昆仑在无音的带领之下，恰于这时来到眼前。

十二面彩色大旗，在风势里猎猎起舞劈啪做响，饶有气势。以寒梅、金兰、杜鹃、牡丹、木兰、芍药、月季、翠荷、扶桑、山茶、秋菊、水仙所显示的十二花名，其实正是万花飘香这个庞大的黑道组织素来所标榜，由于主人柳蝶衣的爱花成痴，举凡一切，无不显示出与花有关，乃至两军对垒打出来的旗帜，竟然也是十二花名，未免天真好笑。

时美娇居中而坐，身边是飞花堂的两名副堂主海客刘青和玉弹金弓马福全。正是昨日焚草舍时，出现于时美娇身边一高一矮的两个华服男子。

简昆仑被安置在正中核心，在四个王座之一的一张空位上坐下来。隆隆炮声里，对面铁甲战船犹自发炮不已，只是炮位既定，射程终不能远越，仍然也只是落在先前地位，平白搅起了一天狂涛，声势固然惊人，却是于敌无损。

江面上巨浪时掀，浪拍金舟，卷起千堆雪，声势好不惊人。

时美娇指挥若定，神色从容，丝毫也不慌张。双目以下那一袭薄薄玄纱，纱质极薄，一如蝉翼，透衬着她神姿冰清的绝世芳容，高秀超逸，风神独艳。

时有飞奔而来的号子，由她手上接过显示号令的三角小旗，这类小小旗帜，色泽各异，满插在她面前沙盘之内，每一支都似有独特的意义。

号子接过之后，即行转发下去。

大船两舷，满是劲装水靠的卒子，接令后跃身江水，置身干碧波骇浪，极快的时间内，即能将号令转示别船，机动快速，显示着丰富熟练的战斗经验。

一阵紧凑的传令之后，才似稍有空闲，时美娇这才转目简昆仑，略略点头道：“简兄来了？伤势可好了些？”简昆仑说：“不碍事，姑娘召见是……”

“没什么！”嘴角轻轻牵起一丝微笑，“伯你一个人闷得慌，放着眼前这等热闹，错过了岂不可惜？才想到让你出来瞧瞧！”

随即指向身边高矮二人，为之介绍。

海客刘青瘦高白皙。玉弹金弓马福全黧黑矮壮。前者一身雪白缎质长衣，其上满绣梅花，神采斐然，颇有几分书卷气息。后者却穿着绣有大朵金兰的一袭火红袍子，衬以绕嘴的浓密落腮黑髯，一如画上的钟馗。

两个人既能身任飞花堂副座职位，当然绝非等闲，即使初一照面的当儿，简昆仑亦能感觉出他二人凌人气势。

却见雪白长衫的海客刘青，微微含笑，向着简昆仑道：“今日之事，未始与阁下没有关系，是以才请你出来，等一会少侠就知道了。

说话之间，隆隆炮声又起，又是一排落弹，坠向船前，激起滔天巨浪。

海客刘青长眉微挑，向时美娇道：“对方的排炮未免过于嚣张，请示堂主可要辽以颜色？”

时美娇微微点了一下头：“时候倒也差不多了，依我之见，何妨再等片

刻，料想着他们定将耐不住，这就要靠近了。”

貌似钟馗的另一位副堂主玉弹金弓马福全，聆听之下，频频点头道：“堂主所料不差，我算计他们也差不多了。”

时美娇目注刘青道：“话虽如此，却也不可掉以轻心，刘副座你就暂时偏劳，指挥下一阵吧！”

海客刘青应了声：“遵令。”即向沙盘中拔起一支水仙四角小旗，转向正前待令的号子吩咐一声：“八音号角响起，吩咐各船鸳鸯炮待命！”

号子接过旗令，转身传令。

一霎间，主船上吹起了颇似海螺的号音，其声嘹亮，却是层次分明的响起了八个音节。

八音号角方自响起，包括主船在内的五艘大船，顿时各有异动。四名身着鲜亮红衣的炮手，倏地自两侧船舷飞步快出，二人一组，分两起，于极快的一瞬，已在两侧船舱板上安好了移动火炮的机动铁轨，紧接着轧轧声响中，两门所谓的鸳鸯炮，已自推出，却是罩着红色炮衣，暂时看它不见。

海客刘青奉令指挥，已自离座站起，神态从容地步向大船船首，在一张铺有软垫的太师椅上坐下来，两侧十二名飞花堂职司，雁翅排开，望之神勇，各有气势。

对方在一阵紧密的炮火之后，转趋寂静。江面上散置着一层淡淡白烟，随着徐徐江风，传散着浓重的硝磺气味。

时美娇秀眉轻起，向着对方船阵打量一眼，笑道：“刘副座的一番布置，看来正是时候，他们果然是沉不住气了。”

说话之间，即听得哗啦啦锁链声响，一条粗若儿臂的长长锁链，已自对方船首抽起。原来对方铁甲船阵，一字横江，皆由一条极长锁链由船头钢环串联而过，乃得一字横江，排成固定不移船阵，这一霎锁链抽起，当是显示有所异动。

黧黑矮壮的马福全嘿嘿笑了两声：“他们的炮多。若是让他们来近了，怕是不妥！”

时美娇道，“刘副座心里有数，大可放心！”

果然，话声方落，海客刘青已颁下号令，主船一面已发炮还击。

筒昆仑坐处居中，视野辽阔，主客两方，正可一览无遗，乃将此一番战况，看得甚是情楚。

先者，对方用以贯穿船阵的铁链一经收起，铁甲战船便有所异动。就在这一霎，万花飘香一面已发动炮击。却是极清脆的一发两响，自各船相继响起。十声炮响，虽是响自各船，却是密如贯珠，宛若一气。极短的一霎，已完成发射过程。

筒昆仑在炮手褪却炮衣的一霎，乃得窥见，那是一组两门金色小巧炮座，看来机动小巧，甚是玲珑，所发铅丸，亦不甚大，却是粒粒沉实，漆以朱红，十分醒目。

金色小炮虽是看来小巧，射程却也不差。随着一阵紧密急迫的炮火之后，铁甲船阵内立时传过来一阵混乱之声，顷刻间，已有两艘着弹，燃烧起来。

海客刘青颇是知兵善战，一次开炮之后，随即二次颁下急令，五艘大船在极短的一霎，纷纷收起了铁锚，循着指示的号令，在江面上机动而快速地排开了一个阵势。瞬息间，主船超越，四舟殿后，成了一二二之势，对方在一阵混乱之后，也自变了阵势，看起来已不若先时之从容镇定。却有一艘铁

甲快船，乘风破浪直趋而前。

站立在快船之首的一名将士，手竖大旗，作势左右挥舞，嘴里大声呼叫不已。

时美娇冷笑道：“我只当有什么了不起的阵仗，不过如此而已。”

说话时海客刘青已自回转道：“他们要见堂主，是否赐见？”时美娇冷冷道，“我以为他们伎俩不只如此，且不可过于大意，叫他们过来吧！”

刘青代传令后随即归座。

主船这边立刻向对方传话过去。眼看着那艘铁甲战船乘风破浪直趋当前，双方距离，约在丈许左右，来船才忽然停在江上。

水波乍兴，涌起了小山般的一个巨浪。

却自来船上现出一个武职军官，大声叱喝道：“滇东总兵孙大人使者二人，求见贵派主人！”

话声方顿，即由来船上倏地腾起一双人影，身形绝快，宛若一双海鸟，起落之间，已落向主方大船之上。

来者二人，一个年过六旬的瘦削老者，一个赤眉壮叟，均看便服，亦不曾留着发辫，却是精神抖擞，染有浓重的一身江湖风尘气息，望之即知出身黑道，绝非善类。

二人亦不曾携带兵刃，想是专为传话而来。

站定之后，瘦削老者上前一步，双手抱拳，打着一口鄂省官话，沉声道：“平西王邸尚扬飞、金大开，求见柳先生，有密事相商。”

说声方顿，即见大船这面闪出一人——黑瘦的块头，浓眉大眼，正是当日打劫永历帝不成，铩羽而归的九尾桑弧。

“柳先生不在这里，眼前是我家时堂主，你二人小心答话，还不上前见过？”

双方过去几度交往，颇似相识。

瘦削老者聆听之下，鹰也似的一声怪笑，打量着面前的桑弧道：“桑朋友么？我们见过……好说，好说，此前足下曾经关照过我们一位老兄弟，隆情待报……这是后话，贵派柳先生虽然不在，时姑娘也是一样。”

话声未辍，桑弧已一声断喝道：“住口！”紧接着跨前一步，凌声道，“时姑娘也是你叫得的？”

自称尚扬飞的瘦削老者，却也不是好相与，聆听之下，陡地后退一步，脸上神色不佳。

他身边的赤眉壮叟金大开，更似桀骜不驯，嘿嘿一笑，待将发言，主座上却已传过话来。

“桑门主暂且退下，堂主有请，尚、金二使者上前答话！”说话的是飞花堂的副堂主玉弹金弓马福全，话声出口，随即冷冷落座，不再多说。

九尾桑弧自感僭越，聆听之下，躬身退后。

尚、金二人对看一眼，才自注意到，对方飞花堂主时美娇，就在当前。他二人久走江湖，经历老道，玉手罗刹时美娇的大名，焉能不知？先时狂态，顿时大为收敛，谛听之下，互看一眼，匆匆趋前。

“尚扬飞、金大开，参见姑娘……”

两个人各自报了姓名，向着主座的时美娇双双抱拳，打了一躬。

时美娇冷冷说道：“万花飘香与平西王邸，并无冤仇过节，为什么大举兴兵，拦江不容？滇东总兵姓孙的又是什么人？”瘦削老者尚扬飞，嘿嘿笑

了两声：“姑娘见问，敢不据实敬告？平西王邸与贵门原是谈不上什么仇恨过节……即使有那么一点，冲着姑娘眼前一句话，也不难化解……孙总兵，为王爷所差，做官的就是这一套，喜欢讲排场，因此如有冒犯，还请多多海涵！”

“那也不是！”时美娇语态变得十分轻松，“方才情形，你们都看见了，讲打，我们可不在乎，可以随时奉陪！”

赤眉壮叟金大开嘿嘿笑了两声，颇似尴尬地道，“在下二人奉有王爷的旨意，有要事与姑娘取个商量，请摒退左右，才好说话。”

时美娇摇摇头说：“万花飘香一切行事，俱称无私，你二人有话，就当面明说吧！”

尚、金二人对看一眼，不自在地笑了笑。

仍由尚扬飞发言道：“姑娘快人快语，老朽钦佩万分，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实话实说了。”

顿了一下，他才冷冷道：“姑娘面前不说假话，孙总兵这一趟奉差，是向姑娘讨人来的……”

“要人？”

“去年在肇庆即位称帝的朱由榔！”

尚扬飞微微笑着：“当然是有条件的，只要姑娘这面点头答应，王爷那边鹰以黄金十万两奉送，人到货到，绝下食言，眼前就可成交，姑娘意下如何？”

时美娇侧过眼来，向身边的简昆仑瞧了一眼，透过脸上的一袭轻纱，隐约可以窥见她盈盈的笑脸。

“这话说得好极了……”她微微笑着，“你们的消息可真灵，怎么会知道那位朱皇帝在我这里？”

“好说！”尚扬飞沉声笑道，“难道不是？”脸上堆满了笑，金大开在一旁插口道：“我们甚至知道，那位朱先生就在眼前姑娘的座船之上。”

时美娇笑道：“你们既已认定，我也就不再多说了。”

“姑娘快人快语，在下钦敬万分。”

瘦削老人尚扬飞一脸世故地笑着：“十万两黄金，不是个小数目……只要姑娘这面点头放人，老朽即可马上安排专人送到。”

金大开睁圆了眼道：“而且……以后有关贵门一切，王爷那一面大可有个担待！”

“你们王爷真是太客气了！时美娇的声音忽似变得冷了，隐约的美娇笑靥，一霎间也自脸上消失。”

“这笔交易可真不小！”她缓缓说道，“可是黄金呢，我还没有看见！”

尚扬飞抱拳道：“一千交人，一手交货，姑娘这边先放人，黄金随后就到。”

“哼，说得好！时美娇又似笑了，“不要忘了，眼前是你们有求于我，可不是我求你们……我的规矩是，先要钱，然后放人……”

尚扬飞怔了一怔，嘿嘿笑了两声：“姑娘这样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金大开指了一下丈许外的金甲快船：“黄金就在船上，决计是错不了的，”

“很好！”时美娇一笑，指向自己的大船说：“人也在船上，决计是跑不了的。”

尚、金二人聆听之下，互看了一眼，一时默不吭声。

紧接着尚扬飞呵呵笑道：“姑娘所说，倒也不无道理，就依着姑娘，且先把大箱黄金运来这边船上，姑娘先行过目，总可信得过把人交过来了？”

飞花堂副堂主之一的玉弹金弓马福全，呵呵一笑说：“这个主意不差，堂主就准了吧！”

时美娇点点头说：“那就偏劳了。”

尚、金二人应了声：“遵命！”双双抱拳而退。一如来时模样，施展杰出轻功，倏地纵身而起，有如一双剪波燕子，起落间，已落向来船。

玉弹金弓马福全冷冷笑道：“久闻吴三桂手下七个人各有异能，这个尚扬飞，人称展翅金雕，最是老奸巨猾，堂主却要防着他一点儿。”

海客刘青微微一笑：“这还用说？回头你我各自照顾一个，叫他来得去不得。”

时美娇道：“这个姓尚的诡计多端，不过这样正好……”

微微一笑，她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向着身边的筒昆仑瞟了一眼：“这么一来，正好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好好教训他们一下，万花飘香的人，一向心存忠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谁要是先惹了我们，那可是他们自取灭亡，也就怨不得谁。”

筒昆仑听在耳里，微微一笑，却不禁对于眼前这个时美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面是平西王手下鹰犬，一面是名重江湖的黑道组织，针锋相对，看来确是难得一见的好戏登场。平西王一面误认永历帝已在万花飘香手里，由于当日老瞎子——无眼太岁公冶平的败退而误导，尚在情理之中。妙在时美娇的将错就错不与说明，更似棋高一着。

筒昆仑把眼前情形了然胸中，正可从容观战，对于时美娇调侃的眼光，也就视而下见。

秋阳如金，在水面上交织出一片灿灿金光，时有微风斜吹着翩舞当空的小小翠鸟，方才的凌厉炮火，并不曾为它们带来恐惧，或许只是它们的健忘吧，人若要追寻快乐，远避恐惧，看来也似乎只有健忘之一途，错在人太聪明，便不若鸟儿或其它任何禽兽那般能安于现实，自得其乐。

铁甲快船缓缓靠近。

双方剑拔弩张，都做了必要准备。

两船之间，搭了一道桥，尚、金二人首先走了过来，随即指挥身后六名清兵，吃力地把一个沉重的檀木箱子抬过来，放在舱板上，又自转回，待将抬起另一个箱子时，却为时美娇手势止住。

“够了”

“还有几个！”尚扬飞说，“就一总抬过来啊！”挥挥手，六名清兵待将再抬时，玉弹金弓马福全却已闪身而前。

“不必，一个就够了！”

展翅金雕尚扬飞一笑道：“也好！”

再次挥手，铁甲快船抽回搭板，向后缓缓离开。

尚扬飞指着眼前箱子：“十足的成色，请姑娘亲自验看吧……”

说话时，向着一旁的金大开看了一眼，双双向后退了一步。

玉弹金弓马福全哼了一声：“那倒不必，一事不烦二主，就请二位自行开箱吧！”

说话时，尚、金二人神色各异却又退了一步。却听得眼前檀木箱内微有

异音，像是嗤嗤作响。

尚扬飞、金大开聆听之下，陡地神色大变，待将返身而退，眼前人影乍现，已为那位飞花堂的副堂主海客刘青拦在眼前。

“无耻之徒！”

话声出口，双手排山运掌发出了凌人的极大劲力，直向二人身前逼来，事发仓猝，瞬息万变。

海客刘青人虽斯文，功力却是了得，双掌力运之下，巨力无匹，尚扬飞、金大开吃他功力一逼，仓猝间无以招架，双双向后倒退。

这一霎，其实凶险万分。

海客刘青掌退尚、金的一瞬，玉弹金弓马福全早已闪身而前，欺近到嗤嗤作响的木箱旁边，双手向下一抓，已把那个沉重的檀木箱子抡了起来，随着他的一声大喝，霍地飞掷出手，却不是飞向江里，竟是向着丈许开外，对方那具铁甲快船上落去。

这一手简直出人意外。

即在众人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之前，耳听得轰然一声巨响，宛若鸣雷的一声大震，整个木箱已自爆炸开来。

原来木箱里贮置着强烈的炸药，由一根燃着的火捻为引，是以尚、金二人才自匆匆思退。可是这番措施，早已为时美娇一面所窥穿。

玉弹金弓马福全这一手原物奉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高明之至，敌人害人下成，自身反受其害，情况绝惨。

原来敌人处心积虑，备有炸药数箱，原指望全数搬到对方船上，一旦引爆，即可予对方毁灭性的致命打击，是时时美娇等一干主力非但全数歼灭，连同藏匿在对方舱内的永历帝亦将命丧黄泉，一石二鸟，端的是再好不过。

却不知害人不成，自身反受其报。

一炸之威，原已够瞧，更何况放置甲板上的另外几箱炸药，一并为之引爆开来，霎时间，响起了震天价的连串霹雳。

眼看着对方这艘铁甲战船，在一连串的爆炸里，爆发出漫天大火，肢体破碎，流焰星飞，船上清军，固是无一幸免，即连这有铁甲外壳的船身，亦难以保全，流焰里片碎星飞，剩下的半截船身，亦为之缓缓下沉。

尚扬飞、金大开目睹之下，早已吓得面无人色。一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强烈的爆炸，掀起了如山巨浪，时美娇坐镇的大船，虽因距离较远，未曾殃及，却也情势极险，舱板上到处散落的都是敌船破碎物什，更不言敌人血淋淋的断体残肢，真个惨不忍睹。

尚、金二人原来打算能在爆炸前，从容撤身落向己方快船，可是眼前这么一来，却成了丧家之犬，竟是后退无门，说不得只有抵死一拼。

像是猝然由噩梦中惊醒。

展翅金雕尚扬飞发出了凄厉的一声狂笑，怒叱中，直向着当前海客刘青扑了过去。

事实上海客刘青却也放不过他。

两只手掌猝然接触之下，强弱立判。

这位飞花堂的副堂主，毕竟武功高强，尚扬飞已算是难见的好手，比较之下，竟是难以抗衡，相差何止一截？

随着海客刘青掌力的一吐，尚扬飞陡地神色大变，通通通……一连向后

退了三步，依然未能站稳脚步，一口怒血，竟是再也吞忍不住，噗地喷了出来。

老头儿却是倔强得很，宁死不屈，仗恃着轻功不弱，竟向着散飘于水面的破船板上落去。

只是却有人容他不得。

随着他落下的身子，方自站定的当儿，主座上的时美娇纤手突扬，已自发了暗器散花飞针。

也只有坐在近处的简昆仑，才有所见。

不过是极其细微的几点流光，微微一现、便自消失无踪。其时尚扬飞身形方坠，简直看不出任何反应，一脚踏下，连同整个躯体，扑通沉入水底，便再也不曾浮起。

时美娇的即时出手，也只有紧邻其侧的简昆仑才有所窥，别人根本无所体会。妙在出手的散花飞针，在主人举手之间，已自命中对方要穴，便是在平地上，尚扬飞也活不了，更何况眼前这般。

剩下的那个金大开，却也一样。

这样的事发仓猝，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免惊心动魄。

金大开其时已为对方另一强者玉弹金弓马福全，困于强大的气势战圈之内。

这位飞花堂的第二流人物，功力高绝，其实对付尚、金这等身手，万花飘香一面只需出动两个二三流的人物，便足以打发，又何需劳动刘青、马福全这类身尊位高角色。

眼前胜负，其实不问可知。

金大开一面，无疑使出了浑身解数，奈何实力悬殊，马福全根本不把他看在眼里，三五个照面之后，败像已十分显著。

论及过天星金大开的武功，实已相当不错，眼前拼命关头，更不惜全力以赴，一口弧形剑点、挑、崩、劈，运施得霍霍生风。

只是他的对手玉弹金弓马福全，却是以一双肉掌来应付他。马福全施展的是一套落英散花掌法，随着他转动的身子，时左时右，倏忽来去，金大开饶是舞起了一天剑影，却连对方的衣边也沾不上。

忽然啪一声，落下的弧形剑，夹在马福全的一双肉掌之内。

金大开施出了全身之力，却未能把剑夺出，随着马福全的一声冷笑，猝然间脚下前踏，双掌力合之处，硬生生把一口弧形剑夺了过来。“啊！”金大开虎口挣裂，淌了一手的血。

将一口弧形剑平托掌上，马福全那张黑脸上，显示着鄙夷的笑，右掌比式若刀，直向掌上剑身切去。硬生生将之切为三截，叮当抛落地上。

金大开呆了一呆，直惊得面色如土。

玉弹金弓马福全展示了一手碎玉功，将对方兵刃力折为三，待将施展辣手，将对方毙之掌下，却为身后的时美娇传声呼止。

“算了吧！”

马福全闻声而止，回首听令。

时美娇其时已缓缓步下位来。

金大开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败军之将，早已锐气全消。眼看着时美娇的来到，一时祸福难测，由不住脸色惨变。

“别害怕，我留着 you 一条活命，放心回去！”

“这……”金大开这才缓过气来，抱着一双染满鲜血的手，“姑娘的意思是……”

“我要你回去实话实说！”

“是……”

“去告诉吴三桂！”时美娇锋利的目光，狠狠地盯着他：“第一，他要的人根本就不在我们这里。第二，我们对他想要的那个人，也很有兴趣。第三，凡是万花飘香想要做的事，谁也阻拦不住，别看他平西王今日高高在上，如果他有意跟我们过不去，那可就是他的死期到了……”

说到这里，她微微地笑了。

“刚才的事怪不了我们，你应该心里有数。这只是给他一个见面礼……下一次可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金大开只是频频苦笑，确实也无话可说。

他总算保住了一条活命，乃得纵返船阵。万花飘香五艘大船随即启航。浩浩荡荡通过眼前水道时，再没有一艘敌船敢予以阻拦。

第六回 夜半钟声到客船

简昆仑不是没有动过逃走的念头，他却并没有付诸行动，非但如此，甚至他表情一派轻松，不时笑脸常开。

身上的穴道不曾解开，固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还不曾见过对方那个奇异的首脑人物——飘香楼主人柳蝶衣。

他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翩翩风流的名士型人物？抑或绵密精严、高超秀逸的一个剑士？

自负狂傲、目高于顶的一个狂客？抑或虚怀若谷、深不可测的隐者？

一个粗线条的赳赳武者？抑或言必孔孟的一介腐儒酸丁？

还是一个不过尔尔的平凡人物？

当他闭起眼睛的时候，便不由自主地会去想到这些。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船行一路，虽只是两岸芦白，惟知秋事已深。江山如画，时见雁点秋容。

那日水上一战之后，再没有突发事故。

整整三日夜，便这般度过，橹声饮乃，浪花片片，夜来风雨，时有落叶满船。闲来倚船，未始没有落寞的感伤，但闻琵琶，玉人高歌，也只能随遇而安。

三天以来，时美娇再也没有出现，便是她身边的两个爱婢无音、无言，也只是每日侍奉餐饮琐碎事的必要一现而已。

对于简昆仑，大家都似乎非常放心，好像认定了他不会逃走，如是，他所居住的那间舱房，非但窗扇常启，连门扉也破格不再下锁，偶尔兴来，即使到外面舱板上走走，也下致就惊动了什么人。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表面的现象而已，真实的情况又将如何？却是费人思忖。

静中无聊，简昆仑也曾把船上的几个人想来解闷，不可置疑，飞花堂主时美娇剑术武功、聪明才智，俱为一流，人既有情，却不以情用事，端的是个厉害已极的角色。即以其手下海客刘青、玉弹金弓马福全两位副堂主而论，也无不深邃精谨，难以度测。其它众人不必多论，只是这三个人在船上，便足以令他心存警戒，不生妄想了。

无论如何，以飞花堂主时美娇为首的这次出行，规模颇隆，目的应该不只一宗。如果说仅仅只是为了简昆仑一个人，未免小题大做。玉剑书生崔平的死，只是一个意外的插曲。简昆仑既然已经落在了他们手里，接下来的下个步骤，又将如何？很可能他们对永历帝仍不死心，只是这件事却是一时急不来的。

简昆仑虽然未经证实，但是仅凭直觉，即可判定永历帝不在这艘船上，甚至于还没有落在他们手里。这一点确使他为之暗中庆幸。

是不是便是因为如此，时美娇等一行的任务便自完成了？抑或另有行动？

这些事却也引起了他的好奇，暗中留下了仔细。

静静的水面，甚至于连个波纹都没有。也只有大船经过时，带起来汹涌的怒涛，搅碎了一天的宁静。

风不徐不疾，天不冷不热。四下里环境，美不胜收，凭栏顾盼，只见岸上红叶，状若红海，陌上野菊，无尽芳菲，衬以镜面儿也似的宁阔江水，两

相映照，简直像是梦境中的琉璃世界，便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也无以过之。

黄昏的太阳，渲染着野渡枫林那么大片大片的醉人胭脂红……

看着看着简昆仑亦不禁为之赞叹了一声：“妙啊！”

却不知是来到了什么地方？常闻滇境风光绝佳，较之桂省亦不为差，只不知眼前来到哪里？船行多日，未免有些发闷，眼看着这等风光绝妙之境，恨不能停下船来，上岸玩上一趟才叫过瘾。

心里方自动念，却已感觉出船速果然慢了。

前行不远，来到了一个岔口。眼前双峰对峙，水面变狭，落红缤纷里，这艘大船拐了个弯儿，岔进到右边疑是乱红叠蟑的水面，便自缓缓向岸上靠近，随即停了下来。

简昆仑这才发现，眼前百十丈方圆的水面，原是大江的一个岔流，前道没有出路，只是一湾静水而已。

静静的浅水岸边，早已为落红片片的枫叶所布满，一行黑白天鹅，猛可里扇翅踏波飞起，猝然间使人感受到自然与生命的结合。惟其如此才是活泼生动的，两者缺其一，便为不美。简昆仑所看见的，只是岸的另一面，却能感觉出大船的泊岸，以至于完全静止。

他却也注意到，另外随行的四般大船，并不曾跟进来，仍自继续前行。这样便不啻说明，自己所乘坐这艘船的脱群而出，当是另有行动与任务了。

这么大的船，人这么多，竟然听不见一点点声音，仿佛所有人都睡着了，抑或是也同简昆仑一样，沉醉于眼前世外桃源的旖旎风光！

很久，很久，才感觉出有了人声！

有人在说话、走动……

船身微微的在晃动，透过清晰的那种叩击声音，声声由顶上踏过，简昆仑立刻警觉到那是马蹄的声音，原来有人把牲口牵向岸上。紧接着他甚至于连牲口的响鼻声音也听见了。滨岸红叶丛里，有人策马疾行而去。

一个披着蓝色缎质长披风的人，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另一匹却是无人乘坐的空骑，极快的一霎，已消逝于岸上枫叶丛里。虽然如此，却逃不过简昆仑那双锐利的眼睛，甚至于马上那个披着蓝色披风的人，也无遁形。

海客刘青！

此人身任飞花堂的副堂主，在万花飘香一门之中，职高位尊，素日一呼百诺，差不多的事情，简直无需他自己偏劳，只消吩咐一声，尽可交由手下人代劳，是以眼前这次行动，显然具有非常意义，颇为令人玩味。

其实不难猜测。由对方空着的那匹坐马上，简昆仑立刻猜测出，海客刘青此次的行动，多半是在接一个什么人。这个人当非一般寻常人等，多半是身尊位隆，否则，也就无需像海客刘青这等角色亲自出动。

一个念头，闪电似的现自脑海，“莫非是永历皇帝已经落在了他们手里？”

这个突然的念头，使得他大大一惊，顿时为之不安起来，左思右想，怎么也无能释怀。

想想看，却也并非绝无可能，永历帝虽有李定国将军的勤王大军就近保护，可是万花飘香一面，皆是神出鬼没的高人能手，夜行出入，倏忽来去，即使将之生擒，也不稀奇。对此，那一天玉剑书生崔平曾有详尽分析，万花飘香的总舵把子；飘香楼主柳蝶衣之所以动有此念，显然极有深心，永历帝一旦落在了他的手里，为其利用，天下各路英豪，在是非黑白未察之前，只

怕尽皆为其所愚，听其使唤，形成挟天子令诸侯的局面，事情便不妙矣。

只是，简昆仑却又能如何？

想想一筹莫展，也只能静以观变，再图后策了，往后时刻，时闻笑语。脚步声甚是频繁，一路在船上闷了多天，似乎这一霎，才得获准登岸，自是皆大欢喜。

简昆仑正下知是否也应下去走走？却听得房门轻叩，接着启开，无音走了进来。

“堂主有请！”

说了这句话，便自退了出去。

简昆仑心里微惊，那日一见之后，已与时美娇未再谋面，忽然相召，却不知又有什么花样，却也不容多思，随即走出船舱。

无音杏眼向两侧微微一瞟，笑道：“在房里待了好几天，还不够？想不想出来透透气儿？”

简昆仑正要说话，无音却以指按唇，轻轻嘘了一声，止住了他的开口，即见一个人由后面舱房开门步出，循梯而上。

无音拿眼睛眯着他，一直待他离开之后，才自含笑道：“多听少讲，包你不吃亏，走吧。”

简昆仑听她这么说，干脆一言下发，即同着她循级而上，向舱面步出。

这是条少见的宽敞大船，连同最下层的浆橹操作大间，共有三层，如果连舱面的一层也算上，便是有四层之多。每一层分设舱房数间，俨然一艘楼船。

眼前无音带着简昆仑一直来到了舱面，却见岸、船之间竟然搭有一座宽敞扶梯。

简昆仑同着无音循梯而下，一直来到了岸上。原来船身过于高大，如此一来可以不必施展轻功，即能方便上下。

只是万花飘香一干帮众，鲜有不擅武功者，此次随同时美娇而来诸人，更是个中佼佼，两丈来高的船身，纵身可及，即使轻功欠佳，亦有绳梯可攀，想来是为了方便骑马，便不禁使他想到了方才所见。却也不便向无音开口询问。

眼前同着无音穿过了稀疏的一片枫林，来到了右侧弯出的一个盘口，几株老梅，虽不到开花时节，却已黄叶落尽，秃木苍劲，古意盎然。

却在这里摆设着一张小小方几，设有香茗，主人时美娇已然在座。

一袭绿色及地长裙，缀满了星星点点的宝石亮片，恰与上身的云字粉色珠帔搭配，衬以玉肤花容，真个我见犹怜。

破例的，她脸上没有系上面纱，浅笑轻颦，无尽春情韵致，较之那一日的冷艳如霜，诚然两种韵味，自是有所不同。

落座之后，时美娇才自浅浅笑道：“对不起，让你在舱里闷了几天，特地请你出来透透气，这里风景不错，大可赏心幽怀。”

说话时已是日薄西山，水面上平添了几分娇媚，万紫千红；粼粼莹莹，揉碎在醉人的酡颜里，便似饮了芳醇般那么让人着迷……

奉上了一盏香茗，无言悄悄退后，与无音并立于时美娇身后，宛若一双璧人。

“我们在这里可能有一会耽搁，等一位朋友……至迟不会超过午夜便可启航，再有两天的行程，便可到了！”

说到这里时美娇眼神里颇似有几分落寞的伤感。那却也只是一霎间事，转瞬间便自消失。简昆仑虽是满心好奇，却也不欲多问，宁可用自己的眼睛留意观察，用自己的耳朵，多留意听，基本上对方佳人，仍然是敌人，无论她摆出一副什么样的姿态，都不能消除对她应有的戒心。

这个风华绝代，举上若仙的姑娘，其实也正是杀死玉剑书生崔平母子的刽子手，简昆仑若非麻木不仁，便无能忘怀。

有了这层潜在的阴影，简昆仑再看对方这个人，便有几分自恃，不致为对方美色所乘。

“那一天与你比剑之后，我曾仔细想过，很可能你留了几分忠厚……”

简昆仑心里一惊，不觉向她注目而视。

时美娇问说：“是不是？”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在简昆仑想来，对方能有此悟及，实在是太奇妙了。

时美娇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瞬也不瞬地向他看着，锐利的目光，像是两把利剑，直刺向他的心里。

“那是我事后的分析……”她微笑着，“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必然是有原因的，请恕我好奇，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如果并非如此，我当然也就不能告诉你什么了！”简昆仑并不遁目地看着她微微一笑，开始发觉到对方少女极聪明，对付聪明的人，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极愚笨，一种是比他更聪明。

看来这两种方式，今后要交叉运用，如此才不致为对方所识破摸透，着了她的道儿。

时美娇含笑地瞥了他一眼：“这一点以后不难证实，哦哦……”她说：“你的伤好些了？”说时，那双眸子寻觅着，直向对方负伤之处看来。

简昆仑一晒说：“贵门的伤药确有奇效，已经不碍事了，自然姑娘手下亦有分寸，要不然我早已丧命于姑娘雀翎之下。”

时美娇笑了一声：“你是在怪我手狠心毒吧，别当我听不出来……”

轻轻一叹，她接着说：“我想你也同我一样，应该有此感受，那就是一个人的武学境界，也可以说他的剑术境界，达到了一个水平之后，便会十分渴望的去寻找一个能与匹敌的对手，这却又是矛盾的……”

“为什么？”

“那是因为，”时美娇说，“非如此便无能证实他的存在。这个他心目中的对手，如果找到了，两者便很难和平共处，结局常常便是二者死其一，或是两败俱伤，如果找不着这样一个堪与匹敌的对手，却又是多么遗憾，他会觉得终其一生都是无聊的……”

顿了一顿，她那双眼睛更似充满了睿智的深邃，微微一笑，她才又接着说道：“也许便是因为这种心理的促使，才至于伤了你。”

简昆仑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意思也正说明了我远非姑娘你的敌手……看来你也只好继续失望遗憾下去了。”

“是么？”时美娇脸上笑靥不失，“是不是真如你所说，以后将会证实。”

目光微偏，看向身侧的无言，吩咐说：“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我陪简相公在这里吃饭，你预备去吧！”

无言领命退身，身形略闪，已是三丈开外，再闪，已近江边。船就泊在那里，当中间隔着胭脂也似的一抹丹枫，看来饶有奇趣。总似有小风徐吹，

引得丹叶飘零，暮色残照里，交织着梦幻那般的迷离……即使赳赳武夫，在此陪村里也当“雅”了，更何论才子佳人！

“姑娘何必客气！”简昆仑微微笑说，“我只是阶下一囚而已，难道贵门一直都是这样厚待敌人？”

“那倒不是！”时美娇说，“我们对付真正的敌人，是很残酷的，哦！也许残酷这两个字用得并不恰当，不过我们是下会感情用事的，当杀者杀，当纵者纵，就像那位崔先生，他的死一点也不意外……”

“哼哼……”

简昆仑忍不住冷笑了两声，压不住脸上横生的怒意，几乎有发作之势。他却毕竟又忍住了。

“崔先生即或死有应得，又何至罪延其母？还有那位老家人……他的下落如何？”

“你太单纯了……”

说着她竟情不自禁地笑了，绽开的唇角一线，露着编贝也似整洁的一排玉齿，透过她宛似有情的一双眼睛，在对方这个少年人身上转动着，似乎突然才有所领悟，领悟到对方少年的涉世不深。

“崔老夫人是死在他自己儿子手里，那个老家人也是自己上吊死的，我们不问原因，只看结果……”

她又笑了，很得意的那种微笑：“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子，要说到原因，太复杂了……”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简昆仑说，“姑娘能否说得清楚一点？”

“道理很简单！”时美娇说，“比方说吧，路边上有个乞丐，年老，又多病，甚至于还是个残疾，快死了，真正惹人同情，寄以无限关怀，你说，这个罪恶的结果，又能怪谁呢？”

“……”

被她突然的这么一问，简昆仑真有些糊涂了。

时美娇看着他神秘的微笑着，几缕散发，轻拂前额，她伸出纤纤一根手指，把它分开来。

便只是这样小小的一个动作，却含蓄着几欲无可笔墨形容的美……乃至简昆仑心里大大的为之动了一动，便不由自主地把一双眸子移开了去。

少顷，他才把目光又回到了对方身上。

时美娇侃侃说道：“这个乞丐的遭遇，尽管可怜，却是他自己找的，必然是因为走上了这条乞丐的路，当日种下了乞丐的因，便得到了今日乞丐的果，那么我们便只是可怜而已……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现象，深一层的去研究，可就大不简单了……”

“那时候呀，”她说，“你就会听到许许多多想不到的原因，以至于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事，包括上天在内，都将要力他眼前的贫穷、病疾，沦为乞丐负责任，他本人倒像是完全无辜的了，这个论调又岂能算是公平的呢？”

简昆仑点点头，表示很有道理，倒看她如何为自己所犯下的杀人罪过而辩驳。

“所以，一个人的死也是一样，你必然先已种下了死的因，才会得到死的果。其它都无关重要，大可不予过问！”

“所以，”她虽然仍在微笑，实已语重心长：“崔老夫人的死，是他儿

子杀死的！崔家老家人的死，是他自己活不下去了！我们所看见的情形便是如此，也就不必硬要把罪过往自己身上栽，因为这种事，实在也是无可奈何，是不是？”

一片红叶，冉冉自天空落下来，正好落在她绿色缀满宝石亮片的长裙上，她便不自禁地用手轻轻拈起。在眼前近近地一看，鼻端轻轻地一嗅……一霎间，像是拾回了童年那段岁月，毕竟童年与少女之间的成长，是有着相当过程距离的，特别是眼前的她，虽然绮年玉貌，正同于其它少女一样，像是一朵盛开的花，然而她却是自己知道：这一朵盛开的鲜花却生长在满是蒺藜、荆棘里面，别人也是看看，最多止于欣赏而已。

自然，她心里还有更沉重的包袱，也有感情的负担，这些自非匆匆一见，相知不深的局外人所能洞悉的了。

简昆仑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只苦笑了一下，对方这种论调，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实在不能苟同，却也不便与她争执。

说话时，无言已经转回，手里提着个花式讲究的食盒，会同无音着手布置，把香喷喷的几式菜肴摆满几上。

简昆仑肚子倒是真有些饿了，看看几样小菜：清蒸鲈鱼、酱爆蟹、油焖笋、醋溜白菜，瓦甑里是清香扑鼻的莼发双煨汤，一盘银丝花卷，一瓮糯米香粥。

虽不是什么讲究菜色，看来却极可口，所谓秋风动莼鲈之思，一霎间莼菜、鲈鱼都有了。

主人性格无拘，简昆仑也无需客套，道了声：“有僭。”即行吃喝起来。

时美娇吃了个花卷，喝了碗汤，便自搁下筷子，简昆仑却食量惊人，吃了好多。

他尤其喜爱喝那个汤，莼菜与发菜都煨得甚烂，汤色碧绿，间以山中老菇，那味儿前所未尝，却是可口极了。

时美娇见他爱喝，微微含笑，努了一下嘴，示意身边的无言道：“为简先生添汤！”

简昆仑摇摇头说：“够了！”

时美娇说：“不用客气，这也是我最爱喝的，菜可以不吃，汤却不能不喝，他们都知道我这个习惯，所以变着法儿，每天都为我准备一碗很好的汤！”

说话时，无言已把满满一碗汤送上。

简昆仑却之不恭，接过来又自喝了。

无言随后清理碗碟，无音却服侍二人漱口、净面等，最后奉以香茗。看来一切平常，全然出自素习。由此看这位飞花堂的女堂主，平日生活该是何等养尊处优，她却不曾为此而疏忽之武术剑技的浸淫，真正难能，令人钦佩。

对于她，简昆仑时时地提醒自己，不敢掉以轻心，莫以为眼前的厚待，便是友谊的表现，便可松弛了内心的防守。事实上对方的下一步究属如何，简直讳莫加深，还是未知之数。眼前的笑脸，并不表示日后便不会白刃相加。

对于时美娇，固然要有此一番认识。对于自己重要的是：更要时时保持冷静！

简昆仑再一次举目向对方打量时，不自禁的心里便这么提醒着自己。

时美娇端着细瓷碗，就近唇边，刚刚要喝，却微微一笑：“有时候思想就是这么奇妙，你信不信突然而来的感触？这意思是说，我忽然感觉出来，知道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

简昆仑不禁怔了一怔。

时美娇放下了手上的茶碗，脸上却保持着神秘的笑：“你心里充满了仇恨和对我的怀疑。是不？”

简昆仑简直为之震惊，他却尽可能不表现出来，聆听之下，微微一笑。

“当然……”时美娇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你会忽然间兴起了这个念头，尤其是在眼前这个和谐的与氛里，为什么？”简昆仑一笑说：“你很聪明。”

“你的意思是，我对你的这个感觉完全正确？”

“我不否认！”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基本上还是敌人！”简昆仑坐正了身了，单刀直入地说，“我的生命，眼前甚至于还操在你的手里，虽然眼前你对我这么好，但是我却不能不小心防范！”

“你说得很对！”她笑得很甜，眨着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如果我真有这个意思，你逃得了么？”

“眼前当然不能！”

“以后呢？”

“那可就难说了！”简昆仑说，“人只要活着，总是有机会的！”

“你一再的提醒我这句话！”时美娇说，“是不是希望我对你下毒手？”

“但是你不会的！”简昆仑说，“你的任务是负责把我交给那位爱花的主人：柳蝶衣！在此之前，我很安全。”

“你应该称呼他柳先生……”时美娇仍然微笑着，“或是像你前面说的，叫他一声爱花的主人，他最不喜欢人家连名带姓地称呼他。”

“我会记住这句话！”

时美娇点点头：“事情正是如此，只是一旦你与他见面以后，是不是还能活着，可就知道了。”

“即使见了面以后，我活着的机会，也不会太小，要不然他根本就不需要见我，大可借你之手，一了百了，可是他却没有！”

时美娇看着他，微微点了点头：“你是个心地很细的人，可是对于柳先生，你切莫自信太深，这是我对你的一个小小忠告。”

简昆仑说：“那是因为他有异于常人的性情？”时美娇微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她的眼睛却在他脸上转着：“你的剑法诚然可以称得上高明的了，但是并不见得就高出于我，很可能我还较你高出一筹，你可同意？”

简昆仑微微点了一下头，一霎间心里充满了悲哀。他生性顶是要强，让他自承技不如人，本能上便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更何况对方还是一个女人，然而那却是实在的，他便只得承认。

“你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时美娇说，“其实你大可不必。剑法不如我，并不表示你其它方面的武功不如我，恕我说一句狂妄的话，就我所知，当今武林，剑法不要说能胜过我的人，寥若晨星，能在我手下走上三招两式的人，也已不多，你能与我相伯仲，已经足以自豪……”

简昆仑不自然地笑了笑，随即把眼睛移向一旁。

他忽然发觉到对方少女太过聪明，擅揣人意，即使连心里想的，也在她观察之中，可得随时提防仔细。

时美娇一双澄波眸子睨着他，继续说道：“我所以这么说，乃是在告诉你，你我的剑法，在当今天下，已是一等一的杰出高手，只是如果拿来与柳先生比较……”

一霎间，她脸上现出了凄凉，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恰当……”

“那意思是他定然高过你许多了？”

时美娇笑了一下，脸色看来似乎更凄凉。正如同简昆仑一样，一个人完全否定自我的成就，是一件痛苦的事。她始终也没有再说下去，这一段谈话，也就到此为止。“来！我们到前面走走！”

说着，她随即站起来，向着濒近水边的地方走过去。简昆仑不自觉地也移动了脚步。太阳早已沉落下去，只是西边天际仍然还泛着一些微微的红，大群鸦雀，聚集在附近几棵枫材上，吱吱喳喳叫个不歇。

鸟雀总爱在这个时候，团聚树上，在一天结束之前，做一次离别欢聚，然后各自归巢，却不知竟给人以乐趣之机——捕鸟的老少二人，早已伺机以待。

那是老少二人，掩身于大树之后。便在这一霎，年轻的捕鸟人，倏地跃身而出，手里挥动着一面系有红布的长竹，同时发声大叫，众鸟闻声而惊、张皇四散，年老的捕鸟人，便于这时闪身而出，渔夫撒网般地，飞出了手上巨网，一下子网了个正着。

众鸟啁啾，彩羽缤纷，像是一片云般。为数千百的鸟群，随着那面大网，一下子落了下来，却又腾空而起，已飞出百十丈外，捕鸟的老少二人，却是毫不惊慌，只是仰空望着，眼看着这片乌云，在一霎间的飞跑之后，终于再次坠落，不出所料的落入捕鸟人的算计之中。

看到这里，简昆仑不由微微摇了一下头，叹了一口气。

时美娇脸上却现出了笑靥。

“可怜的鸟！”

“聪明的人！”

说话的两个人，不期然目光相接，表情却有微异，前者见仁，后者见智，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胸襟抱负。

简昆仑说：“我说可怜，只为众鸟的事，平白着了人的道儿，丧失了性命。”

时美娇笑着说，“谁叫它们如此慌张愚笨？这些鸟儿若是团结一致，向着一个方向齐飞，便能脱开捕鸟人的毒手，偏偏它们计不出此，死有余辜。”

简昆仑叹了一口气：“话虽如此，人心未免过毒，也太狡猾。”

时美娇笑得像一朵鲜花：“人所以异于禽兽，正在于他们比其它禽兽多了一份智慧与聪明，这原本就是造物者的特意安排，又怪得了谁呢！”

“姑娘的意思，莫非便是聪明的人，永远可以以其智慧愚弄笨者了？”

简昆仑的眼睛，有如两把利刃，狠狠向着她逼视过来。

时美娇依然面现微笑：“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哼哼，你要是为此不平，那可是一辈子也打不完的官司。”

接着她眨动着一双眼睛，幽幽说道：“我喜欢聪明、智慧，厌恶愚蠢，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理应属于聪明人，正因为愚笨，便活该失掉了许多机会，而没有份儿，这也是上天所赐予人的不平，争也争不来的。”

简昆仑冷冷地说：“我只能同意你一半的论调，智慧固然弥足珍贵，为人所喜，却也要看其所用，如果用来嘉惠于人，才是得其所处。反之，祸国殃民，便为人所恶，令人十分痛恨的了。”

时美娇偏过脸瞅着他，微微挑动了一下黑而秀长的眉毛，似笑又嗔地道：“我无意与你多争，偏偏就看不惯你那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哼！什么是嘉惠于人？什么又是得其所处？这可又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看法了。”

简昆仑说：“愿闻高教！”

“好吧！我就随便举两个例子给你听听！”她接着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筑万里长城，杀人如麻，够残忍够坏的吧，隋炀帝挖运河，只为一己之逞，千万人流离失所，够惨的吧，当时人人恨恶，骂着昏君，只是今天看来，功价便大为不同，千百年后，其意义更当有甚于今日，所以论人论事，要看其长远，不能拘于一时，这便又是智慧与愚蠢所见不同了，你以为呢？”

说完，她便静静地对方看着，透过她那一双澄波眸子，在显示着她的聪颖才智。显然她不甘服输，即使为争一时口舌之利，也要领先对方一筹。

简昆仑自然有所领会，微微一笑，便不再多说。

时美娇说：“你怎么不说话？”

简昆仑说：“我无话可说。”

“为什么？”

“不为什么！”简昆仑冷冷一笑，“那是因为，秦始皇、隋炀帝在我眼里，永远是残暴的昏君，一千年如此，一万年也是如此。”

说了这几句话，他便转过身，不欲再与她多说。

时美娇呆了一呆，仍然不失微笑。“那只是你的看法而已！”她说：“很多人的看法与你是不一样的。你虽不忿，却又奈何？”

说完这些，她得意地扬了一下眉毛，便沾沾自喜的笑了。

简昆仑霍地回过身来，心里不服，想要顶撞她几句，偏偏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看在时美娇眼里，却是更为得意，盈盈做笑，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你别心里不服气，世界上的一切，原本就是如此，聪明的人，永远是占上风，愚笨的人，哼——对不起，便只有往后面靠边站了。”

简昆仑微微一笑说：“表面看来，确是如此，实际的情形却又不一样。姑娘当然听过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话吧！”

“听过！”时美娇冷冷一晒，“这只是指一般小聪明的人说的，真正聪明的人，却不在此例！”

说完她微微一笑，斜过眼睛来瞟着他，神采间更形得意。他虽然嘴里不曾明说，实际上却已在显示出她是以聪明者自居了。简昆仑心中颇是为此不服。自幼以来，他父亲教诲他，皆以忠厚仁恕相勉，一个心存忠厚仁恕的人，其实常常也是极聪明的人，只是忠厚于先，便不免为人所乘，如此一来往往便为人误为愚蠢，实则大智若愚，看来这层道理，对方姑娘未必认同，也就不必与她争一时口舌之胜。

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环境，常能造就人的不同价值观念，但一个人的个性，却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要想真正的了解另外一个人，该是一件何等不易之事。

就像是眼前这个貌若鲜花的人，任何人即使向她多看上一眼，也不免便会为她美色所乘，然而她实际的内涵，又是如何？也许她的心与她的脸一样的美，也许却大不一样，成了名副其实的蛇蝎美人，其间差距，何能以道里计？

眼前这个时美娇该是何等形样的一个人？

这么想着，他锋利的目光，不自禁地便向着她脸上直视过去。

无论如何，她已是杀害玉剑书生崔平母子的凶手，只此一端，已使得自己与她无能妥协……虽然她的心可能另有可取，很可能她的另一面，又是如何美好，然而终将无能洗刷掉她杀害崔氏母子鲜血淋漓的手印。

这么想着，简昆仑只觉得透体发凉，一双眼睛不自禁地由对方美丽娟秀的脸上移开来，再也无能向她多看一眼。

时美娇微微一笑，正要说破他心中所想。忽然像是听见了什么，眼波轻转，直向着远方丛林间望去！

两骑快马，并驰而过。惊鸿一瞥，随即掩饰于乱红深处。

虽然这样，简昆仑却也看见了。

非只是那一匹枣红色的骏马，以及披有蓝色长披的人，正是前此所见。便是那原本空着的坐骑上，竟然也坐着一个人——一个白发皤然，身着血色大氅的老人。两匹马俱是一般的快，乍闻蹄声，踪迹已杳，观其来势，正是这个方向。

时美娇脸上神色，颇有所喜，看了简昆仑一眼道：“我们回去吧！”

无言、无音一双孪生姐妹，聆听之下，更不待吩咐，随即动手，把眼前桌椅收拾起来，其时简昆仑已同着时美娇，缓缓向岸边走去。

看看已来至大船，简昆仑却只是一言不发。

时美娇微微一笑：“你已经看见了？”

简昆仑心里明白，对方所指的，当是那两骑人马，便点头道：“看见了。”

时美娇忽然停下了脚步，奇怪地向他打量着：“你觉得奇怪么？”

简昆仑一笑道：“天下奇怪的事情多了！”微微一顿又道：“这事又与我何干？”

时美娇点点头说：“你果然能这么想就对了，记住，少管闲事，否则对你是很不利的。我还有点事情，船就要开了，请回船去吧。”

简昆仑冷冷地哼了一声，便跃身上船，径自走了。却也没有忘记临走之前的一番视察。

此时此刻，正有两名汉子，将一席血红色的地毯，沿着地面过道、扶梯，一路向船上搭起。这番举止，自非寻常。那意思其实不言而喻，便是将有贵宾上船来了。

第七回 横眉冷对千夫指

这位贵宾又是哪个？

很自然的，简昆仑便联想到了方才所见。

当是两匹快马来者之一的那个白发红衣的老人了。这个人又是谁？

大船在缓缓起伏移动之中，向前行进。

简昆仑翻身离开了床榻，心里颇是忐忑。

推开窗扇，迎进来满室清风。

外面黑黝黝的，已是午夜时分，倒是一天星月交织河汉，显得颇有情致，大船本身灯火辉煌，映照在微有波动的水面上，乍然触及，宛若是矗立水面上的一座金色牌楼。

简昆仑颇有一探究竟的冲动……他却终于克制住自己，终宵不曾踏出座舱一步。

天亮时候，大船终于在一个地方泊岸了。

显然是地头到了。

难道是来到了所谓的飘香楼？还是别的神秘地方？简昆仑终无所知。他只是静静地坐候船上。

大船上自有一番骚动，先是有人上上下下，显得很是热闹，终至于完全静止下来。

最后才传来脚步声，直到门前。简昆仑知道是来招呼自己的了。

果然房门轻叩，推开，现出了无音、无言一双孪生姐妹。

二人一言不发，只是用眼睛向他看着。

简昆仑站起来道：“地方到了？”

无言点了一下头。

“飘香楼？”

二女对看一眼，并不答话，简昆仑知道多问无益，随即站起来，向外步出。

无音、无言，一个前导，一个殿后，三个人随即向舱外步出。

却只见一抹枫红，把岸边渲染得十分娇媚，却有一行峭壁，自右侧方插天直起，形成一面巨大石屏，将此幽谷掩饰得恰到好处。

十数艘大船，格式看来俱是一般模样，眼前井然有序地停泊在附近。是幽谷，又是户港，好一番磅礴气势，却于此壮观气势里，散置着一派清幽、雅致，乍然入目，不觉心旷神怡。

简昆仑盘算未已，已同着二女相继步上岸边。

这双孪生姐妹，身手非比寻常，拧腰跨步，举止不失从容，正是强将手下无弱兵，简昆仑此刻身上为人点了暗穴，功力无能施展，自忖无能取胜，也就不敢心存别想。

无音在前，无言在后，二个人一径踏上枫红初染的岸边，前行的无音，身法饶是快捷，急切间一连转了几转，咫尺天涯，眼前竟然换了世界。

一片青松，含翠欲滴，数点顽石，星布其间，高矮顿挫，鱼龙蔓衍，间以红紫芳菲的漫山野花，一霎间，宛若置身仙境。

前行的无音脚下速度奇快，简昆仑不自觉地也加快了步伐，一阵快行，已不知身入几许？却有一道奔湍疾流，由正面直蹿而前，迎着礁石，溅发出

银星万点，恰与穿枝直下的阳光，铺成一番异彩奇趣。

简昆仑忽然站住了脚步，心有所感，回头看时，才知来处已杳，显然笼罩于一片茫茫白雾之中。

他心里有数，眼前情景，分明已落于对方阵势之中，一念触及，由不住为之暗吃一惊。其势已不容他多做观察，峰回路转，眼下已来到一片房舍当前。

却见大小不一的十数座楼阁，错落于眼前翠谷繁花之间，各楼建筑式样不一，高堂邃宇，连槛层轩，叠叠累榭，无不色泽鲜明，翠翘曲琼，各有奇趣，妙在此一系列的精巧建筑，却为一道朱红回廊所贯穿，远远望去，有如一条千百丈红鳞巨蟒，昂游于巨浪起伏的烟波浩瀚之间。

来到这里，简昆仑亦不禁为之怦然心惊，如此壮观气势，料想着当是对方主力所在，即所谓飘香楼主所坐镇的飘香楼了。

前行的无音，忽然停下了脚步。

正前方有一座矗起的八角钟亭，悬有巨钟一口，钟撞侧吊，想是用以客来招呼。

无音上前一步，方自拿起钟撞，待向钟上撞去，却只见面前人影一连闪了两闪，一个鸠首皓髯，身着黄衣，面相奇丑的驼背老人，已现身当前。

来人身法好快，宛若旋风一阵，黄衣飞扬，猎然作响声中，已当面对立。

无音、无言乍见之下，各自后退一步，执礼颇恭地唤了一声：“雷公公……”

驼背老人鼻子里哼了一声，却把一双三角眼，狠狠盯向简昆仑，打着一口浓重的川音：“就是他么？”

话声出口，陡地上前一步，右手猝起，五根手指形若鸟爪，直向简昆仑肩上抓落下来。

简昆仑身形向侧面一偏，巧妙地摇动肩头，闪开了对方下落的五指。

但是来人驼背老者，身手大是不凡，一式出来，正反相辅，名为翻天掌。眼前一式落空，不俟招式用老，紧接着手腕轻翻，甩起来的半截前掌，反向着简昆仑胸前击按过来。

顿时有一股绝大劲力，直向他胸前击到。

简昆仑心里一惊，右掌突提，双方掌心互迎，噗！接住了他的来掌。

驼背老人翻天掌势，施展得既快又狠，简昆仑迎接得却也巧妙。

关键在于，这类接触，俱以实力相拼。

眼前情况，驼背老人显然还不知道对方身上穴道被封，功力受限，简昆仑生性要强，更无丝毫示弱。看在一旁的无音姐妹眼里，不由为之一惊，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呼叫。

驼背老人吃了一惊。慌不迭抽身撤掌，却已不及。

随着驼背老人掌力吐处，简昆仑整个身子为之大大震动了一下，嘴唇处，呛出了一口浊血。

雷公公见状，呆了一呆，偏过头来向身边二女，模样颇似存疑。

无音乃开口道：“这人身上穴路，已为堂主手法封锁，是着不得力的，公公你手法过重了！”

驼背老人雷公公哼了一声，点头道：“这就难怪了！”遂向二女道：“不得事，只是一口浊血而已，把他交给我了，你们回去吧！”

无音、无言各自应了一声，向着雷公公重施一礼，随即转身自去。走了

几步，无音却停下脚步，脸上神态带有几分薄羞，情不自禁地回过头来，向着简昆仑看了一眼，目光里不无怜惜。

雷公公道，“你还有事？”

无音脸上又是一红，忙摇了一下头，说：“不……我……，这位简相公可能受伤不重，我忽然想起来身边正有堂主的八宝金散，也许对他有用……”

雷公公怔了怔，目含怒色，却又笑道：“堂主的八宝金散，岂是一般人所能随便服用的？难得你想得周到，就留下来吧！”

无音应了一声，随即上前一步，由身上取出一个丝囊，再由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瓷瓶，双手送上，雷公公接过来看了一眼，笑道：“我这里正好也缺货，用过就不还给你了。”

无音讷讷地说了声：“没有关系！”头也不抬，便转身去了。

她姐妹离开的身子，透着奇妙，眼看着二人脚步踏上那一道宛似巨龙的廊道，巧妙的一连转了几转，便自掩身不见。再着眼时，二女已现身回廊另一边头，显然已置身另一层院落。紫藤花一片璀璨，掩饰着状似月亮的白玉落地罩门。

无音、无言一脚跨出之后，便自消失不见。

这番情景，若教常人看在眼里，不免疑神疑鬼，认为巫幻邪术，其实大谬不然。

简昆仑却是心里有数。自他来到之始，即已看出这里地势奇特，无论楼台亭阁、小桥流水，甚至于花草木石，俱非随便建置，乃系经过高人事先设计蓝图，分别筑就，这一会经过他细心观察之后，越加断定这座美丽庭园，暗含着极为奇妙的先天易理洛数，无庸讳言，那便是这里亭台楼阁俱没有奇妙的阵势，非深悉内容的自己人，万难自由通行，自己竟然被安置在这里，看来短时脱困无望了。

心里这么盘算，不免大为沮丧，只是在眼前对方驼背老人雷公公的监视之下，他反倒做出一副漠不关心，并不在意的样子。

雷公公看着他嘿嘿一笑：“时堂主跟前的两个丫头，平日最是刁顽难缠，想不到对你竟是破格垂青，这瓶八宝金散乃系主人精心自制，一切内外亏损，服后立可见效，只宜少服，一两次也就够了，你自个收下，服用后再还我吧！”

简昆仑一声不吭地点了一下头，便自收下药瓶。

基本上，这里一切，包括所有的人，俱是敌人一面，实在谈不上什么友谊。

眼前被带来这里，虽然对方不曾明白告之，他已略能猜忖，这片奇妙境地，便是对方万花飘香最称神秘的飘香楼所在，也就是对方主人柳蝶衣下榻所在。眼前已是身入虎穴，诚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生死未卜，一切的一切，自己实在已全然无能自主，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越是面临危难困急，越要冷静镇定。简昆仑认清了这一点，便自将心情放宽，虽是逆来顺受却也未必任人摆布，最称要紧的是自己身心健康冷静，才得进一步与对方周旋。

便是存心如此，他才收下了对方所赠送的良药。

雷公公身分虽未言明，简昆仑却也略能测知，看来必为飘香楼主人器重之人，主管总坛各项内外人事杂务，时美娇一行，虽是贵为堂主，来此亦当有主从之分，只看无音、无言对其恭谨神态，当能测知其人身分之一斑。

雷公公一双三角眼，精华内蕴，其功力已在方才匆匆一招对掌时，表露

无遗。端的是一个强大劲敌，不可轻视。

对于简昆仑来说，雷公公显然也心里有数，对方既为时美娇携来总坛，当非泛泛者流。他身上穴路经络既已为时美娇秘术所封，却能并不示弱地硬接自己一掌，端的是一条好汉子，如此风骨，正是投其所好，一时为雷公公大为激赏。一霎间，雷公公那一双三角眼，已在对方身上无数打转，沉下声音道：“姓简的，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简昆仑看了他一眼，并不吭声。

雷公公嘿嘿笑道：“实在告诉你吧，这便是万花飘香楼所在，这地方一向关防严谨，寻常人是不能随便进出的。”

简昆仑点头笑道：“如此说来，我当庆幸有此一来了。”雷公公哈哈一笑说：“那可要看你的造化了，来到这里的人，非为上宾，即是死囚，哼哼，你却是凶多吉少，闲话少说，你且跟我来吧！”

说罢，转过身子，大步向着那道迂回长廊踏上。

简昆仑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

雷公公脚下极快，三五个打转，已绕向回廊中央。简昆仑急跟而上，立定脚步再看，显然光景又是一番模样，却只见各处楼阁，网户朱刻，一如盘中棋子，除了如一道状如龙蛇的长廊贯穿其间，更多纵横小道，密如蛛网，看过去极是错综复杂，宛若置身迷宫幻境，其间如若设有什么阵势，料非等闲，有心强记，留供静中思索，也是万难。

把此一番形势看在眼里，简昆仑不禁暗自惊心，对方那个爱花的主人，虽然未曾得见，只看其居家气势、布局，显然已可知是个绝顶高明人物，自己眼下落在了他的手中，看来正如这个雷公公所说，怕是凶多吉少，却得打起精神，好自应付才是。

雷公公望着他嘿嘿笑道：“小朋友，你的身手不错，怪不得就连时堂主，也对你破格的优待，正因为如此，老夫才不敢对你怠慢，特地为你找了个清静处……你却要留意了！”

说时身子向下一矮，霍地向侧面跨出了四步，变了个骑马单档的架式。

简昆仑心里一动，却见雷公公这一霎身势侧转，左五右六，前七后八，一连变化了许多步法，最后身势站定，已立身三数丈之外。

这番形像，落在简昆仑眼里，并不吃惊。

对方雷公公宛似邯郸学步的身法，无非旨在混淆他的视觉，致使原本就已经错综的阵势，更形复杂而已。

简昆仑微微一笑，身法一连闪了两闪，循定一个正确方位，切身而进，其势几与对方一般快速。

雷公公身子方自站定，简昆仑却已来到面前，前者颇似吃惊，才知道简昆仑这个后生小辈果然非比等闲，顿时大大改了初衷，也就不便再故弄玄虚。

当下，雷公公随即展开身法，按照反太极六十四式步法，一路行来，移身来到了一条笔直甬道，站定脚步再看，简昆仑依然亦步亦趋，并不曾有丝毫落后。

“好！”雷公公高赞了一声，越加奇异的向对方少年打量了几眼。随即伸手向当前指道，“就是这里了。”

简昆仑抬头看时，只见当前甬道尽头，耸峙着一个半月形的红色大理石落地罩门，两行翠柏沿道而植，情景极为清幽。

至此，再无玄虚。

雷公公一路前导，来到大理石红色洞门当前，即见门前左右各自踞蹲着一个状似麒麟的石兽，落地罩门上方悬着残月形的一块翠匾，雕刻着半月轩三个朱红正楷。扉内黄兰，映着骄阳，渲染出一片刺眼的金黄。蝶儿翩跹，好一番闲情逸致。

简昆仑既知此身已在对方阵势之中，反倒不再惊愕，雷公公前导着他，一径踏入半月洞门。

院子不大，却全叫花占满。

小小几间房舍，雕红抹翠，衬以画栏飞檐，更见景致不凡，一方太湖石，形样瘦削地侧立在茅亭右侧，正有一只狸猫高踞其上，乍见人来，喵了一声，蹿身直起，一径电闪而逝。

二人不防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手，吓了一跳。更不曾防到，那方小小茅亭旁，还有个闲人。

秋风无力，骄阳正暖。

这人正斜身倚着亭栏在晒太阳，脸上遮着块白布，一身月白直裰，看来虽旧了，却洗得甚是洁净，上面连个褶子都没有。

便是那声猝然响起的喵呜猫叫声音，惊动了，这才缓缓直起腰来。

不介意，脸上那一块盖着的白布便自脱落下来。现出了此人那一张白皙沉郁，满生胡须的瘦脸。

雷公公怔一怔，才似忽然记起：“二先生，你怎么来了？”

“我来了……”那人说。一面咧嘴而笑，露出白森森一嘴牙齿。

一面说，随即晃着身子，步下茅亭。

阳光太刺眼了，他不得不把眼睛半眯着，忽然发觉到面前的简昆仑，吃了一惊：“咦，你是？”

雷公公已迫不及待地推着他的身子，引向一边道：“走，走吧……这里不是停留的地方。”

“唔……唔……”

似笑不笑，挤弄着那张瘦削的脸，却不忘一径地向简昆仑身上打量不已，却是看不了几眼，已为雷公公半推半请地送了出去。一墙之隔，另有别院，扇面儿似的开着一扇门扉，那人便是打这扇门扉离开的。

别看他懵懵懂懂一副糊涂样子，脚下可不含糊。一经遁入那扇门扉之内，脚下游蜂戏蕊，一连几个起落，已消逝不见。

雷公公打量着他离去的背影，摇摇头叹了口气，随即把门关上，才回身走过来。

简昆仑看着奇怪，却也不出声发问。旁人家事，管他何来？

雷公公带他来到屋里相继入座。

一色的红木家具，却铺陈着厚薄适度的丝绵垫子，另有一方矮矮坐几，可供静坐，这样简昆仑就很满意了。

雷公公告诉了一些这里的规矩，以及他所应该注意事项：

一、飘香楼乃是主人柳蝶衣下榻所在，设有柳蝶衣亲手所部署的阵势，如非经过专人接待，严禁私自行动，否则恐有不便。

二、告诫他如今乃是待罪之囚，一切均须自爱，如何发落，将取决于主人随时的决定。

三、半月轩是他今后住处，轩内只有他一人独居，一切日用饮食，自有专人打点，平日活动范围，亦当以前后院落为限。

归纳总结，那意思便是，如今他已遭到了软禁，一切的一切，虽未明文禁止，却须自己斟酌自爱。

简昆仑只是一声不吭地听着。

雷公公说了这些话，便起身离开。

简昆仑忍不住道：“等一等……”

雷老头回过身子道：“什么事？”

“烦劳你代为通禀！”简昆仑说，“我想快一点与这里主人见面。”

雷公公嘿嘿笑了两声，摇摇头说：“那可就难说了，这件事怕是由不了你……不巧的很，主座这两天玉体违和，心情不佳……”

说到这里，忽然住口不言，想是忽然觉察到自己说错了话，脸上神态颇似尴尬。

干咳了一声，他才转为笑脸：“不用着急，该见你的时候一定会见，不该见的时候，急也没用，现在可不是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吧？”

“为什么？”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主座的心情不佳，除非你真的想死，要不然还是现在不要见面的好。”

说完转身而去。

简昆仑起身而前，隔着敞开的一排轩窗，目睹着雷公公离开的背影，循着那条垂直的甬道，一径而前，看看已到尽头，才自绕向一旁，身子一连闪了几闪，便纵向另一道甬道，走上一阵，又转了方向，如此数度移身，便自消逝不见。这般身法，自非寻常。却也没有逃开简昆仑锐利的目光观察，甚至于他留意到，对方脚下的步法，竟然兼及太乙、武当、崆峒三家之长，妙在将此迥然不同的三家身步，融于一炉，进而创造出一种截然不同于以上三家的独特身法。这便是它的高明所在了。

简昆仑已知道这身步，创始于此间主人柳蝶衣的灵思构想，乃对他下意识里潜生出无比钦佩。

但是，却不能抹杀种植在他内心对此人潜在的仇恨，姑不论他与父亲当年的种种经过，即以假手时美娇，对玉手书生崔平一家所施之的狠恶手法，已是人神共愤，轻言化解，谈何容易！

这一天，便在他静静思维中度了过去。

傍晚时分，才来了个送饭的人。这人五十开外年岁，短小精悍，身上穿着一袭蝴蝶状的肥大号衣，前后心部位，皆绣有一朵盛开的玫瑰，显然是处于此间某一阶层的标志号衣。这个人自称老王，陕西人，说话一口一个鹅*字，看来读书不多，武功却很有些根底。

简昆仑吃饭，他就外面亭子里候着，有石凳子不坐，偏爱蹲着。一副陕西乡巴佬的模样，头上缠着布，嘴里叼着杆旱烟袋，吸上几口唱上几句，唱的是一般人很难听懂的秦腔，却是有板有眼，看样子人很直爽，是属于乐天一型的人。

一天的安静下来，简昆仑真有点闷得慌了，眼前这个老王虽似识字不多的一个粗人，却很可能便是眼前自己暂时所能接触唯一的人，且在他身上留些仔细。

饭吃完了，借着老王收拾碗筷的当儿，双方似可说上几句话了。

“吃过饭了？”

“吃过了！”

“这盘红烧鸡很好吃，是你做的？”

“鹅不会做菜！”老王咧着嘴笑，露出了被烟熏得发黑了的牙齿，“是曹师傅做的，鹅不吃鸡，只吃羊肉泡！”

“羊肉泡？”

“泡馍！锅盔！”老王怕他不懂，两只手还特地比了一下。

“大饼！这东西，可好吃了，鹅们陕西人只爱吃这个，别的啥都不好吃！”

简昆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老王一面把碗筷收拾在篮子里：“明天鹅给你弄一碗尝尝你就知道了，再弄壶酒，嘿，美得很呢！”

浓重的陕西腔调，简昆仑还真有点听不习惯。

老王这时已提起篮子，待要迈步离开当儿，却又回过身* 晋陕方言，称呼我为“鹅”音。来，把一双黄眼睛珠子，直直地盯着他：“还忘了问，你先生贵姓？”

“简！”

“简先生，你是来给鹅们当家的看病来的？是不是？”

“看病？”

“鹅们当家的病了，你不知道？”

老王的一双眼睛珠子睁得极大：“你……难道不是请你来看病的？”

“你是说……谁病了？”

“噢，鹅们当家的病了，你还不知道？”

简昆仑心里一动，忽然明白过来。

老王也明白了，脸上神色顿现恍然，呆了一呆，才自摇头道：“弄错了，弄错了，鹅弄错了，不是你……不是你……”

一面说，狠狠地在自己后脖子上拍了一巴掌，颇是深悔失言模样，随即掉过身子，一言不发地走了。像是跟谁赌气似的，临走之际，狠狠地带上了房门，发出了哐啷的一声。

老王这几句无心之言，使得简昆仑心里顿时大有所悟：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敢情是飘香楼主人柳蝶衣病了！

莫怪乎自己虽然被带来这里，却迟迟不曾蒙他所接见，原来他竟是病了。

紧接着使他联想到大船中途停泊靠岸，所迎接的那个老人，不用说，那个像似被贵宾一样隆重接待的老人，很可能便是因此而来……这个人极可能是个看病的大夫，因着柳蝶衣的病匆匆而来……如此看来，柳蝶衣所患的这个病，想来非比寻常，定是所谓一般医者束手的疑难大症了，否则，以主人那等杰出的一身内外功力，焉得不功到病除？却要劳动外人上门医治，只此一端已可知柳氏病情之大不简单了。

那么，万花飘香第二号人物飞花堂主时美娇的到来，当然也与此有关了。

深夜。

简昆仑束装就绪，一片漆黑里，房子里甚至于连灯也不点一盏，便自潜身户外。

立身于半月轩的那个半扇门前，向着星罗棋布、深邃诡谲的大片亭台楼阁打量着……

集日间之细心观察，多少已有了些见地。眼前阵列固然高妙深奥，却并

非全然不可捉摸。自己总得设法把它探测清楚，以备必要时之来去自如。

然而，简昆仑却深深地告诫着自己，切切不可失之大意，是以在他来往蹀躞数次，也只限于门前翠柏所拱峙的这条甬道，却不敢轻易擅越雷池之外。

夜越是深，越是宁静，打量着面前错落的亭台楼阁，隐约闪烁熠熠，衬以当空湛晦明灭的一天星斗，乍见之下，几为一体，映衬得颇有奇趣。

正是这个突然的感觉，使得他心里为之一动，随即转回身子，步入亭阶。

天文一道，最是浩繁深奥，非一般常人所能望及万一，简昆仑之父简冰曾于此穷研半生，晚年自号星海轩主，便不讳言他于此道的深密关系，简昆仑幼承熏陶，耳濡目染，自然而然也有了相当成就。

一天星斗，望之稀落，其实恒河沙数，其运行轨道，相互生息，盛衰休咎，无不与此苍茫大地，有所密切配合，息息相关，互为表里。

论及其间的这个学问，可也大了，即使最聪明的人，穷其毕生之力，得窥其玄奥之一斑，也是不易，苟有所见，论及心得，能为之所用，便为夺天地造化之一方高人。诚然难能可贵了。

简昆仑于此道，固然谈不上什么高超学识，却非门外汉子，在他冷静细心的体察之下，一个主要星座的天罡排列方式，渐次在天际展开。

奇妙的是，眼前万花飘香缤纷棋散的大片楼阁房舍，与之上下对称，冥冥中具有几分暗合谐趣，如是，那一道贯穿其间的迂回长廊，便似隐隐潜伏着要紧的关键，星月下，极似一条昂首待起的巨龙。天罡、龙脉、天星、河图……总结所在，便是此一庞然阵势的奥秘所在。

简昆仑肯定了假设，便逐一就此所知的加以串联，果然大有所得，但是这门学问太深奥了，眼前虽然已为自己所窥知，也只在当然与所以然之间打转，想要一举窥穿贯通，还差得远。

至此，他不禁深感懊悔，当年鲤庭趋时与父论学，每以此冷学过于玄奥，缺乏实用价值，乃致不求甚解，几处深奥关键，便在知与不知间，敷衍了过去，及今欲有所用时，乃知其不悛而无以为计，再求悔订懒祭时已不及……若是父亲在此，果能得其一言指点，也当受用不浅，如今是补苴无门，后悔莫及矣！

却在这一霎，耳边上响起了呜咽冷涩的一阵吹竹声，正因为其声韵过于冷涩低回，乍听之下，于此静夜，真有几分阴森鬼气。

简昆仑一惊之下，为之打了个寒战。

声音近在咫尺，分明一墙之隔。笛音冷涩，却不失高明，一曲《露冷花残》其实脱胎于笛王郭思秋的《醉饮花间》，只是知道此曲的人今已不多。

简昆仑正自失惊，笛音忽止。却于此如霜夜色之下，蓦地拔起来一条人影，鬼魅般落向墙头。

夜月下窥物不清，简昆仑却没有让他逃开视觉之下，一瞥之间，已觉出对方高瘦人影，连同身上那一袭月白长衫，其实都不陌生，正是日间雷公公押同自己来时，在亭间匆匆一见的那个人，当时此人面覆白布，正在亭子里晒太阳，雷公公称呼他为二先生，如果自己眼睛不花，眼前这个猝出的怪客，便是他了。

思念之间，这个身子早已第二次拔起。

宛若长烟升空，他瘦长的身躯，已落向耸起园中的大块太湖石上。

紧接着对方三易其身，鬼影子似的已飘出三数丈外，落身于长廊之间。

此时此刻，或许他根本就忽略了简昆仑这个生人的存在，自然也就不会

特意地向位属别院的亭子里看上一眼。

简昆仑本能地把身子向一旁缩了一缩，掩身于正面的亭柱之后。

如此，似可暂时不愁为对方所发现。他这一面灯光尽熄原是黑暗一片，以暗向明，打量着长廊内那一串蜿蜒吊灯，虽说是光度晦暗，却十分鲜明醒目。

被称唤为二先生的这个怪人，设非是舞兴大发便是神经作祟，紧接着一连串的旋身打转，极似池中舞姬。身上长衣，头上散发，连同着他整个瘦削身子，俱是娉娉作势，飘动于冥冥中的舞韵狂姿里。

正是日间对此人的不尽了解，当他是神智不清的疯子，证之眼前醉态狂姿，更有几分神似。

然而，当简昆仑进一步再留神观察时，不禁为对方狂态十足的舞姿所震惊。

其势更不止如此。

这个人真个舞兴大发了。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便是那般如痴似狂的逸兴，在此清辉明月下，尽兴大发。

身子越转越快，步法越踏越疾，配合着一定的动作，手、眼、身、步，无不在快速节奏之中，尤其是一头长发，甩动时的美妙潇洒，带有几分醉态可掬的轻狂，一霎间，这个人整个的活了，活在大自然，快哉今夜的此一片刻。

简昆仑几乎看花了眼。

这人的身法、动作实在太快了、太美了。

然而，使他惊异的，并非在于对方潇洒的动作、舞步……而是……他终于明白过来，那些潇洒美丽的动作，包括他整个的全身动姿，其实全都在一定的规律之中，换句话说，那是一种杰出罕见的身法，如果把它运行在与敌人敌对的动作里，又将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这个突然的发现，使得简昆仑陡然为之一惊，内心起了一阵极大的激动，他已有所领会，待将进一步再做观察时，忽然……

他听见了一丝异声。

虽然只是一个极为轻微的声音，却使得他怵然为之一惊。正在起舞的那个人——二先生显然也自警觉到了，娉娉轻狂的舞步，蓦然为之中止。

紧接着一连三条人影，几乎以同样的快速，飘落现场。

落在最先的那个人，白发红披，驼背长躯，却是简昆仑所熟悉的。正是那位当万花飘香总提调职务的那位雷公公，日间方才见过，自然记忆清楚，紧随在他身后左右的两个人，各着宽松号衣，人手一个灯笼，显然等而下之的人物了。

“二先生，夜深了，回去吧！”

雷公公边说边走上前，用手去摇动二先生衣袖，神态轻狂，颇似有几分不耐。

二先生却把他的手甩开了。

雷公公说：“走吧！走吧！”又用手去摇他，又被他挣开了。

这次二先生不像日间那般的好说话了。

瞪着两只眼，狠狠地向雷公公盯着，瘦削的脸上满是不屑的神态。

“呵呵！”雷公公干笑了两声，沉着脸道，“你又不听话了，忘了那一

次的教训啦？”

不提这件事还好，提起来二先生的一股无名之火，陡然高冒三丈，一双眼珠子瞪得滚圆，那样子真像是想把雷公公一口生吞下去。

雷公公的气也大了。

“怎么回事？不听话？”

二先生狰狞的样子像是一只狼，较之先前的风流倜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来呀！”雷公公环顾左右说，“二先生八成是喝醉了，把他给撵回去！”

左右二人应了一声，同时向前，向着二先生伸出了胳膊，打算把他硬拖回去。

却是没有想到，一向逆来顺受的二先生今夜却是不再驯服，两个人手方伸出，才挨着他的衣边，已双双跌了出去。

摔得还不轻，足足摔出去有两丈来远，扑通！手里的灯都掉了。“哎哟……”

嘴里叫唤着，可就再也爬不起来。

雷公公看在眼里，顿时一呆，身子一个快闪，已到了二先生身边：“你这是怎么回事？动手打人？”

说时，雷公公张开的两只手，霍然作势，直向着对方身上拿来。

暗中的简昆仑看得清楚，雷公公这身手非比寻常，两只手出势，看似平常，其实却暗藏着内家力道。这一点只看他双脚站立的架式，即可判知，多半是属于内功夫，二先生那般瘦弱的架式。一个被他拿着了还得了？只怕骨头都要散了。

很明显，雷公公是想以他精纯的内家力道，强行将对方制伏，只是这个看来一向驯服惯了的二先生，今夜却是一反常态，不甘心再为人随意驱使挟制了。

雷公公沉实有力，又复快捷的双手，眼看着已抓住了二先生的身子。

却不知怎么一来，竟为他又脱开了，像是一条蛇般的滑溜，随着他转动的身子，一下子就溜到了一旁。

简昆仑早已看出来这个二先生定有非常身手，证之这一霎，果然不虚。

甚至于他也已看出，二先生所施展的这手功夫——金鳝功，乃是内家十二功中最上乘的前十二功之一。一念触此，焉能不令他为之大吃一惊。

这番景象，自然使得出手的雷公公也为之吃了一惊，嘿嘿一笑道：“好身法！”

随着他一个进身的快速势子，两只手第二次施展内家玄功，再一次向着对方两肋上挤来。

一下子挤了个正着。眼看着二先生啊地痛呼一声，一霎间胀红了脸。雷公公更不手下留情，两只手更加着力，二先生在此重力兑挤之下，状极痛苦，一连串的啊啊呼痛，脸上青筋暴跳，一时汗流满脸。那样子绝非做作，若非是真的如此痛苦，万难作伪。

雷公公不觉得得意地笑了。

“二先生……怎么样……嗯？还是乖乖地跟我回去吧……”

嘴里固然这么笑着，两只手上的劲道却是有增无已。

这个雷公公，功力极高，人称铁臂苍龙，早年纵横黑道，扬名两湖，极是桀骜不驯，除了万花飘香主人柳蝶衣之外，再不曾服过一人。

偶然机会里，柳蝶衣收服了他，委以重任，掌管万花飘香总枢的一切琐杂事务。说起来虽不过是个仆役头儿，可是权力不小，万花飘香一门数万，除了有数的几个人物之外，无不对他敬畏三分，便是这般气势，使他目空一切，今夜连二先生这等人物，也敢失礼冒犯。

眼看着二先生瘦削的身子，在他两只手的力道运施之下，简直无能为力，雷公公显然借此立威，给他好看。手下并不留情，非要对方亲口讨饶不可。

二先生却是嘴硬得很，就是不肯说句软话。

“嘿嘿……”雷公公手下又加重了几分力道，“你服不服？只要点一下头，我就放开你！”

在他巨大的力道夹击之下，二先生抖成了一片，脸上青筋暴起，整个脸胀成了紫红颜色，真像是随时会爆炸开来，他似乎连挣扎的力量都没有，只剩下喘气的份儿。

简昆仑看到这里，不免为之惊心，弯身拾了粒石子，待将振腕打出。

便在这一霎，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看似奄奄一息的二先生，两只瘦手无力地在空中挥着，像是垂死前的最后挣扎，狠心的雷公公并不因此而松开他的一双铁腕。

二先生张开嘴，大声地吐着气，忽然间，他的身子开始向上蠕动，在几至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渐渐滑出了雷公公紧紧箍在对方两肋的氍毹巨掌。

雷公公啊了一声，吃惊不小。

一惊之下，两只手猝然施展出全力向正中挤兑。

真正不可思议，即在雷公公这般巨力的加诸之下，却仍然无能为力，眼看着这个瘦骨支离的二先生，滑溜得一条鳝鱼似的，渐渐向上升起，以至于完全脱离了对方手掌。速度尽管是慢，毕竟仍然是脱开了。

“哦……”

雷公公吓了一跳，身子后退了一步，用着十分惊讶的样子，向对方频频打量不已。

二先生十分疲倦地喘息着，坐向一边，也向雷公公看着。

两个人其时都像是使出了全身之力，再也无力向对方施展。

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只是互相对看着喘气。

老半天的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只是喘气而已。

简昆仑看得吃惊，真不知双方将何以自了？

慢慢地，二先生由地上缓缓地站起来，转身离去。

一场闹剧，随即结束。

第八回 上穷碧落下黄泉

天快亮的时候，时有微风透窗而入。

盘坐在睡榻上的简昆仑仿佛有所感应地睁开了眼睛。一条人影，恰于这时，自高而坠，映入眼帘。

大幅的白纱幔子，在微曦的晨风里，轻轻飘动。

纱幔之外，便是盛开有海棠、各样兰花的小小院落，那人自高而降，便落在这里。透过薄薄的轻纱，简昆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

甚至于，已经认出他是谁！

二先生！

他真是个奇怪的人，疯疯癫癫，倏忽来去，这会子又跑到自己这里做什么？

简昆仑心里一惊，待将有所防范，紧接着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仍然盘坐在床上，动也不动一下。

眼看着二先生瘦削的身子，像风势里的一片树叶那样轻飘，一起即落，翩翩乎已进入房中，来到了长榻一端。

双方的距离是如此之近。

这个距离之内，简昆仑假使有所异动，已有所不及，不过，从一开始，他即已认定了对方这个人，绝非恶人，他的到来，应该不会怀有恶意，也就没有太过紧张，只是适当的心理准备，却也不应疏忽。

如果对方真要心图不轨，简昆仑已经假设了三个不同的方位可供抽身，必要时仍可在对方扑前的一霎间，陡然飞起右脚，踢点对方眉心要穴。

看来这个顾虑全属多余，二先生并没有向他出手的意思，只是圆睁着一双深深陷进眶子里的眼睛，一脸奇怪地向对方打量着。

仍然是日间那身穿着，月白色的一袭长衫，又大又肥，衬着他消瘦的脸，白皙、憔悴，满脸胡子。这一切在简昆仑睁开眼睛的一霎间，完全映入眼帘。

二先生忽然后退了一步。

等到他确定简昆仑并没有其它动作后，才自站定，那张瘦脸上戏剧性地展开了笑颜，露出了白森森狼也似的一嘴牙齿。

双方至此已不再保持沉默。

“你是谁？”简昆仑直直向对方看着，“二先生？二先生就是你的名字？”

二先生仍然咧着嘴在笑，一条口涎，拉面也似的由他嘴角垂下来，他却不理会，那副样子颇是狼狈。

一霎间，简昆仑可真有些糊涂了。

这副神态表情，已说明了对方这个人，确是精神大有问题，乃至不分昼夜，放浪形骸、懵懵懂懂。

只是，他却能吹出那等轻柔婉转，极具功力的笛曲。再者，映着月色的那一番奇妙舞蹈，又岂是一个神智不清之人所能舞得出来的？

真正叫人百思不解！

这个人现在正歪过头来，向他频频打量着，那么笑态可掬的样子，一如孩童般的幼稚天真，只是他显然已不再年轻，透过一缕缕花自了的长发，可以直觉地判断出，他的年岁当在六旬上下。

怎么样的一种遭遇，使他来到这里？抑或是原本他就是这里的人？

基本上，简昆仑对他一无所知，是以也就越发触及了对他的无比好奇。

二先生一面笑，一面向后退着，频频用手向窗外指着，那意思颇似要他到外面去。

简昆仑几乎被他弄糊涂了。

“为什么不说话？”简昆仑明明记得他会说话的，一下子却像是又变成哑巴了。

调侃似的，二先生发出了一串笑声，身子霍地向后一纵，已自蹿身窗外。

情势发展至此，逼得简昆仑非得要一探究竟不可。手下按劲，已自榻上跃身而起，紧循着对方的身子，穿窗直出。

虽说是穴路被封，普通身法的施展却是无碍。

二先生见他跟出，很高兴地笑着，忽然身子跃起，刷！落向墙头。

简昆仑忙自纵起，也落身墙上。

二先生身子一纵，又蹿了出去。他轻功极佳，这一蹿，总似有六七丈开外，若要昔日，这个距离对简昆仑并无困难，只是今天他却难以达到。

奋身一纵，也不过只是三丈远近。

他这里身子方自落下，只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才自觉出情况不妙，回头再看已不见来时之路，即使自己所住的那幢半月轩书楼，也失去了踪影，心里一惊，才知道此身已坠入万花飘香所设置的奇妙阵势之中。一时进退维谷，好生为难。心里正自后悔，眼前人影乍闪，二先生却已笑嘻嘻站在当前。

“你这个人……”

才说了半句，二先生已嘻嘻笑着，脚下有了行动。简昆仑只得快步跟上，二先生跨前一步，他也跨前一步，一前一后，首尾相接。

步法左右穿插，宛若蝴蝶穿花，一阵快行，早已百十丈外。

忽地二先生跃身一纵，双手平伸如鹰，简昆仑已悟其妙，邯郸学步，亦步亦趋，身子一跃一落，站定之后，才恍然觉出，此身一如前样的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二先生正含笑向他看着，现出十分欣慰的模样。

“我明白了……”简昆仑说，“你是在教我破阵之法吧？”

二先生连连含笑点头，仍是一言不发，忽然用手向远方指了一指。

简昆仑先时已自怀疑，眼前阵势与当空星座暗相配合，此时透过二先生的引导，颇多证实，顿有所悟，这时是他有意指引，自不会放弃机会，正待向对方问个明白，二先生却已纵身入阵，不容他稍缓须臾，只得快速跟上。

如是，二先生在前，简昆仑在后，两者距离不足半丈，如此近的距离之内，简昆仑自能将对方的一举一动，看得十分清晰，乃自学样，惟妙惟肖。

走了一程，奇趣横生。

原来柳蝶衣当初设置这个阵势，夜观星相，昼研地理，配合着他的灵思妙想，足足数月之久，才得部署了眼前这个阵势，除了他自己之外，也只有极少数的几个本门重要人物，连同职在总管的雷公公，总共不超出十人，经他一一指点之后，乃能通行全阵无阻，其它众人，即使服务于此总坛的千百手下的弟子，充其量也只能一知半解，各就其职务有所相关的路线，予以分别指点，能窥全阵十分之一二已是不容易。

如此情况之下，眼前这个二先生之放浪形骸，来去自如，真个不可思议之极。

自然，这些却非眼前之简昆仑所能洞悉，只觉着前行的二先生身段步法，

无一不美。难能可贵的是对方身步不缓不疾，月影下极见分明，简昆仑何等造诣？自是望之能解，举一反三，顿时大为受用。

渐渐地，简昆仑乃自觉出，这个二先生步法变化极多，随便行来，即包括崆峒、少林、武当、形易……等数家之长，妙在从容穿插，紊而不乱。如此情况之下，简昆仑本身若非有深湛武术造诣，兼具极高智慧，且对武林名家武术有广泛之认识，即使能邯郸学步，勉强跟上下辍，想要悟其所以然，简直梦想。

简昆仑眼下急学强记，且行且悟，由于变化极多，乃致奇趣横生，妙不可言，这才明白，对方这个二先生，何以放着好好的觉不睡，夜来无家游魂似的，每每穿行于此阵之内，敢情这其中乐趣无穷。

按照原阵所设，行行松柏，耸耸假山，阡陌道路，乃至亭台楼阁，无不兼具阻拦攻防之妙，可是在二先生的脚步带领之下，却能惊而不险，逢凶化吉，妙在每能洞悉于事发之先，如此一来，即使最具吓阻声势的障碍，一变而为有形无实的幻景，十足的障眼法儿，也就不足为惧。

纵横来去，左右无阻，正因其步步惊险，便趣味频生。蓦地，前道似有灯光晃动。二先生怔了一怔，并无回避之意，简昆仑警觉地拉了他一下，二人便就着眼前一块耸立的太湖石伏下身来。

这一手倒也有其必要。二人身子方自伏下，即见灯光现处，远远移过来几条人影，值此破晓时分，庭院里浮现出一片淡淡雾气，乍看之下，难以认清，渐渐那一行人影来近了，才得看清，一共是四个人。

走在最前面的两个人，一身玄色号衣，身材高健，各配长剑，人手一支六角纱灯，护侍着正中一个身材瘦颀，面相清癯的老人，老人身后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驼子，简昆仑一眼就认出他是雷公公。

一行人神色匆匆，走得甚快，却因为走在正中的老人，并不擅武，速度自不如施展轻功那般快捷，好一阵子，才来到了面前。

简昆仑特别注意地向正中老人打量，见他面相清癯，神采斐然，颇有几分儒者之风。

忽然他心里一动，想到了一个人……

那日船泊江中，由飞花堂副堂主海客刘青亲自出马，去迎接一个神秘的贵客。

这个神秘人的身分，事后简昆仑却也猜到了，那便是专为医治飘香楼主人柳蝶衣疾病而来的。

现在简昆仑几乎可以断定，眼前这个文采斐然的老人，就是那位被专程迎接而来的贵宾了，这一霎的行色匆匆，莫非显示着主人柳蝶衣的病情有了变化，还是……

四个人的脚步，匆匆自眼前过去，留下了一连串的悬疑，实在发人沉思。

这一切看在简昆仑眼里，引发了许多联想，只是看在被称为二先生这个人的眼里，竟似全然无动于衷，随着对方一行四人的离开之后，他立刻自地上爬了起来，马上恢复了原来的活跃。

简昆仑现在总算对他明白了一点，那就是这个人的神智果然有点问题，必须时予提醒……

“不能再走了！”简昆仑拉住他，指了一下天，“天快亮了，我要回去了。”

二先生忽然呆了一呆，看了一下天，又向他脸上注意地看了一会，突地

改为笑颜，连连地点着头：“该回去了，该回去了……”

简昆仑听他居然开口说话了，颇是意外，这个机会颇是难得，自不可轻易放过。

“你到底说话了！”简昆仑说，“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

二先生露着白牙笑着，“我不是哑巴……我不是哑巴。”

“好！”简昆仑，“请问贵姓？”

“贵姓？”

一只手摸着脖子，二先生又傻了眼啦。

“唉！”简昆仑叹了口气，“你姓什么？叫什么？难道连自己的名字你也不知道？”

二先生直直地向他望着，一脸的认真模样，瘦脖子上老大的喉结上上下下起动不已，想不到这个最简单的问题，竟然使得他一时为难至此。嘴里哼唧唧老半天也吐不出一句整话来。简昆仑颇是不忍地拍着他道：“算了，算了……我们回去吧！”

二先生这才大感轻松，笑逐颜开地说道：“回去，好好……回去……”

别瞧他连最简单的问题也答不出来，一旦行动起来，却是极灵活，那么复杂的阵势。对他丝毫也发生不了作用，或许是夜夜行走，早已习惯，以之为每日例行功课，乐此不疲。

眼看着他展动身形，一如蝴蝶穿花，起落纵进，极见潇洒灵活，此时的二先生，显然又不能以神智不清而论也。有了前此经验，简昆仑对眼前阵脚，已略能测知，此番回转较诸来时大为不同，暗以所猜步法，试证前行之二先生所出，每有所中，一来一去，收获甚大，无意之间，得此助益，始料非及，好不高兴。

二先生一路前行，很快的已返回来处。

简昆仑原意请他到自己房内坐坐，俾能做侧面观察，对他略作了解，却不知他身形不停，一径返回居住之处，便自不再现身。

此时天光近晓，东方已现微明，整个庭院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雾气，空气冷冽，颇有几分深秋的寒意。

简昆仑等了一晌，终不见二先生转回，只得自行转回。

院子里静悄悄，好不冷清，几片桐叶在凌晨的冷风里溜溜打转，长幔拂风，猎猎作响。他才警觉到去时匆忙，竟忘了关上窗户。

正当他踏上石级，欲入门扉的一霎，一个高挑体态的人影在门前闪了一闪，却又缩了回去。

简昆仑吃了一惊，忙即站住脚步，轻叱了声：“谁？”随即快速向房内踏入。

那个高挑体态的人影，并未离开，其时正在恭候。

“是我！”她轻声答道，“无音！”

声音甚低。说时，又自退后了一步，立身于长窗一角，借着拂动的窗幔，用以对外掩身。

短帔长裙，头扎湘帕，把一口二尺青锋，斜插腰际，周身上下，收拾得甚是利落。正是飞花堂堂主时美娇身前得力二婢之一的无音姑娘，此时此刻，她怎么忽然来了？

“是你……无音姑娘……”

“相公请进来说话……”简昆仑心里忐忑，含糊应了一声。

无音上前，关上了门，闪身窗角，向外看了一眼，才自回过身来。

“相公不必多疑，我只是……”

微微顿了一下，她抬起脸来，一双眸子光华烁烁，却也气势逼人。

“我此来奉堂主之命，对相公暗中窥察……”冷冷哼了一声，“堂主料事如神，果然没有猜错……”

简昆仑心头一惊，外表却十分镇定。

聆听之下，声色不动地冷冷说道：“姑娘请示来意！把话说清楚一些！”

“当然！”无音冷冷笑着，眼睛里的光华，更见有逼人之势。强将手下无弱兵。使人警觉到时美娇手下这个爱婢，绝非泛泛，颇似有担当一面的气势风度。

“有几句心里的实话，要向相公说明，无论是或不是，都请您实话实说。”

她特别加重语气，补上一句：“是我自己的私心话，与任何人都无关系。”

简昆仑这才明白，点了一下头。

无音轻轻说了声：“谢谢您！”重复一遍说：“是我自己的意思，您要是怀疑什么，或是不愿意回答，都没有关系，可以不必回答！”

简昆仑微微一笑，点头答应。

虽然与对方姑娘见面不多，话也没说过几句，可是就有一种感觉，感觉到对方这个姑娘的聪颖正直，颇似存有深心，不免启人疑窦，令人心存不解。这一霎她的前来，莫非对自己有所表明，自剖？还是……微微思忖了一下，无音随即说道：“我与相公素昧平生，只是对您的作为，很是钦佩……特别是您解救朱先生那档子事……很令人感动。”

简昆仑看了她一眼：“是么？只是贵主上却为此很不见谅，以至于我落得了今日下场……”

“您后悔了？”

无音不着表情的又道：“听您的口气好像是，如果您早知道有今日下场，您就不会插手管这件闲事了？”

简昆仑冷冷一笑：“我一生绝不后悔的事，这件事更不例外。”

“如果您早知道这么做会开罪柳先生，而且祸连崔家大小，您也不后悔？”

简昆仑微微一笑，即使涵养功深，也难以自持。他站起身子，走向窗前，让清冽的寒风，侵袭着他的身子，兼以冷静一下他激动的情绪。

无音这句话，像是一支冷箭，忽然射进到他心里，一霎间，他仿佛看见了崔平死前那种无助，近乎于绝望的表情……以及自脚下淌出来的红红鲜血……

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简昆仑缓缓回过身来。

无音只是静静地向他望着，仍在等候着他的回答。

简昆仑缓缓坐下来，暂不置答。

“您怎么不说话？”

“我心里只有仇恨！”简昆仑冷冷地说：“没有后悔！如果这便是你们堂主特意要你来打听的，就请你转告她知道。”

无音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一丝笑靥出现在她朴实无华的脸上：“您错了，这才不是堂主要我来打听的，刚才我已经告诉过您，这只是我自己的意思，我和我妹妹总算没有看错您……今天我来看您，是要告诉您，我们姐妹对您寄以同情，愿意在暗中

助您一臂之力……”

简昆仑想不到对方率直如此，一时颇感意外。

“你？”简昆仑惊疑地说，“你的胆子不小，我实在有些不敢相信……”

“您的意思我知道！”无音冷冷说道，“相公您可不要误会，我们姐妹只是对您心存不忍，愿意在必要时，助您一臂之力，可没有丝毫背叛本门的意思，更不会出卖主人……”

“你的主人是谁？”简昆仑问：“柳蝶衣还是时美娇？”

“时堂主对我们姐妹恩重如山……”

“够了！”简昆仑点头说，“为什么你对我心存不忍？难道我眼下有生命之危？”

无音微微犹豫了一下，轻轻一叹道，“相公您是个聪明的人……”

“你话中有话！”

“唉！”无音又叹了口气说，“这几天柳先生心情很不好……在这个时候您与他见面，是很不利的。”

简昆仑点点头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就要见面了？”

无音微微点了一下头。

“什么时候？”

无音又摇了一下头。

“很好！”简昆仑说，“我正想见识一下这位爱花的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只可惜眼前他生病了，看起来他的病势还不轻呢！”

无音顿时一呆：“咦，你怎么知道他老人家生病的？”

“我也不是瞎子，不会看？”

“你看见什么了？”

“该看见的都看见了。”简昆仑笑了笑，“包括那位老先生为他看病的事……看起来，柳蝶衣的病势相当严重，以至于他自己已束手无策，其实他本人已是绝高的医林妙手……连他自己都不行了！”

“你……怎么知道？”

简昆仑微微一笑。他当然知道，柳蝶衣既能自炼起死回生的灵药八宝金散，自然深精岐黄，见微知著，也就可以想知一切。他却没有向无音说破。看来这个无音，虽是机智灵巧，较之其主人时美娇却相差甚多。权宜眼前，当可智取。

无音用着奇异的眼睛向他看着，半天才说：“怪不得堂主说您是个危险的人物，又说您极聪明，看来她确是有知人之明！”

简昆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无音乃自点了一下头说：“总令主他老人家确是病了，不过这个病早已在身，时好时发，实在说也没什么大不了，只是这一次较为严重而已……”

“而且，自从刚才问医后，现有多半已暂时稳住了病势。”

“对了……”

说了这句话，无音忙即住口，才似觉出无意间透露太多。其实她和李生的姐妹无言，自幼都是顶爱说话的，姊妹在一起，常常聊个没完，张家长，李家短，更爱背后论人是非，直到有一天时美娇发现了她们这个缺点，大发雷霆，力诫之下，特意为二人取之无音、无言这两个名字，从那时起，规定她姐妹一年之内，不许说话，犯则重惩，一年之后，果然收效，她们姐妹的话少多了。但是，先天本性上，她们仍然是能言善道的，这一霎，不自知的，

竟似故态复萌。

简昆仑已由她嘴里知道了许多，点点头说：“这意思是他就要见我了？”无音点了一下头。也许想到了不应该话太多。

“你刚才说到，时堂主料事如神，究竟是料到了什么？”

说时他冷峻的目光，直直地向对方看着，那是因为他认定了无音的不擅说谎。

无音果然招架不住，讷讷道：“那是二先生的事……”

“哪个二先生？”

“当然是柳二先生了！咦，你们刚才不是还在一块，怎么你……”

简昆仑心里一动，终于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事。原来那位二先生他也姓柳，竟然与这里主人柳蝶衣同姓，姑且假设主人柳蝶衣是大先生，那么他的弟弟，便当以二先生称之了。

一个突然的念头，电闪心头。那便是这个状似疯癫、精神失常的人，竟是主人柳蝶衣的兄弟……莫怪乎武功如此卓越高超，却又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位柳二先生落得如此？显然这是人家的家务事，与己无关。

无音忽然发觉到她的一再失言，却已是追悔不及，只是她来此主要的目的还没有道出，这件事在她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有件事也许您还不知道……”

一霎间，她面现犹豫，思忖着，向着窗外看了一眼，才自讷讷说道：“永历皇帝……他……”

简昆仑顿时心头一惊：“他怎么了？”

无音又向着窗外看了一眼，讷讷说道：“听说如今情况很不好……”

简昆仑不动声色地看了她一眼，压制着心里的激动。

“详细情形我还不知道……”

说着她往前走了几步，小声道：“昨天，我听见马副堂主跟我们堂主报告说，皇上身边的情况很不好，李定国吃了败仗，而且他们还抓到了皇上身边一个姓丁的大臣……”

“丁魁楚！”

简昆仑嘴里念着这个名字，一时为之黯然。

丁魁楚是明末的两广总督，为人正直无私，就是他与当时官拜广西巡抚的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称帝，说得上是永历皇帝身边最得意的一个大臣，如今连他也落在了敌人手里，情况诚然是十分险恶的了。

“是丁魁楚……”无音点头说：“听说清朝皇帝悬有重赏，要捉拿皇上……派出去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吴三桂、孙可望以及好多好多的人，都对皇上势在必得，皇上现在已逃往桂林……”

简昆仑只是静静地听着，思忖着永历帝身边，只要还有李定国、瞿式耜在，应该是还有相当实力，一半时或许无妨。

无如无音接下来的话，却又使他十分的紧张和焦虑。

“柳先生为此很不开心……”无音说，“听说下了手令，要我们堂主亲自出马。”

“我明白了！”

简昆仑哈哈笑道：“什么时候动身？”

“这个……也许很快了……”无音原本展开的眉毛，忽然收蹙在一起，脸现愁容地道，“听说柳先生很生气，特别嘱咐我们堂主说，如果皇上不合

作，不能生擒，就下毒手予以杀害……绝不许皇上落在其它人手上……”

简昆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那是因为时美娇的出手他领教过，机智、诡诈、神出鬼没，再加上几至于无敌的一流身手剑技，绝对冷静的头脑，这些已足以令人生畏，却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她的无情！

这一点，只由她对付崔氏母子的残酷现实，即可证明。

果真柳蝶衣选中了她——时美娇出面，去对付日渐式微的永历帝，后者的处境，诚然岌岌可危，想到了时美娇的辣手无情，简昆仑一时间心情忐忑，如坐针毡。

他却是真正的无能为力了。

向着窗外漠漠地看了一眼，把一双无助的眼睛，转向当前的无音：“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宝贵的消息，只是……”微微地苦笑了一下，便自不再多说。

无音说：“我和妹妹私下里都希望相公您能出去，也许只有您能够救皇上……但是……”

她亦有她的为难之处，时美娇既有恩于她姐妹，目前更有主从关系，这个坚定立场，不容她有所背叛。再者，她的能力确属有限。像现在这样的通风报信，也许便是她所能做到的极限了。像是还有话要说，无音迟疑着正要开口，却为猝然飞临而来的一丝细响声音所警觉。像是一枚小小制钱儿落地的那种声音，叮地响了一声。无音却知道，那是妹妹传来的示警暗号。向着简昆仑匆匆地点了一下头，闪身而出，暗影里连续着几个快速闪纵，便自消逝不见。

简昆仑预料着，必将有人来了。

果然，一会儿的工夫，老王就送饭来了。来的时候甚是轻悄，进得院内，才咳嗽了一声，高声喊道：“饭来了！”

早餐食粥，一瓷瓮热热的鸡粥，配着两样小菜，很有点广东口味。

简昆仑索性把心宽了，有什么吃什么。那鸡粥是用浓浓鸡汁所煨，间以鸡丁莲子，甚多姜丝，香喷喷的，既热又浓，好生受用。吃了几口，便自夸赞起来，两样下粥小菜火腿薄片、虾油酱小黄瓜更是可口之极。

老王蹲在门口的朱漆大板凳上，打火抽烟，眯着两只眼睛，透过一片烟雾，向他瞧着，一副陕北土著庄稼汉子模样。切莫以为这般形样便是老实，能够为万花飘香所用，哪怕是执鞭贱役的小厮，也都经过一番严格挑选，老王可也不应该例外。

“好吃吧？鹅就吃不惯这个……”还是那句老词，“鹅只爱吃羊肉泡！”

“早上也吃羊肉泡？”

“早上不吃！”老王说，“早上吃贴饼子，喝玉米粥，鹅们那地方的玉米可好啦，砸碎了，用里面的玉米糝子熬粥，可美啦……嘿！”

一根长八寸的小小旱烟袋咬在牙上，抽得吱吱响，那神色这会子可享受啦。就是给他皇帝也不想干。

“鹅们那地方女人也漂亮，又红又白，不高不矮，有鼻子有眼的……”

简昆仑听着差一点想笑。

“你先生别笑，鹅说的是真的，你没听说过？”一面摇晃着脑袋，用着浓重的陕北乡音吟哦着，“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有腔有调，却也合辙押韵。

像是当地传说的俚语，米脂、绥德、清涧，瓦窑堡等皆是陕北县名。月是故乡圆，这位老王看来是典型的思乡狂热，不忘本得很。

“鹅们那地方——绥德，男人也俊，一个个都像先生你这个样，又高又壮，俊得很！”

“那你又是哪里人呢？”

“这……”老王的声音忽然小了，“鹅也是绥……绥德。”说到这里一扭头哐地一声，赶快跳下板凳，敢情是有人来了。

一行三人迎着新出的太阳，顺着廊子的那头，一径向着这边大步行来。

走在最头里的是个身披红衣的高大驼子，正是此间职掌内务提调的总管先生——雷公公。身后二人各着黑缎子蝴蝶号衣，显然是本府当差。

老王赶忙把碗筷收拾妥当，方自就绪，雷公公一行已来至门前。

“小兄弟，你大喜啦……”

说时已停下脚步，睁着双三角眼，在对方身上转了一转，嘿嘿笑了几声：“你的愿望达到了，主座有请！”

简昆仑心头一震。倒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无音刚才来说，马上柳先生这就约见了。难道说他的病已经不碍事了？

在心里略一盘算，简昆仑一言不发，站起来随即向外步出。

雷公公呵呵笑了两声，深邃的三角眼里，精光毕现，在对方这个年轻人身上打转。这是有含义的，或许他认为对方这个年轻人，性命已经丧失于弹指之间，主人柳蝶衣的个性太熟悉了，那种不动声色，聚雷庭万钧于刹那间的出手，当今天下，实无人能予招架。多年以来，已不知道有多少奇人异士，自命不凡的剑道高手，或名重一方的宗派领袖……俱都败在了柳先生剑下……他们也都丧失了性命。

似乎是，柳先生有一项自己遵守的原则，多年来奉行无悖，那就是，绝不使败者生离。也就是说，每一个落败在他手下的人，均将同时丧失性命。这个他自己奉行的准则，就雷公公记忆所及，近五年以来，从无例外，以此推想，简昆仑这个年轻人的生存机会，实是微乎其微。

雷公公那双久经磨炼的眼睛，生平阅人多矣，人的生死祸福，冥冥中似乎早有安排。所谓的吉凶生死，其实在当事者接触之前，往往已有异像显现，即一般所谓的气相也。

一个人在大凶猝临之前，常常行为乖张异常，常见的现像是乌云罩顶，印堂间一片阴晦，便是霉气当头的显现。印证于过往阅历，每有所应。这却是雷公公眼前所又不明白的了。那是因为，眼前的简昆仑，显然并不具有那种死亡来临前的异相。这个特殊的发现，使得雷公公甚是惊讶，一双三角眼，情不自禁地频频在对方脸上打转，越觉对方少年菁华内蕴，英气盎然，这种气魄，似乎与死亡有着遥远的差距……一时之间，脸上越现不解。顿了一顿，才自微微点头道：“跟我来！”

一行四人，随即踏上了眼前朱红长廊。

雷公公前行带路，简昆仑居中，两名当差武士殿后，一经前进，脚下甚快，三数个转弯，已拐上了一条幽树衍生的甬道。这般步法，颇与夜来二先生施展相仿佛。雷公公特意混淆，故示玄奥，简昆仑明明看出其用心，却是只当不知，暗暗将目光所见，记在心里。

俄顷间，眼前已来到了一处绝妙世界。

朝阳泛金，繁花争艳。彩屏一面，其实是半壁青山，却为一种不知名的红紫小花大幅披挂，一面是红一面是紫，间隔着老树奇石，甚是怪异。花色奇艳，在阳光的渲染之下，光彩极强，不经意地看上一眼，也觉刺目难开。

流目园中，百花竞蕊，无限芳菲，以时令计，应已届深秋时候，偏偏这里却看不出一些秋的意味，触目所及，甚多奇花异卉，竟是简昆仑生平初见，连名字也叫不出来，显为主人所穷心搜罗，证之对方爱花主人那个奇怪的雅号，应是当之无愧。

简昆仑脚步未曾踏入之先，已自感觉到花气袭人，这时更不禁为阵阵浓郁花香充斥鼻端，顿时神情为之一振。

思念中，已前进百十丈远近，眼前景致竟是较前更甚，奇花异树，小桥流水，随着前进的脚步，一一毕陈，耳边上众鸟啁啾，时见彩羽纷飞，分明置身世外桃源，怎么也不曾料想到，这里有此一处胜景。地势竟是如此之大，一路踏行，简直如置身山阴道上，目不暇给。

简昆仑一面行走，一面暗自打量，对于眼前这等寓自然人工于一炉的磅礴气势，大为惊叹。柳蝶衣其人这个黑道魁主，俨然有其不可侵犯的凌人气势，观乎此当可认定。

雷公公带领着他，方自在一处紫藤花重重叠生的门前站住，即有一白衣少年闪身而出。

来人少年乍然的现身，全无声息，似早已守候在侧，无论如何，手脚轻灵，一身轻功可观。

双方自然是熟悉认识的。雷公公如此高傲，乍见少年，却也不得不勉强挤出一脸笑容，抱拳唤了声：“七郎！”被称为七郎的白衣少年略略点了一下头，一双眸子，却只在简昆仑身上打转。

或许是他想像中的简昆仑，与眼前人形像不大一样，是以乍见之下，神色甚是惊异。

“这人交给我了，雷师父你们回去吧！”

嘴里说着，一双明锐眼睛，兀自不离当前简昆仑身上，转瞬间已把他瞧了个内外清楚。

雷公公不大情愿地嘿嘿笑了两声：“这个……”少年七郎忽似不耐地沉下脸来，冷笑一声，目注向雷公公道：“怎么，连我也信不过么？”

出声清脆，宛若妇人，再观其人，长长玉立，猿臂蜂腰，俨然硕健男子，偏偏唇红齿白，玉面无须，便是坤道行里，亦难觅如此姿色。

若道如此姿色，全无男儿本色，却是大谬不然，眼前七郎不过神色少愠，竟有凌人之势，明眸如电，直视间，雷公公那等气焰之人，相形之下，竟为之黯然失色。

眼前在七郎目光逼视之下，雷老头只得又做出了一副笑脸：“你言重了，既然如此，这人便交给少君你了，只是……”

七郎不耐地哼了一声，转目简昆仑道：“简兄请！”抽身而退，再也不向雷公公多看一眼。

第九回 绿荫深处桃子熟

七郎翩行于前，昆仑亦步亦趋。

见他细腰、丰臀，宛若女子，却是步履刚健，身手了得。好生生出现了如此之人，使得原本就已十分诡异的此一庞大组织，更加添了几许神秘……

看着七郎那般款款身步，简昆仑只觉着好别扭，不大自在。恨不能照屁股给他一脚，偏偏对方持礼以待，又奈之何？

一袭白衣，闪闪生光，却绣有朵朵桃花，人是那般的俊俏，我见犹怜，错在投错了娘胎，若是女孩儿家也就好了。他却又是个男人。

简昆仑连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偏偏那个婀娜娇好的身子，就在他眼前移动，闪动跨进，如风摆桃花，竟是点尘不沾，论及武功，真正顶尖儿一等高的高手。印象里对方门中，也只有那位飞花堂堂主时美娇，堪与并论。

他由是对眼前七郎，心生诧异。先前雷公公曾以少君称之，莫非他是主人柳蝶衣子侄辈人？抑或是柳氏入室弟子？果真这样，在万花飘香此一组织里，应是身尊位隆，为人敬重，观之雷公公先前对他形样，却是忌讳有余敬重不足，却又为何？

七郎前行极快，却不忘时时回头打点，每纵一步，即回身相待，这番顾虑也忒仔细了。

简昆仑耐着性子，一言不发，所幸主人下榻的紫竹精舍，已在眼前。

简昆仑对七郎，固是心存厌恶，但是他那一身杰出轻功，却令他不敢稍存轻视，尤其是他前进的步法，在在启发着有关眼前阵势的关窍，七郎再一刻意逗留，顿为简昆仑有所悟及。

平湖秋水，一桥枕波如醉。几株枯树，掩不住垂垂老态，在蒸腾着袅袅水雾的映村里，形样越显萧索。小风轻袭，在洒满了黄金般的秋天太阳里，揉碎了波光粼粼的层层水面……一个人斜倚老树，长竿在手，正自临湖垂钓。

那么宽大的黑色长帔，墨云也似的置散在草地上，正同于他身后过长的棕色长发……两样东西连在一起，给人说不出的懒散意味。

懒散便说明了那个人。以至于，他虽然长竿在手，却连眼睛也不睁开，竟似睡着了。

手上长竿之外，身旁草地上平置着两口带鞘长剑，一个饮水的紫砂瓦樽，一具七弦琴，这一切在眼前宁静的气氛里，也同主人一样，俱似睡着了。

简昆仑触目而惊，霍然定住了脚步。无庸多说，这人便是柳蝶衣了。

双方距离约在五丈左右，然而简昆仑却约束着自己不再前进，对方即使身怀绝世奇技，在这个距离之内，也是万难施展。

然而，那老人——柳蝶衣却似真个睡着了。原本闭着眼睛的脸，竟似不支地微微垂了下来，甚至于手中钓竿，也有下垂之势。简昆仑目及之下，禁不住吃了一惊。对方若真是那个传说中的爱花主人，便是当今天下最厉害的一个，何至于眼前懒散如此？他岂能不知道自己的来到？抑或是根本就没有把自己这个人看在眼里？

一霎间，简昆仑心里不觉羞辱，几至形色于面。似有阵阵微风，将地面萧萧落叶向外蠕蠕移动，包括水面粼粼的波纹，都像是在一个自然的频率里作息。这频率也似支配着主人的呼吸。

他竟真地睡着了。

虽不曾发出震耳的鼾声，却是充耳可闻，随着他均匀的出息，双肩做一

定的耸动，粼粼波纹，蠕蠕落叶，都在此一个频率里，配合得恰到好处。

这番景象其实再自然不过，偏偏就错在太自然了，看在明眼人如简昆仑者的眼睛里，顿时心生警惕。

所谓的混元一气及太极感应圈，皆为传说中内功极上乘境界，擅者极稀，能达到如此功力境界者，不用说，自然大非寻常，看来眼前的柳蝶衣，应是庶几近之了。

果真如此，简昆仑需向前踏进几步，便能测知，那是随着练者本身的气机感应，借助于呼吸或全身穴脉的自然传送，达于体外一定距离范围，在此范围内的任何介入，都能使练者本身有所感应。必是因为如此，柳蝶衣才似毫无顾忌地睡着了，这种奇妙的反应，甚至于包括水底游鱼。若是一条鱼，恰于这一霎上钩，自然能使他立刻警觉，其实在上钩之前的触动钓饵，也有不可思议的微妙感应。

对于柳蝶衣言，七郎当是称得上细心体贴，极尽照顾关切之能事，以至于眼前的闭目小憩，他也不忍心率先打扰，便自远远静立一隅，敬候着主人自然的觉醒。

便是那片轻悄的枫叶，打扰了主人的美梦。

一片红通通，几至透明的枫叶，自湖边老树枯枝飘落而下，翩翩自熟睡中的主人头顶飘过。便是这般轻轻的一丝音讯，使得睡梦中人猝然为之惊醒，反应极其鲜明！

像是为人推了一下，柳蝶衣霍地抬起头来。

却在这一霎，右手长竿，倏地抡起，水花一响，一条盈尺银鳞，同时钓起，不缓不急，却为他同时抬起的左手操在手里。

虽说是忽然惊醒，他的动作并不慌张，反似极其从容，右手抡竿，左手操鱼，配合得恰到好处，那一双蕴含着隐隐光采的细长眸子，却已注意到简昆仑的到来。

“唔——你来了……”

反手把鱼抛向湖里，这一霎，他的睡意已似全消。

“你过来，咱们好说话！”

说时，长竿直倚，却把身子缓缓向后仰起。

简昆仑哼了一声，举步直趋而前。约莫在对方身前丈许左右站定。

他几乎已可判定，眼前这人便是柳蝶衣了。

这个人在他心目中，不可否认的，是具有极为特殊分量的。然而，正因为这样，他却更不能在对方面前稍示微弱。

想像中，柳蝶衣这人，必然已很老了。甚至于刚才的那一瞬，瞧见他垂下的棕色长发，依然认为如此。直到这一刻，双方近距离细察之下，才觉着这个判断错了。

这个人并不老迈。

看上去，不过四旬左右，眉长目俊，鼻直口方，若非困于眼前的病势，略似憔悴之外，平常时候，应该是相当英俊漂亮的一个人物。

柳蝶衣也似同样的惊讶。也许是简昆仑的忽然出现，使他想到了许多过去，这一切都因为简昆仑与他父亲的酷似。“不错……看来你确是简冰的儿子……”他说，“我已经知道你的名字了，简昆仑。”

一霎间，他眼睛交织着谜样的光采，似乎许多过去的事情了，一下子都记了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叫这个名字？”简昆仑当然知道，却没有必要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基本上，双方敌对的立场，并无改变，特别是简昆仑知道他与父亲的那段宿仇之后，新仇旧恨齐聚心头，岂能轻言化解？

柳蝶衣的神态依然不失懒散，这一霎更似带有几分虚幻的飘渺……

“那是因为你出生在西北地方的昆仑山……”他说，“你母亲是个红颜薄命的女人，生下你不久之后就死了。”

简昆冷冷一笑：“你说得都不错，看起来，你对于我家的事情很清楚。”

“清楚得很……”柳蝶衣微微笑着，“可以说比你还清楚，但是今天我召你来这里，却不是跟你闲话过去，过去的事情连你都不一定知道。”

简昆仑冷笑了一声，没有说话。

柳蝶衣说，“你的所作所为，我都知道，年轻人见义勇为，打抱不平，这都不是坏事，要紧的是，不要意气用事，更重要的是要量力而为，自己要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就像你的……”

顿了一顿，他再一次向简昆仑注视过去。

“你坏了我的大事……”

说到这里，柳蝶衣那张颇似憔悴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丝苍白的颜色。

“你的胆子不小……”柳蝶衣说道，“这个天底下，凡是胆敢与万花飘香这个门派为敌的，结果只有一样——便是自取灭亡，你也不会例外。”

简昆仑立刻有所感触，便是透过对方语锋所立即传过来的强烈杀机，以至于使得他不得不向后退了一步。

他立即又向前踏进一步，依然是站在原来地方，目光里由不住散发出强悍的刚烈意味。

柳蝶衣禁不住微微笑了。

“我知道，你是家学渊源，你父亲当年剑术极佳，看样子，你也不差。时堂主更告诉过我，说你的剑术功力尤在那个崔平之上……崔平也已相当不错了，他的红棉剑技，在剑术门中，独树一格，应有一定的分量，只可惜，你与他初次相见，他便死于非命，要不然对你应有相当裨益，很可惜……”

对简昆仑来说，这几句话真有割肤刺心之痛，一个成名剑客的死，在他嘴里只是这样轻描淡写的几句，便算是盖棺论定了，更何况致死崔平的元凶大恶就是他本人。

简昆仑虽似有刺心之痛，却不便现之表面，更不欲为此干扰了眼前自己的情绪。

聆听之下，他也只是微笑而已。

柳蝶衣却很仔细地向他注视着。就气势而论，他瞧出一派剑术大家的形象。

就只这一点，对方虽只是个少年，他却不能轻视。

“七郎！”他转过脸来，瞧着身边的那个少年，“这便是我常常与你谈到的大家风范了，遗憾的是，你却没有……”

七郎腴腆着扭了一下身子，媚色中大有颀颀，意似不服。

“我不是说你的剑术不及他……这一点，须待你们比过才知道……”柳蝶衣说，“我指的是气宇和风范！你应该记住，一个具有杰出身手的人，都应该具有一种属于自己的风格气势，即使功力有所不足，气宇却不能不弘。”

柳蝶衣的眼睛，不失怜爱地看向身边的七郎。

“这么多年以来，你常常遗憾，碰不见一个剑术能与你抗衡的敌人，现在你的机会来了……”指了一下面前的简昆仑，柳蝶衣说，“就是他！”

七郎微微呆了一下，大眼睛里交织着极其错综的感触。本质上，他极其要强好胜，只是却无意拿眼前的简昆仑来试剑。

柳蝶衣的此一安排，显然是有深刻涵义。对于他来说，简昆仑还是一个孩子，如果仅仅只是比试一下，自是不伤大雅，若是另有居心，可就大大有失风度，传扬出去，难免令人失笑，在柳蝶衣来说，这是他无论如何所不能为之的。如此一来，这个差事可就落在了七郎的头上。

七郎的剑术，曾经他刻意指点，已具有十分可观身手。

七郎的沉着冷静，手下无情，他更清楚。

七郎的身分尤其暧昧，既非是他门下弟子，却远比一个弟子自他身上学习得更多。既非是他属下一员，却可任意进出任何殿堂，承宣他的旨意。他应该算是一个门下的清客，可是清客哪有如此排场？尤其是近两年以来，柳蝶衣对他的凡事依赖，进出相随，几乎已到了一日不可分离地步。

七郎既是赳赳昂藏七尺之躯，却又妩媚一如妇人。

这一切点缀着眼前这个少年七郎，诚然多姿多彩，不要说外人弄不明白，就是万花飘香里面的自己人，也搞不清楚他是个什么身分，除了极有限的如时美娇这等身分的几个人。略略知其一二，而这几个人却又都心照不宣，决计守口如瓶，人前人后都不会轻易吐露只字。

七郎的重要，只有主人柳蝶衣自己心里清楚……

多年以来，这个形像特殊的少年，曾为他夜行出入，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事，铲除了不少格于现实，而又不便解决的人物。

每一次，七郎都能圆满完成任务，从来也没有令他失望过，一切的一切……正说明了柳蝶衣对他的倚重，于公于私，都不可一日或缺。现在，他却期望着，把简昆仑这样的一个人，交到七郎的手里。

七郎的感触，甚是震惊。他与柳蝶衣之间的默契，早已是心有灵犀，什么事根本用不着多说。眼前这件事，更不例外，便是柳蝶衣存心假七郎之手，杀害对方简昆仑这个人了。

“我已为你们准备好了宝剑！”

两口形式古雅的长剑，早已平置草地，简昆仑在见面之初，已经注意到了，其中一口，正是时美娇得自崔平手里的那一把月下秋露。

月下秋露正在柳蝶衣手中轻轻把玩。

“好剑！”嘴里赞赏了一声，他那一双长而秀俊的眸子，平视着当前的简昆仑侃侃而论，“知道吧，此剑是当今仅存的七口古剑之一，当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我曾经一度动心想据为己有呢……”

“后来呢？”

简昆仑已由对方身上学会了耐心，哪怕是死亡将至前的一霎，也不要使自己变得气馁，或张皇失措。

对于简昆仑这般镇定，从一开始，柳蝶衣就很欣赏，一个能视死如归的人，无论如何都值得喝彩。

“后来我自己得到了另一口，”柳蝶衣说，“便是七口古剑之一的风起云涌。”

他随即拿起了这口风起云涌，双剑并陈当前。

“月下秋露性寒，属阴，风起云涌性烈，属阳，比较起来风起云涌的杀性要强得多……却是正对了我的口味，或许月下秋露的质地，比风起云涌更要纯一些，只是，它却与我比较没有缘分。”简昆仑冷冷说：“怎说无缘？现在它已经在你的手里。”

“不，它是你的……”

“我？”

简昆仑几乎惊愕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配拥有它，那么它便是你的了，否则，便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说着，柳蝶衣含着微笑，把手上的月下秋露交给身边七郎道：“把剑给他！”

七郎微微愕了一下，答应一声，走过去把剑递给了简昆仑，后者迟疑了一下，也就不客气地接了过来。

“这口剑原是你父执好友所有，他死了，更无后人，你便是唯一的合法持有人……”

微微一顿，他含笑接下去道：“当然，如果你也死了，这口剑才会变成真正的无主之物，那时候情形就不一样了。”

简昆仑微微一笑，很明白对方的弦外之音，一双眸子自然地转向面前的七郎。

如果柳蝶衣再无别意，那么能够杀死自己的人，便是眼前这个人了。

从柳蝶衣手里，接过了风起云涌，七郎的手心直觉着有些冒汗。天知道，在柳蝶衣过去无数次的策使之下，早已经记不清杀过多少人了，然而，却没有任何一次像眼前这一次这样，使他如此为难。

人与人的接触、观感，实在太微妙了，什么原因也说不上，反正从第一眼开始，简昆仑这个人就对了他的脾胃，其中更似有些什么别的因素……思绪纷至沓来，一时也理它不清。

柳蝶衣的眼睛就是命令，谁也无能抗衡。七郎早已习惯，更是无能反抗。在柳蝶衣的目光注视之下，他别无选择，便只有接受之一途。

他的眼睛随即向侧面敌人简昆仑注视过去，后者并无丝毫怯敌之意，在简昆仑的感觉里，柳蝶衣一代剑狂，自己万无取胜之理，眼前的七郎，却大可放手一搏，当设法立于不败之地，再图后策！

然而，柳蝶衣这只水晶狐狸，极其狡猾，还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总要他先自透出了口风，才能伺机后动。

紧紧握住手里的月下秋露，简昆仑内心不胜激动感慨，直觉里仿佛崔平世伯的阴灵就在身边，正在向自己注视。接下了崔平的剑，事实上也就等于更正式地接下了为他老人家复仇的重任……便是这种情绪的安装，一霎间加深了眼前的仇恨。

一股凌人的气机，打从七郎立处，直袭过来，说明了双方正式敌对的立场。

这个七郎必有非常身手，只由眼前这股凌人气机即可判知。事实上，也只有深精内功、精通剑术菁华，才能如此施展，简昆仑再也不能心存犹豫，霍地向正中跨出了一步，双手倒持长剑，拉出了门户。

“好！”

柳蝶衣由不住在一边赞了一声，转目七郎道，“七郎，你可看见了？这便是我常常与你说起的龙形一字剑门了……你可知道？”

七郎点头道：“我知道。”一双眼睛不敢稍瞬，直直向简昆仑注视着。脚下随即也有了移动，渐渐与简昆仑正面对立。形势的发展，已到了一触即发地步。

柳蝶衣忽然一笑道：“我几乎忘了，这是不公平的……”话声甫落，他斜倚的身子，已似一片乌云般倏地腾起，猝起即落，宛若怪风一阵，已到了简昆仑身边，随着他递出的右手，眨眼间已扳住了简昆仑左面肩头。

出手奇快，宛若电光石火。

简昆仑真的没有想到，对方忽然间竟会有此一手，正因为前此被时美娇封了他身上要紧的穴脉经络，以致身手大欠灵活，更何况柳蝶衣电光石火的亲自出手，乃至下一上来即为对方扳住了肩上要脉，再想闪躲哪里还来得及？

虽说如此，他犹有反手出剑之能。那意思是，在对方力道尚未贯穿全身之前，把握分寸，于一发千钧间出剑伤害对方要一念之间，长剑已脱鞘递出。

反手一剑，巧取天星！仰首倒转之间，直向柳蝶衣咽喉要害间撩去。

却是慢了一步。柳蝶衣身法绝快，并无逗留，简昆仑动念发剑之始，他却已去而复还，来去如电，惊鸿一瞥间已闪开了身子。

“哼哼……”打量着面前的简昆仑，柳蝶衣微笑道，“还差一点，不过，如果现在出手，可就要快上许多。小子，你身上的脉络，我已经给你解开了，大可施开身手，全力一拼！”微微停了一下，他才接道：“你二人年纪相差不多，剑术各有成就，兵刃来往，举手应无相让，不必心存仁厚，且看看胜负如何！”

言罢，后退一步，立于树下，大有作壁上观神态。

简昆仑聆听之下，才知道身上脉络已解，对方果有毒手相害之意，方才出手，自己已是万无活理，一时大为自惭，试着运行一下气机，果然畅通无阻。

话虽如此，柳蝶衣岂是真的对他心存下忍？简昆仑却不敢如此猜想。柳蝶衣分明自负托大，眼前故示小惠，为他解开身上脉络，其实正说明了，他对李七郎的信任有加，认为即使双方在完全公允的情况之下，七郎犹应有必然制胜的绝对把握。如此一来，简昆仑应是死而无憾。便是传言出去，也与他的虚名无损。

打量着当前的七郎，柳蝶衣微微点了一下头，一切皆在不言中了。

柳蝶衣的话其实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什么举手对敌应无相让，什么不必心存仁厚，在在说明了眼前一战非只是胜负而已，看来亦是生死存亡之一战。

简昆仑洞悉了对方心意，确是不敢心存大意，便把全部注意力暂时移向对面七郎身上。

“既蒙主人看重，足下想必具有非常身手了，请教贵姓？大名上下？”

说话之间，已然运动真气，贯通全身，神采间大异方才。却有一股凌然气机，透出气海一穴，渐渐向外充斥扩张。

七郎立刻就感觉到了，面色微微一惊，才似知道对方大非易与之辈。

“我姓李，”七郎说，“这里的人都只叫我七郎，你也这么称呼我就对了！”

对答之际，双方护体内气已然相接触，却是一触即分，若即若离，用以

作为探测对方行动的触角，极其微妙。所谓的高手对招，常常便是如此，能够制敌于出手行动之前，端赖此微妙气机交接。

湖边秋色，爽朗中带有几分萧索。破碎了的阳光，在眼前地面上蠕蠕颤动，红叶三五，冉冉脱枝迤迤作舞。

李七郎的长剑还没有出鞘，只是神态间，已有所改变。那一双原本清澈明亮的眼睛，已似乎失去了原有的妩媚，较好的面颊，也不再腴腆，变得狡黠而凌厉。终于，他现出了可怕的一面。

一种突然的感触，使简昆仑警觉到对方李七郎的十足可怕之处……这番感触，前所未见。

便在这微妙的一霎，李七郎已跃身而前。

简昆仑却抢先他一步挥出长剑。

两道闪烁剑光，在一个流动弧度里，接触到了一块，很可能只是剑尖部位，发出了叮地一声脆响，摇碎了一天剑影，双方已倏地分开。

一出即收，倏忽去来。闪开来的身子，更是一动即定，突然站住脚步，宛若打下地层里的一双钢桩，固若磐石。

那却只是一霎间事。

紧接着双方已二度交锋。

像是猝然掀起的两堵波涛，猛然间迎在了一块，凌厉猛劲的接触里，交织出一连串的金铁交鸣。飞动的剑芒，宛若泛泛流电！

猛可里，一片流电打简昆仑头顶上闪过，其间距离，惊险万状。

这一剑，原是七郎剑中精髓，取意乱雪纷飞，故名雪花罩顶，原是柳蝶衣得意之传，简昆仑无论前进后退，或上或下，稍有移动，定当身着剑锋溅血当场。

他却是身若磐石，丝毫不惊。

饶是这般，李七郎的剑锋，兀自险险乎擦着他的发梢挥落过去。

旁观的柳蝶衣显然吃了一惊。

李七郎一剑落空，即知不妥，却已避走不及，简昆仑掌中月下秋露，宛若跳动银蛇，在一个反手拧剑的奇快势子里，剑身灿若匹练，噗地扎进了李七郎右臂。

剑势方出，简昆仑已心中后悔。无论如何，这个李七郎与自己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一剑结果了他，于心何忍。意念方动，同时也接触到了七郎无助的脸，却于十分凄苦、绝望的神采里，进出了令人费解的一丝微笑。

简昆仑顿时心头一震，掌中剑原已刺入对方肩肿，只稍稍进，或是剑芒微吐，也定能使对方内脏尽摧，立毙剑下，却是困惑于李七郎那丝莫名其妙的微笑，心头突有所疑，手下略迟，便只是弹指间的瞬间犹豫，李七郎的那一口风起云涌，已由左腋翻起，在几乎没有任何形迹可供追寻的情况下，刺中了简昆仑左面肩窝。

像是触了电般，各自打了个寒晔，刷地分了开来，落身于寻丈之外。

红血怒涌，一霎间已染红了各人上衣。

简昆仑终于明白了对方的诡计，那一丝伪装的微笑，不但使李七郎绝处逢生，更反败为胜，扭转了整个战局，使对方在已呈绝望的败势里，戏剧般地获取了生机，虽不能说反败为胜，却已是半斤八两，各占胜场。

对于简昆仑来说，虽然侥幸没有丧命在李七郎剑下，却也没有脱离死亡阴影的笼罩。还有更强大的敌人，就在身边。

是以惊魂甫定之下，一面自行点穴止住伤处流血，一面转身向柳蝶衣望去。他认为这一霎是柳蝶衣最易向自己下毒手的机会，不能不防。自然，如果柳蝶衣真有这个意思，简昆仑根本无能防范。

简昆仑的顾虑，并非无因。

柳蝶衣果然有此心意，却不过只是在于动念之间，并未真的实现。随即发出了一声深深叹息。

简昆仑知道自己这条命，暂时是保住了。

第十回 何堪青霜慰寂寥

李七郎的这一剑扎得还真不轻，透过简昆仑左面肩窝深深进去，足有四指来深，若是再进去一点，可就保不住伤了经络肩骨，虽不至于有性命之忧，却很难说不为此落下残废。这一霎，当他自行探视时，不禁深深感叹，暗自称庆。

回想晨间那一霎的对剑，李七郎诚然是剑道中的一个怪杰，实在是极可怕的一个人物，或许他的真正实力，犹过于此，却又是不知为何，有意无意间，对自己竟似留了三分情意……却又为何？

如果这个猜想属实，李七郎的剑法即使不高过自己，也应与自己相伯仲，若非是自己先伤了他，他是不会施出最后的那一手近似于无赖的险招……虽然如此，那种以微笑诱敌的杀招，却是前所未见，堪称诡异凌厉之极。

李七郎这个人，在万花飘香这个帮派里，究竟又是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柳蝶衣何以对此人厚爱如此？

犹记得战局结束时，柳蝶衣讳莫加深的那一声叹息，其中难免不包含着某种容忍，以及对李七郎的失望，或是宽恕……

简昆仑却是在此微妙的感情夹缝里，得以暂时生存，非但如此，前此为时美娇所点闭的穴脉，也已解开，更意外的，得到了崔平身后遗下的那一口月下秋露。

或许说，正由于李七郎那微笑的一剑，才得以保全了他的性命，否则又何望能在与柳蝶衣的对阵里，得以幸免？

一切的一切，玄妙而离奇，竟然使得他必死不死，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之下，逃过了一场杀身大劫，回想起来，真个不可思议。

然而，这一切却并不表示今后就太平了。

柳蝶衣的深沉、冷静，在在显示着他是一个极可怕的人物，今日侥幸自李七郎剑下脱生，保不住明日的杀机重现，基本上双方的敌对立场并未消除，以柳蝶衣之心狠手辣，过去种种，又有什么理由，要对自己这样的一个人心存袒护？那么，再一次的传见，只怕便是自己死期到了。

简昆仑这么想着，顿时心生急躁，一时顿难持平。

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对于敌人的每一分了解，都是必要的。

他甚至于已猜测出来，下一次的传见时间，应当在三天之后，也就是说在自己肩伤新愈，已完全恢复战斗能力的时候。这是根据他对柳蝶衣初初一见之后的个性了解。在此之前，对方可能不会有所异动。

如果这个猜测不错，这几天对方非但不会对自己心存加害，反而会对自己小心调护、照顾有加，目的是要自己的肩伤早日复元。

面对着沉寂的窗外，简昆仑的思绪愈加清晰，渐渐他感觉到身边的杀机愈是沉重，从而得出了结论。

“离开这里！”

不但要离开，而且还要快。也就是说，在自己肩伤未痊愈之前，就得离开，这样才能避开柳蝶衣另一次毒手的陷害。

这个猜测如果正确，倒是真正应该感谢李七郎不轻不重，恰到好处的这一剑了。来回的在房子里走了几步，简昆仑心里越是忐忑……却只见一行人影，来到近前。来者四人：两名身穿号衣的该门弟子、雷公公以及一名留有短发身着蓝衫、貌极斯文的中年文士。

透过雷公公的介绍，简昆仑才知道身着蓝衫的这个中年文士，名叫谷青松，深精岐黄之术，大概是常驻这里的一个郎中。

简昆仑的猜测不错，柳蝶衣果然对他爱护有加。眼前谷青松正是为他并不十分严重的肩伤而来。

雷公公显然对于他的犹能生存，感到无限好奇，至于眼前出动谷青松为他特意疗伤，那就更是不能理解了。一团疑惑，岔集心头，干脆什么也不说，只在一边看着。

一番诊治，望、闻、问、切之后，谷青松什么话也不多说，亲自动手为他敷药包扎，又留下了一帖内眼药，嘱咐了几句，便自退出。

雷公公像是有一肚子话要说，却又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才好，睁大了一双眼睛，在他脸上瞧了半天，才又摇了下头，匆匆离开。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行四人就此离开。

时间约在西未戌初。天色渐渐地有些黑了。

紧接着送饭的老王又来了。

饭菜仍是一样的精饌。

四菜一汤之外，外加一大碗羊肉泡馍。这便是老王嘴里的佳肴珍饌了。

“加上点辣椒，就着糖蒜吃，嘿，可好吃啦！”老王眼巴巴地瞧着他说，“饼是我自己动手给掰的，你尝尝，尝尝……”

果然美味之至，简昆仑一口气把一大碗都吃光了，反倒是别样的几盘菜都剩了下来。

老王看在眼里，可就更乐了。“你看怎么样？我就告诉你，有了羊肉泡，啥也不想吃啦，什么鸡鸭鱼肉，都得靠边儿站……”

一面说一面收拾碗筷，又道：“回头还要给二先生送一碗过去！”

“二先生也爱吃？”

“呵！那还用说，这东西一吃就上瘾，想不吃都不行！二先生早就上瘾啦！”

简昆仑轻轻一叹，说：“可怜！好好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谁？二先生？”老王直着两只眼，哼哼两声，“这位先生，唉……”

简昆仑道：“好好一个人，怎么会成了疯子？”

“也不能说是疯子，有时候也很好，闹不准！”老王搁下手里的食盒，挤着两只眼，“说他好吧，他马上就坏，说他坏吧，他可又有好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病，老神仙也摸不清楚！”

“怎么下请个大夫瞧瞧？”

“大夫？”老王一个劲儿的直摇头，“别提了！”他说，“头一回一个大夫，叫他给揍的鼻青眼肿，第二回更别说了，硬是叫他给拧下来一条胳膊，要不是雷公公眼尖手快，八成儿连命都没有了。你说说，谁还敢再给他老人家看病去？”

“柳先生自己也深精医术，为什么……”

“这……我就知道了！”

老王整理着他身上的号衣，嘿嘿一笑说：“这些事情，我们底下人也说不清，知道也不能多说……”叹了口气，拿起食盒说：“你先生人不坏，刚才的话听过了就当胡扯，可别出去，要是传到了总管事耳朵里，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好啦，不给你先生聒噪了，我走啦。”说走就走，转身迈出了门槛……

“他二姐……你可别走，我来啦，我来啦……今夜晚二更不来，我三更准来……跳墙相会！”

简昆仑来至院中，月色如银。

由于二先生的示范导引，连日来的留意观察，他已对这里阵势，有了初步了解。最起码眼前附近的这番部署排场，看来应是难他不住。

肩上伤势，不碍行走，况乎穴脉已解，正当小试牛刀，且先到二先生住处走走。

像是一片花般的轻巧。简昆仑来到了二先生居住之处。

像是半月轩一样，这里也有个动听的名字。

飞红小筑。

想象中，当藏筑于红叶深处，其中包括他所居住的那所精致小楼，也全是红色。

小小阁楼，已全为绕生的芭蕉爬满，冷月下鬼影森森，二先生住在楼上，那里亮着盏灯，光采婆娑迷离。简昆仑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已攀上了楼栏。他的轻功绝佳，一经施展，落地无声，更何况夜风飘飘，落叶萧萧。

二先生正在室内来回踱蹠。颀长的身影，苍白的脸，喃喃不绝的低声自语，衬托在昏暗的灯光里，倍觉凄凉。

这一切，发生在一个被认为神经不正常的人身上，倒也不足为奇。

简昆仑待将现身而出，忽然却又终止了这个动作，那是因为眼睛里忽然看见了一件奇怪的东西……

灰黑颜色，油光铮亮，像是一个……一个骷髅！

简昆仑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定神再看，那东西正捧在二先生手上，昏暗的灯光衬托里，凸凹分明，不是个骷髅是什么？

这个突然的发现，猝然使得简昆仑大吃一惊，似乎呆注了。

或许是长年的抚摸摩挲，整个骷髅变得异常光泽，映着灯盏，闪闪发光，乍看之下几疑骷髅是为大理石所雕制，若非仔细辨认，还真不大容易看出来。

二先生真是疯了。

那么近的看着，两只手捧着，近到与骷髅几乎颜面相接，这一霎二先生脚下不再移动，全神贯注的只是向手上的这个骷髅注视着，嘴里念念有词，不知在说些什么。

二先生在笑……白森森的露着一嘴牙齿，像是遇见了什么可乐的事，又似面对着多年不见的故人，那种面对谈心，全然忘我神态，真有传神之妙。

飞红小筑整个楼阁，似乎只住他一个人，冷月昏灯，与他作陪的便只是这个骷髅。一霎间，举止掺杂着几许鬼气，阴森森的好不怕人。

简昆仑那般气概，乍看下亦不禁发根发炸，有毛发悚然的感觉。

满地落叶，在夜风里萧萧打转。月色灰白，像是撒了一地的霜。烛影婆娑，迷离着幢幢鬼影。

二先生本人其时比鬼更可怖，这番举止，直看得简昆仑目瞪口呆。

在一阵莫名其妙的喁喁细语之后，二先生才把捧着的骷髅放开了，随着他移动的脚步，小心翼翼的把手里的骷髅，放置在桌案上，桌案面床而设，如此，二先生虽然坐下来，仍然与它咫尺相对。

烛影昏黄，摇曳着的灯焰，映照着他瘦削憔悴的面容，看着，望着，忽然自他眸子里涌出了汨汨泪水。“啊……官家妹子……小娥姑娘……你真的

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大颗眼泪，顺着两腮，汪汪直下，

“狠心的姑娘，……你……这是何苦？为什么，为什么啊你……”

一霎间，涕泗纵横，声泪俱下，较之刚才的眉开眼笑，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简昆仑心里一动，这才听出了一些眉目。如果对方这一霎神智清醒，吐言属实，约可猜想出来，死者——眼前这具骷髅，生前姓宫名叫小娥，与他曾是旧识，后来却不幸死了。很可能，这个宫小娥与二先生当年交非泛泛，还是一双情侣。如此，宫小娥的死亡，才会为他带来如此重大的忧伤，说不定就连他状似癫痴，神经失常的疾病，也与此有关。

或许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了，二先生的悲痛，已由他眼前神态表露无遗，面临着心爱人的死别，内心之沉痛，无庸待言，只是像眼前二先生这样：把心爱人的遗骸骷髅挖出收藏，日夕相对，摩娑把玩的人，却是前所未闻，若不是眼前的亲睹，简直不敢相信。

先生这一瞬，全然笼罩于悲痛之中，嘴里一声声，尽是呼唤着小娥的名字，两只手不由自主地又捧起了宫小娥的头骸。

这般景象，看在简昆仑眼里，一时悲从心起，身形微晃，由不住向前跨出半步。

便是这轻微的小小动作，使得二先生猝然一惊，猛地抬起了头。

“谁？”

一阵风似的，带起了二先生猝然腾起的身影，一起即落，已来到了简昆仑当前。随着他微倾的上身，右手突出，呼一掌直向简昆仑当胸劈来。

这一掌力道极猛，二先生盛怒之下，不啻全力而施，真有力开石碑之势。

简昆仑一惊之下，慌不迭闪身躲开，却不能尽退其势，情急下左手猝出，半虚半实地接了他的一掌，整个身子大鹰扬飞，呼！挪出了丈许开外，落在了左面窗沿之上。

阁楼里带起了大股旋风，噗噜噜风势里，桌上残烛应势而熄。

二先生叱了一声，第二次蹿身直起，施展的是龙形乙式穿身掌身法，呼！大片人影，海燕掠波般来到了简昆仑身前。

人到，掌到，第二次运掌，指尖飞挑，状若利刃般直向着简昆仑心上插来。

这一次，可就不便躲了。

两只手掌噗地迎在一块，简昆仑内力乍吐，实实在在地接了对方一掌。掌力方撤，才自警觉，这股巨力，只怕对方吃受不住。哪里知道，二先生这一霎的表现，较之那夜受制于雷公公的情形，却是大有不同。

简昆仑掌力方吐，亦自觉出由对方掌心里，弹送出一股绵延力道，与自己的罡劲力道，显然大异其趣，乍接之下，自己一面的掌力，顿时为之化消过半。饶是这样，剩余的一半犹是可观。二先生颀长的身子，并不似想象中的踉跄而退，却是那般不倒翁似的大大摇动起来。一双脚步，却是不曾挪动，活生生像是打入地面的一双钢桩。

正所谓以柔克钢。

一阵子快速的摇动之下，剩下来的一半力量，顷刻间化解简昆仑陡然有所忆及。其时已脱口唤了声：“是我！”二先生苍白的脸上，显然绽现出一片惊喜。

“唔唔……是你？”

“是我，简昆仑！”

一面说着，简昆仑把身子就近了。

烛光已熄，但月华如水。

二先生忽然抓住了他的双肩，狼也似的在他脸上看着，一阵兴奋之后，才缓缓地放下了两腕，随着冗长的叹息，状至落寞的转身踱向一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简昆仑缓缓地跟了过去。

二先生摸索着找出了火种，啪嗒一下子打着了，火折子呼呼冒着蓝烟。

费了半天的事，抖着手，才把半截残烛点着了。

“刚才的事，你……都看见了？”

“看见了！”

“也看见她了？”

伸出一只瘦手，向着桌上的骷髅指了一下。

“看见了！”

简昆仑随即在他对面的一张竹椅上坐下来。

“哼……哼……”二先生低头自嘲似的笑着，眼睛亮晶晶的，像是有眼泪流出来。

“我是在跟鬼说话，别笑话！”

抬起手，用巴掌在脸上抹了一下，二先生这会子看上去更似苍白憔悴，披散的长发，黑白掺杂，那样子也跟鬼差不多。

使简昆仑大感意外的是，二先生这一霎间头脑清晰，并不呆痴。

“你……原来并不是一个疯子……”

“我是疯子！”二先生咧着嘴笑，露出白森森的一嘴牙齿，“多少年了，白天黑夜，就只是在这里守着……守着她……要不是疯子，能做得那么？可有时候……我还醒着，像现在……”

叹了口气，他凄惨地笑着：“你知道吧，疯了比不疯好受得多。”

简昆仑左右看了一眼：“这里没有外人？”

二先生摇摇头，“就我一个，守着她……”

指着桌上的骷髅，他莞尔地笑了。

简昆仑深怕他又疯了，有话忙说。

“柳蝶衣是你什么人……”

“是我……大哥……”

“二先生，你的名字是？”

“柳……”他摇摇头说，“我可是记不清了，就二先生吧！二先生……二先生……”

原想向他打听桌上骷髅宫小娥的事，只怕刺激了他，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有几句要紧的话却要说清楚了。

“二先生！”简昆仑说，“你可知道我是被令兄软禁在这里？我与令兄，甚至于有不可化解的仇恨，这件事你可清楚？”

二先生微微一惊，用着十分奇怪的眼光，向他打量着，随即他又微微地笑了。

“那么，你这条命是活不成了……”

“也不一定！”简昆仑说，“如果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帮我脱逃出去……”

你可愿意？”

二先生低下头笑着。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问题……”

一只手摸着下巴，仰起头来向窗外看着，一会儿又回过眼睛向简昆仑望着，心里颇是举棋不定。

简昆仑点点头说：“当然，这件事丝毫不能勉强，如果你心里不乐意，那就算了！”

“我……这……”

二先生忽然站起来，走了几步，霍地回过身来，哼了一声：“是老大叫你故意试探我的？想叫我上当？”

话声一顿，呼地已扑到了简昆仑身边。简昆仑暮地向后一闪，施展的是本门咫尺乾坤身法，身子东闪，却飘向西面。却想不到这个小小花巧，带给了二先生极大的兴趣，原本愤怒的脸，一下子缓和下来。

“咦……好身法……好身法……谁教给你的？再施展一遍给我瞧瞧……”

简昆仑乃至此了解到，对方二先生尽管此刻神智清醒，却也不似一般常人，不能以正常论，或许在经过他那般沉重的心灵打击忧伤之后，神经、心绪两者都变得极为脆弱，一点点小事，风惊草动都能在他内心引起极大的变化，似乎已不能对一件事，专一执著，当然，除了已死的宫小娥之外，那是唯一的例外，事实上那个已死的姑娘，已耗尽了他此生无尽年月，或许会是他今生今世唯一执著认真的一件事，舍此之外，便再也无能顾及。

难得的是，他竟然还能保持着一颗天真的心……其实用童心未泯来形容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已鲜有真实的意义。一霎间。简昆仑心里对他萌主无限同情。

面对着的这个人，即使刀剑相加，也引不起他丝毫敌意，有之则为无限同情。

二先生脸上弥漫着一派天真，两只眼睛笑成了两道缝，显然是简昆仑方才的那一式身法所带给他的关注，仍未消失。

“好身法……好身法，你再施展一次给我瞧瞧！”简昆仑点头道了声好，随即又施展一次。二先生越加地叫起好来。

这时的他看起来，确是连一点敌意也没有了。

简昆仑随即走到了他面前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教给你，在你来说，这是雕虫小技，不过，运用得当，却也有其微妙之处！”

二先生摇摇头说：“不……不是雕虫小技，你教给我吧！”简昆仑说：“这身法是属于元江派的，元江派的掌门人一空长老，你可听说过？”

二先生想了想，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简昆仑一笑说：“这身法一共有八式，名叫空门八式，乃是他们元江派不传之秘，一空长老与我父亲因为是要好的朋友，所以传授了我父亲，我父亲另以本门的一套内功心法传授给了他。算是彼此交换，各不吃亏，既然你喜欢，干脆我就一并教给你吧！”

二先生大喜过望，连连点头道好。

忽然眉头一皱，摇摇头说：“不行，我可不能白占这个便宜。我不学了！”

简昆仑摇头说：“你并没有白占便宜，你已经教了我很多。你忘了？”

二先生怔了一怔，仍似不解。

简昆仑说：“你记不起来了？你教了我很多自创的身法，这些身法且兼具破阵之妙，确是我前所未见，微妙极了，比较起来，这套空门八式真是微不足道了。”

二先生打量着他，一脸的认真模样，忽然笑着在他肩上拍了拍：“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喜欢你……这样吧！你教我这套空门八式，我教你……金蟾行波……你可愿意？”

简昆仑曾见他施展一种怪异的功力，两次均能脱开雷公公的巨力抱持，心里即已料定，那种功夫必属于传闻中的金蟾功。乃是内功中极难运用的一门异功，想不到果然猜对，这时听他要以此相授，自是喜出望外，当下一口答应下来。

二先生见他答应，更是高兴。忽地感叹一声道：“我今年已五十有六……无妻无子，连个徒弟也没有……噢，很好，你就当我徒弟吧！好不好？”

只当是随便的几句话，但是他却十分认真，瞪着一双眼睛，满脸的渴望神情。

简昆仑一笑道：“这件事关系太大，我对你一无了解，岂能拜你为师？再说……令兄与我仇深如海，我岂能与你师徒之谊？”

二先生这么一听，顿时为之一呆。

“噢……这话倒也是有些道理，这……”

一面说，来回不住的在房里走了一圈。忽然定住脚道：“老大是老大，老二是老二……他是我，我是我，你与他的事，我不管，这样总好了吧！”

“不行，不行……”简昆仑冷冷一笑，“有一天，令兄与我为敌，你又站在哪一边？”

“我……”二先生可又傻了，一只手在头上连连搔着。

简昆仑看在眼里，着实不忍，微微笑道：“你不必为难了，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其实你只要不站在令兄一面与我为敌，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二先生看着他黯然地点了一下头。一霎间皱起了眉头，很是不乐的样子，天知道，柳蝶衣虽与他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只是亲情并不融洽，其间更多外人不堪闻问之事，一提起他来，二先生着实的伤心了，先时的兴头，顿时为之瓦解冰消。简昆仑见状，心里已有所见。

二先生默默无言地走向一边坐下来，像是很苦恼。

简昆仑一笑道：“你不必愁了，你我年龄相差甚多，一样可以交个朋友，结为忘年之交，既是朋友，当然可以互相传授武功，你看可好？”

二先生聆听之下，瘦白木讷的脸上，立时绽现了笑容，片刻之后，情绪又自变了，一时连连点头道好。

简昆仑冷眼旁观之下，不禁骤生无限感慨。

对于眼前这位柳二先生他虽不尽了解，却已有了初步认识，看来他虽天生美质，对武学一道，尤其能自辟其境，有所创新，却以生性过痴，看不开一个所谓情字，在一次致命的感情打击之后，心灵破碎，神智失常，乃至自暴自弃，落得眼前下场，由此而观，柳蝶衣对他形若幽禁的收留，未见得全是恶意，实在是以二先生这般形样，已万难独处生存，便只好拘禁身边，听其自便，自生自灭了，然而，二先生毕竟不曾严重到心灵丧失，全无知觉地步，却也偶有其片面清醒时候，这时候，正是他心灵最感空虚彷徨之时，便只有昔日恋人宫小娥的往日深情，堪承慰藉。是以那具宫小娥的头骸，便为支持他生命存在唯一一下可或缺的精神寄托了。

或许这也正是柳二先生之所以甘心居此，不思他迁的唯一理由……事实上，他的生命也已到了尽头，人生对他来说，已再无新意，已然到了尽头……这时候，简昆仑的忽然闯入，对他来说，该是一件何等惊天动地的大事？病使他早已生疏了与人相处的应对举止，即使在此一霎间的清醒时候，也不知如何应对，才致语无伦次，时现迟钝了。

正因为对他有此一番认识，简昆仑才对他更生同情。

这样的一个人，对简昆仑来说，其实不难控制，换了另外一人，正可乘机利用，以之为手中棋子，用为柳蝶衣手足自残的恶毒部署，出其不意的予以致命打击……那却是卑鄙下流的，简昆仑绝不屑为。

他所想到的却是，如何对眼前这个精神失常，心灵破碎的人，施以温暖，让他在即使片刻的清醒里，不再忧伤，庶几乃能使他感觉出人生另一面的意义，或许这么做终将无济于事，却是简昆仑所不能为力的了。

对于柳二先生，简昆仑已完全不存幻想，甚至于一度侈想他能助己脱困的希望，也完全打消。基本上对方是一个精神失常心智残缺的患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人，除去爱的关怀之外，任何的寄望都是卑鄙，有失干仁者风范。

有了这个主见，简昆仑的心反倒轻松宽释了。

“来，我们到院子里去，今夜的月色很好，我先把空门八式的第一招无风自动教给你可好？”

说时身形略摇，翩若飞叶的已落身窗外。

他这里身子方行站定，抬眼看时，二先生却已直立当前，身法显然与自己不差先后，这番寓动于静功力，俨然大家身手，妙在动静之间，竟是丝毫不着形迹，分明已入极流之境，令人油然生敬。

二先生绝非自炫，一派真挚地向对方脸上望着，表情甚是天真。

“你的轻功如此高明，想来较请令兄，也是不差……”简昆仑含笑道，“这样你学我的空门八式之后，施展起来，更是妙用无穷……时间不早了，我们就开始吧！”

说完，他随即将第一式无风自动施展开来。按空门八式此一禅门身法，乃为无风自动、两袖清风、海啸山崩、无影迂回、咫尺乾坤、星月双抱、残阳晚照、满树菩提八式所合，简昆仑说得容易，其实若无上乘轻功根基，兼以纯实内功，根本不得其门而入。一经熟练之后，更可分合由心，予人以虚实不测之感，端视各人功力出手，可予敌人轻重不等甚而致命打击。

柳二先生这一霎神清智明，显然别具慧根，前后观望了三次，简昆仑只不过指出了两三个关窍所在，他便霍然贯通，简昆仑原以为整个八式可望在七日之内传授完成，如此看来，顶多三天，即行完事。

二先生今夜兴致很高，一口气领会了无风自动、两袖清风、海啸山崩三式之后，兀自不能自己。

简昆仑惊讶之余，待将余下的几式乘着兴头一并传授给他，忽然觉出这位柳二先生的神色有异，只见他两眼发直，面现木讷，嘴里念念有词，忽然他面现狰狞，在简昆仑简直做不出任何反应之前，冷笑一声，一掌直向他脸上劈来。

二人相距甚近，闪躲已是不及。情急间，简昆仑只得出手，与他硬接一掌。

双方掌力方接，简昆仑即觉出对方掌力柔弱无力，方自觉出不好，那股至弱功力，忽地化为巨大力道，已自反弹而出。

简昆仑方自觉出，对方施展的正是所谓金鳞行波功力，如不能即时化解，定受其害，当下不假深思，即行随着对方这股弹出的力道，飞跃而出，刷地落向墙头，再次翻身，已自滚落自己院墙之内。

饶是如此，却也摔得全身生疼，一时之间全身上下，有一种特殊感觉，仿佛涨满了气血，随时都将会爆炸开来，这香滋味，好不难受，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走了两步，颇似重心不稳的那般模样，竟自坐了下来。

耳边上隐约听见二先生宛若豹嗥的凌厉呼叫声音，随着声音的起落，间杂着凌厉的掌风，以及树木折断、假山倾倒的巨大声音，声势好不惊人。

敢情是对方神经大肆发作了。

这次的发作，竟是这般厉害，大异于简昆仑平日所见，虽然相隔甚远，其间还间隔着一堵高墙，却也能感觉出惊人声势。二先生必是一番拳打脚踢。随着他挥踢而出的拳脚，每一次都发出巨大的声响，间和他声嘶力竭的呼叫声音，真正吓人已极。

渐渐地，呼叫声愈见低微，然代之而起的却是巨大的喘息声，他必已十分微弱，接着连喘息声音也听不清楚，却传过来二先生宛似断肠的声声呼唤：“小娥……小娥……我的……贤妻啊……”

虽是喃喃自语，静夜里却隐约可闻。

简昆仑心里一惊，却是因为贤妻二字。

一个骨碌待将由地上翻起，意外的，却为迎面的一股巨力所阻，才起了一半，便又躺了下来。

长帔在风势里微微作响。

眼前这人，有着高颀的身子，眼睛尤其犀利，近注逼视之下，灼灼有光。

乍见之下，简昆仑由不住吓了一跳，只以为是鬼魅当前。这人竟能毫无声息地出现自己当前，当然绝非易与之辈。眼前人，除了一张脸外，整个身子连同头上长发，全在一袭长帔掩饰里。

那张脸却是并不陌生。简昆仑一经细认之下，顿时为之大吃一惊。

“柳蝶衣！”

面前这个人，毫无疑问的正是此间主人：飘香楼主柳蝶衣。

日前匆匆一见，这张脸其实已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记忆，永远也不会忘记，想不到他竟然会亲自来。双方敌对立场，已是十分明显，柳蝶衣此时的乍然出现，莫非显示着他对自己的必欲剪除之心？

这个突然意念，电也似的自简昆仑的心头闪过，才会脱口直呼，叫出了对方名字。

多年以来，人前人后早已习惯了人们的尊称，乍聆下，这声，“柳蝶衣！”也就格外刺耳。

柳蝶衣冷削的脸上，蓦地罩起了一片怒容，鼻子冷冷地哼了一声，“你的胆子不小！”他用着惯常的低沉声音，缓缓说道：“就是令尊简冰在此，也当称呼我一声先生，你……”

简昆仑再次欠身坐起，也只是欠起一半，便自倒了下来，这才觉出前此与二先生互对一掌，所留下的那股韧劲力道，兀自存留体内，并未完全消除。

柳蝶衣自是早已看出，冷削的脸上，不由带起了一丝冷笑。

他来的恰是时候，正逢着简昆仑为二先生掌力击弹的一瞬，尚不知悉他们双方融洽的一面，否则又将是一副如何嘴脸，却是不得而知了。

“你已为他奇妙掌力所伤，想要复元，最好躺着不动，或是你……”

语势方顿，左手急速抡起，向着他倒地的身子，虚按了一下。

顿时即有一股巨力，蓦地击向简昆仑平躺的身躯。本能上，简昆仑屈居劣势，已难反击，却也不甘坐以待毙，任人宰割，迎着柳蝶衣的掌上劲力身子倏地向左面一个疾滚，已自握住了身后长剑，挺跃之际，已掠身直起。

柳蝶衣这一掌，其实并无伤害之意，却似为他解除了先时滞留未去余劲。

一念之间，简昆仑才自止住了一时激动，那一口月下秋露总算没有贸然出鞘。

看在柳蝶衣眼里，不觉莞尔。身形略闪，向着半月轩室内飘进，简昆仑略有迟疑，随即跟进。

堂屋内灯盏未熄，映照着柳蝶衣憔悴形容，他却已在正中的红木太师椅上端正落座。

简昆仑一言不发地向他看着，在未曾知悉他来此的目的之前，暂不置言。

柳蝶衣深邃的眼睛，在他身上转了一转：“雷文没有把这里的规矩告诉你？”

“什么规矩？”

“住在这里的规矩！”柳蝶衣脸上显然现出了不悦，“难道他没有告诉你！这里任何地方，不经专人引带，是不能随便走动的。”

“那只是你们的规矩！”简昆仑冷冷一笑，“我并不是贵门弟子，大可不必遵守。”

柳蝶衣一笑道：“说得好，就算你是这里的客人吧！客人也有客人应当遵守的规矩。”

“可惜，我也不是客人！”

说时简昆仑已在主人对面坐下来：“说得明白一点，我只是你们的一个囚犯，一个待死的囚犯，难道不是？”柳蝶衣仍在微微笑着：“我并没有说过这些话！何况你现在不是好好的活着么？”

“可是我却并不自由，仍然在你们软禁之中。”

“这就很不错了！”

柳蝶衣一只手撩下了头上的风帽，现出了披散着的一头棕色长发——用一根晶莹嵌金的玉带束着，显示着他不同于一般常人的气质。接着他缓缓说道：“你的伤势看来已经完全不碍事了，复元得很快……”

“谢谢你的挂心。”

“谷青松过来了？”

“谁是谷青松？”接着他随即明白，点点头说，“那位为我看伤的先生？他来过了，谢谢你。”

“这样就好，他的医术很好。”柳蝶衣点点头，“尤其擅治一切疑难大症。”

“但是……”简昆仑微微一笑，“对不起，恕我失言，好像他并不能医治你身上的疾病，是不是？”

柳蝶衣顿不做声，过了一会，他才微微扬了一下长长的眉毛，用着平静的口吻说道：“你是个很细心的人，居然知道我生病了……不错，我是病了……”

说时，他脸上浮现出一片凄凉，却微笑着说：“但是，并不如你想象的严重，我现在不是好好的么？”

简昆仑一笑不言。

“你不相信？”

“我没有说！”

“你的神态已告诉了我！”

微微一顿，柳蝶衣才又接下去道：“你一定也已经知道，饮誉天下的神医黄孔，已经被我请来这里……”

黄孔二字一入耳里，简昆仑顿为之暗吃一惊。

这个人他是知道的，正是他的一帖妙药，保住了父亲当年因腿疾而恶化几至无救的性命。父亲曾不只一次地提到此人，誉为当今第一神医妙手，想不到他竟为柳蝶衣请来这里。那个船泊中途被迎接而来的红衣老人，必然就是他了。

虽然如此，简昆仑却并不以为柳蝶衣的病势，真的就已痊愈。这些，只凭着他对柳蝶衣的神态直觉观察，即可测知。

然而，他却不必当面点破。

聆听之下，他只是点了一下头，表示他已经知道。

柳蝶衣说：“你是一个很精明的人，竟能在短短几天里，看破了这附近阵势，实在是很难。但是我却要提醒你，一墙之隔的飞红小筑，你不宜再往，刚才你已经尝到了厉害。再一次说不定你将失去性命，那个人是个疯子，武术之高，普天之下，也只有我能与之抗衡，你要特别小心，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简昆仑点点头说：“我会记住你的忠告，谢谢你！”

柳蝶衣湛湛目神、注视着他，缓缓说道，“你刚才说你是一个待死的囚犯。这句话却也并非没有道理，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没有一个我们的敌人，能活着离开这里……我今夜来看你，便是再一次地提醒你这句话！”

简昆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还不明白！”柳蝶衣说，“那一天李七郎是心存仁厚，要不然，哼！说不定你已经死了。”

简昆仑冷笑道：“他大可不必，如果你认为如此，我随时与他再决一战！”

“你会有机会的……”

柳蝶衣平静地看着他，“如果你仍然保持目前的态度，你以为还能继续活下去？”

简昆仑心头一惊，柳蝶衣的话，他还不十分清楚。

说话的柳蝶衣，却已缓缓由位子上站起。

“自然，你如果仍要选择与我为敌的路，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说时，他已缓缓自位子上站起，转身向外步出。简昆仑跟随着他的脚步，来到院子。

月明如霜，四下里静悄悄不见一个人影，却有阵阵花香随着和风飘送过来。

柳蝶衣转过身子，向他静静地看着，忽然冷冷一笑道：“今夜月色很好，我就领教一下你的剑吧！”

这个突然举止，使得简昆仑一时大力紧张，呆了一呆，颇难自己。

柳蝶衣一晒道：“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杀死我，要是你能的话……”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拔出你的剑，给你三招的时间，三招之内我不回手，看看能奈我何？”

夜风萧飒，长衣飘飘，柳蝶衣甚是潇洒地笑着，其实极其自负。

简昆仑心里暗自吃惊，想不到对方竟然会突然有此一手……看来他口蜜腹剑，实则心怀叵测，自己不可不防。

微微迟疑了一下，简昆仑随即掣出了身边长剑。

“在下遵命！前辈请出剑吧！”

那倒不必！”柳蝶衣微笑道，“你伤势尚未全好，我姑且让你三分，就用这双手吧！”

简昆仑聆听之下，没有吭声。这是他生平未曾经历过的奇耻大辱，但是对于柳蝶衣这个风传江湖的第一怪客，容或暂作例外。心里正自盘算，待将如何出手，柳蝶衣已自长帔里抖出了双手。

“来吧，让你三招！”足下一转，呼然做响声中，已到了简昆仑右侧，观其身势，翩若惊鸿。妙在一动即静，看来全无形迹。

“那就得罪了！”

话声甫落，他身子已陡然直切而进。随着身子的前进，长剑直划而出，闪出一道弧形银光，由上而下直向柳蝶衣破胸而出。

这一剑，端的是一个疾字。疾如电闪星驰，唏哩作响声中，已是白刃当胸。

柳蝶衣长眉乍轩，迎着简昆仑奇快的剑锋，身子滴溜一个打转，妙在此番阵势，不徐不疾，迎合着对方的剑尖，恰到好处。

乍看起来，明明已为对方剑锋劈中，其实失之毫厘，便自在他转侧之间，简昆仑的剑尖，险险乎擦着他的衣边划了过去。

严格说来，柳蝶衣的身子实在只转动了半圈，也就是在对方剑尖几乎已接触到衣边的一霎间才自转动，如此一来，对方剑招已然发出，想要收回或是中途改变，均已不及，这般身法施展，无疑极是弄险，一般习武者万万不敢尝试，但是柳蝶衣却施展得那般从容。

随着简昆仑收回的剑势，柳蝶衣身子随即复原，一动一静，宛似无迹。

简昆仑明明已防到了他会有此一手，偏偏就是慢了半拍，这半拍其实弹指之间，却也是最称紧要的关键所在，剑势既已用老，自是无能改变。一招走空，简昆仑已在一个快转里，绕到了他的左侧，右肩霍地向下一沉，剑身唏哩哩龙吟声里，发出了一片银光。

这一招紫气出云，正是简昆仑生平不传之秘，猝然施展，真有鬼神不测之妙。

柳蝶衣唔了一声，随着简昆仑迫人的剑势，他整个身子，直似车轮般地倒卷而起。噗噜噜大片衣袂声里，扇面儿似的就空一个打转，其潇洒一如孤云白鹤，翔舞天表。

简昆仑那么快速的一剑，仍然未能奏功，仍然是险险乎擦着他的衣边滑了过去。

可是，简昆仑却已注意及此，更厉害的第三招点天心便在这一霎施展而出，随着他抖动的剑身，啼地逼出了一股凌人剑气，居中一线，突地直向着柳蝶衣穿心而进。

这才是大家的出手。

柳蝶衣长眉突剔，轻叱一声：“好！”

冷森森剑气逼迫之下，眼看着他身子滴溜溜一个快速打转，已自把身子错开三尺开外。

简昆仑心头一寒，才觉出来，这一剑又自落空，眼看着柳蝶衣面色乍沉，

苍白的脸上，蓦地罩起一片怒容。随着他的一声冷笑，右手突出，铮然做响声中，已自拿住了对方冷森森的剑锋。

简昆仑只觉得手上一震，仿佛这口剑上蓦地加诸了万钧巨力。透过柳蝶衣一双手指，猝然传递过来。

三招既过，柳蝶衣看似已不再留情。

透过他右手的一双铁指，力道至为沉猛，实难相信眼前对方这个后生小辈，能够挺受得住。

力道骤吐，长剑上啼哩哩颤抖出万点银芒。柳蝶衣另一只手上的一双铁指，有似出巢之燕，蓦地直向他双眼上直点了过来。

两股气势，俱皆威猛，简昆仑只略有迟疑，必当溅血对方一双铁指之下，要不然便只有撒手丢剑之一途。

对于一个使剑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奇耻大辱之事，简昆仑决计不甘为之，宁可溅血于对方铁指之下，也不愿兵刃失手被夺走。

眼睁睁地看着柳蝶衣的一双手指已临双目，相差不及寸许，却有两股极尖锐的指风，利刃般透指而临。

简昆仑即使行动再快，也无能闪躲。若非是松开了手上的剑，难能有活命之机。

他却死也不肯松手，全身力道，俱都贯注于右手，以至于柳蝶衣指下虽是力逾万钧，却亦不能得逞。

这一霎不啻快到了极点。

眼看着柳蝶衣的一双指尖，已触及了他的双瞳，简昆仑却丝毫不曾放松手中长剑。

便在此电光石火的一霎，柳蝶衣突地停住了他霹雳惊魂的出手之势，紧接着松开了拿住对方剑身的一双手指，身势略闪，飘出了七尺开外。

“哼！”

冷冷地哼了一声，柳蝶衣仿佛无限惊讶，只是用光华灼灼的一双瞳子，向对方打量着。

简昆仑一句话也不说地向他回望着，眼睛里虽不失惊惶神色，却不曾有丝毫退缩之意，那一只银光电闪的长剑月下秋露，兀自紧紧握在手上，随时准备着再一次展开的搏杀。

雷霆万钧的杀机已过去，即使像柳蝶衣这等人物，也万难在此片刻一瞬间萌生二度杀机。

夜月如霜，照映着二人颀长的身影……很久，很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柳蝶衣忽然笑了一声。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下一次也许你不会这么幸运了！”

话声甫落，身形倏晃，已入长廊。随即没身于沉沉夜色之间，一如野云振飞，来去无迹。简昆仑站立在原处怅惘甚久，才转身步回。

一条人影，自身侧凉亭闪身而现，翩若惊鸿的落身近前。

“简兄且慢！”

声音虽低，却吐字清晰。

其实那个人，也不陌生。

简昆仑微微一惊，后退一步：“是你……李七郎？”

“是我……”

一袭银灰长衣，长可及地，却在腰肢上加系着一根金色丝绦，衬托着长

身玉立的身子，愈似神姿清澈，如琼林琪树……只可惜这般身材，落在男儿身上，未免太那个了些……

简昆仑甚是意外，抱拳道：“七郎兄有何见教？”

李七郎看了他一眼，略似腼腆的点头道：“我们到亭子里谈谈可好？”

说时转身向亭，腰肢轻拧，衣袖轻振，飞鹰似的已落身亭阶。身法之巧妙，几可比美前去之柳蝶衣。

这人虽是女态十足，轻功、剑术皆属罕见。为此，简昆仑亦不能轻视。

随着李七郎的回身招手，简昆仑亦自纵身而前。

“这里说话方便多了。”李七郎说，“更不怕外人打搅！简兄请坐！”

简昆仑应了一声，就着石几一面坐下来。

李七郎必然来不甚久，适逢柳蝶衣在此，乃自隐藏不出，凉亭与住处距离甚远，竟能不为柳蝶衣觉察，诚然大非易事。

眼前虽无灯光，但月色可入，加以久处黑暗，视觉已颇能适应。

“简兄你的剑术高明……我差一点抵挡不住……最后的误伤……更是问心有愧……所以特来看望……”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才继续又道，“还好，看来好像伤势不重，我也就放心了……”

简昆仑哼了一声，一双眸子不自禁地向对方当日剑伤处打量一眼，似乎外表看不出什么痕迹。

李七郎一笑说：“你是奇怪我的伤势好得这么快？其实包扎都在里面……谷先生说，你的剑再挺进半寸，我这条膀子可就保不住要落成残废，真是万幸……”

简昆仑说：“你太客气了。”微微一顿，他向李七郎直视道：“足下剑势可观，看来那日并未施展全力，方才主人也曾说起，却不知何以手下留情？令我百思不解，还请李兄直言明告，以释疑怀。”

李七郎微微一怔：“你是说……柳先生也这么……说？”

简昆仑点头道：“柳蝶衣说你心存仁厚……”

“柳先生……”李七郎自了他一眼，“这里没有人敢直呼他老人家的名字，你要千万记住，要是给他听见了，可就不得了。”

简昆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李七郎看着他，缓缓说道：“我知道你心里恨他，可是……也犯不着拿生命一拼……”

停了一停，李七郎又道：“我只当那日对剑，天衣无缝，想不到仍然被他看出了破绽，承你见问，其实并不奇怪，那是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仇恨……也就不必以死相拼……”

简昆仑点头道：“这么说来，李兄你果然是心存少让，而手下留情了？”

李七郎一时不言，却把脸缓缓转向一旁。

这般表情，不啻默认。

简昆仑呆了一呆，寒声道：“这又为什么？”

“我不是已说过了？”李七郎倏地回过脸来：“其实你不还是一样？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一剑你如果再进一分，我的伤势可就不比现在，你又是为了什么？”

简昆仑被他忽然一问，一时竟无以为答。顿了一顿才冷冷笑道：“那是因为，我对你还不认识，我不会贸然对一个自己还不认识的人，就下毒手伤害。”

李七郎默默注视道：“如果你认识清楚了呢？”

“那就情形不同！”简昆仑直视着他，冷冷说道，“李兄你今夜的来意是……”

李七郎怔了一怔：“我是来看看你的伤……顺便想提醒你一声！”

“提醒些什么？”

“那是……”

李七郎显得一时颇不安宁的样子，站起来，又坐下来，把一只手支着下巴，漠漠地转首亭外，一霎间的情绪作祟，使得他一时不知何以酬对。

这个人，简昆仑可是太不解风情了，哪有这么直不隆咚问人家话的？

又羞、又气，他回过眸子来，向着简昆仑瞟了一眼。

简昆仑很是气闷地看着他，真想拔腿就走。

李七郎总算开了口：“我原打算来提醒你一声，要你小心着点……”

“小心？”

“嗯！”李七郎点了一下头，“我预计着柳先生这两天会来找你，要你小心戒备，心里先有个数儿……”

“谢谢你！”简昆仑说，“他已经过来了。”

“我看见了！”李七郎皱了一下眉，“想不到他来的这么快，真把我吓住了……”简昆仑没有说话。

李七郎十分明亮的一双眼睛，在他身上转动着：“你可知道他的来意？”

“这……”简昆仑一时无以置答。

“原来他是想要杀死你的……”

“可是……”

“可是后来他又改了！”李七郎舒展着长眉，含着笑说，“谁知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刚才可真是把我给吓了一跳，只以为你是无论如何也逃不过他的毒手了，可是后来……真出乎我的意外，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神经兮兮的，叫人捉摸不定……”

这番话出口，已不似先前之严谨，尤其是提及他一向所尊敬的飘香楼主人，直似彼此深知的情人口吻，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简昆仑听在耳朵里，一时大为惊讶。对方这般语态表情，几乎已纯然女化。

简昆仑几乎不敢再向他多看一眼。他生平阅历不少，可是像李七郎这一型态的男人，真还是头一次见过，听着他的话，看着他的样子，下意识里，简直全身都觉着不自在……

他可真有些坐不住了。然而这个人却又不免又引起了他的好奇，在万花飘香这个庞大的帮派里，他又是一个何等身分的角色？

毕竟，他还是个男人，一个浑身女态的男人，孰令致之？直觉里，简昆仑却不禁又对他滋生一些同情。他不觉把移开了的眼睛，又回到这个男人身上。强制着自己本能的厌恶，试着去了解一个基本上完全不能接受的人。

无灯、无光，只凭月色。

或许正因为如此，李七郎才感觉到无拘无束，侃侃而谈。这里的人，除了柳蝶衣之外，大多数的人，都是用着一种异样的眼光去看他，去评量他，只是柳蝶衣的轻怜蜜爱支持着他的感情主命存在……柳蝶衣无异是他生命里的唯一希望……然而，毕竟这之间，还是有相当缺陷与遗憾存在着。

简昆仑的来，在李七郎的现实生命里，起了极大的震撼影响，也弄乱了他原本平静的心潮……

简昆仑被他看得很不自在，偏过了头：“你是说柳蝶衣原打算对我下毒手？”

李七郎默默地点了一下头：“他已让你三招，便可老实不客气的对你下手了，可是他的心竟然也软了……他原来不是这样的……”

皱着的一双眉毛，忽然舒展开来：“哦，是这样的！”

两只白皙一如妇人的细手，轻轻一拍，李七郎像是忽然有所洞悉地说：“他是爱才！爱惜你的一身好本事、人品武功！”

简昆仑冷冷一笑。

“你不了解他！”李七郎说，“外面的人都不了解他……”言下之意，便是只有他才最了解他。

简昆仑说：“即使这样，却也无能改变我对他的憎恨、敌意……七郎兄，谢谢你的关心，今夜就到此为止吧！”

一面说，他随即站起了身子。无视于李七郎的意犹未尽，他却已自行离开。

飘香楼主人柳蝶衣忽然病发的消息，来得甚是突然！时间约莫在深夜丑时前后。知道这个消息的人极少，整个总坛，也不过三四人而已。

玉手罗刹时美娇显然即是这极少数的知者之一。得到消息之后，匆匆披衣而起，来到了主人下榻的飘香楼。在镶嵌着闪闪生光的云石楼阁里，柳蝶衣长衣不解地睡卧在紫檀木座的巨榻上。巨榻上铺陈着厚厚的熊皮，雪白柔软，乍看上去，主人的身子，就像是跌卧在大片的天鹅绒里。那么松软柔和，以至于他整个身子，看上去丝毫也不着力道，像是跌进一方白云里那般轻飘。

透过晶莹打转的一组水晶琉璃吊灯，光亮适度。莹莹白光，映照主人那一张苍白失血的脸，长长的寿眉向正中兑挤微蹙，一头棕色长发，云也似的四下散置着。丝质长袜，云字履，俱都穿戴完好。以此猜测，主人当是病发仓猝，甚至于连解脱鞋袜的时间都来不及，便自倒在床头。那一霎必是极其痛苦，以至于像他那般功力之人，亦难挺忍，是以眉头深皱，长发摇散着……可能是连起身召医都来不及便病发昏厥了过去。

时美娇匆匆来临，却不是最早来到的人。

几个知道内情的人，显然都到了。

李七郎、雷公公，神医黄孔，俱先已在座，大家的表情都很沉重。

彼此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透过一双眼睛，显露着每个人的深切关怀……

黄孔已为他做了必要的救治，在服药之后仍未见苏醒的情况下，破例的在他双手脉门之处，各下了一根银签。

这双银签远比一般习见的银针粗长得多，深深地扎入病人两脉，下签的一霎，甚至于可以感觉到病人全身的颤抖。

看到这里，李七郎第一个面现戚容，微微垂下头来。黄孔用右手食指，紧紧地掐入病人人中，柳蝶衣全身颤抖得更厉害，许久才发出了一声冗长出息。

听见了这声出息，众人的一颗心才似缓缓放了下来。黄孔为主人解开了外衣，回头向在场三人看下一眼，各人心有领会，转身背出客房，外间是主人用以待客的客房。

宽敞的客厅，锦绣罗陈，由于有了书画的点染，华丽中不失幽雅。

众人默默落座。时美娇的眼睛直视向对面的雷公公，他是这里的内务头

儿，事无巨细，俱当唯他是问。

“什么时候发作的？”时美娇脸上隐隐现着愁容，“白天我跟主座还下了盘棋，那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会一下子就又发作了呢？”

雷公公轻轻咳了一声，说了一声：“这个……”随即把眸子转向另一面的李七郎：“还是请七郎相公说一说吧！那时候老奴刚好不在……”

时美娇随即把眼睛转向李七郎：“是怎么回事，你可清楚？”

李七郎慢慢地点了一下头。

“子时前后，我进来向先生问安……”他脸上略显腼腆地道，“先生那时候心里很烦……”

“为什么烦呢？”

“是……为了新来的那位简先生……”

“简先生？”时美娇扬动了黑而浓的细长眉毛，“你说的是简昆仑？”

“就是他……”

“简昆仑又怎么会惹得主座心烦呢？”

“是这样的……”

李七郎似乎也只有实话实说了。

“我来见先生的时候，他老人家才由简昆仑那里转回不久！”

“嗯！”时美娇点点头，“主座竟然亲自去了！”

“听先生的口气，他老人家不但见着了简昆仑，而且还与他动了手……”

时美娇与雷公公俱都一惊。

李七郎缓缓说道：“听先生说，他老人家先让了简昆仑三招，后来才动手，由于简昆仑剑势可观，先生也不能藏私，乃得被迫施出了大力金刚神指功力，拿住了简昆仑的剑锋……”

时美娇微微动容，点头轻叹一声：“主座也真是……这门功夫，要消耗他许多精力。黄大夫不是告诫过他，要尽量避免施展这类有耗元气的功夫么，他竟是忘了！”

微微摇了摇头，她颇似置疑地看向李七郎道：“话虽如此，可是以主座的一身能耐也不至于就会为此病发，黄大夫不是保证过么？”

雷公公点头证实道：“不错，老奴亲耳听见的，黄大夫当时保证说，先生的病虽未能根治，但保证在三个月内，绝不致再发……”

时美娇点点头，表示这话是真的，而且她当时也在场，也听见了。

李七郎轻轻一叹说：“谁说不是？谁叫他老人家想不开，呕气呢？”

“呕气？”

“说来都怪我不好……”李七郎脸上讪讪地说，“先生对简昆仑原来起了爱才之意，打算饶过了他，后来无意间发现了胸侧的一处剑痕，顿时改了初衷……”

“剑痕？”时美娇惊诧道，“难道说……”

“姑娘不要惊吓！”李七郎说，“不是先生受了剑伤。而是他无意间发觉右边胸衣，被划开了一道寸许长短破口，这原来也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证明那个简昆仑的剑术果有过人之处而已……”

时美娇摇摇头说：“岂止是有过人之处而已，主座身法世无其双，简昆仑竟能在他身上留下剑痕……自是非比寻常，怪不得主座对他会兴起爱才之意了，即使为此心存警惕，改了初衷，也在情理之中……后来呢？”

李七郎说：“主座因为无意间发觉了这处剑痕，一时极感羞忿……”

这自然也应在情理之中，以柳蝶衣之自负、自大，自不甘受此侮辱，看来简昆仑是凶多吉少了。

“他老人家因此乃自断定，这个简昆仑日久必为祸害，留不得，乃兴出了下手杀害之意。”

时美娇神色微异，轻轻地哦了一声。

雷公公也为之一怔：“主座可曾下手了？”

“没……有……”李七郎摇摇头讷讷说道，“这件事很使主座举棋不定，是我好言相劝，要他老人家暂息心中怒火，便在这个时候，他老人家的病便发作了……”

说到后来，声音变得很小，脸上竟自现出了讷讷神态，却也只是极短的一霎，便又回复了正常。

时美娇向他注视一歇，不再多问，微微点了一下头，表示知道了。

雷公公却直着双眼睛，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样子：“主座是不轻易动气的人，这点小事也能令他老人家……后来呢？”

“后来的情形，你也在场，还有什么好说的？”

李七郎倏地抬起了头，狠狠地向雷公公瞪着。

雷公公碰了个软钉子，心里颇不是个滋味，心里一动。方才情形，很快的自脑中闪过。

记得惊闻主座病发的一霎，柳蝶衣其时裸程半解，分明已似就寝，当时得讯，匆匆往请神医黄孔，容得黄大夫来到，主人竟又已穿戴整齐。若照李七郎所说，主座分明其时并未就寝，可是现场情形……

忽然，雷公公触念到一项有关主座与七郎的传说，顿时心头有着了一拳似的震动，一时间为之做声不得，只管瞪着一双眼睛，直直向李七郎望着。

对于这位总坛的大管事，李七郎第一眼见他讨厌，总是因为平日事权不一，多有抵触，这老儿总爱事事在主子面前争功。开始的时候连自己的账也不卖，后来还是柳蝶衣亲自立下了规矩，一切身边事，可由七郎便宜行事，雷老头才不得不服输认栽地向后面退了一步。可是表面如此，老家伙暗里仍不甘心，总爱在节骨眼上抽个冷子给自己不痛快，放冷箭，就像现在……

“总有一天……”李七郎狠狠地盯着面前的雷公公心道，“老小子你要是犯在我的手里，叫你知道七少爷我的厉害。”

雷公公哼了一声，转眼向身边的时美娇看了一眼，苦笑了一下说：“堂主的意思……”

时美娇冰雪聪明，冷眼旁观，早已洞悉眼前二人的一番冷战，这种事她却不欲介入。眼前她所担心的是柳蝶衣的病情。

“且看黄大夫怎么说吧！”

话声方落，神医黄孔已自里面步出。三个人不约而同齐把眼睛向他扫视过去。

“怎么样？”

雷公公第一个忍不住站起来问。

“总算无碍……”黄孔脸色并不轻松地道，“已经服药，睡了。”

时美娇轻轻吁了口气，站起来轻声道：“这样就好了，可是以后……”

黄孔向着外面看了一眼，回目三人道：“我们到外面再谈吧！”

原来这里与主人卧室距离不远，怕是吵了他的清静，再者，谈话内容更是多有不便。

四个人移步到了另一间房子，雷公公关上了房门，众人相继落座。

“主座的病……”雷公公拧着一双眉毛，极是关切的样子。

黄孔轻轻捋了一个长须，清癯的脸上，显现着一片忧容。

“这个……”他说，“这是个很奇怪特殊的病例！”

说时鼻翅开合，像是在品嗅着什么，一双眼睛看向时美娇道：“姑娘可曾觉着这里的气味有些什么不同么？”

时美娇嗅了嗅，摇摇头说：“没有，除了花香之外，什么都没有呀！”

“谁说不是？”黄孔打着浓重的皖省口音道，“我说的就是花香。”

李七郎似略松了口气，甚是奇怪地道：“花香？”

黄孔微微点了一下头：“柳先生平素太爱花了，这几天我默察府上，到处都是花，尤其是柳先生住的这个飘香楼，更是种满了奇花异卉，一年四季，不分日夜，总是异香扑鼻，嘿嘿……就连房子里面，也不例外……”

众人随着他的手指之处，只见一盆盆盛开的鲜花，布满阁楼内外，五彩缤纷，各有奇艳，主人爱花成痴，众所周知，万花飘香、飘香楼其实无不与花有关，倒是没有想到竟成了主人罹病之因了。

雷公公不胜骇异地看着他：“大夫您是说，主座的病是花的香味儿……”

黄孔点了一下头：“我生平只遇过两次这样的病人，柳先生是第三个人……他的情形更要特别一点……这里的花太多了……”

他说：“每一种花都有一种不同的香味，几十几百种凑在一起，成为一种极特殊的气息，日夜呼吸其间，时日久长便染上了这样的病……当然，这又与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人一点事也没有，有人就不同了……”

黄孔的眼睛看向时美娇，继续说道：“柳先生爱花成性，即使在他睡榻之旁，也摆满了花，情形就更不一样了。”

时美娇轻轻一叹说：“那么依先生的意思呢？”

“第一步，先把所有的花都搬出去……柳先生居住的这个飘香楼内外，所有的花，务必清除……”

时美娇、李七郎、雷公公聆听之下，都不禁为之一怔，彼此时看了一眼。

说来这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一件芝麻小事，可是行起来却颇有困难。

时美娇点了一下头，看向雷公公道：“就遵从先生的话去做吧！”

雷公公愣了一愣：“这个……怕是不容易……”

李七郎在一旁道：“先生爱花成痴……每日早晚，都要亲自动手浇水施肥，午夜运功之后，更要遍嗅百花之后，才肯就寝，多年以来，已成了习惯，怕是一下子改不过来。”

黄孔哼了一声道：“这就难怪了，经你这么一说，我更断定，柳先生的病因是与花香有关了……这些花务必要尽快撤除，否则只怕他的性命万难保全。”

时美娇点点头：“为了主座的身子，自当遵从，先生请放宽心。”

黄孔叹了口气道：“柳先生爱花成性，这些奇花异草，多数中原少见，晨夕流连其间，感染极深，方才我观察他的脉象、舌苔，再察看他的血色，很怀疑他已有轻度的中毒现象……治疗起来，煞费周章，除了定时服药、扎针之外，还有许多戒律，尤需要严格遵守……”

说到这里，微微一顿，讷讷说道：“请问柳夫人是否也在这里？”

众人不由互看一眼，暂不出声。

雷公公轻轻咳了一声：“不……不在，主座夫人多年前即已化离……”

“哦。”黄孔颇似有些意外的样子，“那么，目前身边有几位如夫人侍候？”

“没有……”雷公公说，“一位都没有……”

黄孔聆听之下，微微怔了一怔，才自点了一下头。

李七郎一直垂首不语，至此才缓缓抬起头来：“黄大夫，先生的病……”

“目前服药与扎针之后，算是暂时稳住了，且待天亮后再服下一帖药，才可行动自如……到时候再说吧！”

说时站身而起，看向雷公公道：“有劳总管跟我来一趟，有些丸散需要当面交代清楚。”

雷公公应了一声，随着他一同步出。

转出了眼前花径，踏上长廊。

“有件事情，方才不便出口，”黄孔站住了脚，看向身边的雷公公道，“柳先生病发之时，总管可在身边？”

“这……”雷公公呆了一呆，“有什么不对么？”

“恕我直言，”黄孔道，“贵主上的病情，不宜行房，且需力戒！”

雷公公怔了一怔道：“方才已告诉了你，敝主上如今是独身居住，并无妻妾……”“这就奇了……”

黄孔缓缓地向前踱了几步，一只手捋胡子，回过头看向雷公公道：“那么又是谁侍候柳先生身边呢？”

“是李少君……”

“李少君？”

“就是刚才那个少年！”雷公公前进了一步，压低了声音说，“难道……”

黄孔轻轻“嗯”了一声，自语道：“这就是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雷公公满脸诧异地打量着他，恨恨地道：“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邪门儿……”

黄孔看了他一眼，微微摇了一下头：“事情还没有准儿，老管事你务必嘴上留神，不可声张！”

“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黄孔摇摇头，终是碍难出口，顿了一下道：“再说吧，我们走吧！”

时美娇、李七郎亲自动手，将室内盆花移向院里。

打量着满院奇花，时美娇幽幽一叹说：“可惜了这么多花啊……主座为此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时间，才由各处名山胜境移植过来，一朝砍伐遗弃，真是太可惜了，他老人家怕是不会答应呢！”

李七郎正将一具景泰蓝盆景双手搬出，谛听下站住脚步道：“谁说不是？只是为了先生的病体，就顾不了这么多了……”

一面说，随将手上这盆放下，只觉出右面后肩颇有不适，敢情前此与简昆仑对抗，双方各负轻伤，伤势并未痊愈。

时美娇却已注意到了。“你的伤还没有好？”

李七郎尴尬一笑说：“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原来你也知道了？”

时美娇微微点了一下头说：“这里的什么事情，又能瞒得了我？”杏目微转，她试探性地道：“这个简昆仑，他的武功如何？”

李七郎说：“很……好……”随即向时美娇注视过去。

时美娇微微一笑了一下，缓缓说道：“也许主座说得不错，简昆仑这个人留不得……”

“为什么？”

李七郎脸上颇似一惊。

时美娇冷冷说道：“这个人极有心思，却又喜怒不形于色……眼前固然不足为畏，怕是有一天终成大害……”

“不会！”李七郎摇摇头说，“我看还不至于吧！”

时美娇说：“眼前当然不会，以后可就难说……当初主座要我把他带来总坛，我就觉着有些不对，主座既然也警觉到了不妥，我看不如……”

李七郎呆了一呆：“姑娘也这么认为？”

“难道你不以为然？”

时美娇深邃的目光，真似要刺透到他心里。

李七郎微微一笑：“堂堂万花飘香，若是连一个后生小辈也容不下，事传江湖，岂不令人失笑？这件事我以为切切不可。不过，这是我分外之事，主座怎么决定，自当遵行。”

时美娇一笑，微微点头道：“我以为主座凡事都听从于你，难道不是？”

李七郎聆听之下，长眉倏地一挑，神色间大不自然。

时美娇在万花飘香身尊位高，属于最高阶层的有限几个人物之一，自不比雷公公那般可以随意顶撞。

李七郎虽是心有不悦，却也不思发作。微微一笑，他说：“主座明察秋毫，心细如发，凡事皆有主见，区区在下，有何德能？何敢造次，时堂主你是在说笑话了。”

时美娇一双眼睛，并没有离开他的脸，这一霎，更是体察入微，先见他目露凶芒，只以为他要发作，转瞬间，竟然又变了一副笑脸，可见是一城府极深之人，万万不可轻视。

老实说，此人的身世，来龙去脉，时美娇自忖并不深知，偏偏他为主座所恩信，辟为专宠。日久天长，乃自传出了许多风言风语，甚是不堪入耳。他的武功本来就好，自得柳氏青睐之后，更由此得了许多传授。据说他心狠手辣，在主座直接指使之下，杀人如麻，成为柳氏身边最诡秘的一个杀人特使，正为如此，万花飘香各堂职司，对他俱心存深戒，敬鬼神而远之。

时美娇剔透伶俐，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对李七郎自不会轻易得罪。可是她对柳蝶衣以及本门的忠心却是不可置疑，李七郎胆敢在这两方面，少有僭越，情形可就大有不同，毕竟飞花堂在本门实力巨大，有其一定影响，较李七郎之单凭主座恩宠，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李七郎对这一点很明白，心里有数，正因为这样，在她面前，也不必逞一时口舌之快了。

“主座最近身子不好，这件事尚不为本门大多数人所知道，如果一旦有了走漏，难免影响人心，当前之急，第一便是要他老人家身子早日复元。”

时美娇微微顿住话头，向他瞧了一眼，继续说道：“七郎兄你的责任重大，却要好好看护，防患未然呢！”

李七郎点点头说：“这个自然……”

时美娇看着他说：“我奉主座差遣，一二日内，即将远行，这件事你可知道？”李七郎吟哦着未曾做答。

“你不会不知道！”时美娇微微一笑，“说来还应该谢谢你的保荐之功

呢！”

李七郎只得点头道：“姑娘既已知道，我也乐意直说，其实这也正是先生自己的意思，我不过随声附和而已！”

时美娇妙目微转，漠漠含笑道：“我可真要谢谢你的随声附和！”

说到这里，她抬头向着天上月亮看了一眼，冷冷哼了一声，想到了此行的艰巨，以及责任重大，心里不无忐忑。

虫声唧唧，万籁俱寂。

柳蝶衣沉睡未醒，时美娇急干要知道他的病情发展，暂时还不能离开，因而竟与李七郎有了这番邂逅，倒是始料未及。

这两年来，万花飘香各坛职司，私下里，对于李七郎这个人，风言风语，颇多不满，认为主座柳蝶衣对他的言听计从，一意眷顾，极是不智，其中更牵涉到许多难以求证的臆测，对于柳蝶衣的盛誉，尤其具有不利影响，时美娇自是早有所察，趁着这次回来的机会，能够进一步的有所了解，乃得犯颜直谏，即使为此遭致主座的不悦，也在所不计。

还是小小女孩子的时候，即为柳蝶衣的迷人风采所吸引，其时他早已是中年以上的人了，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触，什么原因，直到此刻，她心里仍然对这个足以当得自己父亲年龄的人，心存眷恋，这便是为什么她至今还是独身未嫁，也是她为什么一直竭诚竭力地为万花飘香而效力，不思他去的原因……

面前的这个人，容或是多面而复杂的，即以武功而论，亦不较自己少让。

时美娇深邃的眼睛，虽说在光度不强的月色里，亦不曾忘记对他的观察，即便在这一霎短暂时机。有时候对一个人的了解，只在关键数言而已。谈话的内容，采取迂回渐进的方式。

这位在万花飘香有着举足轻重势力，人称玉手罗刹的美人儿，很少在人前发牢骚，今夜却是有些例外。

幽幽地发出了一声轻叹，她说：“我在万花飘香，已经近十年了……承蒙主座的赏识，从刚开始的一名小小实习弟子直到今天的一堂堂主，主座对我称得上恩重如山，我也就矢志不贰，死心塌地的一心报效下去……”

时有小风，月色如霜。洋溢飘荡着满园花香，馥郁清芬，笼罩了眼前的一切。面对着的两个人，都似披着一袭神秘的外衣。

“你知道吗！”时美娇说，“主座一直对我信任有加，每一次他吩咐我的任务，我总没有令他失望，这一次我却有点担心了……”

李七郎微微一笑，只是听着。

时美娇说：“你知道，主座为什么要挑上我？”

“那是因为姑娘能力过人！”李七郎缓缓地说，“正如姑娘方才所说，因为你每一次都能完成任务。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先生对你一向最具信心，他说，“什么事只要时美娇出场，都能完美无缺，这件事只有她才不会让我失望！”

时美娇侧过脸来说：“主座是这么说的么？”

“当然是！”

“那我也只有……”

说时，她忽然站起了身子，意外地却瞧见了柳蝶衣房里亮起了灯光。”

“啊！主座醒了……”

神医黄孔先一步，已来到了柳蝶衣的寝阁。

时美娇、李七郎只得在室外静候。雷公公也在座，见了二人含笑起身道：“二位但放宽心，主座已经不碍事了！”

“你怎么知道？”李七郎冷漠地看着他。

雷公公说：“黄先生这么说的，主座的脸色很好，说是肚子饿了，黄先生正在进一步为他老人家诊治……”

时美娇点了一下头：“这就好了……”

雷公公说：“老奴已传下话去，要厨房为他老人家准备了燕窝粥，只等着黄先生吩咐，便可随时送上。”

李七郎道：“这些事就不劳你费心了，先生的饮食一向由我负责，我会为他老人家张罗一切……”

说罢站起待行。时美娇却唤住他道：“算了……他既已准备了，何必多此一举？”

李七郎站住了脚，颇不乐意地又坐了下来。

雷公公嘿嘿笑了两声，颇具城府地打量着面前的李七郎：“这里上下，一向都由老夫负责打点，少君未来之前，先生的一切起居饮馔，也都由我负责，一向相安无事……”

“雷公公，你就少说两句吧！”时美娇忽然发觉到二人的针锋相对，忙即出言制止，但是李七郎却已听在耳里，一时勃然变色，霍地由位子上站起。

“你……”

他总算压住了这口气，未曾大肆发作，冷冷一笑，随即又坐了下来。

便在这时，房门开启，黄孔由里面缓缓步出。

众人目光不由自主皆向他注视过去。

“已经不碍事了！”黄孔微微含笑道，“柳先生有话要向二位关照……”

李七郎、时美娇聆听之下，一并由位子上站起。

黄孔眼睛却转向时美娇道：“柳先生嘱咐，请时姑娘一人先进去一下……”

李七郎呆了一呆，只得缓缓落座。

时美娇微微点了一下头，便自向内步入。

黄孔这才转向一旁的雷公公道：“柳先生可以进食了，请去准备吧！”

雷公公应了一声，转身步出。

黄孔向着李七郎略一欠身，亦即步出。

为要继续观察柳蝶衣的病势发展，他还不能离开，便在柳蝶衣下塌的飘香楼辟室暂居。

时美娇姗姗来到了柳蝶衣的床边，打量着这个唯一能够驱使自己矢志效忠不贰的主人——柳蝶衣。看来他病后憔悴的脸，一时心中戚戚。

她却仍然做出一副笑容道：“黄大夫告诉我说，主座的病势已经稳住，已经不碍事了。”

柳蝶衣微微点了一下头，轻轻哼了一声：“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很好，我正有话要关照你，你坐下！”

时美娇趋前数步，在他床边的位子上坐下来。这才发觉到柳蝶衣直睡的长躯，仍自插有一组细长的金针——约莫有十枚之多。这些细长的金针，每一枚都约有半尺长短，一头燃着艾灸，散发着极为细微的淡淡轻烟。

由于柳蝶衣身上所着为一袭金色丝质软袍，几与金针一色，如非仔细辨认，简直认它不出。

这一组十枚金针，必然有奇妙的医疗神效，使得柳蝶衣乃能度过了危险时刻，不再昏睡不醒，以他内功之精湛，只要不再昏迷，几乎难以想象，还能有什么样的疾病，能够对他构成伤害？

“主座一生爱花……想下到竟然因花致病……”时美娇淡淡地笑道，“我们已遵从了黄先生的指示，暂时把飘香楼里的各样盆景，移了出去。黄先生还指示说，即使是外面的花，也要移动……”

柳蝶衣微微点了一下头，表示知道了。

黄孔已经告诉了他罹病的一切，柳蝶衣必然已经知悉，只是眼前他却无意在时美娇面前讨论这些。

这个人抑制力极强，主见亦深，凡是他所认定的事，极难改变。

“别为我的身子挂心……一点也不要紧，过几天就好了！”他说，“重要的是，我所交代你要完成的任务……”

时美娇转动了一下眼睛：“主座指的是永历帝……这件事？”

柳蝶衣点了一下头：“不错，我原来打算要燕堂主亲自出马去办这件事的，后来想了一下，也许你比较更为合适……”

燕堂主即金叶堂堂主金羽燕云青。这金叶堂与时美娇所属的飞花堂，共为万花飘香两大支柱，合称金花二堂，不用说极为柳蝶衣所器重，亦为本门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之一。

时美娇微微笑了一下，虽然她对这件事一开始即感到压力沉重，缺乏自信，然在柳蝶衣面前，她却不愿意有丝毫的显示。

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赏识而委以重任，自然有其根深蒂固的理由，柳蝶衣之所以这么决定，自然有他的道理，时美娇的任务，只是去执行而已。

“主座对我真是信任有加……我当尽力完成，不使您失望……”

这几句话，果然使得柳蝶衣神情一振，为之眉开眼笑。

“好极了，我就知道，什么事你都不会使我失望的……”

一霎间他眸子里闪耀着亮光：“你应该知道，这件事与我们未来的发展有极大关系……当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你所面临的敌人极多，稍一不慎，就将为敌人所乘，你要特别小心……我会着人在暗中对你支援，用人用钱都无需顾虑，总之，一定要把这个人给带过来。”

时美娇微微点了一下头：“你放心吧……我会的……”

看着柳蝶衣憔悴的脸，已呈微白的两鬓，时美娇心里有一种难以诉说的感触，多少年以来，从她还是小小孩提的时候，就为这人的神仙风采所吸引，这么多年了，她已由当年的小女孩，一变而为今天的婷婷少女，甚至于也已超过了少女这个年龄的限制，而是一个十足成熟的女人了。可是，这个人的影子，依然根深蒂固地耸立在她心里，较之当年并无少变，只是多了一份少女时期的失落感伤而已……

似乎柳蝶衣早已窥穿了她心里的隐秘，每一次当他用着那样特殊的眼光，向她注视时。事实上已等于是向此女加以温顺的爱抚，每一回也都能收到奇妙的效果……

然而，今天却使他微微觉着有些意外，那是因为时美娇眼睛里的光采，竟不再像往常一样的单纯，除了浓郁的感情之外，竟然多了一份错综的悬疑，那却是诡异莫测的……

柳蝶衣深湛的目光再一次向她注视时，后者已似微微有所接触，缓缓地
把头低了下来。

“怎么了？”柳蝶衣平静地看着她说，“有什么心事？”

时美娇微微地摇了摇头，一下子似乎连耳根子都红了。平日应是多么
能言善道，只有在他面前，每一回都像小孩子一样的羞涩与兢颤。

“我……我只是担心您的身子……”

半天，她才嗫嚅地说了这几个字，头垂得更低了。柳蝶衣莞尔地笑了：
“原来为了这个，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么？”柳蝶衣湛湛目神瞬也不瞬地
注视着她：“你抬起头来，看着我！”

时美娇应了一声，缓缓地抬起了头。然而，她的眼睛与对方那双眸子方
一接触，即情不自禁地又移开了。似乎就像是与对方这么近距离坐着，也有
一种强烈地压迫感觉，情不自禁的，她便站起来，缓缓走向窗前。

“人家都说，人家都……说……不……我自己也瞧出来了……”

时美娇嗫嚅地说着，简直不敢回头向柳蝶衣看上一眼。

“瞧出来什么了”

“您……”忽然她回过身子来：“您不能再宠着他了！”

“是……谁？”

“李……七郎……”

“七郎他怎么了？”

“他……”时美娇嗫嚅说道，“外面都在传说……说您……话不好
听……”

时美娇的声音都抖了：“这对您的名声很……不好……”

“我知道……”柳蝶衣微微闭起了眼睛，“何必计较这些？”

“不……”时美娇身子都抖了，“主座……这太不值得了，难道这……
是真的？”

“你也这么想？”

柳蝶衣的眼睛就像是两把利剑。这般目光之下，时美娇先时犯颜直谏的
勇气，终于萎缩下来。

“我……当然不相信……可是……”

“别再多说了！”柳蝶衣脸上颇有不耐，“李七郎深遭人忌，我都知道，
他虽然不是我们正式的成员，可是这些年以来，却为我们做了很多杰出的事，
这些却不是大家所知道的，甚至于连你也不十分清楚。”

“我知道！”时美娇微微一顿说，“我只是担心主座您的身子……”

脸上做了一个十分诧异的表情，终至什么也没有说。时美娇说了这句话，
更是不敢再向他多看一眼，随即把眼睛移向一旁。

这件事情便似到此为止了。

时美娇再向柳蝶衣注视过去时，后者已换了一副表情，却又似另有所思。

“有件事情，在你走以前，需要你为我完成。”显然是又有了新的命令
了。

时美娇呆了一呆：“什么事？”

“要你去杀一个人！”

“谁？”

“简昆仑！”

时美娇顿时为之一惊，脸上一时现出了惊诧的表情。过了一会儿，才又

回复了原来的镇静。

“主座要杀死他？”

“嗯！”柳蝶衣在枕上点了一下头。

“为……什么？”

时美娇感到很奇怪，如果当日要她杀死简昆仑，一点也不奇怪，今天再要她下手，显然就含有非常的意义，特别是在她以为柳蝶衣已打算把简昆仑收为己用之后，忽然间却又竟然有了如此转变。

柳蝶衣摇摇头，没有多说。

他是说出口的，以他的声望、自负、目空一切，要他亲自说出来怕一个人，特别是对方还是一个后生小辈，这句话无论如何是难以启齿。好在，他一向自负惯了，他的话当然也就是命令，要杀谁就杀谁，只吩咐一声就够，用不着说原因。

时美娇其实也已知道是什么原因。刚才李七郎已有透露，只是想进一步证实而已，柳蝶衣不欲多说，或许存心在维护他高高在上的尊严，因为就时美娇所知，这个天底下，确实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在他心底被认为对自己构成威胁过，要他亲口说出来杀死简昆仑，为绝后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柳蝶衣脸上才似有了一些喜悦。

透过他诡秘的眼神，像是涵蓄着某种试探。也许指明了要时美娇下手去杀简昆仑这样一个人，正是对她是否忠贞的测验。

时美娇点了一下头：“我知道了，最迟明天子夜以前，我会做好这件事情。”

却在这时，门扉轻叩，传过来李七郎的声音：“燕窝粥送来了……”

“来……”柳蝶衣说，“是七郎？你们都进来吧……”

看来他像是很饿了。

房门开启，进来了三个人。李七郎、雷公公以及专为送饭的侯三儿。

侯三儿也像这里其它的小厮一样，穿着件宽松的蓝色长衣，戴着黑色毡帽，帽檐低低的，似乎遮住了他的眉毛。他是被指定专为侍候柳蝶衣的四个小伙子之一，负责每晚柳蝶衣的饮食打点，不用说，他也是经过特别指定，能够自由通行飘香楼的少数人之一，人很老实，也很聪明。

李七郎正自为着柳蝶衣约谈时美娇过久，而有所纳闷，乍然看见送食的侯三儿来了，自是喜出望外，立刻叩门请示，柳蝶衣这一霎兴头颇高，便叫他们都进来了。

侯三儿不敢向床上的主座多看一眼，只把长方形的漆木食盒，恭敬地放置几上打开来，由里面双手捧出了热腾腾的燕窝粥来。

李七郎却由他手里转接过来，进前侍餐。

房间里光线不足，大家的视线，显然只是集中在柳蝶衣一人身上而已，侯三儿恰立在床角那边暗影角落里。自然，谁也不会去注意他。他却爆出冷门地来了一手惊人之笔。

随着他弯腰直起的身子，一口长剑，几乎毫无声息地已指向柳蝶衣的咽喉。

显然早已经过一番事先用心。剑身上涂满了墨，以至于出剑的一刹那，

非但没有响声，更无刺目白光。

总是导因于柳蝶衣的全身动弹不得，加以侯三儿的灵巧剑技，才至于在满室高手环伺之下，从容得手。

柳蝶衣似乎在对方出剑的一霎，已自有所觉，倏地睁大了眼睛，对方的锋利剑尖，恰于这时已指向他的咽喉。

持剑人功力了得，这一剑原本可以直穿而进！柳蝶衣纵使有盖世神功，惊天剑技，也无能为力，势将溅血对方剑下。

却是对方别有居心，或是心存仁厚，总之，就在掌中长剑，几乎已贯穿对方颈项的一刹那间，忽然停住。凌人的剑气，使得床上的柳蝶衣身子起了一阵战栗。特别是咽喉部位的强力刺痛，使得他由不住发出了急促的咳声。

这一瞬，无疑是全室震惊。

李七郎、时美娇、雷公公，俱都近在咫尺，当此突变的刹那不约而同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前欺近过来，只是却仍然慢了一步。那人的剑早已指向柳蝶衣的咽喉。“侯三儿！你疯啦？”

出声喝呼的是雷公公，一瞬间的巨变，把他吓傻，怎么也没有想到平日恭顺老实的侯三儿会做出这等有异伦常的事？

然而，紧接着他们俱都发觉了有异，问题是，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侯三儿。随着这人左手揭处，摘下了头上的毡帽，才自现出了他的原形——简昆仑。

简昆仑的本来面目方自出现，在场各人无不大吃一惊。

然而除了极大震惊之外，却是一无可为，甚至于连一句话也不敢多说，那是因为主座柳蝶衣的一条性命，已在对方掌握之中，稍有不慎，后果不想可知。

时美娇、李七郎、雷公公几乎都愣住了，三双眼睛涵蓄着无比的惊愕，直直地向对方瞪着，俱不知下一步的结局如何……

简昆仑果真在此一霎，推出长剑，柳蝶衣即使功力再高，也万无活理。所幸，他还没有这么做。颤动的剑身，逼发着缓缓冷意，虽未出剑，却能意会着凝聚的功力可观。柳蝶衣那等造诣之人，亦不敢冷漠视之。

“是……你……”柳蝶衣总算由惊慌里，回复了原来的镇定，“你的胆子不小……”

“这句话现在应该由我来说！”简昆仑无视于身侧的三个大敌，专注于床上的柳蝶衣，冷冷地说道，“应该是你的胆子不小，柳蝶衣，你可曾想到，有此一招？”

时美娇在一旁冷冷说道：“这么做，对你显然是不利的，我以为，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把剑先收起来，有话慢慢地说……”

李七郎哼了一声，细着声音说：“难道你忘了，你这条命是怎么保全的？先生要是有意杀你，你还能活到现在吗？”

“你……小子是怎么进来的？”雷公公气极败坏地说，一张脸都涨成了猪肝颜色。

其实这也正是眼前每一个人心里所想的，简昆仑怎么能识透飘香楼诡异玄奇的阵式，乃得从容进出？这无异是在场每个人心里的疑团问号。

“这就是我的秘密了！”

简昆仑凌厉的眼神，狠狠地向雷公公瞟了一眼，又回复到柳蝶衣身上。

柳蝶衣唇角，甚至于泛出了一丝冷笑，像他这样功力盖世，智慧超人，自负极高的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也会落到了如此下场，有一天，生命

竟然也会操在了别人手上，真正是不可思议的离奇之事。他分明不愿再向对方看上一眼，便自垂下了目光，等候着对方无情的一剑。

只是那一剑却迟迟不来。

他便又睁开了眼睛。无巧不巧，正与简昆仑深邃的眼神接触到一块。

柳蝶衣几乎愤怒了。

“怎么，想叫我开口求饶，你是休想……”

简昆仑微微怔了一怔，点点头说：“你无愧是一方之雄，如此气势，令人佩服，昨夜你剑下留情，饶我不死，今下拉平，谁也不再欠谁，往后咱们走着瞧吧！”

话声出口，长剑突收，铮然作响里，已落入鞘中。

在此之前，他早已做了必要勘查，长剑猝收，身子毫不迟移，旋如疾风，已自跃身而起，随着他猝然腾起的身势，哗啦碎响声里，整扇窗户，片碎星飞，已遁身窗外。

这番举止，变发突然，更令人大生意外。

或许震动于对方的剑下留情，更不知柳蝶衣的心里打算如何。三个人眼睁睁地看着他脱身窗外，却于对方脱身之后的瞬息之间才自转过念来。

雷公公第一个按捺不住，首先腾身而起，呼……一声，纵身而来。

简昆仑早就为他预备下了——一掌雪亮的银丸，随着雷公公落下的身子，有如银雨一片，满天花雨般，直向着他身上力卷而山。

雷公公身形未下，尤其是这一霎，东南西北都还没分清楚，对方暗器已弥天盖地而来，饶他是一等一的高手，目睹之下，也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双袖乍分，施出飞袖功力，劈啪作响里，做两下拂出。也只能护住头脸等紧要所在。一时间，银光灿然，下躯各处，连着数丸，虽说是力道分散，却也功力可观。只疼得雷老头全身打颤，双腿发软，膝盖屈处，扑通坐倒地上。

暗器出手，身形猝起。一股轻烟般的潇洒，简昆仑已脱身寻丈开外。这阵势已难他不住，紧接着身形连闪，已没入暗处。

雷公公怒叱一声，挣扎着再一次跃身而起，总算没有倒下来，却疼得脸色发青，双膝连颤。

人影猝闪，时美娇已当前而立。

“他……那边跑了！”

雷公公连疼带气，声音都抖了，手指着简昆仑脱身之处。

“他逃不了的！雷公公，你鸣钟示众！”

话声出口，时美娇已彩凤般地掠身而起，直循着简昆仑遁身之处迫了下去。

像是一声迅雷般地传开了。

飘香楼的警钟当当响起！一连七声快响。强力的捕缉讯号已传达出去。

极短的一瞬间，各职司弟子已纷纷出动，披挂上阵。

这里地势开阔，广厦连云，楼与楼路与路之间，俱有一定通道隘口，紧急命令一经颁发，第一要务，便是这些通道隘口，立时由专人把守封锁。

立身于高处，向下盱衡，万花飘香总坛所在，果然气势非凡，随着钟声之后的片刻，各处灯火，已相继亮起，尤其是用以贯串中枢神经所在的那一道迂回长廊，在原有的稀落串灯之间，各加红灯一盏，乍看之下，像极了一倏硕大无朋、首尾伸展的巨大蜈蚣。

简昆仑在一连闯过七处关隘之后，暂时定下心神，临风小坐，要头脑冷

静一下，然后盘算着下一步当行之路。

眼前情势，已是十分明显，不成功，便成仁。形势发展至此，他只能竭尽所能，势必非要脱身而出，否则，一旦再度落身敌手，可就万无活理。

盘坐在高起的一岭土丘之上，丘上有亭，四下里花团锦簇，尽是各色杂花，这里显然已是万花飘香的心脏所在，像这样的凸起花山，数一数共有五座之多，山上各耸一亭，亭式各别，竟是不同姿态的五只金凤，隐隐显示着五凤朝仪的吉象。

简昆仑把整个阵势约莫弄通，也不过是近一二日之事，却需一再推敲，反复深思，否则贸然行走，一步之失，后果堪忧。他其实内心不无遗憾，那是因为临走之前未能再见二先生这个至情中人一面，二先生所答允传授他的神秘武功，也只能期待来日了。

时机一瞬即逝，他确定眼前是他最佳的逃走时机，似乎已有所感触，使他意识到柳蝶衣终将容他不得，即将要对他施以辣手，这才促使他萌生先下手为强的动机，却是料想不到，俟到病榻出剑的一霎，竟然坐失良机，平白地放过了他。

这一霎回想起来，简昆仑胸怀坦荡，并无遗憾。今日一别，再见面时，双方当是无所不用其极。其实眼前已是如此，若是时美娇或是对对方阵营内的任何一人，此刻相逢，也必当再不留情，以死相拼；姑以时美娇或李七郎二者而论俱曾有过一念之仁，蓦地翻脸为仇，白刃相加，总是尴尬之事，至于今日之后，情形便自不同。

简昆仑把染满黑墨的月下秋露，紧紧握在手上，眼睛里已瞧见两条快速人影，正向山岗凤亭登临。

二人身着宽敞的红色号衣，身材高大，脚下极快，显然对此一带地势早已熟悉，转瞬之间已来到了近前。

来人一个黑粗精壮，手持锯形大刀，一个高颀细长，手抡钢枪。

虽说是对方阵营内不足当一面之雄的人物，既能在柳蝶衣下榻的总坛当差，可就绝非一般寻常身手。

简昆仑决计要闯出重围，便不能手下留情。眼前二人的来到，迫使他势将出手一搏，一经盘算妥当，便不再迟疑。

两名红衣汉子，一口气来到亭子前侧，当前的黑壮汉子，忽然发现到简昆仑就在眼前，不由得吃了一惊，顿时停下脚步。

“谁？”

喝叱未完，简昆仑已陡地飘身而近。黑壮汉子忽地觉出不妙，锯齿刀飞抡而起，嘴里怪叫一声，刀光一片，直向简昆仑迎面猛劈下来。这一手原在简昆仑意念之中，长剑倏地翻起，其势绝快。叮！剑尖触及刀身，莫谓力道不大，其实功力极猛。

黑壮汉子那么沉实的刀身，竟然为此一点之力，忽悠悠向边侧荡起。正是简昆仑所预期，脚下再不迟疑，倏地向前踏进一步，掌中剑快到无声无息，电光石火般已自扎了过去。

这一切发生得极快。黑壮汉子简直连东南西北还没有认清，已吃对方染满黑墨的剑身，刺进了左面胸膛。

虽说是性命相搏，到底双方并无深仇大怨。这一剑，简昆仑真力内聚，随着剑身的投刺，于千钧一发之际，避开了对方的心脏要害，随着长剑的拔出，一股血箭怒射而出，紧跟着简昆仑拍出一只左掌，正中其当心穴道。

这一掌，有分寸，一来止住了对方的流血，再者可使对方不再出声，便自那么双眼一闭，直挺挺地向后直躺了下来。

简昆仑身势既已发动，更不少缓须臾，紧接着向左侧一个快速闪动，便迎向了另一个手侍钢枪的汉子。

这人在万花飘香总坛，倒也小有声名，姓戚名枫，人称左手快枪，原在金叶堂堂主燕云青手下当差，甚是得力，后来为燕氏保荐，乃得调来总坛效力，来了也不过半年。想不到一上来便会碰见了如此厉害的对头。

双方一经照面，戚枫冷叱一声，手上钢枪映着一天星月，划出了一弯寒光直向简昆仑背后撩去。原来那钢枪长不过二尺左右，通体为纯钢打制，亮灿如银，前尖后圆，约有鸡卵般粗细，却在枪尾一侧，多出个拐子，用以持手，尖端部位，更有一根飞出来的倒刺，状如虾须，其利如剑，亦可当钩施展。

戚枫因见同伴一上来，即为对方摆平地上，情知厉害，左手钢枪一经递出，其实是虚张声势，紧接着就地一滚，已翻出了丈许开外，右手已自囊中，摸出了口笛，嘟！吹了一声。

其时简昆仑早已自侧面袭来。随着他的落身势子，掌中长剑已自挥落直下，戚枫迎枪招架，当啷一声，力道至猛，那一截枪上钢刺，竟为对方宝剑削落，顿时大吃一惊。

原来简昆仑手上所持的那口月下秋露，本是神兵利器，有削金断玉之利，更何况这一霎的剑气内充。

戚枫乍然发觉不妙，再欲抽手，已是不及，随着剑势的下落，钢枪上火星四迸，连着戚枫那只持枪的左手，带同一截枪把，一并俱为切落下来。“啊哟……”只疼得戚枫在地上打了个滚。

简昆仑身势乍起，起落之间，快若飘风，已闪到了他身前，左掌轻吐，沉实的掌风，已击中他的志堂穴上，戚枫上身还不及坐起，便似面条儿般再一次躺下来，当场昏死了过去。

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出手，一连制伏了二人，简昆仑身子不敢稍停，霍地拔地而起，直向丘下快速纵落。

可是戚枫所发出的那声急哨，已生了效果，人影交晃中，四五条快速身形，倏起倏落，直向眼前集中过来。

简昆仑心中一惊，他虽然自信已通解眼前阵式，应可进出阵外，只是这里高手如云，姑不论时美娇、李七郎那般身手，即如次一等的角色如海客刘青、玉弹金弓马福全者流，出现一二，自己便休想脱身。

目睹着一干人影的快速向眼前集中，简昆仑虽是余勇可贾，亦不敢以身相犯。

当下身子向左面一个快闪，隐身于一幢太湖石后，即见众人起落跳跃，一阵风也似的，已向他先时栖身的凤亭簇拥过去。

简昆仑叹了一口气，好险。哪里敢少缓须臾？即刻现身，混身于当前阵势之中。

几日来的静思，已使他略窥阵中堂奥，按着事先的小心求证，左闪右纵，身躯连连摇晃，像是喝多了酒的醉客，一径没入黑暗之中。

耳边上响着吱吱连声哨音，以及远方当当示警的钟声，当是亭子边为自己所制伏的两个人，已为对方所发现，大举的缉捕行动，随即展开。

简昆仑周身是胆，既不能再图眼前逗留，便只得快速脱离……偏偏是欲

速不达，眼前阵脚极是绕腿，不得不耐下性子，小心摸索。

蓦地面前灯光大作，一行三人阵势，倏地在眼前展开。

灯光闪烁，一人背插长灯，居中而立，身侧左右，各有一人，三人皆身穿鲜红号衣。

正中那人，身高体大，活似一个门神，左右二人，紧傍而立，各人手上均拿着一口长柄快刀，乍然发觉到简昆仑的来到，霍地向两下分开，三刀并进，在一个迎头包抄的进势里，三口长刀，呼然做响，直向他当头劈落直下。

简昆仑陡然止步直立，用了个定字正诀，长剑居中而扬，叮一声，格开了正中下落的长刀，左右两口长刀，呼啸声中，已自两侧落下，虽是险到极点，却连他衣边也未擦着。来者三人显然施展的是一式三才刀阵，若非简昆仑上来冷静，识透在先，保不住便为所伤。

一式落空，便自失了先机。简昆仑冷哼一声，脚下一个急进，手上长剑已绕起一圈剑光，施展出本门绝技彩虹弄日，刷刷然做响里，已劈中左右二人肩头，鲜血怒涌里，二人手上长刀，先自把持不住，当唧唧抛落地上。

简昆仑手上长剑更不迟疑，抖动里，声如龙吟，直取当面人前心要害。

那人唔了一声，踉跄而退。

简昆仑无意恋战，不待他脚下站实，已自腾身掠起抢上了他身后道路，紧接着几个起落腾纵，已没入黑暗之中。

眼前是一行松柏，却隐隐通向一个月亮洞门。在一串高灯的点缀之下，浮动着一片淡淡的水雾云烟。简昆仑心里盘算着眼前阵脚，似明又晦，颇有魁杀之势，待得施展九曲天河身法，试行其内，猛可里眼前人影飘闪，一个束发长身少女，已自左侧方掠身而近。

双方乍一照面，简昆仑即已认出，正是自己最感头痛、怕见的那位主儿来了，由不住暗自叫了声苦也。

来人乃飞花堂堂主时美娇。

其时笑脸盈盈，轻摆莲步，款款而近。

“想不到吧，我们又见着了！”

说话的当儿，已自左侧方缓缓踏近，却在距离对方身前丈许左右站住了脚步。至此脸色微寒，笑靥尽失，却自那一双剪水瞳子里，逼现出冷冷杀机。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你居然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参透了这种阵法……怪不得主座对你看重，引你为心腹大患了。”

时有小风，飘动着身后长帔，颈后右侧方的一截剑把，隐隐若现。

冷月、稀星、寒风、轻雾……这一切似乎已勾画出了眼前的冷酷现实。

“从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不可对你掉以轻心……”她缓缓说道，“结果还是差一点着了你的道儿……那一天船上承教，不过是比划着玩儿，实在未能尽你所长，现在我可要好好的领教一番了，请吧！”

说时，那一只纤纤细手，已自握住了身后剑把，眼睛里光采，深邃莫测。

简昆仑默察前后，尚无外人近身，心里略为镇定。当下冷冷说道：“姑娘与我并无仇恨，何以昔昔见逼，如能高抬贵手，容过今夜，感激不尽。”

“你说得好轻松……”

时美娇微微一笑，说：“错过今夜，龙归大海，再想见到你可就难了，你真的很傻，刚才机会，毕生难逢，你却轻轻让它在手上溜走。今后这样的机会，是万万不会再有的了……”

说话的当儿，背上长剑，在一阵轻啸里，已然脱鞘而出。简昆仑与她相

识未久，却眼见她行事之狠厉冷静，一经决定了的事情，决不拖泥带水，自忖眼前多说无用，便只好放手一拼了。

“姑娘有僭！”

随着长剑的出手，霍地切身直进。

两口剑几乎已迎在了一块，却又交错而开，随着剑身的挥落，简昆仑、时美娇，双双擦臂而过。

时美娇轻轻一叱，左手抛处，五指尖尖，于此交臂而过的一霎，直向他肋上插来。

简昆仑身躯霍地一矮，旋风一转，掌中剑由高而下，反削她的肩头。

双方势力都快，却是适可而止，倏乎电转，呼然作响里，结束了第一回合。

时美娇剑随身转。

简昆仑抽身压刃。

认准了那阵子劲头儿，双剑高举，再一次的兑挤过来。风铃般的，响起了一串七声音阶，两口长剑，在一连串的接触里，爆发出点点银星……其势极其轻微，却涵蓄着砭人骨髓的尖锐劲道，个中惊险，也只有双方自家心里有数。

似乎每一招都凝聚着尖锐的灵思，配合着剑势的出手，也只是向对方身上做点的攻击；若非胸次玲珑，心有灵犀，简直无能防止，而他们双方竟然于来往之间，面面俱到，堪称绝妙。

七声音阶，显示着七手杀着。无论攻防，双方在此一连串的七式接触里，实已各用其极。

简昆仑此刻心境，自不同于时美娇的专注一致，更需注意着四周围随时的冷箭。七剑之后，早已是冷汗淋漓。

便在这一霎，灯光闪烁，喝叱声中，灿若匹练的一道强光，直向他身上照射过来。

与此同时，配合着强烈的灯光之后，弓弦数响，一排箭矢，夹着尖锐的破空之声直向着简昆仑身前射到。

简昆仑身子向后微坐，运施剑气，挥出手中长剑，将面前一排箭矢劈落地上。同时间，他身躯腾起，大星天坠般向侧面丈许外飞坠而落。

时美娇偏偏放他不过，冷笑一声，一缕轻烟般地跟踪而起，手上长剑配合着她落下的身子，一股脑的直发出手。只见剑光，不见人影，真正已入深奥的剑术之境。

简昆仑前见她手刃崔平，早已对她存下了深刻戒心，一经交手之后，才自体会出比他想象中更要厉害得多。若在平日心平气定，尚可运筹深恩，与之大肆周旋，今夜此刻，却已是分心乏力，实难应付如此大敌。

况且那道强烈灯光，匹练般当头直落，刺得他眼花缭乱，一排箭矢，更是不容须臾，纷纷射到。

挥剑、拧身。如此身法，在简昆仑施展而言，已是无能更好，错在身后强敌，一口剑变化通神，竟是寸步不舍。

哧！一道流光，打由简昆仑剑刃上滑过去。却于双剑分离的刹那间，反弹而起。画出了一线游光。简昆仑只觉得肋上一凉，已为对方寒刃在右肋边上划开了两寸长短、三四分深浅的一道血口。

随着他奇快的一个凌空翻滚之势，翻落于丈许开外。时美娇却是放不过

他。带着一声轻叱，时美娇疾若电闪的身子，已自切身而进。

却有一个人，较她身子犹要快上一筹。

呼……一阵狂风似的，由边侧陡地跃进来一条身影。

这人身法快捷轻灵已极，似乎早就度量好了时美娇的出手，身子一经落下，左手轻舒，看似从容，其实绝快，施展的是一手武林罕见的追星拿月如意妙手，只一下，便自拿住了时美娇落下的剑势。紧跟着，右手突出，一掌直向时美娇脸上打来，掌风疾劲，功力可观。

事发突然，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阵营里，竟然会冒出来一个敌人的帮手。时美娇一惊之下，由于招式已经用老，已无能向来人出手反击，心里一急，陡然施展全力，把一口长剑，由对方看似仅由三指所拿捏的手头挣脱，铮锵一声，算是挣脱开来，随着她的一个反蹿之势，有如旋风一阵，已退出两丈以外。

对时美娇来说，诚然是前所没有遭遇过的奇耻大辱，虽说是退身适时，没有为对方那股沉实掌力所击中，却也觉出，那一只握剑的右手，连根带腕，一时麻软不堪。

惊魂未定下，再向场内打量，敢情已失去了那人的踪影，非只是那个神秘怪人，就连筒昆仑也已不知去向。

第十一回 龙入沧海鸟入林

砰！一扇石门被踢开来，山洞里异常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空气阴森，散漫着草木湿腐霉烂的气味。

不容多说，简昆仑已被推了进来。

接着那个人也进来，石头门随即又沉重地关上。一开一关，山壁震动，劈劈剥剥，掉落下很多小石头子儿。

简昆仑倚墙而坐，只觉着伤处好生疼痛，忙即动手，在伤口处附近自点了穴道，止住流血。血却已淌了不少，半边衣服都打湿了。

感觉着那人，就在他身子前面坐下来。

眼前黑得紧，即使你习有夜视的功力，却也无能施展。简昆仑极力地四下观察，仍是一无所窥。

耳边上所能听见的，只是隐约传过来的淙淙流水声。仅仅凭着这一点点线索，简昆仑即猜测知，眼前所置身处，为一临江石岸，或为峭壁石岸。壁间有洞，便自藏身里面。

两个人的心思是一致的，很长的一段时间，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似乎有那么隐约而零落的几声脚步，打洞前践踏过去，空气随即又归于沉寂。

又过了一会儿，简昆仑才自叹了口气说道：“是二先生么？”

那人哼了一声。啪嗒！一股火焰，随着对方举起的右手，熊熊燃烧着。

顿时山洞里的一切，无所遁形的陈现眼前。

简昆仑，二先生，对面相观。

“我已经猜出来是你！”简昆仑说，“除了你，谁也没有这一身本事。”

一面说，站起来深深向着对方打了一躬。二先生却只是睁着一双深邃的眼睛，向对方看着，表情木讷。显然，他心不在焉，脑子里却在想另外一件事。

难能的是，这一霎是属于他的清醒时刻。

“你不能再回去了！”二先生讷讷地说。

“当然！”简昆仑望着他微微一笑。

“这一次是真的！”二先生说，“时美娇那个丫头太厉害，他们要杀死你！”

简昆仑看着他，微微一笑。简而易解的事实，他却像是才明白过来。

“你走……吧！”二先生颇似伤感地垂下了头。火折子手里熊熊燃烧，一股黑烟上薰洞顶。

“我……有一样东西送给你……”他的手在身上一阵摸索之后，摸出了一个四方形的蓝布小包，信手丢过来，简昆仑伸手接住，看看不大不小，掂掂不轻不重，四四方方，不知是个什么东西。

“好好收着……”二先生露出一嘴白牙笑着，“我这几十年的心血，都在这里了……很乱、很杂……但是，我知道，你能看得懂……”

简昆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心里着实感动，差一点连眼泪都淌了出来。却只是看着他，微微地点了一下头，什么话也没有说。“我答应要教给你的金鳞行波身法，也在里面……还有很多的……”二先生仰起头来，边想边说，“本来我想收个徒弟……嘻嘻……后来就遇见了你……”

“你仍然还有机会……”简昆仑说。

“太晚了……”

二先生露出白牙又笑了。

简昆仑忽然心里一动：“你打算怎么样？不如跟我一起走吧！”

二先生向后缩了一下，摇摇头说：“我不能走……我不走了……”

忽然他身子欺前，一只手搭向简昆仑肩上，晃动的火光里，那一双深邃的眼睛，无限向往，却又无限依恋……即使在火光的映村里，那张脸依然是惨白不着一丝儿血色，那么近的彼此对看着。近到简昆仑可以清楚地数出他眼角的鱼尾纹路，那星星的两鬓白发……包括这张脸在内，其实这一切都是陌生的。总共也没有见过几次面，何至于竟然炽出如此浓烈的感性，正是人性中至贵至洁的情操。这高贵的品质，久已沉沦在无限贪婪的人欲里，不期然，竟然会在柳二先生这神智不正常的人身上发现，真正弥足珍贵，感人至深。

“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小朋友，再见了！”

重重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二先生霍地闪身退开。

便在这一霎，他手里的火折子亦为之自行熄灭。

日客斋命相馆的伙计巧儿刚刚打下了帘子，有人叱了声：“慢着！”

一乘小轿踏过对面木桥，喀吱吱摇颤着已来到眼前。

压轿的汉子，面生虬髯，虽似年过五旬，看上去虎背熊腰，十分武勇，那一声喝叱，更是气足声宏，乍听下，直把巧儿吓了一跳。

小轿朴实无华，一色的蓝布罩顶，就连前面的幔子，也是同一色泽。

自从崇祯皇帝吊死那年起，城内百姓，便流行穿白着蓝，大户人家也不例外。直到平西王入主五华山宫之后，碍于时势，才不再有人这样装饰了。眼前这轿子也就看来格外碍眼。

其实何止轿子，就连抬轿的两个小厮，压轿的那个虬髯汉子，俱也是一身蓝布短衣衫。

时当炎夏，骄阳加火。西面的老日头虽说已经下去多时了，这会子却仍是燥热得紧，沿河的两列柳树，固是青翠欲滴，垂下来的细细柳丝，压很儿连动也不曾动一下，蝉声啾啾，该是最无聊、单调的一种韵律了。

巧儿只是望着轿子发愣。早就该撂下帘子，打烊歇着了，偏说是有贵人登门，说得活龙活现，连时辰都点出来了，看看酉时将尽，不早不晚，真的就冒出了这么一位。

“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贵人了？”

轿帘子揭开来，由里面迈出了个素衣无华的女道士来，头上戴着道冠，却悬着方面纱，尽管是宽袍大袖，却掩不住她美好的身子，尤其是露出来的半截颈项，着了些汗渍，越加色如软玉，真个我见犹怜。

纤纤素手上，戴着个滴溜绿的翡翠戒指，却拿着个拂尘，这般妆饰的女道士，却是少见，莫怪乎巧儿的一双眼睛，都看直只当是什么王孙公子，巨商显宦人物，不过是一个蒙脸遮面的女道士，这等角色也当得上贵人的称呼？

“你们是……”“来算命的！”虬髯汉子直着双眼睛问说，“宫老头在不在？”

相士宫无官，人称洗心子，又名洗心老人，精擅子平之术，远近驰名。在此滇境，称得上一块响亮招牌。

道装女子已将进门，谛听下，停住脚步，却向那虬髯汉子微微嗔道：“怎

么说话的？不懂规矩！”

虬髯汉子忙自退后一步，改口称呼道：“宫老先生在么？”

巧儿这才转过念来，一连应了两声：“在……在……老先生已恭候多时了……”

一面说，忙即高高打起了湘帘。

虬髯汉子却是奇道：“恭候多时？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

巧儿嘻嘻笑道：“这……不稀奇，老先生凡事先知，他老人家不但算出了你们要来，连来的时辰都已经算出来了。喏，不正是酉时么！”

才说到此，里面传来声音道：“巧儿，你又多话了，贵客当前，岂能失礼？还不把贵客请进来么？”

巧儿聆听之下，应了一声，向着当前二人弯下腰来道了声：“请……”

道装女子回身向侍从的虬髯大汉说：“你就在外面等着，不用进来了……”

一口吴侬语吐字清晰，听着极是悦耳，只觉着慰贴舒服。

宫老人已举步出迎，向着道装女子抱拳微揖道：“贵客请。”相继进入。

四面垂帘，光彩适中。

至此，道装女子不再多虑，乃将脸上一方面纱向两下分起，连同着一顶道冠，一并摘了下来。

洗心老人缓缓抬起头来，职业性地向着面前女子细细打量过去。宫样蛾眉，郁郁秋水，樱口瑶鼻，直是无一不美。青丝细柔，肤白如脂，堪称国色天香。

“久闻老先生通达知命，早就有心前来求教，只因为观中事忙，耽搁到今天，才来拜见，请老先生指教……”吐字清脆，音色可人，一口苏白，着了些时下流行的京韵，说来珠滚玉盘，好听得紧。

洗心子唔了一声，含笑说：“太客气了……请教贵庚……”

“带来了……”

说时，那女子已自袖内取出了个花笺小牒，递了过去。

老人接过来，打开看看，唔了一声，连连点头，即据其年、月、日、时，排出了四柱八字。

他非但精擅子平，举凡奇门、铁板相关神术，亦有深究，当下运动五指，但听得算盘珠子一阵乱响，已自算妥一切。

“请问夫人要问些什么？”

“我？”女子摇摇头，“老先生你别这么称呼我，我不过是一个女道士……”

洗心子嘿嘿有声地笑了：“什么道观，供奉得起？”鼻子里哼了一声，却把一双细长眸子，落向面前排好的四柱，随即又向对方逼视过去，“请恕老夫直言无讳，论及八字命相，尊客有一品夫人之尊，正气官星，加二德护身，分明坐紫朝阁，赫赫赫……即使一品夫人犹有不及……天马腾渡，水拱雷门，噫呀！这是有通天闹海之能了……噫呀呀……莫非老夫眼睛拙了？”

几句话说得面前女子面色绯红。她却是脸上丝毫不见喜悦，反倒似为之触动伤怀，一时泪涌双瞳，莹莹欲坠。

“老先生……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非……也，非也……”洗心子一面察看着面前命局，“运在庚申，干

支双透，十年大运，飞紫流红，这是有帝王后妃之荣，只是……”

“老先生你说吧……”

“夫人生性忒仁厚了……”

“这话怎么说呢！”那女子用方丝帕，小心地揩了一下眼角的泪，悲楚中，强自做出了一丝微笑，脸上薄施脂粉，眉上黛绿新姿，即使出入三清，却也放不下现有的荣华富贵，丽质天生，更难自弃，看在通达知命者眼里，诚然感慨良多。

“老夫直说、夫人海涵！”

“原是要你直说的……你说吧！”

洗心子点头道了个好字，吟哦着说：“既有二德，又见三贵，不清不纯，这就浊了些……”

抬起头，盯着面前绝色佳人，他直言无讳道：“女子见贵，妙在其一，夫人却多见了两个，俱在年上，这是说明了，夫人早年……”

“我早年命是很苦的！”

洗心子原想说出身不正，终是碍难出口，对方颇有自知之明，一句很苦的便包罗所有。

“是是……”洗心子缓缓说，“支见双实，登明呈艳，说明了夫人有倾国倾城容颜。”随即吟道，“色因倾国是登明，金水域涵秀丽佳，宝月修真非一度，朱弦再续必重逢……”

绝世妇人呆了一呆：“这是说……”

洗心子道：“恭喜夫人眼前团圆之庆，尊夫妇历经百劫，如今总算团圆了。”

女子听到这里，不自禁地点了一下头。

“这话是不错的……”

她虽幼年出身不正，但能歌善舞，诗词歌赋背诵多了，自有文采，日后富贵了，延有专人侍教，琴棋书画无所不精。相上所说，除却几个命相专用名词，听来不解，其它大都过耳能详，其中“宝月修真非一度，朱弦再续必重逢”句实已说明了她的既往一嫁再嫁，及今更能与前夫再逢的命运。

这个洗心子真正名不虚传，几句话包罗万有，已把她前半生一切遭遇：包括涵盖尽尽，不能不令人由衷钦敬。

但是，这却不是她此来的宗旨。

“老先生……我是来问……”

洗心子微微点了一下头，表示他言犹未尽。

“夫人命中百刑过重，一生求好、求善，欲静不静，求真不真，目前问道过早，还不是时候……且待……”

算盘珠子拨了几拨，点点头道：“七年之后！七年后再问三清，或禅或道，皆可结个缘字。”

绝色妇人轻轻一叹：“这么久呀？”

“七年是要的！”相士抬眼细细审着她的脸，“如今夫星正旺，这气势非比等闲，岂是王者之尊。”

她却只是微微苦笑不已。

“如今是流星串位！”洗心子说，“看来尊夫驾前不乏三妻六妾，中有妒妇，明顺暗逆，怕与夫人不容，天狗犯忌，避之乃吉。”

“这是说，要我搬出去住了？”

“搬出去一个独居的好！”

美妇人微微点了一下头，随即站起来，由丝帕里取出流金一锭，置于桌上，说了声：“谢谢。”转身欲出。洗心子瞄着大锭金子说：“太多了。”

美妇人即将金锭取出，终不好再行收回，便放下来，细细地说了句：“不多……我没有小的，你就收下来吧……”

洗心子笑说：“受之有愧，老夫叩谢夫人了……”一面说，待将大礼叩拜，却为妇人一双细手托住：“老先生不要客气……不敢当……”

洗心子便不再多礼。

巧儿打起了帘子，美妇人、洗心子双双步出。其时美妇人已穿戴如前，一方面纱系于脸前，不复再见其绝世姿容矣！

虬髯汉子打起轿帘，美妇人迈起一只脚来……

洗心子一躬着地：“敢问夫人姓氏是……”

美妇人已将入座，聆听之下，慢吞吞的说了个陈字。轿子随即抬起来。

在轿子里她又说：“那不是我的本姓，我本姓是姓邢……”莲足轻轻在轿板上踏了两下，轿子便转过来，一径去了。

打量着那乘小轿穿过了眼前柳荫，踏上了渡桥，洗心子才似忽然想明白了。

“陈？邢……哦……”

一时面现稀奇，频频地点着头，慨叹不已。

巧儿在一边看着不解，问说：“这个女道士是哪来的？”洗心子只是连连地摇头叹息说：“难得，难得，怪道如此姿色……”

巧儿皱着眉毛说：“这就是你老要等的贵人了？一个女道人有……”

“小子你哪里知道！”洗心子叹息一声说，“你道她真的是观中一个女道人么？错了，错了！”

“那又是……哪个？”

“嘿嘿……”

洗心子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仍自回味着方才情景。过了好一会子，才看向发愣的巧儿，点头道：“我不说，你怎么也不会知道，这便是外面时有传说，鼎鼎大名的平西王宠妃，陈圆圆呀！”

“啊？”巧儿一下子张大了嘴：“她……就是陈圆圆！”

“那还有错？”

洗心子长长地吁了口气，频频点头：“我只道这人是脂粉堆里的一个俗物，不过只是徒具姿色而已，却是没有想到，倒是一个颇识时务，十分自爱之人，可见凡事不能只凭臆测，总要亲眼听见才是！难得、难得！”

巧儿却是不解道：“既然是陈圆圆，却又怎么会变成了个女道士呢？”

“这你哪里知道？”

老头儿一只手捋着嘴下长长的胡须，眯缝着两只眼睛道：“这陈圆圆虽然是个女流……可说是身系邦国安危，年纪轻轻，已是屡经大故，李自成破京师，吴三桂甘愿降清，开门揖盗，都与这个女人有关……一个弱女子哪里担得如此沉重包袱？加以平西王后宫新宠之狐媚争宠，不能见容，心里的这个滋味也就可想而知，不过，是不是还有别情，可就不得而知了……”

巧儿哼了一声说：“外面人都说她是个狐狸精，是祸水，要不是她，那吴三桂还不会投降清朝，害我们这些汉人都成了亡国奴呢！”

才说到这里，即听得门外一人用着清脆口音道：“哪一个口出不逊，胡

言乱语，不怕死么？”

巧儿、洗心子聆听下俱是吃了一惊。只是说话人口音清脆，像似女子，不由令人更加起疑。只当是陈圆圆去而复返，由不住都吓了一跳。

巧儿赶上一步，正待揭开湘帘，外面人却已走了进来，却是个貌相清秀，身材适中的读书相公。

来人看年岁顶多不过十七八岁，一身灰色绉绸直掇，头戴顶方中，单眉杏眼，模样儿细致娇嫩，虽说一身仕子读书人的打扮，偏偏不脱童稚，眉梢眼角，时见天真，却不知是哪家大宅门里的哥儿，独个儿溜出玩耍来了。

再看，柳荫下拴着黄白两匹骏马，一个书童模样的小厮，正拿着蝇拍，在拍着马身上苍蝇。稍远地方，更有一双短衣汉子踞鞍而坐，更不知与眼前少年是否一路？

巧儿怔了一下，迎着灰衣少年道：“相公是……”

“来算命的！”

说着，已自在面前藤椅上坐下。

“这……”巧儿讷讷道，“我们已经休息了！天晚了！”

说时，巧儿一面回过头来，向洗心子看了一眼：“是吧？”

不容洗心子开口，少年却是不依道：“岂有此理？别人算得，我就算不得么？”

想是刚才陈圆圆来去之际，人家都瞧见了。

“不晚，不晚……”洗心子一面站起来说，“且瞧过这位相公再歇着也不迟。相公……请里面坐。”

少年才似回嗔作喜地站起来，随着洗心老人来到了里面静室。

双方落座后，洗心子微笑说：“原来相公早就来了？”

少年点了一下头，微有腼腆地道：“还好，那个女道士不过早了一步而已……”

洗心子点点头，一双惯于阅人的细长瞳子，早已把对方少年瞧了个仔细，越觉得他秀容出众，灵气袭人，这般风采，偏偏生在一个男孩儿家身上，不免过嫩了。

少年被对方两只眼看得怪不自在，有些儿发臊，却是无处可循，心里不悦，干脆睁大了眼睛，向对方回望过去。

觉察到对方的无邪天真，洗心子不觉微微笑了。“这位哥儿年纪轻轻，也来问命？”

“算命还管年轻年老么？”少年瞅着他哼了一声，“就起个卦吧！”

“使得。”洗心子拿起卦盒，摇了一下，里面的几枚卦钱儿叮当乱响，“问什么？”

“问……”少年手托着腮，寻思道，“找人！”

“嗯！”

卦盒子摇了几下，哗啦倒向桌面。

洗心子俯身看卦，少年也跟着看。

“找我哥哥！”他说，“看看哪个方向？什么时候能见着他？”

洗心子细心地察看了一遍，才慢慢抬起头来。

“怎么样？”

“这是个险卦……”洗心老人缓缓说道，“令兄大约往南面去了！”

“南面？”少年立时神情一振，“什么地方？”

“那可就说不清了！”

少年失望地靠向椅子，有些生气的样子说：“这就是你算的卦么？算了等于白算！”

洗心子却不答理他，尽自向眼前卦相瞅着，不时伸出一根手指，移动者面前的卦钱儿，随即缓缓抬起头来。

“是往南面去了……”

“南面是什么地方？有没有凶险？”

“那里多山……”洗心子讷讷地说，“卦相上一片氤氲，似有云雾封锁，是以认它不清……”

一面说，嘴里念念有词，却把右手拇措弯起，连连掐动，停于无名指上，“这就是了，展龙走海，虽动无凶，令兄大安，目前无凶险……”少年点点头，才似放下心来：“这就好了，只是怎么才能找得着他呢？”

“不容易……”洗心子说，“令兄看似大贵之人，过身之处风起云涌，小哥儿，你报上个八字来听听！”

少年正要说出，想想却又摇头道：“我的八字可不能随便告诉你，又不是我算命，是给我哥哥算。”

“那么令兄的八字可在身上？”

少年想想，点点头，由身上取出个锦囊，打开来，尽些些女孩儿家私，珠光闪闪，耀眼生辉。他背过身子来，由里面拿出一个龙形玉佩，转递与洗心子道：“上面有他的出生时辰，你自己看吧！”

洗心子应了一声，双手接过来，细细端详，方将雕刻其上的八个字看在眼里，却在这时，门帘掀起，探进来前见小厮模样之人的半边身子。

“小相公，咱们得快走，曹师傅他说……”想是碍着生人在座，下面话不好出口。

少年早已会意，一把由洗心子手里拿过玉环，站起来就往外走。

洗心子心里一惊，正不知发生何故，少年已将步出，又停住脚，在身上摸出了半锭银子，置向桌上，看了洗心子一眼，点点头说：“我走了，以后如有机会，再来请教！”

说完，转身而出。

洗心子欠身道：“怠慢，怠慢……”

弯腰送客的当儿，才自发觉敢情外面堂屋，竟又多了一位身着黄衣的客人。

这人看来年岁不大，不过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儿，颇是气宇不凡。此时此刻，这人负着双手，正向侧面窗外打量着。

蝉声噪耳，一片暮色笼罩着眼前大地，马鸣声中，先时少年一马而前，身后三骑快马簇拥着，一径向左侧边驿道上奔驰而去，扬起漫天黄尘，像是旷野里燃烧牧草那般飘起的袅袅黄烟……

洗心子目注着少年骑马而去，才回过念来，转向窗前黄衣人道：“天晚了，老夫要歇着了，客人请明天再来吧！”

那人转过脸来，对他微微一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道：“我不是来算命的！”

洗心子怔了一怔：“噢噢……那么是……”

“我是等人的！”

“等……”洗心子才似明白过来，含笑道，“原来是这样，老夫方才已

说过，今日晚了……不会见客人……”说话时，巧儿已自外面进来，手里拿着长长的门板，待将向门上安装，忽然发觉到黄衣人在座，大是吃了一惊。

“咦？”

洗心子生怕他口出不逊，忙自分说道：“这位客人来这里等朋友来的。”

“对了！”黄衣人说一句，转向一旁缓缓坐下。

洗心子点头道：“今天老夫累了，贵友如果来了，就请转告他一声，明天请早吧！”

黄衣人微微一笑，并不言语。

这里来客复杂，日客斋做的是开口生意，广结八方之缘，对于上门的客人自是不便得罪，对方既有朋友约见于此，也不能赶他走开。只得吩咐巧儿为来客打上一杯清茶，自个儿转向里间，想着方才少年的来去匆匆，不免蹊跷，忽然记起方才少年出示的蟠龙玉佩，为其兄算命的生辰八字，倒还清晰在脑，不由得闭起眸子，运神细细推敲起来。

却不知，这八字大非凡俗，竟是贵不可言。不由啊呀叫了一声。

巧儿方为来客黄衣人倒了一碗清茶，聆听之下，由不住吃了一惊，急忙跑了进来。

洗心子望着他怅怅地道：“方才来的那个小哥儿……他走远了么？”

巧儿点头道：“早就没影儿了，老先生……您怎么了？”

洗心子望着他摇摇头，却是不言。

原来那个雕刻在玉佩上的八字，经他细心推算之下，非仅是九五之尊的一个贵造，主要的乃在于眼前的一步大难，待将有所指引，略示玄机，对方竟是迫不及待地走了，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来？再想方才少年临走匆匆的样子，就像是有人追来或是逢着什么紧忽事故模样，诚然令人不解。

方念及此，却听得室外脚步声急。

紧跟着房门砰然作响地被推开。两名汉子霍地闪身眼前。

一式的黄巾扎头，月白裤褂，两个人形容剽悍，端的不是好相与。

二人望之中年，一高一矮，俱是目露凶光，高的一个背插长刀面目狰狞，矮的一个，手里提着个灰布长形包裹，里面亦像是藏着家伙，短眉塌额。

好生生的闯进来如此一双凶神恶煞，洗心子师徒乍睹之下，俱不禁吓了一跳。

“咦，你们是哪里来的？”一面说，巧儿待将趋前阻拦，却为矮的当胸一掌推了出去。随着他嘴里一声喝叱道：“去！”

巧儿的乐子可就大了，活似个大元宝样的一个轱辘向外滚出，一下子撞着了高出的门槛，砰！直撞得头昏眼花，差一点昏了过去。

高个子踏上一步，向洗心子大声叱道：“刚才来算命的那个小子到哪里去了？”

洗心子讷讷道：“走了……”

“走了？”矮个子冷笑道，“不可能，刚才我明明见他进来，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岂能就走了？不用说，一定是你这个老东西弄的鬼，给藏起来了。”

洗心子又惊又气，面对着这样两人，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高个子怒叱道：“搜！”倏地右手扬起，自背后掣出长刀刷地抡起，刀光乍现，颯然作响的已把洗心子桌下布幔斩落下来，桌下空空，并无人藏身其内。

其时矮个头的那个，已在室内大肆搜索起来。

两个人砰砰咚咚一阵乱翻，刀砍脚踏，弄得乌烟瘴气，却是没有发现什么，随即改向外间继续搜查。

巧儿见状不能自己，由地上爬起，大声叫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却被洗心子叫住，叹息道：“算了，让他们搜吧，这是从何说起……”

话声才歇，门帘乍然扬起，矮个子杀气腾腾地又闪身进来。手上已多了一双雪花折刀。虎然作势地已扑向洗心子当前。

洗心子吓得连连退后：“你……”

却为矮个子抡起的双刀，架向肩头：“说，你把他们藏到哪里去了？不说，我宰了你！”

话声方歇，却听得一人凌声道：“这又何必？”

声音仿佛来自天上，紧接着呼地一声，那个人却已自梁上飘身下来。

洗心子与巧儿这才认出来人，竟是方才来此等人的那个黄衣客人，俱不禁心里一惊。

方才慌乱之中，没有留意到他，原来他并没有坐在前面，忽然间由房梁上飘身而下，简直透着玄虚，每个人都为之吓了一跳。

矮个子一惊之下，猝然收回了双刀，直着一双眼睛，向他打量看：“你……是哪里来的？”

“你们来得，我就来不得么？”

说时，黄衣人缓缓举步而进，模样儿一派轻松。看上去他年纪甚轻，却无有年轻人所显现的浮躁，目光炯炯有神，颇似菁华内敛。

事出仓猝，各人都愣住了。

黄衣人的眼睛，冷冷向矮个子注视过去：“你们所要我的人既然走了，又何必跟人家一个老人过不去？”说时微微一笑，向着洗心子望过去：“阁下终日为人算命，却忘了给自己好好算算，看来这个误人误己的行业还是早点收了的好！”

几句话把个自视超人的洗心子臊得脸色通红，做声不得。

外面的高个子，听见声音，蓦地抢身而进，见状愣了一愣：“这是怎么回事……”

矮个子刀指黄衣人，怒声道：“这小子成心搅局，先做了他再说！”

话声一落，霍地扑身向前，双刀并举，刷！搂头盖顶的直向黄衣人身上招呼下来。

却不知怎么回事，那双雪花刀，眼看着已将落向对方头上，却又双双落到了对方手上。

别看他这双刀，劲猛力足，拿捏在黄衣人手上，却是并不吃力。

矮个子像是用尽了吃奶力量，却不能夺出手上双刀，一时间脸上青筋暴跳，连汗也急了出来。这番情景看在一旁高个头眼里，自是心里有数，即知遇见了厉害对头，却也不能眼看着同伴受人摆制，怒叱一声，已扑身过来。

黄衣人冷笑道：“去！”双手抖处，矮个头连人带刀已飞了出去。哗啦！砸碎了一扇窗户，已自落身窗外。矮个子总算有些能耐，就地一个打滚，又自跃了起来，却也弄得灰头土脸，大是狼狈。

黄衣人这番出手，显然是早已盘算好了。矮个子方被抛出，却正好迎着了来犯的高个头儿。高个子的一把长刀，看来较同伴的那双雪花刀更具功力，刀光乍现，秋水横波般，直向对方腰上挥斩过去。黄衣人凹腹吸胸，霍地向

后一收。高个子偏长的刀锋，擦了点边儿，刷地挥了过去，竟是砍了个空。他却是不甘心，怒叱声中，左手二指倏地分开，直认着黄衣人瞳子上力插过来。

房间里，由于三个人的猝然出手，顿时形成了凌人气势，大风回荡，纸屑飞扬，直把一旁目睹的算命老人吓了个魂飞魄散。

所幸这惊悸场面，并没有延继很久。

黄衣人果然非比寻常，转动之间，已自闪开了高个头的一双铁指。

高个子出手疾猛，一下子落了空，脚下由不住打了个踉跄，却为黄衣人造成了出手良机。随着黄衣人奇快的出手，有如剪波飞燕，只一下已拿住了对方喉头。这一式奇怪的出手，端在出手的灵巧、时间、部位，俱是算计得恰到好处，一经得手，对方简直无能闪避，只有授首等死之一途。

黄衣人仅仅只用了两根手指，拿住对方的喉结，高个子那么巨大，半截铁塔也似的身子，竟是动弹不得。看起来，乐子可是大了。一时间，只见他那颗脑袋，胀成了笆斗般大小，脸上青筋毕露，红中透紫，成了猪肝颜色。在一阵嘶哑近乎于窒息声中，整个身子连连颤动不已，真像是随时就要完蛋的样子。

渐渐的他垂下了手上长刀，全身萎缩着，几乎要倒了下来。

矮个子恰于这时飞身而进，原已是败身之将，见状更不禁吓得傻了。

“说！是谁叫你们来的？”

一只手捏着高个子咽喉，黄衣人的眼睛却是向矮个子逼视过去，这般光景，自是危险万分，黄衣人只要二指略微着力，高个子这条命可是万万难以保全。

矮个子不得不顾全同伴这条性命，一时间只吓得脸色雪白，连连摇手道：“朋友手下留情……有话好说，我说……我说就是……”

黄衣人侧目以观，那只手并没有松开。一条口涎直由高个子嘴角淌下来，大眼珠子鱼样的已翻了白，眼看着这就要完蛋。

“我说，我说……快放手，快放手！”矮个子可真吓坏了，“是义王爷……义王爷打发我们来的……”

黄衣人哼了一声，这才松开了捏着对方喉头上的一双手指，大个子眼看着已经不行了，忽然有了生机，长长地喘息一声，面人儿般地瘫了下来。

矮个子慌不迭上前一步，用力地搀住了他，哪里还敢在眼前丝毫逗留？匆匆抢门而出，紧跟着马蹄声响，已落荒而遁。

洗心子含着笑脸，向着黄衣人深深打了一躬说：“若非足下拔刀相助，老夫险遭不测……请受我一拜。”

黄衣人其时已扳鞍上马，聆听之下微笑道：“吉人自有天相，你这条命，是老天打发我来救你的，方才那两个人，既是孙可望手下败类，保不住还会再来生事，为阁下安全计，还是暂时躲避一下的好！”洗心子呵呵笑道：“恩人说得好，老夫正有此意……不知恩人大名怎么称呼？还请赐示……”

黄衣人朗声一笑，却是不曾做答，径自带过马头，一径飞驰而去。

打量着他已经远了的背影，洗心子慨叹一声，却是没有说话。

巧儿在一旁道：“这个人好大本事，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来无影，去无踪。”

“这就是所谓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了……难得，难得……”

一连说了两声难得，洗心子默默垂下了头，便不再吭声。

今夕他感触太多，一连见了两个平素万难高攀的贵人，接下来的变生肘腋，差一点把老命也赔了进去。黄衣人临去之前说不得错，义王孙可望手下那帮子人，保不住日后还会再来，那时候何能寄望黄衣人的再次出现？诚如黄衣人所说，自己一天到晚为人家算命，说凶道吉，临到头来，自己却差一点丧命人手，事先竟然没有一些儿征兆防范，岂非是一大讽刺，便自为此，也该闭门反省，不再误人害己了。

第十二回 风流倜傥九公子

一连越过了三个村子，黄衣人却没有停下稍歇。像是有什么急事似的，一径飞马而驰，即使现在已经是黑夜了，而且天空还飘着霏霏细雨，他也不思稍停。雨越下越大，更有隆隆雷声。火红的闪电，每一次亮起，都像是燃烧房子的火焰那般模样，红通通煞是怕人。尽管如此，他犹自冒着雷雨，继续策马十里，才在眼前这个市镇，停了下来。

时间已近亥时。夜色深沉得紧。声声迅雷打房顶上滚过去，其声隆隆，密如贯珠。脱下油绸子雨衣，净了手脸，他选了个临窗的位子坐下来。

两个油纸灯笼，在风势里滴溜打转，昏黄的光焰耸耸欲息，约莫可使人认清那几块已泛黑的字匾——岳家老栈。老伙计送来了两盘小菜，一角酒，弯下腰来问：“住店？”黄衣人点点头，接过来旅客投宿登记的名册，老实地留下了姓名——简昆仑。

名册上客人甚多，密密麻麻都写满了。

他却注意到几个墨迹方干的名字。意识到这岳家老店正是自己所要留下来居住的地方。

只有二两个客人在喝着闷酒，一个梳着大辮子的女人，歪在墙角里有气无力的在拨弄着琵琶。她早已形容憔悴，困倦了，只为了这家客栈兼做夜市生意，为了多贪几个赏钱，不得不苦撑着。她那个贪酒的爹，就在一边守着她，手里拿着酒。瞪着两只贪婪的大蛤蟆眼，来回向每一个进出的客人瞧着。面前大花碗里，却只是几个数得出来的制钱儿。

雨仍然浙浙沥沥地下着……轰隆隆雷声，来回地在天上滚动着，一忽儿东，一忽儿西，弄得人心神不宁。

借助着一次次闪亮的电光，简昆仑早已把这里地势瞧看清楚。进门是账房，左面是马槽，右面是食堂，食宿的栈房，都在后面，院子倒也宽敞，新刷过的粉墙，映衬在闪电里，极其醒目，白得刺眼。一阵快速的马蹄声，恰在这当口来到门前。

五六匹牲口的忽然来临，声势非同小可。接下来一番忙乱奉迎，大呼小叫，着实热闹了半天……

简昆仑已为这猝然来到的一群人，投入注意。尤其是其中那个高大的散发头陀，更是似曾相识，便自警觉着站起离开，向后院步入。

八成儿是喝多了，一路上歪歪斜斜，步履蹒跚，嘴里嘟嘟囔囔，不知在说些什么，那样子真像一步不慎，随时都得躺下来。

还算好，有个伙计打着灯笼过来照顾着，半扶半抱才把他搀到了屋里。

简昆仑留意到，在他住的那间房子门上也拴着个葫芦，便是不折不扣的一个走方郎中了。

东边客房还亮着灯，有个落地罩门远远拱着。花叶扶疏，闹中取静，该算是这客栈最好的雅舍了。

雨兀自浙浙沥沥落着，闪烁的电光，势若金蛇。看样子一半时雨还不会停住。

关上了窗户，简昆仑合衣登榻，却只是闭目养神，不使自己真的睡着。子时前后，外面雨才小了。

简昆仑翻身下床，把自己收拾妥当，熄灭了灯，用一块油绸子扎好头上，

带好了月下秋露长剑，听听外面不再有一些儿人声，才自闪身门外。

雨小了，天可是黑得紧，浓翳当空，一片黝黑，却只有前面柜房燃着几盏油纸灯笼，整个院落，再不见一些儿亮光。

简昆仑贴壁而立，打量着眼前形势，特别注意着东边院子那一溜上房，隐隐还有灯光透出，便自不再迟疑，身形轻摇，已自掠上了对面瓦脊。

房顶上水渍渍的，滑不留脚。简昆仑轻功极佳，倒也无碍，三数个起落，已来到了那片院落，紧接着一式海燕掠波，翩如夜鸟般已自飘身门前。

一只猫，突地由花树丛中出来。

简昆仑几已闪动的身子，忽地收住。这只猫，竟然带给他一份意外的警觉……

一双人影，便在这一霎，倏地闪身而出。借助着洞门一角，简昆仑掩藏住身子，暗暗道了声：“好险！”，若非是那只猝然蹿出的猫，他便已然现身，化暗而明，反倒落入对方观测之中。

眼前黑黝黝一片，虽说是认人不清，对方二人的身形却昭然在眼。这一霎，两个人已施展身法，甚是轻巧的现身长廊。

正面一排上房的纸窗还亮着灯光，不用说这两个人显然是奔向那里了。

看到这里，简昆仑不禁心里有了数。

前几天的一个偶然机会里，在南盘江登舟来滇的中途，遇见了那个天真无邪、风度翩翩的富家少年。透过他精明的审查，便自断定这少年必与当今明室有着密切关系，是以暗中跟随，一路直入滇境。

接下来的几日，经过他的留心观察，更断定所料不差，若干的蛛丝马迹，显示对方少年已为人暗中跟随，这就令他不能不为此涉世不深、天真烂漫的少年而有所担心了。

接下来日客斋命相馆的惊鸿一现，证明了那少年身后影随着的重重杀机，确是危险万分。

其实又何止义王孙可望的一面……看来，去秋快活居巧遇永历帝的一幕，不啻再次重演，所差别的只是当事者这个少年的身分遇异而已。

这一次幸得柳二先生的援手，乃得脱困飘香楼，简昆仑雄心不死，兀自悬心着永历帝的安危，既知柳蝶衣的真实用心，以及来自清廷、吴三桂、孙可望……等等十面埋伏的重重杀机，简昆仑即使有心抽身，也是欲罢不能。只是有了前此的教训，不得不令他更为谨慎小心而已，特别是对于万花飘香的一面，更令他大大存有戒心。

他已是久经阵仗，阅历甚丰，对于眼前这两个行踪猥琐的来人，大可冷眼旁观，伺机而行，特别是对方身后的主力迟迟未现，更不容掉以轻心。

话虽如此，若是室内少年全然无知，却也难保不生意外，思念中，眼前二人，已互打手势，向着透有微光的窗前，欺身过去。

简昆仑身形轻闪，略向左侧前方迈进。身形方定，便自觉出右面屋脊似有异动。以他今日功力，即使不直接凭恃视觉，对于身侧四周动态生相，亦能有一定感觉反应。眼前之形象反应正是如此。随即他用余光一扫，即已发觉有了异动。

一条瘦小人影，鬼影般地闪了一闪，像是由侧面升起，身法极快又轻，宛若凌空巨雁，却是一起即落，身子才刚落瓦面，随即伏身下来，若非是简昆仑眼尖，即时注意，差一点就被他瞒了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眼前两个夜行人，已是双双扑向窗前。却不知室内早

已有了警觉，两个夜行人身子方自往窗前一欺，即听得砰地一声大响，一蓬暗器，已破窗而出。

这番遭遇，大是出乎简昆仑意料之外。

暗器本身颇似经过特别装置的卡簧喷筒等类物什，一经发射，力道极大。黑夜里，看不清什么玩意儿，总之必属细小的铁砂等物。

二人之一，首当其冲，啊呀一声，中了个满脸生花，一个倒栽葱，扑通一声，仰面八叉地倒在地上。另外一个，由于不是正面接近，幸未所中，却也吃惊不小，哪里还敢有所逗留？慌不迭纵身就退，却听得哗啦声响，窗扇大开，一个人跃身而出，随着他手扬之处，砰地又是一声大响，刷啦啦又打出了一片物什。

这一次由于对方那人已有戒备，掩饰得快，想必没有再为所中，便自一路腾纵如飞的落荒而逃。

后来跃出的这个人，嘴里大嚷着：“拿贼！”赶上一步，一脚踏向倒地伤者。

却在这一霎，一条疾劲人影，自斜方蓦地扑来，好快的身法，黑夜里，简直看不出来人形貌。

这人其实早已窥伺附近，以为必要时的出手接应。随着他的猝然现身，一条杖影，呼然做响，直向着对方身上击到。来人伎俩更不只此。

紧跟着挥出的杖影，右脚飞处，挟着大股劲风，更向对方身上踢来。如此一来，那个由房里跃出的人，便不得不闪身让开。

这人一杖得手，虽是身手可观，却不便在眼前逗留，慌不迭自雨地里抱起同伴，三数个起纵，已掩身暗中消逝不见。

眼前形势大乱，经过这么一闹，各屋里已分别亮起了灯光。更有人打着灯笼出来观望，由于这里与前院距离颇远，有人吆喝着要找店家，七嘴八舌，乱成一片。

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演变成眼前一场闹剧的这个场面，简昆仑觉得很好笑。即使在黑暗之中，他的一双眼睛也没有放过几个该注意的人。

第一个，那个用杖的人。身形高大，来去如风，黑暗中虽看不清他的脸，但动作却能分辨一二，临去身法极似禅林月下追魔秘功，以此而判，这个人当是那个高大的散发头陀了。

此人已经认定是来自孙可望的一边，武功高强，显非凡流，却要对他提高警觉。

当然，简昆仑却也没有疏忽另外一个人——那个伏身于瓦面的瘦小人影。遗憾的是天色太黑，距离又远，这人身子又小，加以掩饰得法。简昆仑虽是用尽目力，换了几个角度，仍然未能看清。

此人在混乱开始之前便已悄悄自去。身法巧快，来去无声，观其身手，更似在那个高大的散发头陀之上，如果是敌人一面，当是一个可怕人物。

简昆仑注意的第三个人，便是东面上房居住的那个客人，其实他只是在忙乱中，忍不住探首窗外，张望一下，便自收回身子，不复再现。

简昆仑却已认出了他。正是日间现身日客斋算命的那个锦衣华服雏儿。

他终于也经历了一些江湖风险，多少体验到眼前的处身险恶，变得谨慎小心了些。只是本质上，早已习惯了过去的排场，豪门生涯，一任如何藏拙，也难免凡事招摇。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简昆仑焉能不为对方少年暗自捏上一把冷汗！

虽然，直到现在，对方少年的身分，甚而姓氏，仍然讳莫如深，简昆仑却已对他不再怀疑，几乎可以认定，必属永历帝一系的人物，正是自己此行意欲插手关怀的对象，自不可轻易失之交臂。

他随即悄悄退回。

序幕既已展开，看来好戏即将陆续登场。简昆仑所要准备的是：“如何打好打赢这一仗。”

为了不使那个高大的散发头陀上来就认出自己，简昆仑特别改穿了一件月白色长衣，发式也略作改变，乍看起来，倒像是一个生意人的模样。

院子里到处都是积水，昨夜的一场大雨使得天空格外明净，四下里的花草树木，看过去更觉得青葱鲜艳，惹人垂爱。

简昆仑要了一客早点，早早地开释了店钱，一个人凭窗而坐，点了一些吃食，才吃了一半，即看见一行人影，自后院缓缓步出。其中一人，想是身子不适，由一个汉子半搀半扶，低头疾步而行，正是昨日日客斋现身的那个华服少年。

或许是昨夜受了惊吓，一夜没有睡好，或是路上染了风寒，不得而知，此时看上去，却是面有病容。

经过昨夜的一闹，这里无论如何是住不下去了，一行四人起了个早，便思早早离开。

栈外，早已先雇好了辆车。

那模样娇嫩的华服少年，原是骑马的，只是此刻身子不适，只好改为乘车。

一行四人，在简昆仑眼中看来，俱不陌生。除了那锦衣少年，以及看似专门服侍他的一个书童之外，另外二人，却是透着精明干练。昨天夜里，在大雨之中，简昆仑已经见识了他们的身手伎俩，都非无能之辈。

想是已知身分败露，一行四人，越加神色匆匆，在客店老板伙计一连串的哈腰称谢声中，四个人匆匆地步出客栈，即由那个书童模样人搀着中间少年，步入车厢，其它二人骑马而傍。另有两匹马空着坐鞍。一行人马迎着东方新出的朝阳急驰而去，车轮马蹄声，白有一番骚动，显然声势不小。

简昆仑隔着窗户，把这一番阵仗看在眼里，不觉眉头皱了一皱。

却有人忍不住问说：“这是谁家哥儿，怎地如此猖狂，像是来头不小！”

“说是姓洪，却称呼他是九公子……到底是怎么个身分，咱们可就不清楚了，只是很舍得施钱！”

边说边笑，一脸的贪心样子。

先前说话的是栈里的一个客人，后面答话的显然就是这里的账房先生。秃头、小眼睛，大酒糟鼻子。

说话的当儿，店主人也已回来，大声插嘴说：“走了也好，要不然还得闹事！年轻的公子，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真是！昨儿晚上差点连小命都赔了进去……”

账房先生嘿嘿笑着说：“可是人家真舍得给钱呀，住一天就给二十两银子，这种阔主儿，到哪里找去？”

店主人叹了一口气：“谁说不是，可留也留不住呀，说是有急事，要是能雇着车，昨天夜里就走啦！”

“洪九公子？”账房先生眯缝着一双小眼，“还真没听说过呢……”

说话当儿，由后面又出来一拨子人，嚷着结账，匆匆走了。来来往往，

还是真忙。

简昆仑心里已有见地，越是不急。独个儿慢慢地享用他的早点——云腿粽子，豆腐脑儿。

一路疾驰，车行颠簸。还不到正午时光，已足足跑了四十里。车里洪九公子像是有些吃受不住了。小书童探出了脑袋，招呼着前座的车把式，连声嚷着：“停停，停停……”

马车才自停了下来。

紧接着被称为洪九公子的那个少年，由车窗里探出头来，哇哇地吐了几口，呕吐出不少秽物。

随车的两名汉子见状，滚鞍下马，忙即僵了过去。

“怎么回事？”

“不行……我受不住……”九公子嫩声嫩气地说，“得找个地方歇歇……”

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小书童，忍不住伸手去摸他的额头，啊哟一声说：“好烫人！”却被他把那手给摔了下来：“别没规矩！”

脸上带着一抹红，看起来更觉着娇气。

往车座上一靠，洪九公子微弱地吟着：“我想吃梨糕，你们快给我买去……”

“我的小……爷，这不是家里……到哪里去给您买梨糕去？”

“那我不管！”九公子生气地咳着，“我渴得慌，还想喝酸梅汤……”

两个汉子面面相觑，一脸为难的样子。其中身着黄衣的一个，叹声道：“好吧，您先歇着，我到前面瞧瞧去！”一面说着，翻身上马，却向高瘦个头的同伴招呼着：“小心差事。”

话声方歇，岔道里蹄声噪耳，大群人马，风驰电掣般已自涌出。

随着为首马上人的弓弦一响，前座上车把式“哎哟”一声，前心中箭，一个倒栽，跌落尘埃。九骑快马，风簇云拥，乱蹄践踏声中，已列队当前。

一式的短衣劲装，背插长刀，却由一个佩有流星双锤，手持长弓的黑衣壮汉率领。

这人箭不虚发，只一箭，已将对方赶车的把式射死弓下，狂笑一声，手指当面马车，大声喝道：“你们跑不了，快把车里的小子献上，饶尔等不死，要不然，这赶车的就是你等下场！”

马车内的小书童，早已吓得脸色骤变，砰一声关上了车窗。

随车的两名汉子，自是吃惊不小。其中高瘦的一个迅速跳上车辕。操起马缰，叱了声：“冲！”

蓦地弓弦响处，自对面黑衣壮汉手上，又发出一箭，直取马车上高瘦汉子前心，却为后者抄手接住。

说时迟，那时快。随着来人的一声吆喝，九骑快马，一拥而上，直向马车围扑过来。

随车的黄衣汉子，方将一口鬼头钢刀自鞍前拔出，却不知对面领头的黑衣汉子，身手了得。随着这人的一声怪笑，小南瓜般大小的一只流星锤，忽悠悠已自飞到眼前。

黄衣汉子惊呼一声，陡地自鞍上腾身而起，却不过仅以身免。耳听得砰一声大响，流星锤撞了马头，热血四溅里，一颗马首当场砸为稀烂。

黄衣汉子幸而纵起，却也吓得不轻，随着他落下的身子，早已是步履蹒跚，可是对方马上的黑衣壮汉，却是放他不过。

黄衣汉子身子尚未站定，对方的另一只流星锤，已忽悠悠再次来到，有如流星一团，直取黄衣人当胸，砰地击了个正着。

这一锤力道至猛，黄衣汉子血肉之躯如何当得？随着对方流星锤的走势，黄衣人整个身子足足飞出去丈许开外，一头撞向山壁，当场死于非命。

这番场面看在死者同伴，那个高瘦汉子眼里，焉能不为之触目惊心？他这里方自惊呼一声，待将操车急行，可是对方马上黑衣汉子的一双流星锤，却是了得。双锤交互施展，两丈方圆内外，全已在他控制之中。

高瘦汉子缰系未启，对方手上斗大的一团流星，已自忽悠悠临近眼前。观其来势，万难闪躲。

“啊呀！”车座上的高瘦汉子惊呼一声，这一霎，即使腾身闪躲，也已不及，眼看着这就溅血于对方锤下的俄顷之间，蓦地，空中一声暴喝。

“慢着！”

一个人影，疾若飞猿，陡地自半山峭壁间飞坠直下，不偏不倚，竟自抢先一步，落在了车辕前座。

众人乍惊下，才发觉到来人竟是一个高大的散发头陀。

这个头陀身法好快！随着他落下的身子，半截铁塔般的伟壮，却是轻功极佳，并未带出来什么声。

散发头陀必然在事先早已观察好了，落身、伸手、时间、出手，配合得恰到好处。马上壮汉的出手流星，眼看着即将在瘦高汉子身上爆开一朵血花，偏偏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散发头陀自空而降，给搅了局。

嘿！那只流星锤，已到了头陀手上。

自然，并非是流星锤的本身而是连系在锤身之后一截锁链，被头陀一手抄住。

马上壮汉怒吼一声，用力向后一扯，锁链子哗啦一响，扯了个笔直。那只流星，兀自纹丝不动地抓在对方手里。

这么一来，马上汉子才知道来人的厉害，一声暴喝道：“和尚找死！”话声出口，第二个流星锤，忽悠悠绕了个半圆圈子，有似长虹贯日，自侧面猛袭过来。

散发头陀早已顾及有此一手。

原来他现身之始，手上即撑着一杆禅门的月牙方便铲，这一霎，便自派上了用场。迎着对方另一只流星锤的来势，散发头陀手中的方便铲蓦地往空中一举，刷啦啦！一阵子锁链响声里，已把对方来犯的那只流星，紧紧缠住。

这才是实力的接触。散发头陀必然有惊人的臂力，眼前这么一来，更是毫无疑问的与对方较上了手劲儿。

随着共陀的一声叱喝：“起！”方便铲哗啦一摇，连同着右手猛厉的回带之力，对方马上的黑衣壮汉，竟自万难挺受，整个身子便随着这股劲头儿，忽悠悠的凌空飞越而起，扑通摔落地上。

不用说，手里的那只流星锤，自是万难把持，怪蛇似地飞越出手，刷啦啦！全数都缠到了头陀的方便铲身上。

众声大啸里，待将一拥而上，偏偏坠落地上的黑衣壮汉心有未甘，再次怒叱一声，一个鲤鱼打挺自地上霍地跃起，箭矢也似直向着头陀身上扑去。

散发头陀早已等着他了。随着对方的来势，头陀手里的方便铲，霍地向

前一指，直取对方前心。右手抢自对方流星锤，更不留情，陡地向着来人头上抡去。

黑衣汉子大吃一惊，慌不迭向左面一个快闪，才将纵起的身子，又自倒了下去，险险乎闪开了头陀当胸的方便一铲，却是逃不过自己的那只流星锤。

砰！银光乍现，虽然没有击中他的脑壳，右面肩头却是逃闪不开。这一锤的力量，决计不会少于先时他赐与黄衣人的那一锤，怕是更有过之。

黑衣壮汉痛呼一声，就地一连两个打滚，右面肩骨当场砸为粉碎，滚动之间，鲜血怒喷，当场已是昏了过去。

马上众人在黑衣壮汉还没出手之前，已有耸动之势，这一霎目睹着头儿的处身下场，早已吓破了胆，哪里还敢有所异动！一时俱是怔在了马上。

散发头陀哈哈一笑，手杖同挥，已把缠于铲杖身上的一只流星锤连同手上的那一只一并飞了出去，忽悠悠好不骇人。

艳阳下，两只流星锤，连同着正中串联的一截钢索，闪烁出一条刺目银光。双锤分离足有丈许，横飞直扫下，马上众人，首当其冲，虽未被双锤直接命中，却受制于正中钢索的横扫之势。

乱叫声中，即有四名汉子，被飞链锁中咽喉，当场由马背上仰身跌落。

现场顿时为之大乱。

散发头陀施展了这么一手，已无需再行出手，一时得意之极，眸睨四方，洪声大笑起来：“哪一个不怕死的，只管放马过来，看看洒家怕是不怕？”一面说着，手里的方便铲频频就空盘舞，哗啦啦震耳有声，平白地助长了些许威风。

众人眼看着和尚这等威风，特别是头儿一上来已被摆平地上，此刻更是死活不知，再加上四名同伙的坠马，早已由不住吓破了胆，哪里再敢轻举妄动。

当下各人在马上互相以目示意，随即翻身下马，张皇万状的把几个坠马同伴以及为流星飞锤所伤的头儿搀扶起来，随即上马离开。

来得快！去得更快！转瞬间走散一空，却自留下了一地的刀剑兵刃，甚至于那一对流星飞锤，也仍然弃置地上，来不及拾回。

散发头陀眼见这般，由不住再次洪声大笑，目注当场，好不得意。

车辕上的高瘦汉子，原是自忖必死，想不到陡然自空而降的散发头陀，却于惊险万状里，救了自己一命。当然，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车座内主子洪九公子的安全。

这番惊喜来得过于突然，再加上目睹着另一同伴黄衣人的惨死，简直是悲喜交加，一时间只管看着身边那个高大的散发头陀发起呆来。

散发头陀哈哈大笑道：“你怎么啦？”

高瘦子这才忽然警觉，脸上强自做出一片笑容道：“啊啊啊……倒是忘了谢谢这位大师父了！”

头陀又自狂笑一声，身形微耸，已跃下车辕，伸手就要去拉开车门。

高瘦汉子一惊道：“慢……着……”

他随即由车座前跃身下来。

头陀瞪大了一双圆眼道：“怎么？”

“这位佛爷，你要干什么？”

无论如何，自己一条性命，连带车内主人安全，俱为对方所维护，是以他虽嘴里惊问，并未能进一步上前阻止。

散发头陀却并不把他看在眼里，再次狂笑声中，已把车门用力拉开。却不知车厢内的那个小书童，正自两手护门，以他小小力量，如何挡得散发头陀的大力？眼前车门猝开，不留心却把里面的他给摔了出来，哎哟！在地上打了个滚，才自站了起来，却只见那个散发头陀，已潜身进了车厢。

“你是谁？”

车厢内的洪九公子惊吓地坐正了身子，歪过头来看向车前那个瘦高个子侍卫道：“王虎！快把他拉下去！”

被称王虎的瘦高汉子上前一步道：“九……公子不要害怕，这和尚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面转向头陀道：“大师父请下来，不要吓着了我家公子！”先时摔倒的那个小书童，慌不迭地也爬进车厢，偎在被称为九公子那个少年身边。

“阿弥陀佛……”散发头陀打问讯地宣了一声佛号，这才讷讷说道，“公子你受惊了！”边说边自嘿嘿有声地笑了，一双大牛眼里，满是诡异莫测，骨碌碌只是在对方少年身上转个不已。

偏偏少年脸嫩，况乎身上更带着病，被他看得好生不自在，干脆偏过头来，睬也不睬他。

“嘿嘿！”头陀连声笑道，“洒家好心救了你的性命，却连一个谢字都没有么？”

车下叫王虎的汉子，忙自解说道：“我家公子现在病着……大师父还是不要打搅，请下车说话可好？”

头陀哼了一声，却也并不生气地道：“这也罢了，你们这是上哪里去？”

王虎道：“这个……”

头陀哈哈一笑道：“你这个人太不干脆……我看你家公子病势不轻，还是先找个地方，给他看病要紧。嗯，前面不远有一市镇，也许可以找个郎中，这就走吧！”

王虎应了一声，见头陀并无下车的意思，一时大为纳闷，不禁皱眉道：“大师父你？”

“我也正好顺路，就搭你们一个便车吧！”

少年原是倚在座位角落，闭着眼睛，生着闷气，聆听之下，立刻睁开眼睛急道：“不……要……”

王虎因见对方和尚一意浑缠，赖着不去，甚是惹厌，总因为方才救命之恩，不便发作，心里却也老大不是滋味。

“既然如此，大师父请骑马后随，我们结伴一程也就是了……”

说时王虎探出一臂，真有点催驾意思，硬要拉他出来了。却不意这个散发头陀忽然做色道：“你也太啰嗦了！”

手势乍挥，一掌直向王虎胸前拍来。

王虎却也有些身手，一见和尚掌势来到，慌不迭向后就闪，脚下点处，嗖！倒退一边。

车内头陀哈哈大笑道：“想跑么？”话声出口，偌大身躯，紧跟着已飒然飘出，起落间，一只大手，竟向王虎头上抓落下来。

经此一来，各人才知道头陀不怀好意。

王虎一个快闪，扑向车座，方拿起了随身兵刃鬼头长刀，散发头陀已呵呵怪笑着，袭身而前，手上方便铲哗啦啦响声中，一式拨风盘打，直向王虎头上挥落下来。

当啷！火星四射，鬼头刀迎着了方便铲。

总是和尚臂力惊人，王虎的鬼头刀，万万无能招架，两相迎声之下，直震得后者一条膀臂，齐根酸麻，刀势不举，嗒然为之垂落。

至此，散发头陀再不手下留情，掌中方便铲，神龙抖甲般地向外一抖，噗嗤扎进了王虎胸膛。鲜血四溅里，便这般眼睁睁地看着他倒下去了。

这番景象，不啻把车座内的少年主仆吓得面无人色：“你这个和尚……”

才说了这么一句，那个华服少年竟淌下泪来。那是因为这个王虎，以及先已横死地面的黄衣汉子吴元猛，俱是跟从他多年的身边人，想不到今番路上，竟自双双丧了性命，一时忍不住落下泪来，心里恨透了对方这个和尚，偏偏无能为力，身上又有病，怒急交迫，只望着和尚说了个你字，顿时昏了过去。

身边那个书僮眼见如此，哇！大哭起来，才哭了一声，已为散发头陀当胸一把抓起，叱了声；“去！”抡手抛出，砰地摔落地上，也自昏了过去。

哈哈大笑两声，砰地关上车门。这头陀紧接着跳上车辕，方自手操缰绳，却听得前道一人冷森森笑着。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和尚你干的好事，就不怕离地三尺有神明么？”

话声方出，嗤地响了一声，一片物什，疾飞如电，已向着他脸上飞来。

散发头陀猝然吃了一惊，方便铲迎风一晃，当！磕开了来犯的暗器，竟是一个宽边的草帽。

两相交接下，竟作金铁之鸣。若非是头陀动力不弱，真个还接它不住。

惊怒的当儿，前面侧道草丛里，已自步出了个人来。矮矮的个头儿，一身湖色绸子大褂，又小又瘦，那样子简直成了个人干儿，看上去总有七十多了。

别瞧着人小，手里的家伙倒是挺大，杵着根老长的大红木拐子，上面拴着个大红葫芦，八成儿，这人还是个郎中。

散发头陀霍地自位子上站起：“干什么的？”

小老头缩了一下脖子，骨碌碌只是转动着一双白眼：“足下身手，昨天夜里，在大雨里我已经见识过了，确是高明之至，佩服，佩服，今天这一手，可就更妙了，只是出家人，忒心狠手辣，总是不好……大和尚你说可是？”

散发头陀陡地挑起浓眉，冷冷笑道：“这么一说，足下可真是有心人了，倒是失敬了。”

瘦老头干咳了一声，手上木杖在地上杵了两下，白瘦的脸上带出了几分不耐。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东方野佛夏侯天，这一回你高抬贵手，下一回老哥哥我必有一番回敬。”

别看他其貌不扬，像是一阵风也能刮倒了的样子，这几句话却说得抑扬顿挫，有声有味，那么微弱的身子，一下子也似有了精神。

散发头陀蓦地为对方报出了本来姓名，自是吃惊不小，由此看来，对方这个小老头儿，可就大非寻常。

陡然间，头陀发出了一阵大笑，“无量佛，善哉，善哉呀……”

身形猝摇，一片云样地飘身而下，不偏不倚，正正地落在了老头儿当前。

“行！冲着尊驾你这几句话，洒家也得卖个交情。”散发头陀脸上闪着红光，“只是有一样，却得叫和尚我心服口服！”

“这又何苦？”小老头嘻嘻冷笑着，一双小眼睛，瞬也不瞬的，直向对

方盯着。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他讷讷说道，“再说还算是一家子，要是闹到了外人手上，可就不值得了，是不是？”

这么一说，无疑已是表明了身分。

散发头陀夏侯天，是孙可望派出之人，眼下这个小老头儿自承是同路之人，莫非他是吴三桂一边的？

这两年平西王吴三桂与孙可望这个义王，一力讨好清廷，争宠争得厉害，尤其在眼前追剿永历帝这个长期战争里，俱思有所建树，明面上大军节节进逼，与永历帝的部将李定国、白文选、吴子圣等时有殊死之故，暗地里所派出黑道风尘人物，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所谓擒贼擒王，能够活捉到永历帝本人，固是不世奇功，即使皇帝身边重要人物，也在捕捉之列，不容轻易放过。

其实，围剿永历皇帝的何止吴、孙二人？洪承畴居中而策，猛将如云，象卓布泰、多尼……论兵力，犹在吴、孙之上，只是后者二人是满人，小老头嘴里的外人是否即指的是他们，可就颇堪玩味。

话虽如此，想要眼前这个小老头儿不战而退，把已经到手的人质吐出去，白手拱人，东方野佛夏侯天自信还没有这个雅量，更何况眼前这个小老头儿的一切来龙去脉，在在致人疑窦，令人讳莫如深！

吴三桂在滇桂，手下属于黑道的人物有所谓的七太岁，夏侯天大体上都有所耳闻，像是当初伪装瞎子的无眼太岁公冶平，一上来即逃不开他的招子，倒是眼前这个装疯卖傻的小老头儿，他可又是何许人也？

“足下这番话倒也有些道理，只是，嘿嘿……”夏侯天连连冷笑道，“说了半天，连尊驾你的大名还不知道，岂不是太见外了！”

小老头哼了一声：“闹了半天，你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呀，好吧，我就报个姓给你听听，我姓卓！是打长沙来的！”

东方野佛夏侯天蓦地呆了一呆。那是因为，他脑子里想到了个人，可还不能十分确定。姓卓的小老头儿，已现出几分不耐。

打着一口纯正的四川口音，小老头嘻嘻笑了几声：“说得明白一点，洪先生很关心这边的事情，是以老哥儿两个也就闲不住了，大和尚，怎么，还不明白？”

既然自己报了姓氏，又把主子洪先生三个字搬了出来，夏侯天焉能再有不明白之理？

洪先生者，当今太保、太师、太傅、兵部尚书外加九省经略洪承畴也，乃是当今最具权势，为清廷倚为长城的一个人物，便是孙可望今日的这个义王，也是承其所保，目前更在此人节制之中。如此一来，似乎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夏侯天果真通达时务，最好的收场，便是自承莽撞，把到手的人质拱手让人，鞠躬身退。这似乎是唯一一条好走的路了。甚至于姓卓的这个老头，也是大有来头的一个棘手人物，这一点夏侯天颇有所闻。

江湖上早有传闻，洪先生身边，有两个厉害人物：川西双矮：矮金刚鲍昆、要命郎中卓泰来。眼前此人自承姓卓，实在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必然便是传说中的这个要命郎中卓泰来了。

一霎间，夏侯天那双眼睛，已在对方姓卓的小老头儿身上转了无数来回。观诸对方小老头儿的那副长相，以及随身所携带的那个红木拐子，像是内盛丹药的那个葫芦，实在是再无什么好疑惑的了，他必然便是传说中双矮之一的要命郎中卓泰来了。

“这么说，尊驾便是传说中的川西双矮之一的卓泰来，卓前辈了？久仰、久仰……”

姓卓的小者头儿向天打了个哈哈！撇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好说，好说！兄弟，你是高抬贵手了！”

“哈哈……”夏侯天仰天狂笑了一声，目射红光道，“卓老哥你是上差，怎么关照都好，只是兄弟这里有份薄礼，要孝敬老哥哥你，请你好生收着！”

照理说，夏侯天实在是没有再出手的必要了，但是他偏偏是心有未甘，绝不甘心把苦心到手的买卖，拱手让人。把心一横，决计要与对方见个高低。眼前并无第三者在场，便是死无对证。夏侯天一念及此，再无多虑，脚下向前跨进一步，方便铲向前一探，打了个问讯，再次施礼道：“洒家有礼……”

话声方歇，左手已按动方便铲上特有机关，只听得铮地一声脆响，大蓬银光，已自铲头上爆发而出，状似出巢之蜂，一股脑直向对面小老头儿全身上下包抄过来。

双方距离，至为接近。正是为此，夏侯天状似喷泉的满天暗器，才更具无可防范的杀伤功力。

被称为要命郎中卓泰来的小老头儿，似乎大感意外的啊了一声，猛可里，他瘦小的身子，霍地向后直直地倒了下来。敢情他身上有真功夫，这一手铁板桥身法，施展得硬是绝不含糊。别看 he 外表一派懵然无知，骨子里可是有数得很，大和尚方便铲方自一垂，他这里已是有了分寸，眼下随着他倒下的身子，看似一身倒地，却是与地面距离寸许，没有沾着，紧接着的一式游蜂戏蕊，有如飞云一片，呼！作响声中，旋风似的，已飘出了丈许以外。

夏侯天那般凌厉的一天暗器，竟然全数落了空。耳听着刷啦啦一阵乱响，全数打落地面，爆发出一地的小土坑儿。观其劲道，极是凌厉，定为设置在方便铲杖内的强力弹簧所发，每一枚细小暗器，显然都具有凌厉的杀伤力道，遗憾的是一枚也没有命中。

东方野佛夏侯天，十拿九稳的一手暗器，竟然全数打了空。心头大吃一惊。势已如此，再无缓和余地，嘴里喝叱一声，蓦地扑身而前，掌中方便铲哗啦一声抖出，月牙形的一截铲头，夹带着一股凌厉劲风，直向姓卓的小老头儿咽喉上封杀过来。

姓卓的矮小老人，果然身手非比寻常，晃头的当儿，已躲开了对方要命的出手。

夏侯天慌不迭向后撤铲已有所不及，眼看姓卓的小老头，左手翻处，已攀住了大和尚的铲身。

夏侯天手上一施劲儿，方便铲抡空直起，连带着卓老头矮小的身子，忽悠悠一并都抡起了半天，活像是把式场上卖艺的猴子。

随着卓泰来矮小的身子，空中飞人般的自天而降，迫人眉睫，一落又起，状若飞猿，随着他奇快的出手，掌中红木拐杖已自抖手而出，噗！点中在夏侯天右后胯间。东方野佛夏侯天硕大的身子，竟似挺受不住，霍地向前打了个踉跄，将倒未倒的一霎，却又像不倒翁般霍地定在了当场。

要命郎中卓泰来显然施展了一手武林中罕见的定穴手法，却把这个自命不凡的大和尚，活生生地定在了当场。

这个老头儿显然得意极了。看着夏侯天被钉在地上的身子，卓泰来怪笑了一声：“这可是你自己找的，怪不得你老子心狠手辣，这地方凉快得很，大和尚你就在这里多呆一会吧！”

话声出口，矮小的身子陡然拔空直起，有如飞云一片，直向着马车车座上落去。

却是不巧得很，竟然有人先他一步登上了车辕。

这个人或许是早就来了，原本就高坐车辕，一旁观战，只是一直保持着静寂，不曾为人发现而已。

要命郎中卓泰来身子方自纵起，才忽然发觉到对方的存在，不禁怦然一惊。其势已有所不及，来人叱了一声：“去！”

虽是坐着，却无碍他的出手，单掌平封，力道万钧，施展的是极具功力的百步劈空掌，嗤！疾劲掌风里，有如铜墙一面一直向着卓泰来迎面击来。

卓泰来毕竟非比寻常，迎着对方猛厉的掌势，半空中陡地一个打转，噗噜噜……衣袖飘风里，飘落出丈许开外，借助着手上的红木拐杖，总算没有跌倒出丑，一张脸连惊带怒，变得一片雪白。打量着车座上的那个人。

飘飘长衣，表情沉着，竟是个二十来岁，神姿清朗的年轻汉子。

这一霎，对方年轻人，正定睛向卓泰来望着，一副高秀超逸神态，显然是有恃无恐。

要命郎中卓泰来乍然一见之下，只觉得对方年轻人这张脸，好生面善，定睛再看，才自认出。

对方年轻汉子，先已冷冷笑道：“昨日在客栈已然幸会，只当足下功同良相，是一个再世华陀，却料想不到，如此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今日碰在了我的手里，看似饶你不得了。”

一面说时，年轻的长衣汉子，已缓缓由位子上站了起来。

要命郎中卓泰来也认出了对方这一张脸，正是昨日在客栈酒店匆匆一晤的那个后生子，彼时记得对方是身着黄衣，发式也略有不同，今日却是改了。

老头儿平素风尘里打滚，阅人多矣，差不多的人，一经过目，八九不离十的准能看出个究竟，但在对方这个雏儿身上，马失前蹄，露了怯，竟然是看走了眼。

全然是对方青年丝毫不着风尘的纯纯正气所使然，江湖上一向视初步江湖的新手为大忌，诚然由于对方清洁的过去，万无可循，本身更没有一股所谓的风尘气息，像是眼前这个青年……卓泰来一霎间的清醒，才自觉自己阴沟里翻船，这一回是大大看走了眼。

虽只是初初一接，凭着卓泰来的老练体会，已觉察出对方青年的功力精纯，显然是生平所未见的一个大敌。

事发突然，全然爆出意料之外，卓泰来内心之震惊，实可想知。

声如婴啼般的怪笑一声，卓老头头上那一丛灰白两掺的半长不短头发，好似刺猬般地纷纷乍开来，一张瘦脸上，更是白中泛青，模样儿瞧着甚是骇人。

“天天打雁，今天可是让雁嘴啄了眼睛。小伙子，你报个万儿听听吧！”

“简昆仑！”

“啊！”卓泰来显然吃了一惊，只以为对方是新涉江湖的一个雏儿，全无过去可寻，却是大谬不然。这几个月，江湖上风吹草动，对于简昆仑这个人，早已有所传闻。

传说之一，姓简的一个年轻人，单人独骑竟然胆敢轻犯万花飘香的庞大势力，单骑救驾，保了永历帝平安而归。

传说之二，这个姓简的，终不敌万花飘香的大举出击，失手千万花飘香

一门第二号人物飞花堂堂主时美娇的亲自出马，已然被擒，押回总坛，判断已然丧命。

有了以上的认识，乍然听见了简昆仑其人的出现眼前，要命郎中卓泰来焉能不为之大吃一惊？

“你就是简昆仑？”卓泰来的一双眼睛，忽然收小了，“倒是失敬得很！如果老朽耳朵不聋，好像……你已落在万花门柳先生的手里，何以……”

简昆仑微微一惊，确是没有想到，江湖间风声传说得如此之快，不旋踵间自己已不再陌生，倒是他始料非及。

正因为如此，眼前这个姓卓的老头儿，可就透着精明高深。

简昆仑自恨来晚了一步，乃至九公子一干随身侍从，全数丧了性命，这笔血债，一股脑的且都寄在眼前卓老头儿身上。

方才大和尚口呼这个姓卓的为上差，不用说，对方身分，离不开当今权势，这类官家鹰犬，素日劣迹昭彰，如今落在了自己手上，自是放他不过。

一霎间，简昆仑心里已有了决定。

“看来你知道的确是不少，你都说了，万花门的柳蝶衣待我不错，只是我住腻了，又出来了，废话少说，卓老头，有什么厉害手段，我等着你的，你就来吧！”

要命郎中卓泰来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冷说：“正要领教！”

他早已想过了，除了放手一拼之外，别无良策。真正事出意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半生江湖，怎么也不会相信，临老竟然会栽在对方这个年轻小辈手里！

思念之中，简昆仑长衣轻飘，飒然做响，已然站立面前。

凭着卓泰来的阅历，对方身手，自是一望即知。打是一定要打，却也莽撞不得。冷冷一笑，卓泰来木杖轻抱，说了声：“请教。”掌中红木拐杖，已自向前缓缓探出。

却有一股隐隐气机，自杖梢向外传出，直向简昆仑正面身上袭到。简昆仑对他也早存戒心，见状除以本身内功元气，暗暗护住了几处要穴，右手轻翻，长剑月下秋露已握在手中。

忽然间，卓泰来的一双眼睛收小了。先时，他所探出的那根红木拐杖，并非是没有作用，实为投石问路，借其探出的缓缓之式，片刻之间，已在对方正面全身，做了一番虚实强弱试探。紧接着这根探出的木杖，忽然收了回来。

便在这一霎，卓泰来矮小的身子，怒涛也似的直扑了上来，身法之快，宛若疾风暴雨。随着他奇快的前进势子，带过来极为强烈的一阵狂风，简昆仑全身上下，都像已在他包抄之中。

卓老头当然知道简昆仑不是好相与，正是因为如此，一上来便使用其极。

眼前的出手，确是透着高明，一片强风凌厉里，掌中木杖陡地幻化为一天蛇影，一股脑宣向着简昆仑正面五处穴道点来。

简昆仑早就防着他了。

虽然这样，却也不敢大意。几乎是同时之间，他已挥出了手上的长剑。一片剑光璀璨里，迎住了卓泰来凌厉的杖影，有似银铃般，响起了连串细响。

却在最后一声尾音收势里，要命郎中卓泰来有似马失前蹄那般地身子一个踉跄，紧接他向侧面一个快速拧身，嗖！跃出了丈许开外，掌中木杖，却剩下了一半。

固然月下秋露无坚不摧，却也显示了卓泰来的技输一筹。

便在这一霎，简昆仑腾起的身子，有似飞云一片，已当头罩落。

要命郎中卓泰来，猝惊之下，霍的飞出了手上半截木杖。杖势甫出，即为简昆仑格于战圈之外，卓泰来再想抽身，却已其势不及。

猛可里，简昆仑强大的身势，已迫近当前，凌厉的身势，极其罡猛。

卓泰来已知不妙，陡地拧过身子，施出全身劲道，向外纵出，却是慢了一步。这一霎，简昆仑原可挥剑取其性命，他却总是居心仁厚，舍剑而掌，随着他怒鹰般地起势，一起又落，已到了卓泰来身后，金龙探爪般，击出了一掌。

卓泰来陡地转身以迎，两只手猝然交接之下，卓泰来青瘦的脸上，猛可里胀得一片赤红，噗！喷出了一口浊血，脚下一连打了几个踉跄，扑通坐倒地上。

“你……”才一张嘴，噗！又喷出了一口……

他却偏偏恃强，双手力接之下，矮小的身子箭也似的腾空直起，落在了道边横出的一棵树干上，却已是强弩之末，摇晃着，险险乎又自坠落下来……

简昆仑冷冷一笑，打量着他摇摇欲坠的身子道：“你已为我五行掌力所伤，妄动者死，回去养伤吧！”

卓泰来聆听之下，呆了一呆，这才知道厉害，有了前此教训，这一霎再也不敢开口出声，只由鼻子里发出了一连串的怒哼，一张瘦脸，更变得雪样的惨白，却是一言不发，霍地转身，犹自恃强，连施轻功，倏地倏落，一路飞驰而去。却只见几片树叶，随风而落，在风势里翩翩打转！

第十三回 只缘本是女儿身

简昆仑走到和尚夏侯天当前，只见他圆睁着双眼，头上青筋暴露，淌满了汗珠，一副极为痛苦模样。

夏侯天嘴不能言，心里却是明白。只以为简昆仑要向自己猝下毒手，直吓得全身发抖，一张脸，更是形同死灰。

简昆仑看着他冷冷说道：“你这个野和尚，为虎作帐，真是死有余辜，且让你在这里再多站立一会儿……”

说话时，偶见车厢窗户，帘角微揭，似有人在里面窥视，因以猜知里面的那个九公子平安无事，心里乃自放下一半。

看看地上死了那么多人，却是无限凄惨。

两个原先侍奉九公子的壮汉，早已气绝身死，倒是那个一直陪侍车内公子的小书童，像是还有口气。

简昆仑走近他时，后者犹自睁着双眼睛，痴痴地向他望着，头脸上满是鲜血，似乎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简昆仑心里一动，忙过去扶他坐起。却不意那僮儿喘息着，伸手向着车厢指了一下，说了个九字，双眼一翻，一口气连接不上，竟自死了。

简昆仑呆了一呆，试试他的口鼻，已是没有气息，不由叹了口气，把他缓缓放了下来。

这么一来，使他想起了车内的少年，随即快步过去，打开车门。却见车内被称为九公子的华服少年缩在车座一角，闭着眼睛，不知是昏迷未醒，还是睡着了？细细一瞧，脸上满是泪水。

他模样儿本来就娇嫩清秀，此番看来，更不禁惹人怜惜。

简昆仑心里明白，看着他微微一叹说：“又死了一个！”自语道：“只怪他命中注定，我也无能为力……”

说完，重重叹了口气，便自转身离开。

他这里身子方自转过，身后少年已忽然醒转，一个轱辘由车座上爬起：“喂……你……”

简昆仑回身佯称道：“啊，你原来没有死！”

华服少年叹道：“谁说我死了？”

一眼看见了对方手上的宝剑，不由得神色一变，吓得又坐了下来。

简昆仑低头一看，心里明白，点点头道：“你倒不必怕我，这些人可不是我杀的！”

说时，随即长剑归鞘。

少年用着一双情绪极是错综的眼睛，向他打量着，半天才怯生生地道：“那你又是……谁呢？”

简昆仑遂自报了姓氏：“我姓简！你呢？”

“我……”华服少年摇了一下头，讷讷地说，“我不告诉你……”

说时头枕在胳膊上，一时眼泪涟涟地哭了起来。哭了几声，又抬起头向简昆仑打量着：“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

简昆仑见他才哭了几声，眼睛都红了，那副样子真比女人还嫩，心里不由微微一动。

少年见他眼光盯着自己，不觉腼腆地把头转到了一边。

简昆仑哼了一声说：“我好心救你，你却把我当成了坏人，罢了！既是

这样，我走了……”说完，回身就走。“慢着，”少年又唤住他，一双哭红的眼睛，只是在他身上打转，“你说的可是……真的？”

简昆仑点了一下头：“我从来不说谎话。”

“那……你为什么好生生的来救我呢？”

声音又娇又嫩，分明女子口音，简昆仑由不住微微皱了一下眉，心中大是疑惑，只是有了前此李七郎的一段邂逅，倒也不能就此认定。

荒山野道，原没有什么路人，略作逗留，料无大碍。

他随即耐下性子道：“你要知道详细情形么？”

少年只是看着他，一声不吭，或许是方才在车内，眼见一番凶杀场面，早已吓坏了，简昆仑的到来固然为他带来了安全，只是本能上，对他仍多怀疑，便一声不吭的，静静向他注视。

简昆仑叹了一口气说：“好吧，我就告诉你实情吧，从七天以前，我就跟着你们了……”

少年倏地睁大了眼。

“只因你这一路，太过招摇……”微微停了一下，他才接下去道，“虽然一路上，你自称姓洪……我却不信那是你的本姓！”

“我本来是姓……洪……嘛！”说了一句，他就垂下头来。

简昆仑微微一笑，接下去道：“是不是姓洪，那是你的事情，只是人家却当你姓朱！并把你的出身，与当今永历皇上联想到了一块，这才会招来了一路风险！”

华服少年听他这么说，头垂得更低，越加不敢抬起头向他看上一眼。

简昆仑看到这里，心里便自有数，顿了一顿，接道：“昨天你到日客斋去算命，若不是我事先留心，只怕你早已落在了他们手上，自然昨夜在客栈的一场惊险，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的头却是始终也没抬起来，听着听着，都是忍不住又自抽搐着哭了。

简昆仑打量着他，故作冷漠道：“眼前可不是哭的时候，刚才情形你大概都看见了，如今是到处凶险，哪一方面的人都要抓你，你是打算跟我走呢，还是留在这里一个人哭，可就全在你了。”

说完，他作势又要转身走了。

少年突地止泣抬头道：“我……跟你走！”

简昆仑点点头说：“好，那就带着你的随身东西，跟我骑马走吧！你会骑马吧？”

少年点头说：“我会……”

简昆仑便自走过去备马，先时随车的两名汉子都死了，留下了两匹马，都很不错，洪九公子自骑的那一匹，更是罕见的好马。鞍辔齐备，很是方便。

把两匹马牵到了面前，才见这位九公子一脸为难地望着车子发呆。

看见简昆仑来了，他才说：“这么多箱子，你要我怎么拿呢！”叹了一口气说：“算了，都不要了……”

倒是有一个随身的行囊，里面有几件随身衣服，一些金珠细软，一向由那个随身的书童携着，简昆仑见他提着吃力，只好帮他提上马背，系好了，待将扶他上马时，他却往后面退了一步，皱着双眉说：“我自己会……”

好不容易上了马，却又触景伤怀，看着地上已死几个故人，只是落泪，一张清秀的脸，连经大敌，这时看来毫无血色，一片苍白。

简昆仑明白他的意思，安慰道：“你也不要再难受了，回头到了前面，

给些银子请几个好心的人代买几口棺木，把他们埋了吧！”听他这么说，九公子才微微点了一下头。

简昆仑随即动手，把几个人的尸身用衣物掩好，压上石头，回头也好供人辨认。

一切就绪，这才缓缓走到那个散发头陀夏侯天身旁，后者兀自圆瞪着一双大牛眼，脸上神色一片乌黑，看来伤势极重。

马上的九公子忍不住说：“这个和尚坏透了……这些人都是他杀的……千万不能饶了他！”

简昆仑冷冷一笑，点头道：“我只当是那个姓卓的下的毒手，原来是他……哼……这可是他自作自受。”

目光一转，盯向面前的夏侯天道：“你的伤势极重，即使为你解开穴道，只怕也活不成，出家人如此心狠手辣，真正罪过，且看你的造化吧！”

说完，随即内聚真力，举掌直向对方背上拍去。

简昆仑倒是有心为他解开穴路，可是和尚却没有这个造化，吃受不起。

随着简昆仑的掌势落处，夏侯天身子大大震动了一下，紧接着，却似面条儿般地萎缩了下来，随即七孔流血而亡。

简昆仑微微摇了一下头，脚下挑处，把和尚身上所穿的一截大襟踢起来，盖着了对方那张极难看而发紫流血的脸。

马上传过来少年九公子的咳嗽声音。

简昆仑方自上马，怔了一怔道：“我几乎忘了，你还病着呢……”

九公子摇摇头说：“不要紧……快走吧！”

这地方让他伤心极了，恨不能马上离开的好，说了这句话，不待简昆仑带路，自个儿抖动缰绳，跨下坐马，唏哩哩长啸一声，径自飞驰而去，反倒抢先简昆仑而行。一程紧跑。

足足有三十里远近，才见着了一些人家。

眼前来到了一个镇市，道边界碑上刻着十里桥界。艳阳下柳色青青，沿着一道池沟延伸蜿蜒，正有几个乡民，倚着树干专注垂钓，一竿在手，其乐融融。

二人骈辔而行。一路上马行甚速，加以九公子心事重重，一句话也没有多说，只是寒着一张异常秀气的脸，中间停下来两次，也只是喝口水，像是生怕被简昆仑看轻了，明明支持不住，硬是不肯歇上一会，瞧在简昆仑眼里，好生怜惜。

只是他知道对方这等有钱人家，所谓豪门的公子哥儿，平日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惯了，有机会磨练一下，吃些苦头，总是好的。

像是跟谁赌气似的，却连简昆仑也不搭理，不只一次，简昆仑发觉他用袖子揩着脸上的泪。他是恁地有情，总忘不了一路服侍他起居饮食的书童和两个忠心耿耿的护从，这几个人却都已经死了，为他而死，想起来怎么能不伤心落泪？

便是这般，一路恹恹，了无生气，心情沮丧，真是到了极点，好几次都恨不能停下马来大哭一场，总是忘不了自己此番的男儿之身，便自强撑着支持下来。

看看来到了街上，两匹马自动地放慢了脚程。

蹄声得得，叩落在青石板道上，声音极其清脆，好奇的人便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频频向马上这般出色的一对男子打量不已。

九公子终于勒住了马，长长地吟了一声，白过双眼睛向简昆仑瞅着，意思像是在说“还走么？”

眼前正好有个茶园，红纸招牌上老大的一个茶字。

恃强的简昆仑，看见了这个字，也都走不动了，更何况随行少年？

挺雅的一个茶园子，或许时候还早，早茶已过，午茶未至，这会子正称清闲，偌大的场地，只有几个客人，寥落在座，简昆仑与九公子的来，不啻带来了新鲜。

马拴在外面柱子上，由个小厮照顾着上料。

简昆仑与九公子取了个雅座，背街而坐。

九公子可真挺不住了，才一坐下，便倒在了桌上，简昆仑见他面色泛红，情知有异，忍不住探出手来，在他额头上摸了一摸，入手滚烫，才自吃了一惊。

“你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

九公子搪开了他的手，赌气说：“别管我！”倔强的以手支颐。终是不支，呻吟一声，又趴在桌上。

简昆仑微微一笑，却实在又轻松不起来。他虽不知对方这个秀气的哥儿，到底是皇族何许人物，却可以断定，必为永历皇帝之近亲，与今皇室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要不然吴三桂、孙可望等一千人手下鹰犬，也不会苦苦相逼，放他不过。

看这个样子，他分明疲弱得紧，却是硬自恃强，拒绝自己的关怀，娇气得厉害，这类大家公子，平素养尊处优，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呼百诺，今日这个罪，谅他以前是不曾经历过……若是凡事顺着他，今后麻烦可就多了，保不住又会生出什么花样来，可就误了大事。

略一盘算，简昆仑心里已有了主意。

须臾，茶房送上两碗香茗。

简昆仑付了茶费，茶房方自退下，九公子已忍不住，双手端起茶碗……

“小心烫着了！”简昆仑话才出口，九公子已噗地一声，把茶水吐出，舌头都烫麻了。却狠狠地侧过眼来，向简昆仑盯着。简昆仑乃不慌不忙的把自己面前一碗端起，就口而饮，一连喝了两口，才自放下。

九公子哼了一声，伸手就把他的一碗端了过来，他口干舌燥，早已按捺不住，只当对方这一碗不烫，急忙中也就顾不得人家喝过没有，端起来就是一口。

简昆仑说了声：“烫。”

可又慢了一步。

噗！九公子又喷了一地，直烫得张嘴吐舌，那样子真像要哭了起来。

几个旁边的茶客见此情景，都忍不住笑了。

九公子又羞又气地瞪着简昆仑说：“你，你害人！”便偏过了头，不再理他。

简昆仑一笑说：“只怪自己性急，又怪哪个？”

一面说，乃将一碗热茶端起，从容而饮，片刻间，已喝得见了底儿。

九公子哪里知道对方内功精湛，滚开的水，可以入口不烫，冷眼旁观，直是傻了眼儿。

简昆仑乃将他面前的一碗端起，送到他唇边道：“不信你再喝，可就不烫了。”

九公子原来使性子，赌气不想理他，终是口渴难熬，忍不庄喝了一口，果然入口适中，再不似先前烫人，心内大是奇怪，犹自不放心，一面吹一面喝，很快的把一碗热茶喝了个精光。

茶房赶过来又添了开水。

怪的是，在简昆仑端持之下，终不烫人。

九公子喝了几口，却是病中不支，呻吟一声，便趴在了桌上。

简昆仑思忖着对方病势不轻，不忍再拿他开心……却见本店主人，黑瘦的一个中年汉子，来到面前。手里拿着杆旱烟袋，哈腰见了个礼，便自说道：“小的姓张，这位公子莫非生病了？”

简昆仑点点头说：“不错，想是受了风寒，你可是这里主人？”

姓张的说：“不敢，不敢，不过是个小小茶馆而已。”

简昆仑说：“这里可有客栈没有？”

“有一家，”张店主把旱烟袋插向后脖子里，用手指着激动地说，“往南拐，有个鼓楼，边儿上就有一家，叫花鼓楼，原是黄大人的府第，黄大人死了，他家后人就改了客栈，里面亭台楼榭可讲究啦，八百里内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家来，只是价钱很贵，一般人是住不起的。”

简昆仑点点头，说了声谢。

张店主好心地向九公子打量着说：“这位小相公看来病得不轻，我们这有个王大夫，会扎金针、看病，要不要请他来给小相公瞧瞧？”

简昆仑正要说话，伏在桌子上的九公子已呻吟着说：“不要嘛……不要……”

张店主看着他直皱眉头，简昆仑说：“我这位兄弟说不要，便不要了，他这病只要好好睡上一觉，便也好了，倒是有一件事，要麻烦店主，还请帮忙才好。”

“好说、好说，相公只请关照就是。”

一面说，张店主随即坐了下来。

简昆仑随即把路遇盗贼打劫，四名家人被杀，弃尸荒道的事情说出，张店主聆听之下，吓得神色突变，简昆仑乃取出大块纹银置于桌上。

“倒不是请你报官，只请为四个已死的家人，买上几口棺木，入土为安！”

“这个……”张店主看着桌上的银子，终于点了点头，“好吧，这件事例也延迟不得，小人这就张罗去了，只是……”

简昆仑会意地道：“客途之中，用不着铺张，一切从简，以后找着了他们家属，还要起灵回乡。事完之后，我这兄弟少不了还有一份赏赐……张店主你这就去吧！”

张店主思忖着四口薄棺，连同坟地，即使请和尚念经，有个四五十两银子，也足能打发了，自是大有赚头，心里早已乐意，再听说事成另有赏赐，更是大喜过望，当下连声应着，问明了出事地点，四人模样，立刻离开，这就张罗着去办了。

简昆仑不便在此久留，随即同着九公子离开茶馆。

一路上九公子垂头不语，神情恹恹，一双眼睛分明是流泪太多，肿得像两个小桃子似的。想到了已死的忠心仆役，不免又自伤怀，原本就病着，看来更形疲弱，却把整个身子依向马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随行。

好在前述的那个花鼓楼客栈，离着这里不远，不一会也就到了。

倒是真的没有想到，如此气派。乍看上去，真像是有钱人家的深宅大院，

现在改成了客栈，大门处新加了座牌楼，翠翘曲复，极是华丽，却又不失幽雅，果然不落凡俗，莫怪远近驰名，别开生面了。

简昆仑、九公子方自来近，即为门前负责接待的伙计迎了进去。

二人俱喜安静，各人要了一间上房，一间之隔，比邻而居。

至此，九公子疲态益显，再也支持不住，一切琐事皆由简昆仑负责料理，一头倒向床上便自沉沉入睡。

杨柳丝丝，莲叶田田，院子里一派清幽。

九公子酣睡未醒，简昆仑来回探望了两次，竟是不能走近他的床侧。原因是他房门深锁，关防严谨，有了前此途中的打杀，把他吓坏了，此番余悸尚在，不免凡事小心。

黄昏的太阳，已是无力，蝉声晓晓，终是无奈。人的心情，一下子松脱下来，反倒有几分难以适应。

原打算待他醒转之后，为他以内力拿捏一番。以简昆仑精湛内功，一经灌输，自应有效，偏偏他久睡不醒，房门内闩，想走进去瞧瞧也是不能。

两暗一明的深邃套间，位在梧桐的阴影里，前有莲池，后有假山，明室内的几样摆设与壁上书画，均非贗品，无形中也提升了它的价值格调。

这里应是不俗，茶馆的张店主倒也没有夸大，誉为八百里内外第一家，实不为过。九公子既然病倒，在此多住上几天，小寄风尘，有何不可？

简昆仑乐得把心情暂时放宽了，这就出来走走。

十字形的一道长桥，架卧当前，衔接着东南西北四片院落，正中湖中一亭，碧帘高卷，尤称高雅，客来小坐，观鱼、品茗，或用餐点，俱称方便，较诸前院的琼楼玉宇，显然别有世界。

简昆仑信步来到桥上，见一老者持杆湖上，正在垂钓，由于派头十足，吸引着几个人驻足旁观。

湖中锦鲤，谁都知道是用以观赏的，老者偏偏持杆而钓，自是志不在得，却也不免大煞风景，他却是乐此不疲的自得其乐。

一身紫红色的缎子袍褂，同色的一顶瓜皮小帽，却把一双袖管高高捋起，露着浮有青筋的苍白手腕。

老人家看上去总在八旬上下，却是精神抖擞，眉发微斑。一张国字脸，下巴上光秃秃的不见一根胡须，持竿的手上，光彩璀璨，五根手指上竟然戴着五只戒指，已是炫人眼目，较之袍褂上点缀却又微不足道。

原来此老一身配件极多，无不鲜明夺目，看来价值不贗。即使身上钮扣，帽子上的一块帽正，也是匠心独具，采自明珠美玉，左手一杆玉质烟袋，尤其宝贵，纯金的烟锅，翡翠的嘴儿，衬着琥珀色泽的黄玉烟管，富气得紧，周身上下宝气万千，落在世俗人眼里，自有非常之势，一时蔚为奇观。

却有个头梳丫角童儿，一旁侍立，高撑着一把花伞，为他遮着太阳。

围看的人，与其说是看他钓鱼，不如说是看他这个人来得恰当，鱼不必钓，自能上钩，其实连饵都是多余，是以竿竿不空。老头儿也不知是逗的什么乐子，每钓起一条，随手取下来又放回水里，竟而乐此不疲，引得身侧几个旁观的人一次次发出喜乐的笑声。如果说这游戏是为人取乐，倒也有些道理，他却又不是一个江湖艺人，诚然匪夷所思，令人不解。

简昆仑原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驻足片刻，随即移身湖心亭，不再向老者多看一眼。

“这老头儿今天来到了花鼓楼，可就有乐子看了，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说话的人，瘦高的个头，一张长脸。

身旁一人，矮矮胖胖，很是富态。

两个人品茗闲聊，隔着敞开的大面轩窗，正可见老者的滑稽垂钓，谈话的内容，自然也就以他为主。

简昆仑正巧在二人侧面坐下来，不必费心，也就听得十分清楚。

矮胖人惊讶着说：“莫非他就是七老太爷？”

长脸汉子点头道：“还能是谁？只看他那一身衣裳也就知道了！”

“啊……”矮胖的那人特意地站起来，向外看了一眼，坐下来道，“久闻此人，神通广大，乃是两湖的一名巨盗，不知传说是不是真的？”

长脸汉子哼了一声道，“小声着点儿！”声音随自变得小了，却仍然逃不过简昆仑的留神倾听。

“是不是，可谁也拿不准，不过，这老头儿却也是有些古怪呢……”

“怎么办呢？”

“哼，”长脸汉子冷冷地说，“这几年我与此老幸会多次，每一次都有怪事发生，说他是一名巨盗，还待认定，只是有一身好功夫，八成儿是错不了的！”

简昆仑默默站起，走向柜台，要了一碟椒盐花生，闪开了说话二人的眼神儿。

他的看法正是如此，即在第一眼注意老人钓鱼的手法之一霎，已有见于此，长脸汉子这么一说，更加断定他的判断无误。

简昆仑再回到原来座头，说话的二人已对他松弛了原有戒心。人们总是第一次松口之后，便自滔滔不绝，眼前座客稀落，谁又会防到隔座有耳？况乎事不关己，即或为人听了，也不关紧要，自然，要是传到了当事老者的耳朵，兴问起来，却是有损忠厚，只是如此而已。

“你刚才说到的怪事……”矮胖的那人很是好奇，不问出个所以势不甘休。

长脸汉子嘿嘿低笑了两声，声音又变小了。

“那一年两将军的被刺……”

“啊！”胖子惊讶地说，“知道，知道……难道说会是他干的？”

“这可就不知道了！”

所谓的两将军，指的是前兵部侍郎向冲和云南都指挥史马智，二人皆忠于永历帝，手下各有实力，猝然遇刺身死，对永历帝一面，自是打击极大。简昆仑由不住心里顿吃一惊，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他来说，自有非常价值。

长脸人冷冷地笑着，干瘪的脸上，显现着无比的正直，继续说道；“当日事出蹊跷，我只是对这个老东西怀疑而已，以后几年，却常见他邀游滇桂，出入有华车代步，衣着饮食，无不精美，人皆以七老太爷称之，他却一不是当官的，二又不是商人，有人说他是贩卖宝石的大盘客，可实在是看不出一点商人的习气，也不见他有什么商人来往……真正怪异……”

矮胖子说：“有人说他是京里来的大财主！有花不完的钱呢……是出来玩儿的！”

“那就该留在京里享福，到咱们这个地方晃个什么劲儿！真是奇怪！”长脸人说，“瞧着吧，我给他算着啦，这一回到花鼓楼，不定又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咱们等着瞧吧！”

一阵轰笑声，打廊子里传过来。七老太爷一行人，竟向湖心亭走了过来。谈话随即结束，众人目光，不由自主俱都向着为首来人——七老太爷一行望去。

说是老太爷，还真是那么一个排场，一只手搭在童子肩上，身边多人各有所司，有人捧着他的黄玉烟袋，有人捧着手巾把儿，加上看热闹的本店客人，众星拱月般来在眼前。

老头儿身上配件极多，脚下又不大利落，每走一步，叮当乱响，明珠美玉猫儿眼，看得人眼花缭乱，难怪人家要传说他是珠宝大盘客，瞧着也是有那么个意思。

有钱人走到哪里都不寂寞，定是到处受人欢迎。

迎着七老太爷的身驾，负责湖心亭买卖的二当家的夏四先生，抢着急步第一个赶上去，狗颠屁股的先来了个大马趴，敢情是当今的时髦玩艺儿——请大安，俗称打扞儿。

“七老……您大安啦！给您老问好儿，您老快进来歇着吧！”居然满口京腔，有声有调，这一套在北京城，当今正是流行，只是在此边远地区，可就看着不大顺眼。做买卖最讲究势利，夏四先生这一手是专为应付本朝新贵而学，应市以来，无往不利，诚然生财有道。

七老太爷笑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四先生你客气啦，胡当家的可好？”

“当家的出去了，可有话交代，您老来了，一切照旧，特地把小的给您老调了来弄菜，爱吃什么，您只管招呼，一应俱全！”

“好好……”

人一老了，好像只会说这么一个好字。人一有钱，好像也只会说这么一个好字。人一当了官儿，特别是当了大官，更像是只会说这么一个好字。

诚然万事如意，般般皆好。

嘴里一连串地说着好，七老太爷就在夏四先生的搀扶下，就着当中铺有红台布的座头儿上，抖颤颤地坐了下来。

说他是满人吧，脑后可又少了那条小辫儿，说他不是吧，一身穿着打扮，就连说话的腔调，都透着像，真令人瞅着纳闷儿。

七老太爷喝茶也一样的讲究。夏四先生亲自在一旁服侍。红泥小火炉，鸡心小茶壶，沏出来的茶水，碧绿碧绿的，味儿香极了。

“明前龙井——崔子舌，您尝尝新。”

“好好……”

七老太爷伸出了一只手，珠光宝气戴满了五枚戒指的右手，众人才自留意到，他这手上非但宝气万千，还戴着指甲套。

说不出是出什么戏，一老一少，两个人的眼神儿，竟然对在了一块儿。

简昆仑警觉着刚要避开来，七老太爷却是老眼不花地点了一下头：“好……”

惹得大家伙的眼睛，俱向这边看来。

简昆仑不欲逗留，便自站起来向外步出。

西边天只剩下了一抹残晖。

九公子房里似乎开始有了动静。他像是在跟谁说话，仔细一听，才知道竟是呓语……算了时间，他也该醒了，简昆仑心里惦记着他的病，叩门不开，便只好破门而入了。这番动作，极是简单，只稍略具真力，向前一推，便自

将内栓震断，房门随即轻轻敞开。

简昆仑其实可以由窗户进来，只是天还亮着，唯恐惊俗，便只好如此。

透过窗户上那抹子醉人的晚霞，九公子脸蛋儿更像是着了层胭脂那么样的红……

青绫扎头，伸着雪白的一只胳膊，九公子那番睡姿，可真够撩人，若非早知他娘娘腔得厉害，简昆仑真能吓上一跳。

尽管如此，他犹以为自己眼睛花了。

床上的清秀少年——九公子，简直就是个女孩儿家，那样子真比女孩儿家更称娇柔妩媚……

定了定神，他才向床前走近。

九公子呻吟着掉了个身子，棉被半曳，一多半都垂到了地上，那身子轮廓分明，宛若起伏山峦，凹下去的细细腰肢，猝然衬托出隆起的臀儿……哎呀……简昆仑几乎呆住了。

这身段若是生在女孩儿家身上，也该是迷人的了。

总是由于他眼前的病，制止了他一霎间的神驰，打消了猝起的疑念，宁可认定了他的男儿身子。

“你该醒醒了。”

简昆仑倚着床边坐下来，伸出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不由得吓了一跳，敢情烧犹未退，和前番一般，火辣辣煞是烫人，看来病势不轻，只当是一般风寒，睡上一觉也就好了，却是贵人体娇，那病势越发的沉重了。

望着他痴痴的发了一阵子怔，简昆仑真有说不出的内疚，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的疏忽，迟迟不与医治，害得人家病势不退，更加重了。想到这里，决心不再迟疑，这就施展内功推拿手法，先为他活动身上脉穴，去除高热。

心里想着，轻轻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待将把这番心意告诉他，却又转念以为不可。那是这小哥儿的脾气，他实已领教，一路上都在闹别扭找碴儿，简直和女孩儿家一样小心眼儿。若是明说，定为他见拒，反到不好，不若乘他在眼前睡梦之中动手施展，反到落得个行事方便。主意打定，即站起将房门掩好。先把自己长衣卸下，暗暗运功，将真力徐徐注入丹田，才自动手把九公子身上锦被揭下。

九公子含糊地发出了一声长吟，改侧姿而仰卧。正适合于眼前的动手，省却了简昆仑一番顾虑。

却见他仍然穿着先时长衣，不及脱落，便自睡倒。这等阔家公子，无论起居饮食，身边总是离不了个服侍小心的人儿，一旦不在身边，可就乱了规矩。

眼前这个九公子，正是如此，看着真令人又气又怜，真拿他没有办法。

当下不及深思，即行递出右掌，隔着对方身上薄薄绸衣，将真力徐徐灌入。

这番动作，看来吃力，其实在九公子的感觉里，却极其轻微。他原本沉重的呼吸，乃得暂时恢复了平静，看来睡得更是甜甜。

简昆仑见状，乃得暂放宽心，他随即掌势移动，按向对方心经脉络。却不意，这部位衣着扎实，竟似裹扎着什么？

心头微微吃了一惊。一个直觉的意念：“莫非他身上负了伤？”

总是他居心纯正，实在没有想到其它方面，脑中一经着念，即行动手解开了他外面长衣。

果不其然，里面装备十分扎实，胸间密密层层地裹扎着一层白绫，裹了又裹，扎了又扎，什么样的严重刀伤，值得如此？

天气既热，又不透气，这样的层层裹扎，若是真有刀伤，不发炎溃烂才怪？怪不得他睡姿不宁，时见呼吸短促，原因却在这里。

再看那紧紧内扎的白绫，早已为汗水所湿，这个不当的处理，早已给他本人带来痛苦，即使在昏睡之中，亦为显然。便是那只白细的手，紧紧地拉扯着，下意识里的意欲挣脱，终因绑扎得过于结实，总是挣脱不开。

简昆仑这才注意到，这条白色绸带的连缝之处，竟是用小针密密缝结，怪道如此扎实，想要解开，却是不能，这却如何是好？

他脑子里只是想着救人，真的意不及他，目光扫处，发觉到对方枕边的一口连鞘匕首，便自不加思索地取到手里。

原来九公子虽不擅武，却以日来连番遭遇，几度亡魂，心里不无警惕，这把匕首，便是因此而置。落在简昆仑眼里，不无感触，顿生无限同情。

当下他取刃在手，才自觉出竟是一口难见的利刃。象牙的把柄，宝石嵌镶的刀鞘，抽出来的匕首刀锋，冷森森侵人毛发，不用说极其锋利。以之轻轻探向对方束胸白绫，刀锋方及，即为之噗噜噜……大肆开脱。敢情是束扎得过于严谨，缝线乍开，即行自个爆解敞开。简昆仑心中一惊，触目处，竟是一双隆起的女子酥胸……哪里是什么刀伤！

一惊之下，简直吓傻了。

抬头再看，九公子睡姿撩人。胸间桎梏既去，面容也为之开朗了，一直轻颦的两弯蛾眉，下意识里也展了开来。其时粉汗新润……瑶鼻、樱唇勾画出一幅眼前图画，无比娇柔韵饶，简直美丽不可方物。谁说他不是女儿之身？

强制着定了定神，简昆仑才缓缓伸出手揭下了对方用以束发的绸帕，大蓬秀发，黑云似的便自披落下来……

眼前再无可疑。

九公子他是一个女人！

秀发披散，玉体横陈……

“哎呀！”

简昆仑直觉地打了一个踉跄，只觉着头上轰的一声，脸也红了。

这种感触，真是前所未有的，一任他铁打铜浇，顶天立地男儿，面临着眼前的一霎，也大感张皇，着了大难。

若是装作不知，再为她穿戴如初，不啻自欺欺人，内心里先就难以适应，更是觉得不妥。

眼前事态，变生突然，简直不知如何招架。

望着床头，简昆仑只是一个劲儿地发呆，好长的一段间，心里都无法安定下来，直到床上的少女昏睡中的一声长长曼吟，才把他由神驰的时空唤回到了现实。

简昆仑的一双眼睛，情不自禁地，便又落在了她的身上……

总是寒热未退，犹自还在病中。美人儿着了病本就腻人，况乎芳姿憔悴，看着也是可怜。简昆仑无可奈何地又走近了她的床前。

先时的推拿运气，才不过刚刚开始，总不能半途而废，莫非便因为对方的女儿之身，自己就袖手不管，退身不问了？

岂非她一个年幼少女，实应较诸所谓九公子这样一个少年，更需要自己

的照顾与关怀！

只是眼前的变化，太过离奇，在他心里全然没有一些儿事先的预兆，尽然临头，才致茫然如斯……

一个新的意念，忽然升起，她是谁？若非是九公子，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身分？敌耶？友耶？一霎间，可真正的难以弄清楚！

床上的少女呻吟着，发出了呓语。却是口齿不清，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梦境里在甜有苦，是以所展示在她病靛的表情，也就不尽一一，看在简昆仑眼里，越加无限同情。

他随即不再迟疑，轻轻一叹，走迎过去，就着床边坐下，继续先前的未完工作。

虽说二十好几的年岁了，论到女人这一面，还嫩得很，几乎全无经验。

如果说以前曾经和异性有过接触的话，万花飘香门中那位飞花堂堂主时美娇，便是第一人，只是他们却是敌对身分，断无瓜葛，有之，仅仅也只是基于人性中的互敬与同情而已。

眼前这位姑娘的邂逅，显然不同于前者，感触也就特别微妙。虽说是义行不顾细节却也不无顾虑……原来打算在对方前胸右侧乳中一穴所施展的手法，期期以为不可了，乃改在身后志堂穴道上施展，效果倒也相差不多。

他随即不再多想，专一于眼前的运气推拿工作。

如此前后兼施，神气并用，不足半盏茶的时间，已产生了神奇效果。床上姑娘无疑是退了烧……却出了一身大汗，周身上下，简直像是才从水池子里爬起来一样，连发根儿都是湿漉漉的。

这可又让简昆仑着了大难……

总是问心无愧吧！自个儿发了个狠，不再细想，即行动手，用一抹布巾，遮遮掩掩，把她全身擦了个干净。

这小小工作，却比他生平所做过的任何一件事更为艰难，好不容易做完了，对方姑娘身子是干净了，他自己却因过于紧张而致大汗淋漓。

用一方锦被，掩盖着她赤裸的身子，简昆仑只觉着一颗心几乎由嘴里跳了出来。如是眼观鼻，鼻观心静静落坐一隅。

他这里折腾了个半死，床上少女敢情是全然无知，由始至终，都似在沉沉昏睡之中。

这也在情理之中，她已经好几天没有闭过眼睛了，更何况病魔缠身，连番惊吓，日间车马的疾奔……金枝玉叶的娇嫩身子，哪里支持得住？此刻全然松脱，焉得不大睡特睡？怕是打雷也吓她不醒。

一切料理好了，简昆仑总算松下口气。不过，紧接着却又为着眼前人儿发起愁来……

她到底是谁呢？

无论如何，这都是次要问题了。

对方少女这一觉，不定要睡到什么时候，看来这个迷团势将要在明日之后才得解开了。

第十四回 彩凤每爱栖昆仑

夜色深沉。

简昆仑仍在思索着这个问题……

紧邻的姑娘，兀自没有醒转，仍似一枕香甜在浓睡之中……

花鼓楼整个客栈，在一天的忙碌酬酢之后，这一霎已落幕，也应是在沉沉浓睡之中。

原是古井无波的心境，蓦地为九公子这颗飞来的石子，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从而荡漾起无边涟漪，整个心境都弄皱了。

他想了许多事情，自己的、别人的、过去的、未来的，眼前由于化名九公子这个姑娘的出现，料将是波谲云诡，今后更为复杂。

而万花飘香的一面，飘香楼主人柳蝶衣受此奇耻大辱之后，焉能对自己善罢甘休？如此，时美娇、李七郎……甚而那位未曾见面的金叶堂主燕云青都将有可能陆续出面，与自己大肆周旋，为害、为敌、料是无所不用其极，比较起来。自己这一面，可就太单薄。显得忒弱了，更何况还有弱女随身。想到这里简昆仑真有无比气闷，却不是气馁。

记得甫离家门，临别老父之前，父亲曾殷殷告以为人之道，对于所谓的侠、义道理，都有很深刻诠释，自应终身奉行。眼前自己所为——为即将倾覆的明室，尽一分心力，该是义不容辞的了，即使为此丧失性命，也无遗憾。以此而观，这番义行该是何等神圣？正待全力以赴，却是气馁不得，眼前化名九公子的这个少女，其真实身分，虽然费解，只看一干降清叛逆，对她之必欲得而后已的执著，当可知其人的关系重要。无论如何，切莫使之陷落敌手，这个重担责无旁贷的已落在了自己身上，却又是大意不得。

对于邻室的姑娘，却又多了一份责任的关怀。

悄悄地点了一盏灯，来到了她的床前，试试她的额头，谢天谢地，显然已烧退了，由于一直压迫着她不能畅为呼吸的胸间束缚已经去除，她乃能有眼前这番酣睡……拾回了往日的无邪与快乐。清秀的脸上，一直含带着笑靥，果真是梦境如此甜美，便一直不要醒转过来，该是多好？

看着她含笑的脸，简昆仑一瞬间得到了无比的安慰，便在这一霎，打消了许多顾忌，决计全心全力的保护她的安全，为她拾回已逝的快乐春天。

他为她盖好了被子，又仔细地察看了一下窗户，发觉到窗上装设有结实的栏栅，顿使他放心不少，随即，熄灭了灯，才自悄悄退出。

二人住房，其实互相连接，中间间隔着用以待客作息的一间客房，睡房的门扉，只与客房相通，别无出入之处。这样减少简昆仑许多顾虑。那便是，若有人意图对室内少女心存侵犯，唯有通过当中的客房，才可进入，而在简昆仑坐镇之下，想要通过当中这间客房，显然大非易事。

一番静坐调息之后，简昆仑只觉着身上大为舒畅，这一霎灵台空朗，身上暖洋洋充满了生机活力，听视的官能，无不发挥到了极致！

如此，远方村墟的夜白固然声声可闻，便是院中池塘小鱼儿的一个翻身或是偶尔由树梢上飘下的一片落叶，也显清晰在耳，听得异常清楚！

如是，那个人的脚步声，更无能逃过他的听觉立刻唤起了他应有的警觉。这个人必然轻功不弱，以至于能由池边地上，跃向水面的木廊。

当然，论及功力，也只是不弱而已，却并不能达到一流轻功应有的水平——落地无声。

简昆仑一经注意到，便绝不容他有所逃遁。

现在，这个人已循着水上的十字桥廊，一径向着简昆仑居住之处踏近而来。

感觉着，对方像是在施展轻功中海燕掠波身法，三个起落之后，已来到了自己居处当前。

简昆仑却已有了警觉。便在这一霎，闪身来到客房。

三间房子都没有点灯，简昆仑却已习惯了里面的光度，这人果真有冒犯之意，一经踏入，万难藏身，反之简昆仑却以洞悉在先，而稳操胜券。

暗中人在片刻安静之后，足下移动，开始绕居而行，似在做一番深入的观察。

简昆仑便在这一瞬，闪身室外，藏匿在一棵巨大的松树之下。

一片月光，打松树下掠过，洒落而下，院子里像是一片霜那样的白……

简昆仑所站立的树下，恰是阴影构成的地方，只要不移动或是发出响声，万难为人发觉。

便在这时，那人已由侧面闪身出现，颇是快速而轻巧地来到正中堂屋门前。

一身黑色缎质夜行衣靠，小腿扎绑得十分结实。

高个头、黑脸，脸上留着一抹寸许来长的胡子，模样很是勇猛，由他绕屋而行的一番仔细来看，可知他并非孟浪之人。

简昆仑不但身手灵，眼睛也尖。这人方一现身，已被他看了个内外兼透——包括对方膝上的一双锋利短刃手插子，以及腰间的一条软兵刃藤蛇鞭，右肋下的一槽暗器蛇头白羽箭，俱都瞧在了眼里。另外，一条软索，斜背胸前，用心若何，可就让人玩味。

月色里，他只是望门仁立，迟迟地不与表态，简昆仑即使已洞悉了他的来意，却也不便出手，总要他有所行动才好出手。

这人竟不知简昆仑这个如此强大的敌人，就在身侧，真正是大大失策。

即见他在观察一阵之后，霍地点足而前，直趋向前堂正门，紧接着一双手掌，已附向门板之上。这个动作，只是在预测门锁的吃力重量如何，却不知两扇房门，原是虚掩，根本禁不住任何力量。

这个人怎么也没有料到，竟会有此一手。随着他手势的轻轻一触，两扇门扉吱呀一声，竟自敞了开来。这个突然的现象，大大出乎他的意外，却也把他吓了一跳，一个快速的闪身，跃开了一旁。

这人睁大了眼睛，在一旁只是窥伺，却不敢急急进入，少顷之后，才敢继续接近过来。却不意，暗中的简昆仑，已容他不得，长躯轻摇，一片鬼影般的轻巧，已蹑身其后。虽说如此，随着他进身的势子，却带出了一股疾风，对方那人猛可里转过身子来，几乎与简昆仑迎在了一快。一惊之下，非同小可。

简直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双方已交换了一掌。

那人如何能是简昆仑的对手？

掌势方接，便自如同一只燕子般地飞了起来，翩然斜身，直向着一丛花树间落了下去。简昆仑当然是容他不得，这个人身势方落，简昆仑已自跟踪而来，其势极快，随着落下的势子，以劈空掌势，向着对方隔空劈出了一掌。不意那人功力虽较简昆仑不济，阴险却绰绰有余。

简昆仑这边掌势方出，即见对方肩头霍地向下一沉，即知有诈。果然，

接下来对方半边身子，已自甩了过来，三点寒星，随着对方的出手，一闪而至，两上一下，各奔要害。

这一手要想伤害到简昆仑，自是万难。若是用来减缓简昆仑的追势，却有一定效果。

简昆仑不得不临时改变招式，一时改劈为拂，手势轻挥，已把三枚暗器同时挥落地上。叮然声里，竟是三枚雪羽短矢。

对简昆仑来说，虽只是一霎间的事，却予对方以缓和之机。

把握着电光石火的一瞬，这个人已自花丛里陡然拔身而起。

这一次劲道，较前次更形疾猛，爬地掠身数丈，直向十字形的木架桥头上落去。

简昆仑其时已自空降落，眼看着对方存心逃逸，哪里容得？待将扑身而上的一霎。一个意念闪自心头！便自停步站立。

却不可疏忽了眼前的一面。房中少女安危，更为重要，切莫中了对方调虎离山之计。

思念电转，便只得伫立不动。

眼看着对方那人身子翻上了桥头，第二次运施轻功，待将向湖心亭子袭进。便在这一霎，出了怪事，竟然有人容他不得。一条人影，打湖心那面快速闪来，一起又落，落地无声。

星月里，来人那等快速的势子，配合着张开的双臂，宛若是一只极大苍鹰在一个疾厉的扑势里，已迎向前番意图脱逃的那人。

那人猝然一惊，啊！慌不迭一个快闪，却是慢了一步。后来的那人，身手极是灵活。

双方将接未及的一霎，暗影里看它不清，不知怎么一来，后来的那人手势一盘、一转，便自拿住了前此来人的一只左手，其实并不是仅仅拿住了对方左手，显然更为巧妙，竟是打对方腋下穿过，连同着一只左手，整个的翻转过来。

那是一手奇妙的擒拿手法。

后来的这人手法端的巧妙之极，竟然在一照面的当儿，便拿住了对方来人，非但如此，他的手劲儿显然极大，转侧之间，喀地一声响，竟自把对方肩胛骨节生生拧碎。

那人负痛惨叫一声，却是躲不过紧接而来的噩运。

随着后来这人的一式重击，砰的一声，声如击革，已落在那人背上。

力道极大。

便在这人的一式重击之下，前此来人，有似空中飞人般腾空直起，扑通跌落桥板之上。

便是铁打的身手，也吃受不住，随着这人落地的势子，一连打了两个滚儿，噗地喷出了大口鲜血，便自人事不省。

对于简昆仑来说，眼前变化，却是事出意外。

星月下光度不强，却也把后来之人看了个大概，不禁使他吃了一惊。

紧接着对方已自掠身而起，翩若惊鸿的已扑向眼前。依然放不过倒地不起的那人，双手抡处，足足把那人摔出丈许开外，砰地一声大响，撞向假山巨石，当时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这番举止，只把简昆仑看了个目瞪口呆。

眼前人影翩跹，来人已到了面前。

一身大红袍褂，头戴瓜皮小帽，正是日间临湖垂钓，老态龙钟的那个七老太爷。简昆仑吃了一惊，未及开口。七老太爷已呵呵笑了两声，向着简昆仑大刺刺抱拳洪声道：“见笑，小朋友，你受惊了！”

简昆仑在白天见面时，已对他留了几分仔细，却是没有想到对方身手如此了得，竟然在一照面的当儿，即把前此来人力毙手下，虽说仗义出手，嫉恶如仇，这等凌厉手段，却是不敢苟同。

说话的当儿，七老太爷已走近死者身前，抬起脚来，把地上尸身翻了过来，仔细察看一番，直到证实已死，才自掉过脸，向简昆仑呵呵笑道：“死个把跳梁小丑，完全没事，阁下不用担心，一切都有我呢！”

随即叭叭拍了两下巴掌：“来人！”

立刻即由湖心亭那边，应声跑过来两个人，二人之一拿着一盏油纸灯笼，穿戴打扮，毫无疑问是老者身边随从仆役。

七老太爷手指着地上死人道：“这厮竟敢心怀不轨，来到客栈做贼，前天夜里我丢的那一箱珠宝，不用说，八成儿准是这个小子偷的，今夜果然被我逮着了，却是想向这位兄弟下手，嘿嘿，不给他点厉害瞧瞧；不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

这个七老太爷，年纪一大把，非但如此身手，谈话更是中气十足，一口辽东方言，尖、团字音，琅琅上口，字正腔圆。一副得理不让人样子，瞧在简昆仑眼里，只觉的不敢亲近。

当下，即向着老人拱拱手，说声：“有僭！”便自转身回进自己房中，关上房门，不再出来。

七老太爷颇是有些意外，只是看着对方关上的房门有些儿发呆。

两个仆人不得分说，便自过去打点尸体。

动手搬动的一霎，死者的脸吃灯光一照，其中一人啊呀一声道：“这不是钱……”七老太爷插口叱道：“胡说些什么，还不快抬了下去！”

那仆人哪里明白主人心意，自以为眼前死者，明明就是随侍主人的护从钱照，却为主人当作贼人处死，心里不用说大是纳闷，可是七老太爷概不承认，也是无可奈何。

两个仆人对看一眼，满腹狐疑的只好动手，把死者钱师傅的尸身抬了下去。

七老太爷看看简昆仑住处大门，终无开启之意，却也不愠不怒，含着微微的笑，自行转身而去。

今夜，简昆仑思潮起伏，心里极是紊乱。

因为有了方才的一闹，乃使他警觉到，即使住在阔绰华丽的花鼓楼，也难谓就此安全。

自然，七老太爷的讳莫如深，也使他感到纳闷。

照说，七老太爷仗义援手，理应邀其进来小坐，亲口致谢才是，但是过去数年来的江湖历练，使得他心存警戒，凡事还是听而后动的好。

七老太爷功力了得，其实到底是怎么一个路数，却是不得而知，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切不可一上来过于热情，还是冷静一点的好。

思虑的重心，不禁又落到了隔壁那个神秘姑娘身上，由于方才的一闹，越加使他警觉到责任重大，对方少女的易钗而弁，自不会是一时的即兴，看

来必有原因，现在既为自己拆穿，还不知往后发展如何，今后路上怕是多有不便，反不如不予识破，一任对方伪装下去，倒似来得自然。

当然，这些想法已毫无实际意义，重要的是，如何与对方今后和谐相处，保护她的安全，对方少女的真实身分，此行任务，更应该切实了解，才能对她加以援手。这番思索，却也并非无稽，左思右想，深深盘算，直到天交四鼓，才自沉沉入睡。

雀儿喳喳。

院子里已隐约有了人声。

简昆仑一觉醒转，却已是天光大亮。

刺眼的阳光，透过了银红窗纸，照耀得满室生辉。

第一个念头，想到了隔室的姑娘，慌不迭翻身下床，匆匆穿好长衣，略事整理，随即来到她的门前。

门儿虚掩，轻轻一推也就开了。

却是空空如也。

床上无人，屋子里也是空着。

简昆仑由不住大吃一惊。

仔细再看看，却又稍安勿躁。

原来房子里，已不复昨日之凌乱。

这一霎，窗扇敞开，阳光疏朗，徐徐晨风，散置着郁郁花香……

这间房子已经整理过了。

榻上锦被，四四方方。凌乱的物什，一桌一椅，都归置原处，大理石方几上，原来空着的青花瓷瓶，却多了一束荷花。荷花仅是一朵，含苞待放，衬着新结的两只莲蓬，绿茎长垂，溢出一室的清芬，连带着整个卧房的情调，都为之改观，变得雅致了。淡淡的一片清雅……

这番布置，料非客栈待者之所为，唯一的可能，便是居住于此的这位姑娘了……

这么说，想是她的病已经好了，才能有此闲心，那束新荷，就生在当面池子里，若非是女孩儿家的细心灵思，谁又会想到分一枝插向屋里？这一枝新荷的微妙涵意，似不仅仅在美的点缀，更像是显示着一种秀美灵巧的女孩儿家心思，无异是对眼前的简昆仑有所说明：“我已不生你的气了！”

简昆仑终不放心。

回向屋里，待将别处寻觅，却为他看见了一样东西。

一张鹅黄色的素笺。

其实一直就在书桌上，为一个菱形的水晶镇纸轻压一角，上面显然有字。

简昆仑心里一惊。

其实不必。

上面一笔娟秀字体，分明墨迹方干：

微风吹乱我心，

都怪你忒轻狂。

一袭玄纱遮面！

莫道见面不识，

赐卿平身。

落脚之处，盖着一方一圆两颗小印，细认之下，乃是九公主、皇妹朱蕾

篆体小书字样各一。

至此谜底解开，总算知道她是谁了。

芳名朱蕾。她是前朝的公主，本朝天子永历帝的御妹。好大的来头，莫怪乎如此气势！富贵骄人的紧！

却又是兰心惠质，天真烂漫。

九公子而九公主，一字之误，要人绕了好大的圈子，终而不得其解，现在总算恍然而悟。

看着手上素笺，简昆仑心里忐忑不定，陡然警觉到压置在肩头的重担，瞬息间重逾万斤，真正是喘息都难。这才明白了，何以一路之上，各方敌人苦苦穷追不舍，看来犹自方兴未艾，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如今是落在了自己手上，想不管都是不行的了。

一念电转！

九公主她好大的胆！

病体方愈，即敢到处乱跑，若是有所失闪，那还了得？

这么一想，由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匆匆把朱蕾留笺揣向怀里，返回室内，用长衣包裹了月下秋露宝剑，即行向外步出。

湖心亭早市方开。

广敞的亭面，座客甚多、酒保三四穿梭其间，形成一番热络。

早市供应的是为本地精致小吃，另有清粥小菜，一个小妞儿，扯着一方大红手帕，凭栏高歌，唱的是江南民谣小调，嗓音娇嫩，如新莺出谷，倒也悦耳动听。

简昆仑心里尽管着急，表面上却是一派轻松。

绕过了亭子左面，来至更形雅致的水面长廊，这垂有珠帘，地上铺着五色细草席垫，清一色的藤质座椅，雅致中不失华丽，确是极美。

一阵嬉笑里，他看到了眼前的一幕笑剧。

一个面悬轻纱、身着丽衣的少女，据案独坐，身边四周围绕着三个状似轻浮的少年，正彼此调笑成一团。

简昆仑心里一动，随即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紫衣少女虽是面悬薄纱，妙在若隐欲现，更似剔透玲珑，风神独绝。

随着初见的一惊之后，简昆仑也就知道她是谁了。

不用说，她就是九公主朱蕾了。昨夜之前，在简昆仑心目之中，她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年轻哥儿，这一回摇身一变，竟是艳光四射的婷婷少女，尽管是心里先已有了数儿，犹不免乍见时此刻的顾盼惊心。

透过那一袭薄面纱，朱蕾似乎也看见了他……秋波半凝，含着一抹浅浅笑靥，便自移目水面。

那里正有一双鸳鸯，在缓缓游动……

无视于身边少年的甜言殷勤，且留恋池上的鲜荷佳禽，一霎间的纯守天邀，升华了她高雅的情操气质，这般风韵真正使有心触目者为之动心销魂。

若简昆仑直趋而前，护花救美一番，非谓不可，可也就俗了。

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何妨暂作壁上观，且看肇事佳人的锦心绣口，何以自解？

他便什么话也没有说，自个儿找了张座位，静静坐下来。

虽似无心，却也无意。

这座位其实距离朱蕾座位不远，无需寻觅，即可与朱蕾透过薄纱的美目

互接，所谓的心有灵犀，有时候更胜于面承芳泽的筑筑而惊呢！

环侍朱蕾座前的三个少年，衣着华丽，不用说皆出自富家纨绔子弟。

其中黑面浓眉的一个，姓周名山，原是本地最负盛名一个恶少，其它二人，矮胖着红的一个，叫张天齐，另一个瘦子是吴光远，前者家里开着绸缎庄子，后者却是八家中药店的少东。

三个人年岁相仿，既是同窗，难得的是臭味相投，不时的结伴玩耍，眠花宿柳。

花鼓楼醇酒美人，不用说极是对了三人的脾胃，不时地来此走走，却不意这一趟却是来对了，昨夜才来，今天一大早便遇见了九公主朱蕾这等绝世美女。以朱蕾之绝世风华，高贵气质，虽说刻意掩饰，但是芝兰自芬，面纱之后的绝代芳容，每每呼之欲出，看在周山等专司寻花问柳的三个色情儿眼中，焉能不为之春心大动？

偏偏朱蕾孑然一身，身旁更不见护花之人，哥儿三个平日玩腻了野花闲草，乍然看见朱蕾这般端庄淡雅质色，情不自禁俱为之色迷心窍，一时离座而起，依偎过来。

其时朱蕾早饭早已用过，泡了碗雨前龙井自个儿消磨，三少年这一霎的来近，不用说讨厌之至。

原本她已有离开之意，却不意简昆仑来了。这样情形就大不相同。

怪道的是，心儿筑筑，脸儿烧饶……虽说是隔着一层面纱，却掩不住内心的羞涩。

昨夜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她可是压根儿也不清楚，为此却也不能就装糊涂！

犹记得午夜醒转，玉体横陈，连亵衣小衫儿也无一件遮挡，那般沉沉病势，竟自奇迹也似的好了，接下来的细思慢想，八九不离十，也就一切都明白了。

便是那种心态的作祟，以至于现在，隔座向他觑上一眼，亦不禁为之烧了脸盘儿……却又是说不出的一种甜甜感觉，甜甜涩涩，像是吃了个初冬的冰甜柿子，那味儿甜不溜丢，有点麻舌头，却舍不得就把它给碎了。

却是怎地？九公子时候的一腔子气，一朝回返九公主的女儿之身以后，便自一些儿不复存在，俱已抛向虚无缥缈中去了！

想着他，可是害臊，其情恹恹，怪不好意思……

这就给了三个活宝以可趁之机。

早先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朱蕾可是压根儿一句也没听见，一颗心只是挂着那边座儿头上的简昆仑，直至发自三人的一阵哄笑声，才把她拉回到了眼前。

必然是三人之一说了句什么俏皮话儿，才致引得各人相与大笑。

一身大红，捋着两只袖子的胖子张天齐，趋前一揖，刷！亮开了折扇：“小生张天齐，腾越人氏，今年二十三，五月初五子时降生……小生我今年尚未娶妻呢！”

这是模仿时下正流行的杂剧《西厢记》中张生初见莺莺的一段道白，不用说引来了一阵爆笑。

瘦子吴光远却也不甘示弱，一柄纨扇，在指尖上连连打了几个转儿，学着张天齐口吻道：“小生吴光远，家住水桥溪东……”

才说了两句，即为身边另一同伴周山用力拉开；“算了，算了，别耍宝

啦！”

一面说，这个周山趋前一步，大刺刺即在朱蕾同几对面坐下来，却把一双充满色情眼睛，直向朱蕾紧紧盯着：“说了半天，还不知小姐尊姓大名！花鼓楼是我们常来的地方，倒还不知道住着小姐你这样孤单单的一个大美人儿，真正三生有幸，失敬得很……”

这人黑面浓眉，身材魁梧，较之身边吴、张二位，显然有了几分气势，只是眼白泛红，终是酒色之徒。

面对着这般形势，朱蕾倒也不曾惊拍，十分镇定地静静聆听。

透过一袭薄纱，直盯着面前的周山，语涉微笑地道：“你说错了，我脸上蒙着纱，你又怎么会知道是美是丑呢？再说，你又怎么知道我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呢？岂不是有些滑稽！”

周山碰了个软钉子，非但不以为耻，竟自腆颜嘿嘿直笑了起来。一听佳人开了口，张吴两个人在一旁也噗嗤嗤地笑了起来。

“妙呀！”张天齐双手鼓掌道，“说得有理，周山你倒是说说清楚，你又怎么知道人家是个孤零零的大美人儿？”

周山折扇一合，指向朱蕾道：“这个容易，小姐座位上别无杯箸，自是独自一人，若有同伴，岂能舍得小姐这般美人儿独自孤单？”

微微一顿：“说到美不美，这可是一段待解的公案了！”

朱蕾道：“什么待解的公案？”

周山说：“你脸上虽然戴着这方面纱，其实若隐若现，在我看来，更有朦胧之美，想象里，隐藏于薄纱之后的庐山真面，更当艳惊四座……”

“那可不一定”瘦子吴光远搭腔道，“那只是你的猜想呀！”

“所以我才说是一段待解的公案！”周山哼哼笑了两声，“为了要解开这个谜团，只有一个方法，便是请她揭开面纱，要我们大家瞧上一瞧了。”

话声一停，便自动手，手上折扇向前一探，便向她脸上面纱揭来。

朱蕾向后一缩，伸手抓住了他的扇子，说：“你敢！”眸子一转，瞧向隔座的简昆仑，偏偏他无动于衷，并没有起身化解之意。

朱蕾原可向他呼救，但是一来生性要强，再者宁可更欣赏他的主动。

心念电转，暂把一番盛气压向肚里。却是故作笑脸，娇笑道：“要我揭开面纱，其实也很容易，只不知你们愿意不愿？”

周山耸动浓眉，笑道：“但求一饱芳容，岂有不愿之理？”

张天齐哈哈大笑道：“只要姑娘肯拿下面纱，我们便为此请上一桌客，罚酒十杯，也是心甘情愿。”“那倒不必！”朱蕾透过面纱的剪水双瞳，冷冷扫向对方脸上：“我以为你已经喝醉了呢，再罚十杯，怕是要跪在地上喊我奶奶，我却实在又没有这个造化，能承受你们这样三个孙子，岂不是十分无趣！”

说时眼角斜睨，扫向隔座的简昆仑。他却依然大马金刀地坐着，脸上甚而带着一丝微笑。

这意思便是终无相助之意，决计袖手旁观，看定了这个热闹。

她这里眉尖轻耸，便自有了主意。一时笑脸盈盈，望向面前的三个孙子。

闲着也是闲着，这就逗个乐子给你瞧瞧，偏不叫你个薄幸人称心如意。

三个人当然也不是傻子，朱蕾这般拐弯骂人，焉能有听不懂的道理？

聆听之下，瘦子吴光远先自啊哟一声，在旁边大叫起来：“你们听听，这个丫头居然会拐着弯儿骂人哩！”

朱蕾轻嗔道：“哪一个又骂你们了，骂你们什么？”

吴光远嚷道：“还说没有？先是说我们磕头叫你奶奶，后来又骂我们是孙子，哼哼……”

“这就真正的不敢了！”朱蕾笑吟吟道，“我才多大呢，如何当得你们这般年岁的奶奶？看来你们也是不乐意的了！”

“那还用说？”

吴光远嚷了一声，发觉到同伴周山、张天齐，俱已怒目视向自己，这才忽然觉悟到，自己一再被对方占尽了便宜，却不自知，一时又羞又气，脸也红了。

三个人空自心里生气，偏偏好色成性，面对着如此佳人，竟是无能发作。座头上已有人发出了笑声。

黑面浓眉的周山，嘿嘿笑道：“你且先不要得意太早，刚才你不是答应要揭开面纱么！”

朱蕾道：“不错，但是你们却先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嘿嘿……”张天齐笑道，“这个娃儿花样很多，周老大，你可不要上了她的当，着了她的道！”

朱蕾哼了一声：“原是要你们上当的，要是怕上当，就该老实一点，退回你们自己位子去给我规规矩矩坐着的好！”

周山哼一声，一双眼睛，骨碌碌只是在对方身上打转，无疑的，眼前这个锦心绣口的姑娘，大大对了他的胃口。

眼前座客，虽说不多，却都为着这场闹剧所吸引，自己三个真要吃她这么一激，便自退回认输，日后传扬出去，可就盛名扫地，也就别再混下去了。

倒要看看她闹的是什么玄虚？

“说吧！别说是两个条件了，就是两百个条件，只要大爷喜欢，照样点头算数！”

朱蕾点头道：“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而且对你们也有好处呢……”

吴光远色迷迷地笑道：“啊！那你就快说吧！”

朱蕾冷冷说道：“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我拿下脸上的面纱呢？”

周山说：“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天热无聊，为博在座各位一乐而已！”

朱蕾点点头说：“既然如此，我这第一个条件，最是简单，便是请你们三位现在就跳进荷花池内，当众洗上一个澡……怎么样？”

三人顿时一怔。

“不行，不行！”张天齐首先叫道，“你这是拿我们开玩笑，光天化日之下，成何体统？”

朱蕾冷笑道：“这位周先生不是说了，天热无聊，为博大家一笑么？”

张天齐顿时为之一怔，才自发觉到对方这个妞儿，敢情是不好欺侮，斗嘴皮子硬是斗不过她，一时无言以对，只把一双眼睛，呆呆地向周山看着。

周山却是不温不怒，慢条斯理地说：“让我们再听听你的第二个条件吧！”

朱蕾透过面纱的眼睛，不由向着那边座头上的简昆仑瞥了一眼，才又对周山道：“这第二个条件，其实和第一个也有相似之处……你们可以任选其中之一，结果都是一样……”

周山一笑道：“只要不叫我们三个下池子洗澡，其它事都好商量。”

朱蕾说：“看来你很是通情达理，刚才你不是说我孤单一人么，倒是真的被你猜对了，我们单身女人，到哪里去总不免被人家欺侮……”

周山哈哈笑道：“哪一个敢欺侮姑娘，只管告诉我，要他吃我周山的拳头！”

朱蕾一笑说：“真的？”

周山挺了一下胸，大声道：“说吧，这个人在哪里？”

吴光远翻着眼睛道：“这就是你的第二个条件？”

“对了！”朱蕾说：“这人太是可恶，你们若能代我好好教训他一顿，我非但揭下面纱，让你们看上一个够，就是请你们吃饭，也心甘情愿！”

周山哼了一声说：“好！一言为定！”

矮胖的张天齐听到这里，怪笑一声说：“妙呀，别的不行，打架我们哥儿们最是内行，说吧，这个欺侮你的小子他是谁？”这话倒也不假，在此十里桥地面，谁人不知道他们哥儿三个大名？决计是不敢招惹。是以姓张的才敢这般毫无忌讳的夸下海口。

原本稀落的座儿，由于三个恶少的一闹，插科打诨，消息外传，顿时拥进了许多人来。

一听到要打架，这般乐子，岂能错过？随即纷纷议论起来。

第十五回 可喜卿能作解人

却只见面遮轻纱的朱蕾，自座位上盈盈站起。

“这个人就是他！”

纤手指处，简昆仑无能遁形，已曝身于众目睽睽之下。

先时，在朱蕾拐弯抹角的一番说词里，简昆仑已警觉到了她的不怀好意，此刻再想回避，却已不及。

这敢情好，她惹了事，却要别人代她出手教训。自然，在简昆仑来说，对付眼前三个脓包，不过举手之劳，只是这般的为她促狭，却是心有未甘……无论如何，却已是袖手不得。

众人目光，一时俱向着简昆仑集中过来。

好没来由的一番消遣。

简昆仑既不能当众辩白，倒不若一笑置之，且看三个恶少，如何发落自己。

周山等三人，六只眼睛不用说已全然集中在简昆仑身上。后者的英挺魁梧，未始没有一些儿吓阻作用。只是比较起来，显然来自朱蕾一面的力量，却要大得多。

眼前形势，强弓已然拉满，势将有所发作不可。

“好小子，你的胆子不小……”

周山缓缓由位子上站起来，偏过脸向朱蕾睨着：“没有认错人吧？”

朱蕾说：“当然不会认错，就是烧成了灰，我也认识他，你们只管问他就是。”

“听见没有？你就自己说吧！”

说时，周山已缓缓移步走了过来，目光炯炯，直向简昆仑逼视过来。

张天齐、吴光远更是不待招呼，傍着周山，一拥而上。

“揍他个小子！”

张天齐大声吼着，自己却只是叉着腰，向对方望着。

周山冷冷一笑，打量着简昆仑道：“这位小姐所说，可是真的？你真的欺侮了她？”

简昆仑已知坠入朱蕾算计之中，自然他若决计不为所乘，对方三人也是无能迫他出手，一来眼前三人确实十分讨厌，再者，他又何必令她失望？

一念转动，便也向周山打量道：“真的又如何？假的又如何？”

周山怔了一怔，放出交情道：“朋友贵姓？”

简昆仑说：“我的姓名又与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

周山哼了一声，道：“看你样子，大概是头一次来这里，故而不认识我，我叫周山，这两位的大名，想必你也听过……”

随即把其它二人的名字也报了出来。

简昆仑微微点了一下头，表示已经知道。

周山冷冷一笑说：“如果那位小姐说的不是真的，那就请你上前给她赔上一个不是，我们兄弟也就网开一面，让你自去，如何？”

简昆仑说：“如果是真的，又待如何？”

“那……可就有点讨厌，莫怪我们兄弟，要对你不客气了！”简昆仑冷冷说：“怎么个不客气法？”

周山哼了一声，目光闪烁道：“刚才那位小姐的话，想必你也都听见了，

我们其实也正有此意，那就是也请老兄你到池子里去玩玩，当着大家的面，到水里去凉快凉快……”

他的话不失幽默，廊子里爆发出一阵子笑声。

这阵子笑声，不啻同时也助长了三人的气势。

周山摆出了道儿，自以为应付得体，往后面退开一步，抱起了一双胳膊，面现微笑的向对方看着，倒要看看对方识不识相了。

简昆仑不禁暗自思忖，打自然是不怕，只是那么一来，很雅致的地方弄得唏哩哗啦，未免焚琴煮鹤煞了风景。

却听朱蕾隔座娇声嗔道：“这个人只会欺侮女人，见了比他厉害的人，他就怕了……”

一句话，无异火上扇风。

红衣矮胖的张天齐第一个按捺不住，怒吼一声：“揍你个小子！”

说揍就揍，随地抡拳直出，一拳直向简昆仑脸上捣来。却不意简昆仑身子一晃，张胖子一拳打空，由于用力过猛，整个身子向前一栽，差一点躺在桌子上。

简昆仑身子一闪，离座站起，正好迎着了瘦予吴光远的来势。

三个人既是玩家，多少也会些拳脚。

一声喝：“打！”吴光远陡地跨前一步，双拳齐抡，直向简昆仑肩上擂来。

众人暴喝一声。却只见简昆仑手势微起，只一下便自拿住了对方的一双手腕，紧接着他身子向下一矮，借力施力，所用的不过是膝下力道，吴光远可就惨了，呼地一下子，空中飞人似的，直飞了出去。

扑通！水花四溅。一个人下了荷花池子。

当真是乐子大了。四下里人声鼎沸，纷纷叫起好来。朱蕾亦忍不住拍起手来。

周山霍地回过头，怒视着她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你打架，你却拍手叫起好来？”

朱蕾娇声含笑道：“这可是你们自己找的呀，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们，这两个条件，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吗！”

她所谓的一样，便是最后都不免一样落水下池，听她这么一说，周山等二人，才忽然明白，顿时大为着恼。

胖子张天齐大叫一声：“好个贱人，看我不收拾你！”

随即跨上一步，待将向朱蕾兴师问罪，后者嚬然一笑，已自机警地闪向简昆仑身后。

张胖子再欲前扑，却受阻于简昆仑的当面而立。

一股凌人气势，显然发自简昆仑立身之处，不啻说明了他身为强者的武者身分。

只可惜张天齐不能领会，硬生生趋前一步，大声叱道：“不关你的事，给我闪开！”

举一掌，用力向简昆仑身上推去。

却不知对方身势较鱼儿更为滑溜，身子一个快闪，张胖子这一掌可就又打了个空。

他这里身子一栽，禁不住身后的简昆仑推波助澜，相机补了他一掌，张天齐啊哟一声，便自和前此姓吴的同伴一样，陡地飞身而起，直向荷花池子

栽了进去。

扑通！又一个下了池子。

直乐得朱蕾银铃般笑了起来。

四下里欢声雷动，纷纷鼓掌叫好。

剩下的一个周山，这才知不是好兆头，原打算把对方弄下池子，为博美人一乐，却没想到自己这边，倒先下去了两个，最气愤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脸系面纱的美人儿，竟然与对方小子是一路人马，自己三个人，枉自聪明，这一次可是丢了大脸。

心里这口气，万难下咽。

“好小子，你们这是狼狈为奸。看我不……”

话声出口，顺手捞起了一张方几，待将向对方砸过去，蓦地人影一闪，简昆仑已到了面前，相距咫尺。

“这又何必？”

说时，简昆仑的一只手，已自搭在了抡起的方几之上，一股凌人的劲道，直迎而来。

周山空自双手力抓，却挡不住对方单手的轻轻一按，举起的木几，便又缓缓放了下来。他终是心里不服，借着弯身之便，陡地扬起一拳，直向简昆仑脸上捣来。

这只拳头和那张方几一样，仍然是落在了对方手上。瞧瞧人家那种身手，仿佛只用了两个指头，就拿住了他看来沉实有力的整只胳膊。

拿捏部位，不偏不倚，正是关尺要穴，虽只是两根手指头，却使得周山偌大身子动弹不得。

一霎间，周山真像是吃了烟袋油子那般模样地颤抖起来。

简昆仑原可透出指力，伤其经脉，抑或就此施展内气真力，点了他的穴道，但是两者任使其一，对于周山这般并无内功造诣的人来说，都将构成一定伤害，轻者也要在床上躺个十天半月，重者，哼哼……他这个人，可就难免要落个终身残废。

这可是简昆仑所不愿意的！

彼此初次见面，更无深仇大怨，可是犯不着，却也不能不给他个小小惩罚，戒其轻浮。

“哥儿三个下去了两个，你也不必例外，天气太热，这就进去凉快凉快吧！”

话落，手起。

呼噜声响里，周山偌大身子，已飞身而出，扑通一如前状，跌落荷池。

旋踵之间，哥儿三个分别都成了落汤之鸡。

大家伙不用说，爆雷也似的叫起了好来。

欢声未已，只听得哗啦水响之声，周山原已坠落于水的身子，竟自又腾了起来，扑通一声，水淋漓的跌落廊内。这一下，较诸落水的那一下不知重了多少，只摔得他哎哟连声，简直爬都爬不起来。

大家伙可全都傻了眼，怎么也想不通，他又是怎么能由池子里一跃而出？

艳阳一抹，金子也似的洒落地上……

七老太爷正慢条斯理地收回了他的长长鱼竿。

简直没有人注意到，周山的水中而起，竟然与他有关。却是逃不过简昆仑那双锐利的招子。

显然是七者太爷早已在座。

帘卷一扇，凭栏而倚。手中钓竿不过是玩儿那般的随意一抡，便自钓起了周山这条大鱼，妙在隐而不现。由于他的座处，只是侧面一角，加以出手极快，竟瞒过了在场众人的眼睛。

先时落水的二人，相继都由水里爬起。三个人对看一眼，再无玩耍之心，真正是一点儿也潇洒不起来了，便一声不吭，相继搀扶而去，赢得了身后哄堂大笑。

朱蕾终于揭下了脸上的面纱，却是在只有简昆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地方也略有变更，这里是居处的雅致客室。

飞花片片，时有小风。

借助于那一排参天古松，遮住了骄阳一片，自此洒落而下的大片阴影，纵然在盛暑之中，却能有却暑的凉意，十分难能的了。

轻轻用如贝之齿，咬着青花细瓷的盖碗旁儿，朱蕾似笑又嗔，静静的向对方瞅着……

聆听过简昆仑的一番大道理之后，偏偏她就是倔强的不依不饶……

低下头微笑了一下，眼神儿可就落在了穿有绿花缎子弓鞋的一双脚尖上。水红发亮的缎子，上面绣着整只凤，凤的眼睛，石榴子儿那般透明的红，敢情是小小的一粒宝石……就是那些五彩的翎毛也都光彩斑斓得闪闪生光，十足的出自深宫那些老嬷嬷的一双妙手，世面上哪能看见？

“今天的事，以后万万不可，玩笑事小，若是为此坏了大事，可怎么是好？”

简昆仑暂时顿住话题，见她不答话儿，便自又道：“我们的行径，避之尚恐不及，哪里还敢招摇，这么一来，全客栈都知道我们住在这里，要是其中有敌人的奸细探子，今天就休想太平了……”

朱蕾甩了一下长长的头发，含着一抹子笑，大方却俏皮地向他望着，这副姿态，终令简昆仑无可奈何，便自无奈地叹了口气。

四只眼睛静静地瞅着……简昆仑忍着想笑的脸，一本正经地说：“很多事情，你根本都还不知道，我也就不再多说，免得吓着了，总之，四面八方全是敌人……只要稍有疏忽，公主殿下……你自己想想吧！”

朱蕾微微一笑，终于启齿道：“听你口气，好像我爱惹事似的，刚才情形你也看见了，能怪得了我吗？那三个混球儿，是我叫他们来的吗？”简昆仑被她这么一驳，一时无言以对，半天才讷讷道：“你的话倒也有理，只是……难道你不能避开？”

“避到哪里去？要是他们还跟着呢……”

“这……”

简昆仑摇摇头，只是叹气。

朱蕾望着他俏皮地眨了一下眼睛，含着笑说：“好了，我知道就是了，反正呀，以后没事就少出门，锁在房子里不出去总行了吧？”

简昆仑苦笑：“即使这样也不安全……”

朱蕾白着他，娇哼了一声：“那怎么办吧，干脆杀了我就没事了。好不好！”

说着，自个儿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一笑，真有春风芙蓉之美，简昆仑目注之下，亦不禁心旌摇动，有些

儿情难自己。以往，即使在面对时美娇那等绝色佳人之时，也不曾使他有过类似眼前这种微妙的感触，真正是莫名所以……一时间，只管睁着两只眼，痴痴地向对方望着，正直的脸上，一片酡红。

朱蕾吓了一跳：“你怎么了？”倏地转过念来，哼了一声，娇靥间一片羞赧，慌不迭把视线移向一边。却是，那个人像着了魔似的一双眼睛，犹自向自己盯着，朱蕾终是不能自己地站起来，走向窗前……

正有一双蝴蝶，在窗前翩翩飞着……这感觉好邪气……好腻人……

蓦地，她转过身子来：“你……”

简昆仑总算熬过了前所未有的那阵子别扭劲儿，虽只是一霎间事，却也心鼓频催，直似着了魔相那般，猛然间的反省过来，直似饮下了一大口的冰露……却是好险……两双眸子对在一块，简昆仑不胜愧疚地垂下了头。

却在这时，一行脚步声，踏碎了眼前的寂寞。透过敞开的轩窗，三个人的影子，踏过长桥，正向着这边走来。为首二人，是一双青衣小厮，各人手里捧着一个托盘，盘上盖着块绸子，不知是什么家私。身后跟着个头戴瓜皮小帽，一身大红衣着的老人，对于简昆仑来说，却是绝不陌生。

“这些人是……”

“冲着咱们来的！”

朱蕾忙即转身，待回房里。

简昆仑说：“不必回避！”接着说，“这人有些古怪，说话小心，且看他到底是何居心，凡事都有我在，不必害怕！”

说话的当儿，三个人已来到面前。

即闻一人出声道：“简先生在么，我家太爷亲自拜访来了。”

简昆仑看了朱蕾一眼，过去开了门，即见七老太爷迎面站立。

笑了两声，七老太爷抱拳道：“幸会，幸会，简先生力惩狂徒，义举可风，老朽不揣冒昧，特来造访，还望不要见责怪罪才好。”

对于此人，简昆仑实在没有什么好感，但是昨夜、今晨见他两度施展身手，显非易与之辈，对方既然一力攀交，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路数？

“老太爷太客气了，还没请教大名上下……”

七老太爷呵呵又笑了两声：“老朽姓熊，早先在冀省从商，行七……”

“这么说便是熊七先生了？请进来坐下一谈！”

说时闪身让开。

七老太爷道了声：“有僭。”便自迈步进来。两个青衣小厮，依然手托盘子，侍立门外。

朱蕾已将面纱重复戴上，这个动作刚刚做好，七老太爷已同着简昆仑走进来。

“哎呀呀，这可就失敬了……”

七老太爷一面抱拳，却把一双眸子看向简昆仑：“这位姑娘是……”

简昆仑心里一愣，不及出口的当儿，朱蕾已含笑说道：“我们是哥哥妹妹，我叫简芬。老先生是……”

这番出口，倒是解了简昆仑一时之围。

原来简昆仑亦打算暂以兄妹相称，只是碍于朱蕾身分，终不便僭越自称。想不到朱蕾兰心意质，竟然抢先出口，免除了他心里的顾忌。

当下便代为引见道：“这位是熊七先生，这里的人，都以七老太爷称之。”

七老太爷啊哟一声，欠身道：“不敢，不敢，这个称呼在贤兄妹面前，

可就不敢当了。”

虽是隔着一层面纱，朱蕾却也把这个熊七老太爷瞧得十分清楚。只见他全身上下，佩件十足，珠光宝气。十分炫目，尤其是十个手指上各戴着一枚不同的宝石戒指，闪闪生辉，特别刺眼，就是豪门巨户的妇道人家，也不作兴如此打扮，他一个老爷儿们，竟敢如此标新立异，实在令人奇怪……

双方落座之后，七老太爷一双眸子在朱蕾身上打了个转，落向简昆仑。

富态十足的样子，笑了一笑：“刚才贤兄妹惩罚三个坏蛋，简小姐的风趣机智，尤其令老朽佩服，简直是妙极了……哈哈……”

朱蕾道：“原来老先生都看见了？”简昆仑一笑道：“岂止是看见了？”目光向着七老太爷微微一扫，后者立时有所领悟，便自呵呵笑了起来。

“我知道那一手三脚猫儿，定当瞒不过简少侠你的法眼，怎么样，可不是就被你看见了么？见笑！见笑！”

说时，熊七老太爷又自抱手拱了一拱，十只戒指，每有异光，看得人眼花缭乱。

朱蕾不明所以，只把隔有面纱的一双眼睛，转向简昆仑，轻轻唤了声：“哥哥……”

想是等待着他的有所说明。

这声亲切的称呼，出自九公主的芳唇，揉合着几许情意，当真是无限受用。即使隔着那一袭薄薄面纱，却无碍于他们的眼睛互接，所谓的心有灵犀，常常在此细微之处，每每传神受用。简昆仑即使武功内涵，已臻上乘，到底年少有情，这一声哥哥的昵称，当真喊动了他的心……

“啊……”恍惚里他才自警觉，却已脸色绯红。

“到底是怎么回事？哥！”

小妮子冰雪聪明，这一声后来的称呼，字音拖长，自然而亲切，便是真正的兄妹之情，也不过如此。

看在七老太爷眼里，只是微笑而已。

简昆仑警觉到自己的失态，不禁暗暗道了声惭愧，昨夜、今日，自从发觉了对方的女儿之身后，想不到自己感情里，竟会有了如此微妙的变化……素日的养性功深，但到切身紧要关头，竟是这样不堪一击，情之一物之微妙，真正匪夷所思，不可捉摸……

他于是把刚才目睹七老太爷以钓竿暗救少年周山的一幕，说了个大概。

朱蕾才明白了。七老太爷呵呵笑着，打着一口字正腔圆，时下正称流行的京调，说道：“见笑，见笑……二位初来这里，对他们还不大清楚，其实说起来，少年人玩笑，喜欢恶作剧，逗逗女孩子开心，倒是有的，倒也没有什么大恶，那个叫周山的，素日还有些义气，他的令尊便是本地官拜总兵的周志浩大人，打伤了他，总是不好，这才略施小技，从中化解，少侠不要怪罪才好……”

这番维护之心，看来倒也不假。

简昆仑自承疏忽，忙自道了谢。由不住对于眼前这位熊老太爷，心里大大存了不解，真正费人思忖了。

早先茶座上，有人闲语，论说这位七老太爷是个巨盗，作案两湖，行踪飘忽，这个巨盗的影子。此刻不禁浮上了心头。

简昆仑深邃的目光，直视向七老太爷：“老太爷穿着新颖……不知高就哪里？”

七老太爷笑得两只眼眯成了缝：“不瞒二位，在商言商，这便是老朽不揣冒昧，特来拜访贤兄妹的原因了。”

说到这里，拍了拍手道：“你们两个进来。”

门外两个青衣侍者应了一声，双双而前，各把手里的托盘，举案齐眉。

七老太爷含笑的眼睛，转向朱蕾道：“简小姐看来对于珠宝，应是在行，不才老朽，正是从事珠室这个行当，手头上有几件东西，请小姐过目……来，拿上去给简小姐鉴赏鉴赏。”

二侍者应了一声，各自向前。

简昆仑早已留下了仔细，二侍者果真存有歹意，胆敢对朱蕾出手，决计在未发之先，先予之重创。他的注意力，同时亦兼顾了七老太爷。

便是如此，却也不敢大意。一腔真力，早已提聚小腹，表面上虽是丝毫不着痕迹，一旦发作，可就有石破天惊之势。朱蕾笑道：“老先生真是好眼力，怎么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嗜好？”

妙目微转，看向简昆仑，娇声笑道：“可以么？哥哥？”

简昆仑道：“正要拜看。”

便自离座上前伸手揭开了盘上的盖绸，一片霞光，顿时现诸眼前。

盘子里，珠光宝气，琳琅满目，摆满了各种饰物，明珠美玉，翠玩巧饰，各陈眼底。看来质真货实，俱非寻常物。

朱蕾呀了一声，自位子上雀跃站起。

第一件事，便是举手双分，把蒙在脸上的一袭薄薄面纱，掀了起来，一张姣好、美艳不可方物的面靥便自现了出来。

七老太爷一双细长的眸子，不自禁地便投视过去。

两名青衣侍者，更不用说，也都看直了眼……

简昆仑却没有错过这一霎对七老太爷的细微观察。

对于七老太爷来说，霎时间的惊艳，在所难免，虽然他已是十分的老了。可是对于绮年玉貌美丽女孩子的赏心悦目，却不稍逊于年轻人，其鉴赏能力，或许更要高些……七老太爷亦不能免俗，一时间脸上弥漫了贪婪色情的那种神态，眼角的鱼尾纹都清楚现出十足的一副好色表情。

可是，总是应该有些别不同……譬如色情之外？

简昆仑所希冀的对方脸上所能观察到的，便是如此。

但是七老太爷老练而狡猾，简昆仑虽十分留心，依然并不能看出什么。

朱蕾落落大方的由盘子里拿起一副翡翠坠有珍珠的耳环，细细观赏。

七老太爷嘿嘿低笑了声：“简小姐真是好眼光，这里面的东西，就数这副耳环最称名贵！”“怎么名贵呢？”嘴里说着，她高高的把手里的翠环拈在眼前，细细瞧着，透过莹莹的翟面，溢出满眼的碧绿，两只一般大小，色泽如一，一样的均匀，毫无瑕疵，果然色质俱佳，不可多得。

“这是一只翡翠球剖开的，是打平西王府流出来的东西，如今时髦称呼叫做玻璃翠，京里的大商人最喜欢这种东西……”

朱蕾微微点头笑了一笑：“平西王不是吴三桂吗？老先生难道跟吴王爷也有交往？”

“哟哟……不敢高攀！不敢高攀……”七老太爷习惯性的又拱起了一双手，“是他府里一个爱妾，名叫八面观音流出来的……这话也就不说了！”

原来吴三桂性好渔色，封王后后宫佳丽甚多，除其宠妃陈圆圆*之外，另有美女如八面观音、十面观音等，各领风骚，俱称绝色。却是不知如何又与

七老太爷搭上了关系。

七老太爷上前一步，含笑道：“小姐再看看这两只珠子，可不是一般的珠子呀……”

朱蕾微微点了一下头，她是识货的，早就看出来两只珠子，既大又圆，有奇光，正是珍珠中最称上品的龟珠。

只是她眼前碍于身分，却不便说破，宁可昧于无知，只把水汪汪的一双眼睛，看向对方，等待着他的认定。

七老太爷耸动着细长的一双眉毛，得意地说：“这是来自南海的龟珠，尤其不可多得，怎么样，小姐要是喜爱，就留下来吧！”

朱蕾摇摇头，微微一笑。便把一双珠翠双辉的耳环放回托盘之中。

* 一说圆圆早窥其异谋，辞妃不就。其它的东西，她兴趣不大，也就不必再看了。

七老太爷转向简昆仑道：“怎么样，简少侠可要为令妹留下来？价钱上，倒是好商量……”

两只眼睛笑成了两道缝，哧哧接道：“就是暂时手头上不方便，也没有关系……可以商量……”

简昆仑一笑道：“老先生索价多少？”

七老太爷说：“别人要，可就贵了，少侠一身武功，老朽拜服得紧，令妹芳容，国色天香……为图高攀，博上个交情，这东西也就半卖半送，五千两银子，也就可以了……”

朱蕾在一旁唤了声：“哥哥，”摇头笑道，“别糊涂了，我们手里哪有这些钱呀！”

简昆仑因而笑道：“只问问价钱也不行么？”

七老太爷忙道：“无妨，无妨，生意不成仁义在，我这里还有一样东西，要请少侠过目，代为鉴定一下真伪！”

简昆仑道：“在下对于古董，完全外行，可谓之一窍不通……”

七老太爷笑说：“不是古董，看看何妨？”

随即示意另一青农童子：“请简少侠过目。”

那童子立刻趋前，把手里托盘，轻轻放下，揭开了盖绸。里面是一个楠木四方形的匣子。朱蕾好奇地也走了过来。

七老太爷伸手拿起了那个木匣，特意的把匣子示向二人，匣盖上的行行抹绿雕篆，进入二人眼帘。

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两个人俱都为之吃了一惊。

原来雕刻在匣盖上的那一行字迹是：“永历中兴开国之宝”。

七老太爷已把匣盖打开，低声笑道：“贤兄妹请看，这是永历帝的宝贝不是？”

不由得二人不投以关注。

匣子里果然是一颗四方大印，羊脂般的白玉石面上，洒落着血也似的红迹，是一块上好的鸡血石，七老太爷伸手把石印拿起，一面向石上端详。

“这颗玉玺本身的鸡血石并非如何希罕之物，只是却代表一个朝代的结束，以此而看，这颗国玺，可就有其不朽的价值了……”

简昆仑哼了一声，待要说话。

朱蕾却微微含笑道：“可以借我一看么？”

七老太爷笑道：“可以可以，原是要请二位过目的……”说时，双手陈上。

朱蕾接过来看了几眼，不由神色猝然为之一变。

想是心里太过激动，那一双捧着玉玺的纤纤细手，竟自微微有些颤抖。

七老太爷嘿嘿笑了两声道：“小姐请看玉玺上的刻字，乃是出自当今大儒顾亭林的手笔，却也难能可贵咧。”

顾亭林，名炎武，一字宁人。被称为目有双瞳之奇，所谓一目十行，过眼不忘，曾任职兵部，效忠鲁王，鲁王被执后，顾亭林誓不事清，邀游天下，放浪形骸，所至之处，常聚民垦地，以备事起复明，清帝甚忌，更慕其才，目下正刻意网罗之。

朱蕾轻轻哦了一声，一双眸子含蓄着十分感情，不禁投注于玉玺上的几行小字。

这些字迹，她再熟悉不过，看了又看，乃自断定是出自顾先生的手笔无误。

记得那时候，自己还是小小孩提时，震惊于大明亡的险兆——崇祯帝吊死煤山。

父亲朱常赢那时还在永明王的任上……以后几天，家里来了个特别客人，被称呼为顾先生，日与父兄畅论国事，闲暇时候，常常教授自己读书写字。

这个顾先生更是一个事母至孝的孝子，朱蕾还记得他常常讲述他母亲一生贞烈的故事，最令她记忆深刻的便是说到这位顾老夫人的割肌事姑，以及以后听说两京亡清的消息之后，绝食而死的故事。

顾先生总是常常拿他母亲为例，希冀天下妇女为模仿榜样。

这些事情，朱蕾记忆清晰，是以对顾先生印象深刻……后来，鲁王起义，父亲便要他前往投奔，以后就没有再见着他了。

却是，原来他仍与哥哥由榔仍有来往，并为之治印，真正可喜。只是，这方国玺却又如何会落到了眼前这个七老太爷手里？一时之间，心中疑虑，纷至沓来。

“老先生，请恕冒昧，这颗永历帝的国宝，却是怎么会到你的手里？”

“呵呵……简小姐问得好。”

七老太爷双手由她手里接过了玉玺，转送向简昆仑，后者微微一顿之后，才缓缓接到手里。

“小姐问得好，”七老太爷说，“但是事关微妙，这是我们做生意的隐秘，却不便据实相告。”

简昆仑心情颇是沉重，冷冷说道：“老先生这件东西索价多少？”

“少侠会错意了！”七老太爷微微笑道，“这东西老朽得来不易，目下无意求售……对不起，对不起！”

说时，一只戴有宝石戒指的手，已拿住了匣子。

一股巨大力道，透过木匣，陡然传了过来。可是简昆仑手下甚紧，以七老太爷指力，居然一拿不下。

一霎间，简昆仑眼露凌光。

却在这一霎，朱蕾忽然觉得身上一冷。似有一股凌人劲道，陡然传自七老太爷一面。由于这般力道，来得极是意外突然，以朱蕾一个对于武功完全不通的人来说，自不免大感惊诧。

“啊！”惊呼一声，娇躯摇了一摇，禁不住后退了一步。

同时之间，七老太爷那一只拿着匪角的手指，蓦地力道大增。

简昆仑原可聚力与之颉颃，但是朱蕾的那声娇呼以及表现之神态，终使他猝然打消了横起心头的夺印之念。警觉到这一霎的危机四伏，他随即改了初衷。是以，七老太爷乃即轻松地把一方玉玺收了回来。同时之间，朱蕾亦感觉出，传自七老太爷一面的凌人力道，亦为之消失。

万蓬杀机，直似消失于俄顷之间。

七老太爷呵呵笑了两声，缓缓将石印收好，重复放在托盘之中，即由原来那个青衣小厮，重新举案齐眉。

两个青衣小厮，左右各一，侍立朱蕾左右。一人略前，一人略右。

这个站姿，有分寸，简昆仑一念之兴，不由暗吃一惊。

他到底不是弱者，七老太爷即使心怀不轨，此番夺人，可也要自己丈量一下。

有此一念，他便不能不还以颜色。

长剑月下秋露，原在手边不远，就势取到手里。

“老先生大雅之人请看看我这口剑，尚称名贵否？”手势轻转，银光四溢，一口冷森森的长剑已脱鞘而出，随着他身子的前探，银虹乍闪，已比向七老太爷当胸眼前。

刹那间，室内充斥起一种寒冷之意，令人毛发悚然的那种感觉。

这口剑不只是照顾到了七老太爷的前胸正面，就连一旁两个青衣小厮亦在兼及之中。

剑气的充斥，终使人不敢掉以轻心。

两个青衣小厮，立时脸色大变，不由自主的各自身子晃了一晃，双双后退了一步。

以七老太爷之能，亦不敢轻犯其锋。

“噢……好剑……”

像是叹气的赞叹了一声，七老太爷矮墩墩的身子不自禁地转了个半圆的圈子，避开了长剑的正面之势，转到长剑偏锋。

虽然如此，剑上威力仍在。

七老太爷早在对方出剑之始，已领略到了他的实力，正所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简昆仑剑上的内气早已说明了他的功力，显然是前所未见的一个大敌。

除非是立时翻脸，动手一搏。其实，即使如此，也已晚了一步……

一霎间，七老太爷那张国字脸上，变幻了好几种颜色……终而，他的老谋深算，一再告诉他，眼前切切不可，他也就暂时改了初衷。

“好剑呀……”

打量着简昆仑手上的月下秋露，七老太爷再一次发出了赞叹。

也就在这声赞叹里，化解了限前的剑拔弩张。

简昆仑剑上光华，一时间亦为之大为收敛。他随即合剑入鞘，转手搁置身旁几上。

七老太爷一双眼睛，仍然还盯在剑上，他确实见多识广，不愧是个鉴赏名家。

“如果我的老眼不花，这口剑应当便是及今仅存的七口名剑之一的月下秋露了……好剑，好剑，我对此剑早已闻名，想不到今日得能拜赏……”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用着十分疑惑的眼神儿，看向简昆仑，讷讷道：“久闻此剑，一向在姚江剑士崔先生之手……而崔先生已遇难惨死，此剑应是落在飘香楼主人之手，却是怎么又会……”

他果然阅历丰富，举凡江湖之事，巨细了于脑次。

简昆仑微微一笑，点头道：“老先生无事不知，简昆仑佩服之至。”

他特意报出姓名简昆仑三字，对方果真无所不知，此时此刻，便不应对此姓名再觉陌生，或是他原来就心里有数，那就更不必再装糊涂下去了。

果然七老太爷怜听之下，面现惊讶地哦了一声，连声道：“久仰，久仰，少侠不说，我心里只是疑惑，果然便是尊驾，真正失敬了！”

说时，双手连连抱拳，发出呵呵笑声。

“这就不足为怪了！”长长的一双三角眼里，精光内敛，只管上下向对方瞪着，一面含笑说道：“我一直在奇怪，这位简少侠何等了得，竟然能由柳先生手下逃出？今日一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微微一顿，七老太爷细长的眼睛，转向一旁的朱蕾，含笑道：“更不知简少侠还有个令妹，如此天姿国色……俱是当世出色人物，真正少见，却不知贤兄妹在此花鼓楼还有多久逗留？老朽不才，想要做上一个小东……”

“这就不敢当！”简昆仑陡地打断了他的话，寒下脸来道：“我兄妹素喜安静，不便打扰，老先生也就不必客气了。”

七老太爷呆了一呆，自个儿圆场地呵呵笑道：“那……好好好……老朽这就先告辞了，一二之日内，再来造访！”说罢，向着二人抱拳揖了一揖，便自退身而出。

两名青衣小厮，早在主人退出之先，先已步出，和来时一般模样，双双高托着手盘，在前面带路，转瞬之间，一行三人踏向长桥，便自去了。

简昆仑回过身来，见朱蕾只是在一旁发愣。

“这个人真奇怪……又会是什么人呢？”半天她才看向简昆仑缓缓说道：“我哥哥手里的玉玺怎么又会到了他的手里？”

简昆仑思索道：“他的来龙去脉，我还不清楚……不过，就快要知道了。

顿了一顿，他乃道：“那一颗国玺，难道竟是真的？”

“这……”朱蕾摇摇头，十分疑惑地道，“我就知道了，不过顾先生的字，看来像是不假……”

简昆仑冷冷一笑：“此人极是诡诈，我看这件事大有蹊跷……这颗国玺，说不定是假的！”

“怎么会呢？”

“怎么会？”简昆仑喃喃说道：“问题是，皇上不在这里……顾先生的字更是可以模仿的……”

说到这里，微微一顿，他才接道：“请恕我放肆，为保今后一路平安，对于皇上与殿下，您们二人的称呼，不得不暂时从俗。”

朱蕾一笑，美目顾盼道：“原来就应该这样，你就甭客气了。”

这个甭字，她特意学着方才老人的京腔，听者俏皮韵饶，十分受用。

简昆仑不由向她看了一眼，后者秀美的脸上，含蓄着一些天真稚气，越觉着剔透玲珑，风神独艳。

他便情不自禁地把眼睛转到了一边。也说不上是怎么一种感觉，自从昨夜接触过她的身子之后，在他心里总似有了些不同，尽管光明磊落，终是血气方刚，少年有情。每一回四目相接，免不了心儿扑扑，有些情难自己。朱

蕾的落落大方，进而变为清凉之剂，女孩儿家在用情一面，总比男孩子更镇定自制得多。

简昆仑终于把眼睛又回到了她身上：“为免惊俗，今后对于皇上，暂以先生称之，至于你……”

朱蕾笑说：“刚才我已经说过，我叫简芬，是你妹妹，这样不好么？”

简昆仑想想，虽觉僭越，惟权宜得失之下，也就不再吭声。

朱蕾看着他，微微笑道：“你就别再多想了，倒是眼前这件事，该怎么办？这一颗大印的事，你看该怎么好呢？”

说到这里，由不住皱起了眉毛，又道：“刚才，你怎么不动手，硬把它抢过来，岂不是好？”

简昆仑摇摇头说：“如果这么一来！你的性命便自不保，难道刚才你没有觉出？这个七老太爷是一个内功极高之人，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场，刚才我决计不会吝惜与他一拚，可是加上了你，我便有些举棋不定，不敢造次了！”朱蕾略一回想，方才情景果是如此，一时眼睛里流露出感激之意，轻轻叹息了一声，她期期说道：“看来都是我拖累了你……如果这一次你没有遇见我就好了……”

简昆仑说：“既然遇见了你，情形自有不同，你又何必自责？”

朱蕾默默一笑：“你后悔了？”

“我从不后悔……”

“即使为我而死，也不后悔？”

她犹在微微地笑，笑靥里却似有所执著。

简昆仑说：“我们不会死，所以我永远也不会后悔！”

朱蕾点了一下头：“说得好……”一笑又道：“让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去吧，仑哥，你以为刚才那个老先生的真实身分是什么？”

这一声亲昵的仑哥，较诸方才人前的称呼，却是大有不同，简昆仑心里微微一震，四目相交，朱蕾的大方仪态，终于驱散了他心里的一丝不快，从而反使他觉得无限内疚，较之对方的无邪，自己显然有些儿那个……

他随即不再为这番微妙的感触所左右，眼光一亮，已似去了心中之贼。

朱蕾睁着明亮的一双大眼睛，仍在等待着他的答复，对于哥哥永历帝的安危，心中不无挂念。

简昆仑摇摇头说：“这个人的身分实在很令人费解，不过，无论他怎么掩饰，我却敢下断言，他是为着你来的。这一点应不会有错……”

朱蕾皱了一下眉：“那又该怎么是好？我看我们还是早一点离开这里吧！”

简昆仑一笑道：“用不着害怕，一切都有我在，方才情形，他未始没有心怀歹意，打算把你劫走，可是却没有自信能够胜过我……我们二人各怀戒心，其实已经在交手了。”

朱蕾看着他眨了一下眼睛，有些迷惘。

简昆仑安慰地说道：“我疑心他是当今大内派出来的鹰犬，他的行动极是诡异。按理说，如果他真正掌握了确切的证据，便不应再有所犹豫，却又为何一派虚与委蛇？倒是令我不解了……”

想到这里，忍不住在室内踱了几步。

忽然，他想到了什么……

“我明白了，”简昆仑湛湛目神，盯向朱蕾，“那是因为你如今变成了

女儿之身……”朱蕾忸怩了一下说：“我本来就是女的嘛！”

“可是今日以前，你的身分却一直是男的！”简昆仑振振有词地道，“那就是九公子……这就对了！”

他进一步解释道：“这是因为，从一开始，他所得到的消息，便是要捉拿九公子这么一个人，想象中九公子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是个男人，而现在的你，却又忽然变成了女人，对于他来说，自然大感迷惑，是以势得先要弄清楚之后，才好下手。”

朱蕾想想觉得甚是有理。她此次出门寻兄，自一开始，即以九公子男性姿态出现江湖，除了自己身旁的几个人之外，谁也不知道她的本来面目，江湖上以讹传讹，到处皆闻九公子之声，谁又曾料到这个九公子竟然是女儿之身？

七老太爷果真是敌方人物，所得消息，自无例外，乍然遇见了与简昆仑兄妹相称的一个简芬，自不免大为疑惑了。

再想七老太爷方才出示玉玺之一番表态诸多可疑，或许那个玉玺正如简昆仑所料，是个假的，旨在对二人一番试探，要是这样，下一步他又将如何？却是不可不防。

想到这里，朱蕾不觉对着简昆仑微微一笑道：“你的想法很有道理，以你之见，他将用什么手段来对付我们？”

“这很难说，”简昆仑道，“我要是他，当然第一步要把事情弄清楚，到底九公子是不是你的化身，在这件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他是不会贸然出手的。”

微微一顿，他接下去道：“当然，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他却也不容我们就此离开，这就是为什么两次三番的和我们攀交情，又要请客的真正原因了。”

朱蕾含笑的眼睛，向他瞟了一眼：“你的本事大，心也细，分析事情，很有道理，照你这么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简昆仑一笑说：“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吉人自有天相，你就不要愁了。肚子是不是饿了？”

朱蕾瞅着他，似笑又嗔地道：“饿了又怎么样？”

“我们到外面走走，吃饭去！”

第十六回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两匹骏马并骑前进，踏过了长巷尽头。

眼前有几棵大槐树，遮成了大片荫影。午后的骄阳炎热难当，这里却难得的有些儿凉意。

朱蕾勒住了马，喘了一口气说：“在这里歇一会儿吧！”

简昆仑说了声好，翻身下马。朱蕾也跟着下来。

一阵风吹了过来，揭动着她脸上的面纱。她说：“好凉快！”往前面走了几步，便往摆在树荫下的一张长板凳上坐了下来。

一对农村夫妇在卖酸梅汤和西瓜，切开的西瓜，黄澄澄的脆瓜瓢儿，由一个小孩用蒲扇来回扇着，撵着苍蝇。

简昆仑与朱蕾的粹然来临，对于这家小买卖主客双方来说，都不啻是件新鲜事儿。七八个正在吃西瓜喝酸梅汤的大汉，都不禁停下了嘴。就连照顾买卖的那一对农村夫妇也睁大了眼睛。

这个年头儿，女人上街已不多见，更别说骑马了，更何况朱蕾这般神仙风采的一个妙人儿，焉能不为之怦然心动，看直了眼！

“我要喝酸梅汤！”朱蕾小声的在简昆仑耳朵边上嘀咕着，忽然发觉到那么多双眼睛，都在向她望着，怪不好意思的，便自垂下了头。

简昆仑向那汉子招招手，唤他来两碗酸梅汤，特别注意这两只碗干不干净。如此一来，这两只碗倒是非干净不可了。似乎另外还有别的事情令他挂心……

紧接着，身后便传来乱蹄践踏声，两骑快马风驰电掣的已来到了眼前。

马跑得太快了，却又似忽然想到了什么，陡地收住了缰绳，长嘶声里，带着两匹牲口的频频打转，官道上，弥漫起大片尘土，看上去就像是悬挂在当室一面极大的黄色纱帐，久久不散……

骑在马上两个人，头戴马连波的大草帽，满脸阴诡剽悍之气，随着团团打转的马势，有意无意的向着这边座头上看了几眼，随即喝叱着，又自策马而去。

转瞬之间，便剩下了两骑背影。

朱蕾转向简昆仑看着，“这两个人是眼着我们的？”

简昆仑哼了一声：“还不知道，不过就快要知道了！”

说罢站起来，往桌子上丢下几个制钱：“我们走吧！”

解金刀。像是个人的名字。不，它却是个饭庄子，本地最有名气的一家大酒馆、饭店。

多日辛苦，直到这一刻，朱蕾才总算吃到一顿最合乎自己口味的饭菜。

隔着一片竹帘，可以看到食堂的大厅。只是一帘之隔，却似划分了雅、俗两个世界——这里便是所谓的雅座了。

金丝雀在笼子里上上下下跳着，微弱的鸣声，混杂在一帘之外的嘈杂乱器里，气氛极是不调。

透过敞开的窗户，偶尔有一些风吹进来，却驱不散眼前的酷热。

二人都已吃饱，用着本地的普洱香茗。

朱蕾略似神秘地看着他，微微含笑道：“好了，总可以告诉我了，我们这一趟，到底是在玩什么把戏？”

简昆仑摇了一下头，悦声道：“还说不准，也许只是出来走走……”

“只是出来走走？跑了二十里，只为了吃一顿饭？”

“难道不值得？”

朱蕾十分娇气地哼了一声，斜过眼睛来，睨着他只是笑。

简昆仑湛湛神采的一双眼睛，不自禁的又自向隔有一层竹帘之外的大厅望出去……

外面人声嘈杂，行拳猜酒，呼卢喝雉，原已乱作一团。更有声声琵琶，银牙打板，叠落在断续无力的女子卖唱声里。

这么多乱器声音里，朱蕾却不曾忽略另一种声音，声音虽然不大，却清新诱人。

卖花的声音。

清香淡雅的白兰花。

“你可以为我做一件事么？”朱蕾笑靥可人地向他望着。“买花？”

“咦？”她简直诧异了，“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听见了！”

他不但早已听见，而且也看见了。

透过竹帘的丝丝空隙，虽不能看得十分清楚，却也有七分轮廓。一身青布衣裤，腰上扎着根彩带，个头儿偏高一些，肤色略黑，身后拖着一条大辫子——便是那个卖花姑娘的一个大概素描。手里挽着个花篮，像是一只飞舞花丛的蝴蝶，一忽儿东，一忽儿西，把一串串淡雅清香的白兰花，送到了客人手上。

客人毛手毛脚，她却总是巧妙地闪开来。

简昆仑正是一直在欣赏她闪开时的娇柔姿态，蛇样的腰肢，燕子般的灵巧……这只燕子终于来在了帘外。

“卖花呀——白兰花！”

声音更美、更嗲。

随着这声清晰的呼唤之后，竹帘半掀，探进来卖花姑娘半面身子。

“先生，小姐，要不要白兰花？新摘的，好香！”

朱蕾才点了一下头，她便进来了。

黑红黑红的一张脸蛋，嵌着双活溜溜的大眼睛，眉毛挺黑，也细，怪机灵的样子。

先是那么甜甜地一笑。

“要花？”便来到了朱蕾近前。

她篮子里全是白兰花，一串一串都早已穿好，屋子里立时散置着郁郁花香。

朱蕾方自伸手，待向篮子里拿取。

简昆仑突道：“慢着！”

两个姑娘都似一惊，分别向他凝视过来。

卖花的姑娘神色微微一变：“先生……”

简昆仑一笑说：“拿来先让我瞧瞧！”

辫子姑娘应了一声，迟疑了一下，便向着简昆仑面前走来。

“先生也要买花？”

说时，对方辫子姑娘已在简昆仑面前站定，只把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骨碌碌在他脸上转着。

“我要先看一看！”

“您嗅嗅看，好香呢！”

不待简昆仑伸手，她便先在篮子里拿了一串。简昆仑接过来，迟迟不与就鼻。

辫子姑娘笑了一笑，却是不说话。这串白兰看起来较别串略有不同，白中透粉，看上去更为娇艳。

“好美的花！”简昆仑抬起头看向眼前姑娘，“你做这卖花的生意有多久了？”

辫子姑娘笑说：“很久了，总有六七年了。”

简昆仑目光炯炯直瞧着她：“只是你一个人？”

“不！”辫子姑娘声音放低了，“还有我娘。”

她抬起头，怪不自然地笑笑：“这花好香，您嗅嗅看。”

简昆仑摇摇头说：“这花太香了，怕是嗅不得！”

“为……什么？”

辫子姑娘忽然睁大了眼睛。

“因为花里有毒！”简昆仑陡然沉下了脸，“一嗅之下，这条命便没有了！”

话声出口，陡地一掌，直向卖花姑娘脸上击来。

辫子姑娘像是早已留了仔细。

简昆仑掌势方出，她随即娇叱一声，随着她仰起的头，一片飞云般的灵巧，呼！已自翻了出去。

却在这一霎，竹帘子刷地倒卷而起，两条人影，剪波双燕般的同时闪切了进来，一左一右，在同一个时间里，直向简昆仑兑挤过来。

一口雪花长刀，一双判官笔，在不及一瞥的当儿，双双直奔着简昆仑身上招呼过来。

那一口月下秋露，原在几上，随着他转动的手势，匹练般已自掣出。

叮当两声，双双架住了左右来犯的两般兵刃。

简昆仑剑上力道惊人。虽只是一震之力，两个人亦吃受不住，双双反弹出去，足有三四步之多。颇似有声东击西之嫌。

便在两名汉子近身的同时，那个辫子姑娘，燕子般地轻飘，已到了朱蕾座前，一声娇笑道：“我们走！”

兰花般的手式霍地翻起，便自向朱蕾肩上抓来。

朱蕾心里一急，手里一只茶碗，连着内盛的茶水，一股脑直向着辫子姑娘身上砸来。

叭喳！砸在了墙上，茶汁碎片四下溅飞。

这一手虽不曾伤着了对方姑娘，却阻拦了她的飞落之势，便在这一瞬，简昆仑已闪身而前，一口长剑分心就刺，直逼向辫子姑娘前心。

剑光刺眼，剑气四溢。

辫子姑娘神色陡然一变，识得厉害，一个旋身，飞向屋角，空出的地方，便由后来闯入的一双汉子补上。

一口雪花长刀，一双判官笔左右同临，似有雷霆万钧之势，却在简昆仑亮开的剑势里，双双后退一步，制止了前进之势。

辫子姑娘身子一个打转，滴溜溜步向中间。如此一来，她与两名汉子，便自形成了三面夹击的阵势，却把简昆仑与朱蕾围在了正中。

“打开窗子说亮话吧！”辫子姑娘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直认着当前的简昆仑，声音清脆却不失凌厉！

“姓简的，我知道你，给你报个字号吧……”

说到这里，眼神儿微微一眯，口气大是老练地道：“门前小桥斜阳低——花自飘落水自流。没吃过猪肉，总看过猪走路吧！何必呢，给我们结梁子，对你可是没有好处。”

几句话一经出口，这个看来小小年岁的黑俏姑娘，顿时变了另一番形象，再也不是方才摆篮卖花，声娇秀嫩，任人调笑欺凌的姑娘了。

随着她向前踏进一步，手势微振，铮地一声作响，花篮里的兰花，倾出如雨，散置一旁，那个用以盛花的长形竹篮，也似变了形样、竟由四面落脚之处，各自伸出了两寸来长的一截状如狼牙的倒钩利刃。敢情是属于名存江湖外七门兵刃之一的跨虎篮，倒也江湖罕见。篮子本身，原为细韧钢丝所编，只是抹以碧绿，看来与竹丝一般无二。一经施展起来，松放自如，配合着篮底的一截青锋，可就厉害得紧。

倒是不要小瞧了这个妞儿，看样子来头不小，应是这地界，发号施令的一个头儿。

简昆仑原已心里动了疑念，俟到她自报名号之后，更自断定所料不差。

却也正合乎了他此行的旨意，暗忖着此一番借花移木容或得逞，只是谁又能料定火中取粟的于己无损？

“倒是失敬了，”简昆仑抱剑微笑道，“想不到姑娘年纪轻轻，竟为名门器重，职掌一方，真正失敬之至！”

辫子姑娘措了一下眉毛，浅浅笑道：“简先生，你用不着给我客套，你的一切，我都有个耳闻，你是见过大阵势的人，曾是敝主上亲自接待的客人！哪里会把我们看在眼里？”

停了一下，她才用百灵鸟样的婉转声喉，继续说道：“话可又说回来了，当日敝上主人，是拿你当客人，今天的情形可就不一样，小妹奉命行事，说不得多有不当，还要请简兄千万不要怪罪！”

简昆仑正待答话，却见帘外已挤满了许多人，显然由于屋里这么一闹，都看热闹来了。

辫子姑娘眉头皱了一下，娇声道：“侯老，你是怎么回事儿，干什么吃的？”

这一嗓子还真有用，帘外立刻有人应了一声。旋即有人出面，很快地便把拥挤帘外的一干人等驱开，很多人为怕多事，便饭也不吃，干脆结账离开。

简昆仑微微一笑，注目眼前姑娘，搭上她方才话题道：“今日情形又是如何？姑娘奉什么命？又行何事？倒要请教！”

说话之时，一口长剑虽是直抱当胸，冷森森的剑气，早已充斥室内，对面三人应是俱有领受。

辫子姑娘虽是年纪甚轻，在万花飘香组织里，却是身当四门的门主之一。人称巧手金兰，手下管有七个分舵，上干的兄弟听她招呼，自非寻常人物。

谛听之下，她笑了一声：“你这是明知故问，好吧，我干脆就告诉你，你的事柳先生很关心，两位堂主可能都亲自出动了……”

眼神儿一瞟，看向朱蕾，笑意更浓地道：“我们也奉命礼遇九公子，却是不知，两位竟然巧聚在了一块，倒是难得得很……”

她秀眉一挑，索性又道：“简先生的武功，我早有耳闻，小妹自问不是

你的对手，但是，今天的情形，可就有些儿不同了……”

简昆仑道：“今天有什么不同？”

“还用说吗？”

辫子姑娘眼睛一转，又瞟向朱蕾道，“这位小姐，可是金枝玉叶的身子，真要打了起来，她能帮上你什么忙吗？恐怕是个大累赘吧！”

朱蕾气不过，娇声嗔道：“别吓唬人，我可不怕你们！再说，我也不是什么九公子，十公子的，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吗？”

辫子姑娘眼睛一转，冷冷说道：“你当然不是什么九公子，十公子，我们只是对你这个人有兴趣，却不是对什么公子有兴趣。”

朱蕾气得哼了一声：“我可对你们没有兴趣！你是谁，竟敢对我说话这么无礼！”

辫子姑娘倏地眼睛发亮道，“听听这说话的口气！”目光又转向简昆仑道：“怎么样，简先生，我们今天来谈谈斤两，只要你肯把这位小姐留下来，今天我们决计不与你为难，可以任你自去，至于以后见面，又怎么样，那可是以后的事情了，怎么样？”

朱蕾立时转向简昆仑望去，虽是隔着一片面纱，也可以领略出她急迫的眼神，仿佛甚是担心简昆仑真的会把她留下来似的。

简昆仑慢吞吞地说道：“这几句话，倒也有些道理……”朱蕾顿时神情一震：“什么？”

简昆仑才又慢吞吞接下去说道：“只是这事情既是关于这位小姐自己本身的事情，我却又如何能代她做主？”辫子姑娘道：“不能代她做主？”

简昆仑抚剑而笑：“当然只有问她自己本人了？”说时，索性好整以暇，把掌中长剑，缓缓插落剑鞘，摆出了一副偃鼓休兵的姿态，一切听令于朱蕾的自决而定。

辫子姑娘虽然并不肯定对方这话的真实性究竟如何，眼见对方长剑归鞘，却是实情。再者，她此行早已有万全准备，手下弟兄，都已出动，真个一声喊打，简昆仑就算功力过人，也未必就真的稳操胜券，倒也不必示弱。

当下，微微含笑，转向朱蕾道：“简先生这话说得有理，眼下便只有听从小姐一言了。”

她嘴角微翘，带有几分傲气地道：“我不妨先把眼前情形向二位报告一下，这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人，只要我招呼一声，要多少有多少，简先生也许可以毫不费事的攻击这间饭店，那又有什么用呢！陆上、水上，我们的人还多的是……为小姐你的安全着想，我以为你还是留下来的好……”

简昆仑点头道：“这话很是有理，只是还是那一句话，请恕我不便为她做主……”

朱蕾气得身子微颤道，“有理个屁！”

一时口不择言，说了个素日不曾上口的脏字，俟到话已出口，才自觉，一时大为窘迫。

要知，她乃公主之尊，自幼受教深宫，礼仪极严，皆有专人教导，类似方才出口的那类字眼，决计在禁止之列，眼前由于心恨简昆仑的薄幸，一时脱口道出，俟到出口发觉不妥，却已不能改口，一时竟为之呆住了。

所幸脸上的一袭面纱，为她遮了一时之羞，要不然更不知如何发窘。

简昆仑聆听之下，莞尔一笑，转向辫子姑娘道：“这位姑娘既说有理个屁，显然是对于你所提出的条件不以为然了。”

辫子姑娘一双大眼睛，逼向朱蕾道：“话虽不错，我却希望这位小姐亲口说出，怎么样，大小姐，愿意留下来还是不愿意？”

朱蕾已是发窘，偏偏简昆仑又重复了一遍她所说的，一时更加窘迫，隔着面纱，狠狠地向着简昆仑盯了一眼。

偏偏简昆仑竟是视而不见，反向对面辫子姑娘奚落道：

“她已经说了一个屁字，还要她再说一次，你才相信么？”

此言一出，朱蕾只羞得哼了一声，干脆掉过身子，赌气地坐了下来。

这番表态，辫子姑娘直看得如坠五里雾中。

她当然不知，简昆仑智珠在握，并不曾把她眼前这阵仗看在眼里，是以逗趣朱蕾。自然这番逗趣，又为着今晨朱蕾在湖心亭拿他开心，因而投桃报李，局外人如辫子姑娘者，自是不知所以，莫怪乎有些莫名其妙，只以为对方故意羞辱，拿她开心，一时气得脸色绯红。

“这么说，你们是不答应了？”

说时，辫子姑娘后退一步，琤然一声作响，右手抖动跨虎篮再次摆出了架式，其上的几根狼牙刺，冷森森极是锋利，看着也是吓人。

至此简昆仑才自摆出了本来态度，身势轻移，站在了朱蕾当前。

“大姑娘，你报个万儿吧？”

说话时，一只右手，再次握在了剑上，冷森森的剑气，直袭向当前三人。

“哼！”辫子姑娘向后面退了一步，“看来，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我问你的名字！”简昆仑深沉的目光，直视着她，“简昆仑剑下不死无名之人！”

辫子姑娘只是冷笑。她身边那个手持判官笔的汉子，却嘿嘿笑道：“小子，你连万花帮十二金钗之一的巧手金兰向思思向姑娘的大名都不知道，就敢来这里撒野，岂不是找死？”

“哦……”简昆仑特地拉长了音调，目光转向这人，点头道，“我确实是在找死，老兄的大名？还有这一位？”眸子随即也照顾到了手持长刀的另一名汉子。

两个人这时虽然不再戴帽，简昆仑却在第一眼看见他们时即已认出，正是方才与朱蕾路边小憩时，看见的那两个头戴马连波草帽，匆匆策马而过的人。

持笔汉子显然自信过甚，更不知简昆仑何许人也，聆听之下，傲然笑道：“你老子姓楚名飞，这位是熊勇，姓简的……”

“楚飞！”辫子姑娘向思思忽然插口道，“对简先生不可无礼！”

楚飞挑动着浓而短的眉毛，有些不服，却不敢与向思思违逆，躬身道了声：“是！”

简昆仑微微一笑道：“既然自称老子，当然武功高强，我就先向这位老子请教了……”

随即转向一旁的朱蕾道：“要打架了。”

有了前次经验，一听要打架，朱蕾慌不迭站起来，闪向简昆仑身后。

巧手金兰向思思皱了一下眉，缓缓说道：“简先生还请三思，兵刃无眼，一旦动起手来，简先生或将无妨，这位小姐……”

朱蕾嗔道：“要打就打，少拿我当挡箭牌，我才不怕呢！”

向思思眼着她哼了一声：“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得罪了！”

那一条搭垂在她前胸的辫子，忽地自行撻起，蛇也似的在空中绕了个弯

儿，盘在了她的颈项之上。

简昆仑长剑在握，却迟迟不拔出。

双方一番对答，看似无聊，却有必要。直到这一霎，简昆仑直觉到差不多了，才不惜出手。

向思思作了一个不十分显著的暗示。

楚飞、熊勇已双双扑身而上。

前者一双判官笔，后者是一口雪花长刀，两般兵刃一股脑直向正中简昆仑的身上袭进过来。

蓦地，简昆仑拔出了久握的长剑。剑势如虹，直指向当前的向思思。

向思思悚然一惊，点足而退。哪里知道，对方剑招波谲云诡，极其不测。

这一剑看似直逼向思思，其实却兼及侧翼，向思思急中不察，被迫得闪身后退，脚下方移，已知不妥，慌不迭再次进身，却已是慢了一步。

简昆仑这一剑，施展的是极其诡异的分光剑式，一连三式，极是凌厉，虚实相间，有鬼神不测之妙。

巧手金兰向思思发觉不妙，亟欲补救，其势已有所不及。眼看着对方剑势，光华极盛，刺目难开。楚飞、熊勇，一时俱为所慑，禁不住挫了一挫。便只是这么一顿的当儿，已为对方乘隙而入。

叮当一响，熊勇手上的雪花长刀首当其冲地迎着对方剑势。只觉着手上一紧，其力万钧，雪花刀哪里还拿握得住？紧跟着一个倒蹦，已脱手飞出，笃！银光四颤里，倒钉悬梁。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这口剑却闪向了另一面的楚飞，由他分开的一双判官双笔间，切了进去。

楚飞大吃一惊，慌不迭往后就退，可来不及了，简昆仑这一式分光连环，原就是专为了对付他的。但只见剑势轻转，寒光乍现，楚飞拿着铁笔的一只右手，齐着手腕子，活生生的已被切落下来。

叮当一声，连笔带手，一并跌落。楚飞啊的惨叫一声，一连几个踉跄，差一点倒了下去。一面咬牙切齿，用左手铁笔，快速的在伤处附近点穴止住了流血。

却在这一霎，简昆仑已转身托住了朱蕾右臂，叱了声：“我们出去！”声出人起。

呼！一片飞云轻飘飘，已自飞身窗外。

向思思言之不虚，窗外果有埋伏。简昆仑、朱蕾身方落地，大片刀光闪动，一个既成的八人阵式，霎时间现了出来。

非仅如此，两侧道旁连同着高起的屋角、瓦檐，都有人严阵以待。

八个人、八口刀，配合着一定的脚步，一拥而上，呈现出一个八角阵式。几乎在同时之间，八口刀自空而落，分向二人包抄过来。

简昆仑一只手紧护朱蕾，右手长剑爆发如虹，霍地向外抡出。当啷一声，竟将来犯的八人同时震得后退一步。

朱蕾哪里见过如此阵仗，早吓得花容失色，嚤然一声，掉转过身子，扑抱在简昆仑怀里。

人影连闪，巧手金兰向思思、熊勇以及受伤几至面无人色的楚飞，相继纵身而出。

眼前地势，已是离开了解金刀饭店，一窗之外，便自是另一个世界。

向思思身子方自纵出，旋即飘身纵上一堵高墙。尖声喝止道：“慢着！”既为一门之主，却也有她的威风。

一声喝叱，众人顿时止住了攻势！端看她如何发号施令？

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在简昆仑、朱蕾的身上。朱蕾却是紧紧依向简昆仑怀里，头也不敢回一下，却不知这个举动，给简昆仑带来了许多拘束与不安，特别是这么多双眼睛，都向他盯着的时候，真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保护朱蕾的平安，正是他奉为圭臬的使命，不要说让她落入敌手万万不能，即使略有不测，吓着她，也不是好玩儿的……

手挽玉人，嘘气如兰，这软玉温香抱满怀的旖旎感触，晕晕乎，飘飘然，若是平常时候，该是何等温馨受用？眼前他却是无能分心，却要投注于眼前的众多敌人。

他却又满怀自信，自忖着不应为敌人所乘。

“呦……”向思思发出了声音说，“好亲热呀，怪不得难舍难分呢！”

她干脆抱着一双胳膊，“咯咯”有声地笑了。

“既然这样，两个人都留下来算了……我们倒也省事了。怎么样？还要我们动手么？”

朱蕾原本伏在简昆仑胸脯上，头也不抬，听见向思思这么说，气不过地回过头来，狠狠向对方盯了一眼。

“这个丫头真讨厌，我真想撕她的嘴！”

说着干脆嚅地一声把头枕在了简昆仑的肩上，却小声嗔着：“看吧，这都是你惹的祸，好好在家里你要出来，这可怎么办？总不能又怪我吧！”

她的身子更偎紧了一些，到底说出了真心话：“我好害怕呀……”

简昆仑轻轻在她肩上拍了一下，意在安慰。一双眸子早已把现场每一个人都照顾到了。

就实而论，眼前这个八人阵势，他并不曾看在眼里，倒是对面瓦脊间的一列强弩，以及身后墙、转角的三个暗卡有些讨厌。

自然，这些对于他本人来说，并无顾虑，加上了一个朱蕾，可就不同，略有不慎，可就不堪设想，这么想着，着实不敢轻举妄动。

他仍然信心不失！怎么想，那个假设的救兵，也该来了，岂能事有意外。

巧手金兰向思思，眼见朱蕾众目睽睽之下，竟然对简昆仑做出如此亲密状态，真个触目惊心。

正在这当儿，忽地传来大列马阵移动的声音，

初初还只在隐约之间，继而蹄声得得，一霎间，势如高山滚石，而滚鼓……终至雷霆万钧，仿佛千军万马之势。大队人马来了。

简昆仑终而现出了微笑，那一只拥护着朱蕾的手，至此才为之松开。

朱蕾吓了一跳，两只手掀开了帽缘的面纱，向着声音来处看了一眼：“啊……”

简昆仑微笑道：“怎么样，我没有猜错吧，为我们解围的人来了……”

第十七回 画虎画皮难画骨

巧手金兰向思思这一面自然有所警觉。面对着潮涌而来的大队人马，俱不禁吃了一惊，一时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虽说是万花飘香在江湖中声势浩大，无人敢与招惹，可是较之眼前这般千军万马阵仗，毕竟不可同口而语。

果真万花飘香倾其全力，情形自是不同，而眼前只不过巧手金兰向思思之一小撮力量，未免相形见绌了。

大队人马，铠甲鲜明，少说也在千人之上，瞬息间已现眼前，极似训练有素，一经来近，四队人马，分立前后左右，霎时间，已把解金刀饭店里里外外团团围住。

只见一个戴红缨凉帽，身着箭袄，跨骑骏马，十分剽悍的武官泼刺刺一马当先，直放眼前。

这名武官，手执三角令旗，一面向空挥舞，一面高声喧喝道：“总兵大人有令，尔等江湖人物，不得聚众滋事，谁敢违命，斩杀不赦！”

这一声吆喝，字正腔圆，加上来人着意的夸张，一番卖弄，果有骇人之势。

向思思一面，固然每人都有一身功夫，总是人数太少，不成比例，尤其是对方横在最前列的火枪阵式，青一色的白木头杆子，亮着火绳，为数虽不甚多，可是厉害得紧。这年头儿，这类玩艺儿，也只是听说过，见过的人毕竟不多，正因为如此，才似乎更具有吓阻作用*。

巧手金兰向思思目睹之下，自知不是路数，却是气不过，转向熊勇道：“过去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熊勇向前走了几步，冲着来人这个小武官，抱拳道：“这位将军爷，请了。”

骑马的武官早已不耐的大声叱着：“不必多说，快快退下！”

紧接着另一骑快马急策眼前，一个头顶战盔的武官，手中拿着张函帖，大声宣道：“这里有个姓简的么？”

众人一怔之下，一齐向着简昆仑望去。

那武官即行策马过来，向简昆仑、朱蕾打量道：“你们是简氏兄妹么？”

简昆仑点了一下头：“怎么样？”

“这就对了！”这位武官说，“跟我们走一趟。”一面回身向万花飘香众人挥手道：“你们都退下去吧！”

打量着眼前情况，向思思终是无奈，冷冷一笑，叱了一声：“退！”随即转身而去。

万花飘香一面，由于向思思的离开，面对着眼前的大军压阵，哪里还敢有所蠢动，便也离开自去，一场闹剧，草草结束。

红缨武官头前带路，简昆仑、朱蕾后面跟随。面对着当前人马，简昆仑终是不惧，朱蕾却不免有些儿胆战心惊。紧紧地抓着简昆仑左面膀臂，依附简昆仑节节前进。

打量着当前形势，简昆仑心里自有盘算，此番发展，其实在他意料之中，纵有不测，他亦能力拒狂涛，保护朱蕾，杀出* 据《清皇朝礼器图》听载，清廷早在攻明之始，便已知用火器、火炮，其实明朝中叶以后，也已有铳炮司更之实，惟用之于文战，却并不普及。重围。

当下一边走，一边心存仔细，长剑在握，必要时，可以立即出剑，斩杀身侧丈许方圆内外任何一人，在对方火枪不及发射的一霎间，闯出重围。

自然，这番措施，为了顾忌朱蕾的意外误伤，也只在绝对必要时，才行施展。心里有了打算，便自无视于当前大军阵势，从容前行。

朱蕾紧紧抓着他，强自镇定道：“这些人想干什么？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简昆仑沉声道：“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吧！”

听他这么说，朱蕾也就不再吭声，却把简昆仑抓得更紧。

短短一程道路，竟似走了很久，红缨武官领着二人一径来至中军正前，向着正中的马上一名蓝顶子武官高声宣报：“启禀参将，简氏兄妹带到。”

原来清军入关之后，大量改编明军，名为绿营，驻防京畿要地，各军又有马、步之别。

眼前这支军队，属改编的明军，既有火枪配给，当非寻常，应是一个神机马营，莫怪乎白马上那名参将，显现得神气活现，十分威风。

其人长面浓眉，生着一双丹凤眼，衬着一身鲜明铠甲，倒也不怒自威。当下在马上冲着二人拱手抱拳，宏声道：“请了，你们两个是简氏兄妹么？”

简昆仑站定应道：“不错，我们就是。”

蓝顶参将一双眸子，只是在朱蕾身上打转。却见她身着粉黛二色宫纱，脚下一双凤鞋，绣工不俗，更非一般民间所有，头上的鹅黄色宽边软笠，连同四面垂下的薄薄轻纱，不但可以遮阳防晒，更可防止尘沙的入袭，十足的盛明贵族女子打扮，此时此刻，却是显眼了些。

目下各方叫嚣，搜拿前朝叛逆声中，朱蕾这身衣着，可就格外惹眼。

蓝顶参将嘿嘿笑了两声：“姑娘你报个名吧。”

朱蕾顿了一顿，说：“难女简芬。”

蓝顶参将哼了一声：“为什么称做难女？家里有什么事故？”

简昆仑待将说话，却为马上参将以手势止住，决计要朱蕾亲口回答。

事到临头，朱蕾反而从容镇定：“启禀官爷，”朱蕾娇声应道，“国破家亡，难道还不是大难临头么？”

马上参将怔了一怔，连连点头道：“倒也有理……”

呵呵一笑，打着一口冀地腔调，这名参将冷冷说道：“如今是大清天下了，姑娘这身穿着，怕是多有碍眼不便，回去换了吧！”

“军爷错了，”朱蕾缓缓抬起头来，隔着一层面纱，向对方瞅着：“如今虽已是清朝天下，大明却也还有一席之地，未来胜败，倒也难说！”

“大胆！”

马上参将喝叱一声，待将发作。

朱蕾却抢先一步，冷冷说道：“军爷既是降清为官，岂不知贵朝摄政王多尔衮早先颁下的朝令，有十从十不从之一说么？”

这么一说，那名参将才似恍然而悟，点了一下头，便自不再吭声。

原来多尔衮为稳定清室江山，不得不收买人心，乃听从汉人献策，有所谓十从十不从之权宜方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男从女不从，男人固然须照满人习俗，留发蓄辫，女人却可以沿袭明朝旧风，一切穿着不变，另有生从死不从条，规定汉人死后，无分男女，皆可依旧习装束大殓入棺，死为汉家之鬼。

眼前这名汉人参将，一时不察，为朱蕾这么一驳，顿时哑口无言，更有

甚者，朱蕾话中那一句降清为官，便似一支利箭，深深刺进了他的心里，连窘带愧，一时脸都红了。

这些降清之军，多为其主将一面之倒，一夕之间变了旗帜，身不由己耳，论其本心，岂所固愿？人人都有自尊、羞耻之心。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元凶大恶，舍不下功名富贵，甘心为奸之外，实不能一概而论。像眼前这名小小参将，即使心怀大义，但官卑职小，只能听人指使，却难以成就大事。朱蕾这几句话，说得他既羞又窘，心里好生不安。

猛然一惊，才自记起眼前使命，当下由翻起的马蹄袖子里，拿出了一张纸卷儿，打开来看一眼，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眼睛看向二人。

“这位简姑娘一番大道理说得很好，今天是遇见了我，换了另一个，只怕不会这么轻松的就放你们离开了！”

朱蕾心里一松，脱口道：“这么说，我们可以走了？”

马上参将嘿嘿笑道：“你们的福分不小，早有贵人为你们说情，也就不必跟着回去了。”

回过头高叱了一声：“汤万有！”

前见的红缨小武官，立时应了声：“有！”躬身抱拳听令。

“带他们上船上去吧！”

静静江水，时泛微波。

这一面杨柳低垂，青青柳条，低落到触及水面，便在这里，窝聚了无数小鱼儿，首尾相接，鸢鲈情深。

大船上湘帘高卷，两个青衣小婢，眼巴巴地向岸上瞅着，忽似瞧见了什么，高叫着：“来了、来了。”便转身进内去了。小武官汤万有站定身子，向着二人抱了一下拳：“这便是了。二位自请，我就不再多送了。”

打了一躬，便自转身回去。

“船？”

朱蕾静静地向简昆仑望着。

浅粉、黛绿二色裙衫，蝶儿般迎风起舞，适衬出她玉立的长长躯体，线条分明、细腰、丰臀，尤其是一双修长圆实的腿，透过轮廓的渲染，迫人眉睫。好美的身子……

她正自双手轻分，把鹅黄色软笠四面的垂纱，轻轻分开，向着当前这艘华丽大船打量不已，一双美丽的眼睛，随即转向简昆仑：“哥，这又是怎么回事？”

简昆仑笑说：“已离险境，再无可忧，既来之，则安之，却不要辜负了主人的美意，我们上船去吧！”

船上珠帘一响，一人呵呵笑道：“迎驾来迟，勿罪、勿罪啊……”

只闻声音，不必看人，也知道是谁来了。

七老太爷。一身宽大宝蓝罗衫，周身上下，佩件齐全，宝气万千。他终是不改故态，国字脸上，堆满了笑容，永远显得那么和气，直向着当前二人，深深打了一躬。

“万花门聚众恣能，少侠纵是不惧，令妹随行，却也不便，是我多事，帮了个小忙……”

呵呵一笑，大声道，“方才那顿饭，想是没有吃好，我这里特地备有几

样小菜，就算是为简小姐压惊吧，请……请……”

简昆仑一笑道：“老先生见爱，恭敬不如从命，愚兄妹叨扰了。”

便自同着朱蕾步上大船。虽是搁浅泊岸，船舷亦设有扶手。

当下朱蕾在前，昆仑殿后，上得船来。

日来连经大敌，难能简昆仑渡险如夷，终能相安无事。眼前上船，早已有了事先观察，河水不宽，必要时，即使背负朱蕾，舍舟越水，也非难事，更何况眼前的七老太爷，深沉圆滑，一再的特意示好，显示着事机的未趋成熟，在此之前，或许可保平安无事。

却是，未必真能就此认定。是以，长剑月下秋露一直在手，外弛内张，警惕着随时出手一搏。

好讲究的船上排场。楠木桌上，杯箸齐列。地上漆板，光可鉴人。一面长窗，邀来清风几许，溢出来阵阵荷香，却发自临窗一面，古意盎然大气磅礴，盛有巨荷盆栽的三彩巨缸。

这应是大户人家的书斋，却被布置在主人的画舫，倒是别出心裁。准此而观，主人应不只是一介赳赳武夫，倒像是文采斐然的一个雅士。

“不要客气，这就请坐吧！”

七老太爷拍了两下手，前见的一双婢子，又复现身，双双向二人请了个万福。

七老太爷吩咐了一声上菜，便自向二人呵呵笑道：“主人贵人事多，我就一切全权代理，也算是半个主人吧！”

简昆仑微微一笑，湛湛目神，直向着当前的七老太爷注目不移，太多的疑惑，要他说个明白。

七老太爷说：“少侠觉着奇怪么，其实，官场里的事情，一向如此，这里的周大人原与我有些交往，打个招呼，也就大事化小，什么事也就过去了。”

简昆仑微笑道：“又有何事，大事化小？”

“哈哈……”七老太爷笑了两声，摆着一双胖手说，“有人密告，说二位的形迹可疑……周大人驻防有责，不能不管……我既然知道了，凑巧能帮个小忙，特地请他放个交情，哈哈，就是这么回事。”

朱蕾点点，笑道：“原来这样，这么说，可真得要谢谢你老人家呢！”

“好说，好说！简小姐不必客气，我与令兄一见投缘，以后还要深交呢！”

简昆仑哼了一声：“老先生富贵娇人，在下一个布衣，焉敢高攀？”

“错了，错了……”七老太爷低声笑道，“倒不若说我是一身铜臭，见利忘义的一个奸商来得更要恰当，是不是这样？”

说着他又宏声呵呵大笑起来。

这当儿，酒菜已陆续摆起，隔着一片垂帘，传过来悦耳的阵阵丝竹。

放眼窗外，沿着柳荫堤岸，一片翠绿姹红，赛似江南的莺飞草长，耳畔丝竹，一如佳人的清诉，此时此刻任你热血沸腾，也把你化为绕指柔，却是恼不得也！

简昆仑眼睛够尖，留意到几个执长戈的卫士，隐现于沿岸柳荫之间。不用说，是特地为这华丽画舫在设防了！简昆仑的眼睛再次移回船舱，确是为舱内淡雅的布置而陶醉。

“请恕冒昧，这是周大人的官船么？”

所谓的周大人，正是坐镇本地的总兵周志信，他儿子周山，昨日在湖心亭，坠水受辱，若为其父所知，保不住为此生事，倒也不可不防。

却不意七老太爷呵呵笑道：“错了，错了，再猜猜看？”

简昆仑正自思索，朱蕾却已微笑道：“哥哥还想什么？如此气派、排场，舍了那个附庸风雅的吴三桂吴王爷之外，还会有谁呢！”

七老太爷一声赞叹道：“妙呀，小姐高见，一语中的，一点都不错，这号官船，正是平西王十七艘锦绣画舫之一，却为小姐一眼看出，可谓之慧眼独具，却不知小姐又是怎么看出来的？”

朱蕾一笑说，“吴三桂的好大喜功，讲究排场，无人不知，他这个人文通武略，倒不失是一个人才，只可惜……他的意志不坚，卖主求荣，虽然讨得了个王爷封号，只是大节不保，终将于身后遗臭万年！”

说到这里停了一停，妙目一转，盯向七老太爷道：“老先生你认为我说的这些可有道理？”

七老太爷先是愣了一愣，继而大笑起来：“好！”他挑动着戴有宝石戒指的右手拇指，大声说道，“简小姐这几句话，真正是掷地作金石之鸣，了不起，了不起……”说时由不住又自宏声大笑起来，“令妹虽不曾习武，却有巾帼雄风，只此气势，便令老朽拜服不置……”

这几句话，七老太爷却是看向简昆仑而说，话声一顿，打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道：“当今此刻，尤其是在这个地方，胆敢直言无讳指骂吴三桂的，又有几个？况乎令妹一个弱女子，真正令人肃然敬之……”

说时，七老太爷特意转过身来，向着朱蕾连连抱拳不已，一双白眉频频挑动，倒也义气轩昂。

简昆仑一声朗笑道，“舍妹年幼无知，嘴无遮拦，冒犯了吴王爷，老先生还请担待一二……”语气一转，忽地冷笑一声：“明人面前不说假话，吴王爷既肯以座舟画舫相与，当知与足下交非泛泛，舍妹话既说明，本诸汉贼不两立，老先生你却要明示立场，才好说话。”

随着简昆仑的话声出口，一股凌人气道，直袭向七老太爷座前！眼前丝竹不辍，歌声韵饶，却又谁知其间所暗藏的盎然杀机！

简昆仑锋锐的目光，直逼向七老太爷，一只右手，不自知地已缓缓握向长剑。

七老太爷哈哈一笑，刷！抖开了手中折扇，缓缓扇着。

“少侠说得好，这么一说，老朽可真藏私不得了。哼哼……好说，好说……”一霎间，那一张国字脸上，显现出无比深沉，却是十足神秘地微笑着：“老朽的身分，早已对二位表明，少侠岂有不信之理？果真如此，却又置老朽于何地？倒要洗耳恭听。”

在简昆仑凌厉的剑气充斥之下，七老太爷却也不曾乱了方寸，其人之沉着深鸷，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正为如此，七老太爷也才更为讳莫如深。然而，下意识里，简昆仑却已认定，此人终是敌人。

所谓的伸手不打笑脸人，七老太爷的一再示恩，待之以礼，终使他无能发作。面对着七老太爷的笑脸攻势，他只得再一次镇定下来。归根结底，倒要看看他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心里这么盘算着，简昆仑望着他，只是微微一笑。

七老太爷呵呵笑了两声：“二位的坐骑，已有专人打点，送回客栈，其实此去花鼓楼，水路却远较陆路要方便得多，是以特别为二位安排了这个游河的节目。”

话声方顿，大船已缓缓移动，直放江心。

原来滇省境内河流，秀丽多媚，这道江流虽不知名字，看上去景致绝佳，两岸柳绿花红，衬以碧蓝流水，真个美不胜收，妙在船移生风，习习凉风，自敞开的两面轩窗徐徐舒入，不啻暑意全消。

朱蕾终是天真未泯，见状轻轻赞了声：“哦，好美！”便自姗姗移步，走向窗前。

此刻，她重又放下了面纱，然而在天光映衬之下，姣好面容，依稀可见，更似有一种朦胧之美。

简昆仑手托香茗，便自站立在她身后，任何情况之下，他心里都存着小心。眼前江面不宽，一旦有意外情况发生，他自信可以背负公主，涉水彼岸。

七老太爷更似悠悠，倚身在铺有细草软垫的藤椅上，两只眼睛笑成了两道缝。

“等一会要经过一个地方叫红石岩，石头全是红的，沙滩水鸟，很美，很美，值得一看，我们可以在那里停一下！”

简昆仑说：“这么一来，可又为船家添了许多麻烦，不太方便吧？”

七老太爷说：“哪儿话，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吴王爷的船既然借给我，就是我的，难得二位赏光，何不尽兴一游？”

蓦地珠帘倒卷，哗啦！舱里突然闪出了三个人来。为首一人嘿嘿笑道：“七老太爷的贵客，也与我们引见引见，别教人家笑话咱们老粗，不懂理儿！”说话的当儿，三个人已来到跟前，一字横开。

七老太爷啊了一声，忙道：“怠慢！怠慢……竟把三位壮士忘了，失敬，失敬……”

随即向简昆仑道：“我疏忽了，这是王爷身前的三位壮士，倒要给二位引见、引见！”

简昆仑心里一惊，外表越是不动声色，放下茶碗，冲着三人抱拳说了声：“失敬！”

目光转处，却已把来者三人瞧了个清楚。一个发须皆黄，一个面有虬髯，另一个短发灰眉。三个人相貌各异，各有特色，却令人一望之下，即兴出狂放不羁的江湖之色，却不似出身军营，受过训练的赳赳武夫。

他早闻吴三桂身边，有所谓的七太岁之一说，并知七人与万花飘香数次接触里，损兵折将，吃亏不小。眼前三人，莫非便在此七人之中？心中方自动念，七老太爷已出声为对方引见道：“这位是简先生及其令妹，简小姐……”

话声未顿，即见三人之中，那位短发灰眉的黄脸汉子呵呵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想不到在这里与简大侠又遇见了，幸会之至。”

说时，这人频频翻着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珠子，便是这个特殊的动作，好生眼熟，陡然使得简昆仑记起，仿佛在哪里见过他……”

“哈哈……”灰眉瘦削汉子跨前一步，扬起了尖瘦的脸，用着浓厚的一口川音道，“如果在下这双眼睛不是真的瞎了，去年在桂南一个大雨的日子，好像咱们在一个叫快活居的饭馆子里见过。”

这么一提，简昆仑便自陡然记了起来。

“噢……”

那一日红鲟上市，适逢大雨，简昆仑身着黄衣，冒雨而至。为解永历帝一时之难，曾经混身快活居，与当日座上群雄，有过一面之缘，此人伪装为一个睁眼的瞎子，正是七太岁之一，人称无眼太岁公冶平的一位。

当日情况，八方风雨，各人俱思对永历帝志在必得，乃至剑拔弩张，由

于万花飘香中九尾桑弧的介入，乃使得众人知难而退，铩羽而归。这个冒充瞎子的公冶平，由于当日的不自量力，极可能便在九尾桑弧的手里，吃了大亏。而九尾桑弧功亏一篑，临终却又败在了简昆仑的手上，乃致把几欲到手的永历帝，拱手让人，为此简昆仑才与万花飘香一面，结下了难解的深仇大怨。

无眼太岁公冶平的陡然现身，致使简昆仑一刹那间触及了许多当日之事。尤其堪惊的是，对方今日之立场为何？友耶？敌耶？瞬息间倒也难以分辩，费人思忖。

“阁下是真人不露相！”假瞎子公冶平脸上讪讪地道，“我们那么一大屋子人，都被尊驾一个人给耍了，哈哈……硬是要得！”

笑声一顿，霍地偏过头向着身边二人，嘿嘿笑道：“这便是我常常给你们提起的那个姓简的，格老子，人家才真正称得上一个高字，我们哥儿几个龟儿子！在人家面前，简直是耍不开，给人家提鞋都不配。”

除公冶平之外，余下二人发须皆黄的汉子，年岁较长，约在六旬开外，耸肩弓背，面相深鸷，狼顾鹰视，颇似机警。面生虬髯的一个，黑而壮实，却现着阴诡剽悍之气。一句话，三个人看上去，均非易与之辈，都是棘手的角色。

聆听之下，黄发老者先自森森一笑，抱起的一双瘦手，向着简昆仑拱了一拱：“这话倒也不假，尊驾大名如雷贯耳，老五的话，一点也没有夸大，就是前几天，尊驾可不是如法炮制，又玩了这么一手？如果传言不假，听说连洪老大人的人，都在尊驾跟前栽了大筋斗，闻名不如眼见，今日得托七老太爷的宏福，总算拜赏了尊驾的庐山真面，嘿嘿……幸会得紧！”

随着他分开的双手，三个人各自退后，形成了一个拱立之势，有意无意，却把简昆仑围在了正中死角位上。

简昆仑当然立时有所体会，微微一笑，却把一双眼睛转向七老太爷看去。这里他是主人，倒要看看这只老狐狸如何处置？抑或这一切原来就在他的预计之中！

七老太爷呵呵笑了两声，站起来分按着两只手：“三位壮士，稍安勿躁，有话好说。”堆满了一脸的笑，他连连说道，“想不到，各位英雄相惜，原来是旧相识……这期间必有误会……”他随即为简昆仑引见那个面相阴沉的黄发老受道，“这位是黄元甲老壮士，人称血手……无常。”

黄元甲呵地一笑说：“得啦，七老，您就别提我这个丢人的诨号了。”

七老太爷一口京腔地道：“哪儿话……”随即介绍那个虬髯大汉道，“这位是一掌开山谢威，谢英雄。王爷身边的七位太岁，大名远播，不知简少侠可曾有过耳闻？”

“久仰之至！”简昆仑莞尔一笑，证实了心中所猜。对方果然是七太岁其中三人。还记得当日自己为时美娇掳获乘船返回，中途在江中，与吴三桂所属部将的水师邂逅，时美娇冰雪聪明，窥破了对方的诡计，将满盛炸药伪称黄金的木箱，原物璧还，当场爆炸，将对方全船炸为飞灰，死伤无数，其中尚扬飞、金大开二人，据称便在七太岁之中，果真如此，七太岁如今只剩其五，应是五太岁了。眼前一次却出现了三人，巧的是，俱在七老太爷的画舫之中，这情形岂又能谓之偶然？或是出于七老太爷的事先安排？只是看眼前情况，七老太爷却又插于其中，充当好人，他的真实居心，到底又是什么？

简昆仑冷眼旁观，直觉地当它是一场戏。只是他却并不能真的像观戏人

那样轻松的置身事外，因为他与公主朱蕾都是戏中的真实人物，而对方演戏的目的，正是在对付自己。

只说了久仰之至四个字，他便一言不发。

七老太爷原以为他会说些什么，等了一会，才干笑两声，转向黄元甲等三人，抱了一下拳：“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是压根儿一概不知，不过凑巧了，今几个简先生、简小姐是我的客人，这就要请三位壮士卖个交情……”

话还没有说完，黄元甲咳嗽一声，岔口道：“好说，七老，您这是看得起咱们底下人，照说，您老关照的事，还不是一句话？可是眼前这件事，关系重大，请恕卑职不敢自做主张……”

七老太爷噢了一声，有些事出意外的样子。

假瞎了公冶平冷冷一笑，却在一旁插口道：“不是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不遵照您老的指示，实在是此人关系重大，万不能轻易地放过了他。”

面色猛地一沉，公冶平面现阴森地直视向简昆仑道：“姓简的，明人眼前不说假话，我们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大家心里有数，我们就干脆挑明了说吧，朱由榔今天是朝廷的要犯，王爷有令捉拿，谁也不能违抗，他如今在不在你手里，还说不准，不过你们是一条线上的，这可是真不假，就冲着这个，今天我们就放不过你！”

话声出口，倏地向下一个折腰，已把紧插在双膝的一双手插子拔在了手上。哗啦一声，黄元甲的一把链子枪也掣了出来，紧接着哗啦啦一阵子响，缠在了右胳膊上，身子骨向下一蹲，霍地矮下了半尺，一双黄眼珠子瞬也不瞬地直向简昆仑盯着。一掌开山谢威可也没有闲着，随着他张开的两腋，呼！雄鸡也似的翩然掠起，落身于一张长桌之上。倒是只有他还没有掣出兵刃。

三个人六只眼，精气内蕴，各具狰狞。

明眼人如简昆仑一眼即已看出，对方这个三人阵仗，正是传说中的三个内三才。又称三翅飞鹰，厉害之处在于，即使局促于极小的空间，也能如意施展，一经施展之后，三个人首尾相衔，结结扣环，宛若鹰之展翅，乃至将敌人堵向死角，转动皆难。立刻，便有一股凌人气机，充斥于眼前船舱，劲道所过之处，两侧舱壁咯吱吱震动有声，可以想知，劲道该是何等惊人了。

七老太爷呵呵一笑，说：“好，好……不管，我不管。”身子一转，便到了朱蕾一边。

简昆仑心头一惊，待将向朱蕾身边欺近的一霎，对方那个凌厉的三才阵势已自展开。

呼！一股疾风发自侧面，银光璀璨里，黄元甲的一条链了枪，已兜头直落而下。几乎在同时，简昆仑手中长剑已脱鞘而出，有如一道银蛇，琤然作响声中，已与对方链子枪尖迎在了一块。这一剑功力内粹，更何况长剑月下秋露原就是一口宝刃。随着爆起的一点星光，链子枪的枪尖，已为之削下了老长的一截。

像是早有先见之明，紧接着一剑之后，简昆仑整个身子刷地一个疾转。便在这一霎，迎着了公冶平的一双短刃，叮当脆响声里，公冶平身子已旋风似的飘了出去。饶是这般，左手短刀，亦为对方手上宝刃削落一半。

却在这一霎，一团黑影，陡地自空而降，显示着一掌开山谢威偌大身躯。这个人外表粗鲁，其实细致精明。眼前一式出手，确是透着高明。随着他落下的身子，有如收翅巨鹰，一起乍落，正当简昆仑头顶之上，一只右掌霍地张开如箕，带着沉重如山的一股巨大力道，直向简昆仑头顶直叩下来。整个

船身，在他掌力之下，俱为之大大摇荡起来。

简昆仑陡然吃了一惊。却是没有想到，在这般窄小的空间，对方竟然如此施展！

眼前情形，绝非偶然，小小船舱，竟然安排了如此一个三才阵势，看来早已在对方的预算之中，若谓七老太爷之纯然不知，哪一个相信？

黄元甲、公冶平兵刃虽双双受损，却并不表示他们的能力受损。

眼前这一式金龟罩顶外带着两肋插刀的突然切入，配合着当前地势，真可谓填细凌厉，天衣无缝。

陡然间，黄元甲、公冶平已然撤出的身子，一左一右，在一个奇快，整齐而划一的动作里，闪电般地切了进来。三方一式，雷霆万钧，堪称猛厉之极。

顾上失下，顾左失右，顾左右便又保不住头顶，唯一当前一面，却又是一个死角。这一切只是在一霎间，才有所发现，以简昆仑之深厚沉着，亦不禁为之惊出了一身冷汗。

三面巨力，同时猝临，简直像是一个大铁罩，一股脑当头罩落。

简昆仑蓦地警觉到形势的险恶，远非自己的预估，若非自己能在一招举手之间，同时力拒三力，便免不了本身为对方所乘。

他绝不甘心为此受制！一个奇妙的念头，电也似自脑中闪起，便足当日困居万花飘香于邻舍飞红小筑承教于柳二先生的一式奇妙身法。

刹那间，他修长的躯体，有似一条巨鳗般的滑溜，在拉长而扭曲了的一个大乙字形的姿态里，突地逸出。却是千钧一发，险到了极点。

砰地一声巨响中，谢威当头而落的开山掌势，击向地面，随着喀嚓一声爆响，地板上落下了斗大的一个窟窿。若非隔着这层地板，保不住船也被他弄沉了！

一时间船身大动，哗啦啦洋溢而起的浪花，把两侧船舷都弄湿了。

呀！一声娇呼，出自朱蕾的芳唇，便自歪斜着倒向窗棂。

简昆仑闻声而惊，待将向朱蕾袭进的一霎，猛可里一只奇异的手掌，直向他当胸拍了过来。

妙在这只手的全然无声。事实上，更厉害却在于它的伺虚而入。怎么也没有料到，惊魂未定的一霎，蓦地却又来了如此——一只怪手。

说是怪手，并无夸张。一片珠光宝气里，这只戴满了各色宝石戒指的圆胖手掌，几乎全然无声的已拍向简昆仑胸前。

同时间，眼前闪现出七老太爷那张胖嘟嘟的国字形脸影。

这张脸，却已不再微笑，代之而起的，是无比阴森、杀气盎然。像是舞台上，变戏法儿师傅那样的一只魔手，配合着五色璀璨的一片奇光异彩，七老太爷的这只胖手，看起来简直是三只手。就算在平常时候，想要化解他的这一式奇招异手，也非容易，更何况简昆仑这一霎的惊魂未定。或是受惊于朱蕾的那一声娇呼。总之这一霎的形势，对于简昆仑却是大大的不妙！俟到他忽然发觉时，情势已有所不及。

更有甚者，身后的那个三才阵势，再一次所兴起的凌厉攻势，其势有若狂风，自背后紧叩脊梁！无独有偶，七老太爷另一只胖嘟嘟的手，却向他长剑上拿捏过来。

各方形势的演变，迫使着简昆仑这一霎的败北。便在长剑抽回，闪身迂回的一刹那，左面肩头上一阵奇痛，为七老太爷拍中了一掌。

以七老太爷的狠毒用心，恨不能一掌便结束了他的性命，是以酝酿良久，用了十足内力，这一霎的乘虚而入，只以为定能击中对方心腹要害，万万没有想到，在此四面围击之下，对方仍有旋转余地，以至于十拿九稳的出手，百密一疏，仍然有了差失，未能击中对方前心要害。

饶是这样，却也非同小可。只觉着一阵奇痛钻心，简昆仑仿佛是左面整个肩头连骨头都碎了。偏偏是身后的三人联手阵式，所汇集的一股狂流，紧叩脊梁，这般情势迫使得简昆仑腾身而起，带着一声凄厉的长啸，倏地掠身长窗。终是伤势不轻，提力不继，扑通！水花四溅，淹没于疾流骇浪之中。

第十八回 恨别怅惘两依依

江流湍急。

霎时间，已是百十丈外。

前流画舫，已是烟波浩渺，追寻已远，纵有万般不忿，亦是无可奈何。

七老太爷这一掌堪称厉害之极，换在另一个人身上，怕是早已骨碎筋摧，真气涣散，如是便只有死路一条。

简昆仑识得厉害，虽是在疾波浊流之间，却强自把一口真力压实丹田，左半边身子，既是无能动弹，只得拨动右腕，顺着水流之势，取向岸边，再下去十数丈远近，总算攀着了江边石块，乃得定住了身子。所幸这一带，荒僻无人，岸边野草蔓衍，总有三尺来高，足足藏得下一个人来。

简昆仑将长剑插落鞘里，试着用半身移动，爬行上岸，小小一程，已痛得汗流浹背。只得躺下来，频频喘息不已。

这时的他，已不复先前之潇洒，十足的落汤之鸡，全身水湿不说，再为地上泥沙一染，真是狼狈不堪，那样子简直像个鬼。

仰视白云，朵朵洁白……除了隐约可闻的淙淙流水之声，四周环境那么出奇的安静。但是，简昆仑的心境，却是无比紊乱。

忘不了朱蕾临危一瞬间的那一声娇呼。

忘不了惊鸿一瞥间，她所留下的袅袅娇姿。简昆仑恨不能立时跃身而起，追上那一艘船去……他却只能躺在这里叹气。

便在这一霎，耳边上响起了一阵疾速的马蹄声，像是有十数骑之多，沿江而下，忽然停下来，简直就在身边不远。十数匹牲口的嚼环、响鼻……甚而骑在上面人手中兵刃的磕动之声，清晰可闻。简昆仑心头一惊，立刻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一霎对他来说，可真是性命攸关。当下一面运气活血，期能尽速打通左面半身血脉，一面凝神倾听，小心着眼前的动态发展。

只听见一个粗壮声音道：“就在这附近一带，跑不了的，谢虎，你骑马下到江边看看去！”

被称为谢虎的那个人答应了一声，立即策动坐马，蹄声得得地向江边移去。

这一切就在简昆仑身边不远，马蹄声声在耳，估量着顶多不过十来丈远近。

所幸是沿江一岸的野草杂花，简昆仑躺在那里，只要不出声音，一时还不致为人察觉。

先时那个粗壮的声音，又继续道：“还能跑到哪里？一定在草丛里面，你们分头给我找去。”

众人应了一声，纷纷策动坐骑，向着草地一路巡行过来。

简昆仑略略道了声：“苦也！”

原指望真力运行之下，血脉可以畅通，却不知七老太爷这一掌，真力内聚，肩胛间气血已为他一掌拍散，以简昆仑功力，自是不难聚结恢复，却也不是马上立刻之事，偏偏眼前这步劫难，迫在眉睫，又将如何是好？

耳听得蹄声震动，渐渐接近，贴耳地面听得更是清楚。简昆仑强支着半边身子，略略抬起头来，就着草隙向外张望了一下，立刻伏了下来。原来是跨马长戈的一行兵勇。分明是登舟之前所邂逅的一路人马，却不知怎地又回

来了？抑或是根本就没有离开？

自己此行原指望招来外敌，用以对付狡黠的七老太爷，迫使他现出本来面目，偏偏对方技高一筹，引来官兵，不但击败了万花飘香一面，更将自己与朱蕾诱上贼船，乃致于落得如此地步，想来固然咎由自取，七老太爷之者谋深算，却也不能不令人佩服，厉害之处，在于他不在大军围剿的那时拿下自己二人，偏偏绕上一个弯儿，诱使自己与朱蕾自行登舟，中了他的毒计。至于吴三桂手下的七太岁与他如何勾结？这个七老太爷又到底是何方神圣？自己仍然是昧于无知……

这些念头，一时间纷至沓来，岔集脑海。却是，眼前可不是想这些劳什子的时候，一匹枣红大马，驮着个手持长戈的红缨官兵，一路挥戈斩草，渐行渐近，已来至当前不远。

简昆仑陡然一惊之下，右手紧紧握住剑把。他虽左边半身不便移动，右边半身，却是不碍行事，况乎眼前经过一番真气调理，左脚已不似先时之麻木不仁。急发时之一冲之力，料是有的。

眼前红缨官兵，手挥白杆长戈，一路在草丛里挑拨挥砍，忽地发现简昆仑探出草隙的一只脚。

“啊！这里有人！”

随着他的一声喝叱之下，快速催马上前，手上长戈倏地直向着简昆仑身上扎来。眼前情形，简昆仑倒不欲对他出剑了。红缨官兵长戈一刺不中，却为简昆仑反手一攀，抓住了长戈的木杆，就手一抡，空中飞人似的，已把这个红缨官兵给抡起当空。

噗！一头栽下来，便昏死过去。

却是眼前已惊动了多人。乱嚣声里，十数名官兵纷纷策马，自四面八方一拥而上，齐集而来。十数把闪灿刺眼的长戈，布成了一片光网，齐指向简昆仑全身各处。他却偏偏不甘服输，虽说是半身不便移动，却也骁勇可贾。借助于右面腿时的一弹之力，呼！飞身而起，同时间长剑出鞘，挥洒出一天银霞。

一片叮当响，多人长戈为之生生折断。乱马叫嚣声里简昆仑已飞身跃起，一跃三丈落身于战圈之外，身子歪斜着一连踉跄几步，却又倒了下来。

再一次的呼啸声中，大队人马又赶了过来。

简昆仑身子虽倒卧地上，却也余勇可观，即在他长剑运施之下，一连三个长戈官兵，俱为他劈落马下，各自负伤不轻。

终是他行动不便，落在对方官兵第三度围杀之下。那是一面丈许方圆，棉绳编织的巨大绳网，原来用做两军对仗时飞擒对方主将的，韧柔有力，一经网中，十九无能脱身。

简昆仑虽有一身盖世神功，奈何半身瘫痪无力，无异废人一般，一经为对方飞网罩中，真个是一筹莫展，挣扎半天，却也脱身不得。一霎间，众兵勇虎扑直上，刀棍齐压之下，终使他无能施展，动弹不得。

一身五花大绑。简昆仑被置身一辆双辕二马的车厢里。

随行除了两名持刀武士之外，便是一个留有山羊胡须，年在四旬之间的矮壮军官。此刻他模样极其得意，正反复观察着手上的战利品——长剑月下秋露。

冷森森的剑光，映照着他粗犷却十分狡猾的脸：“好剑……嘿嘿……好

好……”

赞了几声，便自还剑于鞘，插向自己身上。

“小兄弟，冲着你送给我的这把好剑，刚才你砍伤我手下的这笔仇，咱们就一笔勾销，一路之上，只要你乖乖听话，不跟我们捣蛋，我绝对不为你，要酒有酒，要肉有肉……”

说着说着，他便像是鸭子那样呷呷有声地笑了起来，打着一口湖北腔调道：“等着地方一到，把你一交，你是你，我是我，该是多好？要是你不听话，像刚才一样给我捣蛋，那可就对不起你啦！嘿嘿……”

车声辘辘，顺着眼前这条官道，直向下走。

矮子军官似乎对于这件差事极为得意，话也就不打一处来。

“听说你是打前面七老太爷那号官船上跳下来的，什么人你惹不行，单单要去惹他？”

干笑了几声，他翘起了二郎腿，频频摇动着道：“这个老东西，别说是你了，就连我们玉爷都怕他，也不知他是打哪里钻出来的？还真有办法，喝五哈六的，要什么有什么，王爷他老人家都听他的，你看，连心爱的座船都借给了他，这个老狐狸……”

说到了七老太爷，简昆仑情绪一时大力激动，实在难以保持缄默，破格便自搭上了腔：“他难道不是吴三桂手底下的人？”

“不是，不是……哦……”矮子军官忽然板起了脸来，“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直呼玉爷的官印？不过……”一下子他又缓和了下来，拍拍简昆仑的肩头：“幸亏这里也没有外人，老弟……只要你路上好好的，别跟我捣蛋，让我交了差，咱们什么都好说。”

简昆仑冷冷一笑：“我们现在是去什么地方？”

“这个……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矮子军官摸着下巴颊儿，贼忒忒地笑道，“反正，再想过以前那种搂着大姑娘的日子，怕是不容易了……”

车行颠簸，蹄声得得，感觉速度甚快，聆听着对方粗俗的谈吐，尤其是面对面打量着对方那张嘴脸，真是比什么刑罚都难受。

简昆仑一面运功活血，期能尽速把身上关节打通，身上五花大绑的绳索，连同着一道绞骨网索，捆扎得他连气都透不过来。为此，却不能不给他打个商量。

“咱们说句私底下的话，老弟，你可别唬我！”矮子军官把头凑近了，“说是那个大姑娘……是什么公主……化装的，到底是真是假？”

简昆仑心头怦然一惊，冷笑道：“什么公主，准是公主？”

矮子军官先是一愣，立刻世故地呵呵笑道：“得啦——你就别给我装蒜了，要不然七爷那个老狐狸会对她下手？说是皇上悬赏好几十万两银子呢，活该那个老小子走运，叫他发了一笔大财。”

简昆仑心里由不住暗暗地叫了声苦，原来朱蕾九公主的微妙身分，终为对方所打探清楚了，怪不得七老太爷苦心设计陷害。如今朱蕾落在了他的手上，如归为永历帝一案办理，料将是没有活命之机，凶多吉少了。这么一想，真个心似刀扎，简直坐立难安，却也由此可以判定，自己终下会与她同囚一处，若是听令眼前这个小武职解押返回，多半是将落在军方手里，此事既然自始即为那个狡黠的七老爷所安排，以他之老谋深算，焉能留得自己命在？看来亦是凶多吉少。无论如何，第一步是得先逃过眼前劫运之难，才得另做打算……

偏偏这一身五花大绑，要想从容挣脱，谈何容易？

“对不起……”简昆仑注目当前矮子军官道，“我口渴了，给口水喝吧！”

矮子军官一笑说：“行，小事情，来，伙计，弄口水给他喝喝！”

坐在简昆仑身边的一个红缨官兵，立刻将随身的一个竹节水壶解下来，拔开塞子就往简昆仑嘴里送。

却不知车行颠簸，或是简昆仑动荡过剧，一竹筒的水全都淋在了脖子里，较诸先前更是狼狈不堪。

“混蛋！”矮子军官瞪着一双大牛眼，“不会干事的家伙！”

便自拿起一块布中，亲手在简昆仑脖颈上揩拭。

简昆仑一笑说：“不要紧，只是里面湿得难受，若能里面也擦上一擦就舒服了。”

说时，简昆仑一面运息，将身子向内收缩。经过了半天调息，左面气血也已大致通畅，以他气功真力，猝然运施之下，一身棉绳，或可挣断，只是那道钢索却万万挣脱不开，为此，便设下了这个苦肉之计。

矮子军官试着想用手探进他的里衣，却因一身索子捆绑得过紧，不由皱起眉头。

“这个……算了吧，老弟，就忍忍吧！”

“把绳子解开些也就行了！”

“啊！不行，不行……”

一听要他解开绳索，矮子军官头摇得跟小鼓似的，干笑着便把拿有干布的一只手，硬生生插进简昆仑脖子里，这么一来，便中了对方之计。

原来简昆仑早已蓄气内腹，收势以待，料定了矮子军官有此一手。眼下矮子军官一只左手，用力探进了简昆仑捆有钢索的里衣，简昆仑不动声色的运气向外一胀，这一下于可好了，矮子的手拔不出来了。

岂止是拔不出来，简直连动都不动了啦。

“咦……啊呀呀……这是怎么回事？”

又急又使劲儿，越急是越拔不出来，弄了一身的汗。

“这……玩意儿……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他奶奶的……咦？”

越来越紧，累得矮子军官一头大汗，头上青筋暴跳，那手简直就像是被铁给焊住了，哪里移动得了？

两个兵弁见头儿这般狼狈，一时也都急了，纷纷站起来，合力帮着他向外拔手，却是一任使出了全身之力，也不能拔出分毫，惹得矮子军官哇哇大叫。

“咦……邪了，邪了，真他奶奶的邪门儿……”

一时口不择言，什么脏话都出来了。

三个人使出了浑身解数，连吃奶的力量都用完了，那手偏偏就是拔不出来。

“慢着……慢着……伙计……”

阻止了两个兵弁的继续用力，矮子军官脸色惨变，再用力拉扯下去，他的那只胳膊非得脱臼不可。

“这……兄弟，别是你跟我闹着玩儿吧……得！哥哥我认栽了，就别耍着我玩儿啦……你就饶了我吧！”

矮子那张脸，虽是在笑，可比哭还难看。

简昆仑冷冷说：“是你在耍着我玩，怎么说我在耍你呢！你们自己捆绑

得这么紧，又怪得了谁？”

矮子军官又用了半天力量，仍是没有用，想想确实也别无良策，只得挥动左手，由身上取出了钥匙，交给身边手下，眼睛却看着简昆仑，冷冷笑了一声。

“兄弟，你可是给我想明白着点儿，要是想玩什么花招，可怪不了我手下无情！”随即面色一沉，向着手下大声叱道，“他要是敢有任何行动，只管给我下刀，砍杀勿论！”

两名弟兄各自大声应了一声，倏地亮出了腰刀。

这般情景看在矮子军官眼里，一时平添了无限信心，随即试着用手里钥匙，打开了简昆仑身上的锁链，试了一下，仍然还是拔不出手来。这都怪刚才捆绑时候，惟恐不够紧，现在却苦到了自己头上，可真是始料未及。当下，即由一名手下兵弁动手，为他解开简昆仑身上绳头。却不知简昆仑早已蓄势以待，绳头儿才一解开，他的一双手，已怪蛇也似的抽了出来，其速度更不知较诸矮子军官要快了多少。

双手同施，快如疾电。

矮子军官哎哟了一声，还不知是怎么回事的当儿，背在背后，方才到手的那口月下秋露，连着一片衣衫，已为对方一把抓了过去。

几乎在同时之间，他的另外一只左手，有如分花蝴蝶，却是兰花妙指，只一下，已拿住了兵弁之一的钢刀。

这口刀原是以奇快速度，直奔他顶门而来，却不知也早在简昆仑的算计之中，随着简昆仑一个飞快的转身之势，一条右腿已飞踢而出。

这一脚更是奇妙，不偏不倚，正好踢在了另一名兵弁的眉心，后者一口朴刀才递出了一半，却只觉眼前一黑，一个倒翻筋斗，已自马车上翻了出去。

一霎间，好生热闹。正在奔驰的马车，忽地收住了缰绳，车站轱团团打转，喧腾起半天的黄尘。

大群兵勇，四面八方齐涌而上。

随着另一扇车门的敞开，那个先时递刀的兵弁，连人带刀，戏台上大趴虎的姿态，一家伙也给摔了出来。

各方叫嚣声中，简昆仑才自缓缓由车厢步出，可不是他一个人，同行的还有个矮子老总，哭丧着一张黑脸，矮子军官可是再也神气不起来了，一面下车，挺着个肚子，却是因为对方手里奇光灿眼的一口长剑月下秋露，就指着他的后腰眼儿上，生怕被扎着了，才致有眼前的一副怪相。四面簇拥而来的马队，人数不少，足足有二三十个，刀棍在手，弓箭上弦，原待有一番厮杀，只因为头儿落在了对方手里，一时可也就傻了眼。

“别……别……”

矮子老总跳舞也似的摆着两只手。

“你们都……退下去！”

大家伙还是按兵不动。

矮子老总还待大声吆喝，却为简昆仑的一只手搭在了肩上：“用不着，老总，你送我一程就行了！”

“送……”

“只一小段路就行了！”简昆仑冷冷地说，“叫他们都退后！”

虽然说左面血脉已通，身子骨却仍然有欠灵活，要想全然复元如初，却还须一段时间的调养。是以，眼前对方这个小小阵仗，对他却也不无威胁，

说不得要劳驾他们护送一程了。

矮子军官在简昆仑长剑逼使之下，哪敢不依？嘴里唯唯称是，向着四面手下，一时大声喝斥起来。

前行一程。眼前来到了一片桃林。简昆仑回头看了一眼，幸而不见有人跟随，这才略放宽心。矮子老总却是心里发毛，怕得紧。

“老弟……还不行么？”

简昆仑也不吭声，用手在他背后推了一掌，强迫他走进了树林。

“这……你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咱们摘桃子去！”

“摘……桃子？”

说话的当儿，两个人已进了树林。树上果然结满累累桃实，只是青青的还不到成熟时候，自是吃不得。

踐踏着一地的残枝败叶，又走了一程。简昆仑霍地定下了脚步，叱了声，“滚吧！”矮子老总直似皇恩大赦地应了一声，回身撒腿就跑。跑了一程，容得双方不复再见，才自站定，回身破口大骂起来。想到走了人犯，眼前的不能交差，矮子老总的的气可大了，一时连对方的祖宗八代，什么脏话都骂了出来。

简昆仑只当未闻，继续前行。

矮子老总越骂越火，先是数说对方的不够义气，让他回去不能交差，什么英雄，狗屁都不如，接着甚而更脏更下流的话，一串串蹦豆儿似的大举出笼，言词之污秽，简直不忍卒听。

他这里叉着腰，泼妇骂街也似的正自向天发泄，猛可里一只沉重的手掌叭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啊！”

只当是简昆仑的去而复还，矮子老总突地收住了嘴，一时直吓得魂不附体，差一点躺了下来。

那只手仍然落在他肩上，却是分量越夹越沉，看看吃受不庄，矮子老总才自抖颤颤地转回头来。

林子里光度不强，这个人脸上更蒙着块布，只露出一双精光的眼睛。

“我的爷……”

瞧着那身段眼神儿，还真跟简昆仑差不多。矮子老总惊叫一声，直觉着这就要下跪了。

“无耻之尤！”那人沉下了声音冷冷说道，“人家放了你，你反倒神气了，却是饶你不得。”

话声出口，那只落在他肩上的手掌，忽地一紧，直似一把钢钩，深深地陷进了矮子老总肩上的皮肉之中，直疼得他杀猪也似的叫了起来。紧跟着这人五指着力之下，耳听得咯咯骨节声响，矮子老总整个右肩骨节，竟为之一生折断。

随着这人松开的手，矮子老总惨叫连声，便自歪身沉肩一溜烟也似的跑了。

林子里黑得紧。那人脚下不复再停，一只手拿着满结桃实的树枝，缓缓前进。走了一程，霍地停下了脚步。

简昆仑却已在眼前等着他了。

双方距离丈许，隔着一丛桃叶树枝，却无碍彼此的视觉，四只眼睛甫一接触，便自紧紧地吸在一块。

“矮子可恶，终是小人，为此脏了足下的玉手可谓不值！”简昆仑抱了一下拳，说声，“谢啦！”

那人一双俊朗的眼睛，在简昆仑身上转了一转，有些迟疑地说，“刚才见你出手，想着你会来此，便先一步在这里等你，果然没有猜错，你真的来了！”

语气斯文，吐字清晰。话声一落，这个人陡地跨前两步，与简昆仑正面相接，显示出强力的敌对之势。

简昆仑瞧着他微微一笑。

“贵门真个消息灵通，无孔不入，看来我已是无能摆脱。眼前狭路相逢，李七郎，你又如何打算？”

那人呆了一呆，由不住发出了一声叹息，就势抬起了手，拉下了脸上黑巾。一张姣好俊秀的脸，随即现了出来。

可不是李七郎，又是哪个？

即见他俊秀的眼睛，颇是有情的在简昆仑身上转了一转，轻轻颌首道：“怎么你的耳朵就这么尖，一听就知道是我？”

“七郎兄别来可好？”简昆仑随着又哈哈一笑，“此番来此，又是为了什么？”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是惶恐万状，那是因为，这个李七郎，一身武功剑术，颇是了得，较之时美娇等一流高手，绝无稍让，且为飘香楼主人柳蝶衣身边第一爱将，为何连他也差了出来？

仅仅是为了对付自己？九公主？还是……这些念头，一经岔集，顿时难以持平，而显现出急躁不安。但是大敌当前，却使他不得不强自镇定。

对方李七郎，一派斯文地微微笑着，显示着他惯常女孩儿家那般的神采韵致……

“这还要问么？”他说，“当日你离开飘香楼，柳先生气死了，是他老人家颁下了旨意，无论死活，都要抓你回去，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放不过姓朱的！”

“朱由榔？”

“嗯？”李七眨了一下眸子，“还有他那个妹子：九公主——朱蕾。”

简昆仑固是闻声而惊，李七郎脸上的笑却透着神秘。这个人非只是外貌有女子的娇烧，即使内心，也有少女一般的纤细。

“啊……”他随向简昆仑微微一笑，“说到这个九公主，简兄，你可认识？”

简昆仑凌厉的眼神，直直向他逼视过去。这个问题，不屑置答。李七郎的明知故问，正自说明了他不正常的心性。

突然，他兴起了一个意念，倒是为着朱蕾暂落身于七老太爷之手而不无庆幸，若是落在了这个李七郎的手里，不知将又是一番如何情景？

“简兄，你似心有所思！”李七郎娓娓道来，“莫非在想什么人？”他随即又一笑接道：“其实你大可不必，眼前落在那个老不羞手里，应是再安全也不过，你可知道是为了什么？”

所谓的老不羞应该指的是六老太爷。一切的讯息若出自李七郎嘴里，应是深深可惜。他们万花飘香一门，对于江湖事简直无所不知，一些所谓的古

怪、奇怪人物，在他们那个庞大的组织刺探之下，简直无所遁形，势将现出庐山真面目不可。

那么，七老太爷究属何方神圣？

他的眼睛已代表他的询问。

李七郎却又是体察入微……

“那个老不羞如今气焰极高，就连平西工吴三桂，也要让他三分，你可知他的真实身分？”

“不知道……”简昆仑摇摇头，他真的不知道，便自实话实说。

“外面只知道他是一个阔气的珠宝商人，哼……”李七郎脸上现着不屑，“我们把他摸得清清楚楚，他真正的身分是：当今皇朝顺治跟前的一个大红人，皇朝十三飞卫的头子，九翅金鹰贝锡，却是化了个七太爷的名字，招摇各处。”

简昆仑这才心里明白，一时愧恨交集，作声不得。其实这一点，他也曾怀疑到了，总是七老太爷诡谲深沉，掩饰得体，才自着了他的道儿。现在由李七郎嘴里说出，证明他来自大内出差，九公主朱蕾不慎落在了他的手里，下一步当为解押进京，以此老之狡猾深沉，料当有一番隐秘部署，如何能由他手里把朱蕾平安救出，该是当前之急，刻不容缓之事了。

偏偏万花飘香一面，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也来凑趣，眼前的李七郎，更是诡异莫测，亦不容掉以轻心。

简昆仑心里真个苦也。

“承情你只实相告！”简昆仑目光冷冷向对方望着，“七郎兄你请示行止吧！”

虽说是左面半身行动不便，他却也不愿向对方示弱，说话时右手已紧紧握住了长剑剑把。他甚至已考虑到如何先发制人，便是在对方未发之前，陡然以长剑制敌右侧，对方稍有疏忽，便可就势进身，以无比剑气，使之重创。此举虽稍嫌不光明磊落，用于出手一向对自己示惠留情的李七郎，更似过于无情。但是，处非常之境，当施以非常身手，不如此不足以脱身成事，虽落薄幸之名，也说不得了。

一霎间，眼前充斥了森森剑气。

李七郎却望着他神秘地笑了，一面挑动着长长盾毛：“你的心意我清楚得很，别忘了在飘香楼一段相处的日子……虽然只是短短几天，我对你却心有灵犀！”

简昆仑陡然吃了一惊，终不成自己此刻所想，亦为他所测知！

李七郎冷冷说道：“你想攻击我的右侧一方，出其不意向我侧面出剑，可是？”

简昆仑看着他呆了一呆，一时无以置答。

李七郎笑了一笑：“认识柳先生的人，都应该知道，他的剑术非但奇妙莫测，更奇妙的却是他对敌人的感应，你此刻身势虽然没有移动，可是心催气施，剑气已有所趋施……我仿佛已觉出你将要出手，却又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为什么？”简昆仑心里不禁深深折服，毕竟自己对于飘香楼主人柳蝶衣的认识，只及于肤浅一面。姑不论柳蝶衣之神奇莫测，只是这个李七郎，就非比寻常。看来他已尽得柳蝶衣心法传授，再无置疑。

难在眼前的被他看破心机，终不好重施故技。就动手过招来说，显然在

未战之先，自己已屈居下风，却是如何是好？李七郎说：“那是因为我终不相信你会是无情之人，而且这种出手方式，也太欠光明磊落。”

简昆仑一笑说：“说到光明磊落，贵门时姑娘，当日如何迫使我束手就擒，想必你也有个耳闻，而此剑主人崔平，崔老义士的死，也就更……”

他的眼睛不自禁地落在了手上月下秋露这口吹气断发的古剑上。

一霎间，他想到了玉剑书生崔平崔世伯的死，内心如同刀扎，下意识里兴出了无比仇恨。

不只是柳蝶衣一个人，整个万花飘香都当是自己的仇人。

李七郎忽似吃了一惊，他的感觉确是微妙之极。

斜着身子，他向左面跨出了一步：“简昆仑，你出剑吧，看看是不是能胜得过我？”

说着李七郎脸上弥漫了甜甜的笑容，总让人感觉着，如果这么美而甜的笑靥出现在一个女人的脸上，该是如何迷人了，而他——李七郎，却是个男人。

“我们总是没有好好的比过……”

一面说时，他随即掣出了身后长剑——一道漾漾青光，闪在当前。陡然使得简昆仑认出来，正是当日柳蝶衣假手李七郎与自己搏斗时所持用的那口名贵的宝刃。不期然，如今这两口宝刃又相逢了。

简昆仑剑吐中锋。

李七郎剑压腕底。

双方对面而立，目光凝视。却有一团徐徐的风，起自二人身前脚下，在眼前缓缓打转，惹得地面上落叶刷刷作响。

一霎间这片林子显得出奇的安静。

李七郎微微一笑说：“接剑吧！”便自递出了手里的长剑。这一剑极是缓慢，直取向简昆仑前心要害。

看来虽是如此，简昆仑却不真以缓慢视之！随着李七郎递出来的剑势，森森剑气直溢向四面八方，此时此刻，只要任何一方有所反应，他缓慢的剑势，都可能在一霎间变为雷霆万钧之势。

简昆仑曾两度与他交过手，多少知悉一些他出剑的路数，只是眼前这一式出手，却显然大异寻常，看来确是实力的一击。

似乎也只有实力的一拼。两口剑看来一样的缓慢，渐渐居中而近。闪烁的剑光分外刺眼，看看已几乎接触到一块，蓦地却分出了高低之势。

简昆仑的剑居高，直刺李七郎眉心。

李七郎剑居低，扎向简昆仑下腹丹田。

看起来势子一样的猛，一样的狠。

却不知怎么一来，双双都走偏了，却是疾如旋风，各走偏锋。

叮！叮！宛若银铃也似的两声脆响，显示着双剑的两度交锋，便自一个半圆的弧度，双双拉开了剑势，绕向另一个方向，展开了另一个回合的交手。

